
武俠世界
第38年
37
$20.00



第38年
第37期
（總號194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1月4日）

編者話 本刊於今期起作了部份改革，插圖之位置再不是墨守成規，小說之題目亦添加美術設計，突出氣勢，以求使讀友賞心悅目。今後，本刊將努力改革創新，使本刊達到與時代同步。謹此，我們歡迎讀者來信提供意見，有建設性的建議必定採納。

本期續刊高峯先生撰著的「風雷鬼王」巨型小說。高峯先生撰著的故事流暢，平實之中反映出身繫國家安危的易敏大智若愚，成功塑造了一個爲國爲民的熱血青年的英勇形象。上、中、下三篇聯貫，不可或缺，敬請欣賞。

下期將刊登倪匡先生撰著的「大俠金旋風」。

風雷鬼王

高峯·文　可飛·圖

鬼王蓋印看見一老者與一少年戰在一起。

曉以大義　共同對敵

「朋友，此路不通，請往別路走。」

易敏帶着兪姐孃及荷花經過安陸以東的羅家集，正向京山急馳，估不到在人來人往的官道之上竟有人攔住去路。

阻路的是一位五旬身穿黑衫的老者，他身邊緊靠着一位花信年華的青衣少婦，他們身後還有十二個彪形大漢，一字在官道之上攔着。

荷花向青衣少婦投下一瞥，然後回頭對兪姐孃道：「大姐，咱們沒有猜錯，燕窩宮被火焚毀，果然是一個栽贓嫁禍的陷阱。」

兪姐孃道：「問問她，不說實話就給我殺！」

荷花一轉身，衝着青衣少婦道：「桃姐，這是專門對付咱們的麼？」

敢情青衣少婦名叫桃花，原是燕窩宮的人員，年前在一次的配對中輸給神槍門的掌門洪雁。她現在是神槍門的掌門夫人了，她身旁的黑衣老者，就是她的丈夫神槍大俠洪雁。

桃花沒有理會荷花，她雙拳一抱向兪姐孃行了一禮道：「桃花參見總管。」

兪姐孃「哼」了一聲，接道：「不敢當，掌門夫人，咱們似乎不必客氣，快說明你們攔住去路的用意吧！」

桃花道：「本門接到宮主的飛鴿傳書，這……咳，也許是一場誤會……」

兪姐孃道：「楊霖兒是怎麼說？」

桃花吶吶道：「這個……」

兪姐孃道：「不要顧慮，妳儘管說好了。」

桃花道：「宮主說，總管與荷花妹子戀奸情熱，燬宮私奔，因而懸賞緝捕，如有循私放行者，即視爲武林公敵！」

荷花道：「妳相信？」

桃花淡淡一笑道：「妹子這麼說，妳就不像燕窩宮的老人了，宮主一向令出如山，幾時打過折扣的？」

荷花道：「別忘記了妳現在的身份，莫非神槍門也接受燕窩宮的指使？」

桃花道：「不錯，神槍門必須接受楊宮主的指揮，天下的門派多半如此，妳們背叛燕窩宮實在是一項錯誤的選擇。」

荷花臉色一沉道：「我看來咱們不必說廢話了，妳劃下道來。」

桃花果然不再說甚麼，舉手輕輕一揮，她身後十二個大漢身形急閃，刹那之間就已完成了包圍及攻擊的準備。

* * *

易敏等三人雖然並未將對方放在心上，仍然移動脚步，擺出一個三面拒敵的品形。

此時，這十二名大漢已經發動了攻勢，他們每人一桿點鋼長槍，四桿長槍集中攻擊一人，在一輪攻勢之後，立即遊走換位，再發動第二次攻勢。

這般人全是使槍的高手，一槍刺出，有如江河倒瀉，刹那之間，會連續刺出五槍，速度之快，好像只刺出一槍似的。

現在他們以四對一，也等於用二十桿點鋼長槍同時攻擊一個，對手除非身負絕頂武功之人，否則必然無法應付。

易敏身負絕學，他自然不在乎，兪姐孃是風雷鬼王的小師妹，功力之深比風雷鬼王差不了多少，在她翠袖輕揮之下，沒有人能夠接近五尺之內。

惟感到吃力的是荷花，她的功力雖是不弱，却從未遇到如此强悍的攻勢，如非易敏與兪姐孃在一旁照顧，第一輪攻勢她就窮於應付了。

易敏擔心荷花，因而傳言對兪姐孃說道：「姐兒，這樣不行，荷兒有點吃不消了。」

兪姐孃道：「不必擔心，他們就會倒下去的。」

易敏聞言一怔，他原想詢問這十二名生龍活虎一般的大漢，怎麼會倒下去呢？

他想問的話還沒有開口，眼中已現出了驚詫之色。

敢情這十二名大漢的脚步，忽然凌亂了起來，一個個像喝醉了酒似的搖搖欲倒，「噗噗」連聲，一個接一個的倒了下來。

荷花鬆了一口氣道：「神槍門名不虛傳，這般人果然難纏得很。」

兪姐孃撇撇嘴道：「我看不見得，活動不到兩下就倒了下去，哼！只是一些懶猪而已。」

這十二名彪形大漢，是神槍門全部的精英，洪雁費了將近二十年的心血，才將他們造成這等驚人的身手。

在江湖上，神槍十二傑如日中天，的確爲神槍門揚名吐氣，獲得武林同道的尊敬與重視，神槍大俠洪雁自然將他們倚爲長城了。

估不到神槍門的長城竟然如

此不濟，在俞姐孃的翠袖輕拂之下，他們都像是豆腐做的。

這一結果是洪雁想不到的，當神槍十二傑一個個的倒下去的時候，他幾乎心膽俱裂。

「賤人，老夫跟你拚了。」

洪雁不想活了，長槍一挺，怒吼着衝了過來。

易敏原想出手鬥一鬥這神槍大俠的，却被俞姐孃喚住。

「相公，讓我來。」

以俞姐孃的一身功力，鬥一個神槍大俠自是游刃有餘，不過別人是在拚命，易敏就不得不替她擔上一份心事。

「姐兒，此人是在拚命，妳可得當心一點。」

「放心吧，相公，我會小心的。」

她的確十分小心應付，無論洪雁的攻勢如何猛烈，一晃數十招，連俞姐孃的衣角也沒有碰到。

這那裏像搏殺，分明是在耍猴兒，雙方功力相差懸殊，神槍大俠這個觔斗是栽定了。

洪雁不傻，他當然明白再練十年也不是俞姐孃的對手，但羞刀難入鞘，神槍門就此毀了，他也心有不甘。

因此，他完全放棄自保，招招都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俞姐孃撇撇嘴，待洪雁穿胸一槍刺來之際，她忽然嬌軀一側，右掌倏伸，纖纖五指已經將槍桿一把抓住，同時左手食指微屈，「砰」的一聲彈了出去。

洪雁像一隻瘋虎似的，此時忽然機伶伶打了兩個寒戰，身形像木雕泥塑一般，一動也不動的呆在那兒。

俞姐孃不再理會洪雁，身形一轉，瞧着桃花冷冷的道：「該妳了，洪夫人。」

桃花臉色一變，「噗」的一聲，跪了下來，道：「總管饒命，這是宮主的命令，屬下無可奈何！」

俞姐孃道：「妳怕死？」

桃花道：「怕，螻蟻尚且貪生，屬下當然怕。」

俞姐孃道：「好，妳將這個吃下。」

俞姐孃伸開右掌，掌心是一粒色澤鮮艷的丹丸，頗爲好看，但桃花像是見到了魔鬼一般，身形忍不住一陣戰抖。

「總管饒命，總管饒命。」

俞姐孃冷「哼」了一聲，將紅丸交給荷花道：「妹子，讓她吃下去。」

荷花接過紅丸，走到桃花的身邊，伸手捏開她的牙床，將紅丸投進她的口中，然後一托她的下頷，紅丸便滾到她的肚子去。

桃花嬌軀亂抖，涕泗交流，約莫盞茶時分，她忽然抹乾淚水，站了起來，道：「稟總管，拙夫他會死麼？」

俞姐孃冷冷的道：「他跟妳一樣，是不會死的。」

桃花道：「本門十二傑呢？」

俞姐孃道：「他們只是中了毒，吃了解藥立刻就好。」

桃花一嘆道：「屬下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總管不要見怪。」

俞姐孃道：「不要緊，妳說。」

桃花道：「天下武林已經盡入龍門、燕窩宮的掌握之中，總管跟這位易公子就算功力再高，也無法與天下武林爲敵，至於神槍門麼，不過是大海中一個小小的泡沫而已，只怕不會給總管有甚麼幫助。」

俞姐孃淡淡一笑，道：「桃花，妳今年有多大了？」

桃花不明白俞姐孃何以會有此一問，但仍據實的回答道：「屬下二十四歲，總管之意……」

俞姐孃道：「百年光陰彈指即過，妳已經二十四歲了，還不明白此中道理嗎？所以咱們要想開一點，痴長百歲，倒不如做一點有意義的作爲，妳說對嗎？」

桃花不解的道：「屬下不太明白，難道總管背叛宮主，跟着易公子就算有意義？」

俞姐孃道：「不錯，咱們是在爲生靈謀福，爲萬民請命，爲天下蒼生與邪惡週旋，縱然咱們身遭百死，也沒有甚麼可惜的。」

桃花瞠目結舌道：「總管的道理高深極了，屬下無法理會。」

俞姐孃道：「以後妳會懂的，神槍門離這裡不遠吧，咱們想去你那兒歇歇了。」

桃花道：「敝門距離這兒只有十里路不到，總管能夠光臨，敝門蓬蓽生輝，只是拙夫他們……」

俞姐孃道：「不必擔心，我會讓他們復原的，有一點我先要告訴妳，妳不必再以總管稱呼我，以後叫我易夫人吧。」

桃花道：「是，易夫人。」

俞姐孃身形一轉，伸出纖纖玉指，遙遙的向洪雁及神槍十二傑彈去。

不知道她施的是甚麼毒，但施毒解毒全都靈驗無比，神槍門

十二名高手應指恢復了活動。

雙手一抱，俞姐孃向神槍大俠洪雁施了一禮道：「適才多有得罪，希望洪掌門不要介意。」

洪雁哈哈一陣大笑道：「瓦缸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身在武林這種事算不了甚麼。歡迎易大俠易夫人寵臨蝸居，洪祥快帶路。」

顯然這位神槍掌門，已經聽到了俞姐孃與桃花的對話，而且他也是一個生性豪放的武林人。

洪祥是洪雁的獨子，也是神槍十二傑中拔尖的人物，他應了一聲，立即率領十一名兄弟，經小道向北方急馳而去。

神槍門果然不遠，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到了地頭。

這是一幢舊式的建築，雖然比不上燕窩宮的豪華雄偉，但古色古香的情調，却使人有一種心情安詳的感覺。

洪雁夫婦將易敏等人迎入後廳，桃花立即張羅一桌豐富的酒菜。

酒過三巡，洪雁雙掌一抱，道：「易夫人，江湖擾攘動亂不絕，咱們生在這一時代之中，可以說是一種不幸，但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易夫人如有撥亂反正的壯舉，神槍門願意誓死相隨。」

俞姐孃臉色一肅道：「洪掌門說的可是眞心話？」

桃花道：「外子是由衷之言，易夫人請不必懷疑。」

俞姐孃道：「洪掌門是性情中人，這一點我相信得過，祇是妳……」

桃花道：「屬下原是奉有楊宮主的密令，要我控制神槍門，使本門成爲燕窩宮的一個分舵，祇是屬下無能，倒被外子所控制了。」

俞姐孃道：「原來如此，貴門攔截咱們夫婦必然另有深意了。」

洪雁道：「是的，夫人，原因之一是敝門不敢公然反抗楊霖兒的命令，在下率衆攔截，實是情非得已，其次，在下希望發現一次奇跡……」

俞姐孃道：「哦……」

洪雁道：「天下黑白兩道，在龍門品題，燕窩宮配對的雙重鉗制下，大都俯首貼耳，馴如綿羊，如果說還有人敢於反抗，豈不是一件奇跡。」

俞姐孃道：「所以你要看看咱們憑甚麼敢於反抗？」

洪雁道：「賢夫婦有如仙露明珠，爲當代武林罕見，祇是道消魔長，前途仍未可樂觀。」

俞姐孃淡淡的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我跟尊夫人的遭遇一樣，嫁了一個專門與邪惡作對的丈夫。」

洪雁一陣哈哈大笑道：「好理由，祇是在下却慚愧得很。」

俞姐孃道：「這不能怪你，拙夫孑然一身，你却家大業大，這難免有所顧慮了。」

桃花道：「夫人，屬下請求……」

俞姐孃道：「請求甚麼，妳說……」

桃花道：「屬下與拙夫所中之毒，請求夫人高抬貴手，賜予解藥解除。」

俞姐孃道：「誰說你們中了蠱毒，不信妳可以運功試試。」

桃花與洪雁運功一試，果然眞氣流轉，百脈皆暢，桃花惑然道：「夫人，那紅丸……」

荷花笑道：「眞茹丸，妳沒有看過也應該聽過。」

桃花萬分驚喜道：「聽說眞茹丸是採集天下靈藥所製成，不但可以保身養顏，青春永駐，還可以對內力大有幫助。」

荷花道：「現在妳可以放心了吧。」

桃花站起來向俞姐孃虔誠的一拜道：「多謝夫人厚賜，今後如有所命，屬下萬死不辭。」

俞姐孃伸手拉起桃花道：「我不是用眞茹丸來賄賂，快起來我有話說。」

待桃花起身之後，她臉色忽然一正轉向易敏道：「相公，你可知道我爲甚麼要嫁給你？」

易敏估不到她會把話題轉到這上面來了，這是一個不易答覆的問題，當着第三者尤其難答，最後祇好搖搖頭道：「我想，是妳慧眼識英雄，看上了我吧。」

俞姐孃道：「我如果不看上你，自然不會嫁給你了，雖然老妻少夫爲世俗所不容許，但良緣天定，那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易敏不明白「良緣天定」指的是甚麼，祇是「哦」了一聲。

俞姐孃接道：「你認識蒙族王子魯魯巴博？」

易敏一怔道：「不錯，咱們情如手足，妳是怎麼知道的？」

俞姐孃道：「我認出了你的九星寶劍，是他送給你的？」

易敏道：「是的，莫非妳也認識魯魯巴博王子。」

俞姐孃道：「咱們是同胞姐弟，九星劍是我娘留給我的，娘

交代過持有九星劍的就是我的丈夫，你說這是不是良緣天定？」

易敏「啊」了一聲道：「原來其中還有這麼多的曲折，那妳是蒙古人了？」

俞姐孃道：「我當然是蒙古人，不過魯魯巴博犯了一項極大的錯誤。」

易敏道：「此話怎講？」

俞姐孃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他不應該將九星劍送給你的……」

易敏臉色一變，問道：「妳後悔嫁給我？」

俞姐孃道：「別多心，相公，是我配不上你，我如何會後悔？」

易敏道：「那妳是甚麼意思？」

俞姐孃道：「我是說魯魯巴博看錯了你，也看錯了我，相公頂天立地，是一個標準的炎黃子孫，賤妾嫁雞隨雞，決不敢有虧婦道，不過，他將九星寶劍送給你，在民族大義之前，他無異塑造了兩名强敵。」

易敏眉峯一皺，道：「姐兒，妳能不能說得明白一點？」

俞姐孃道：「咱們打擾主人太多了，以後再慢慢的告訴你吧。」

她站起來準備告辭，易敏與荷花也祇得跟着站立起來，但神槍大俠洪雁却伸手一攔，道：「易夫人，妳不能走，至少妳不能有始無終，甩下敝門不管。」

俞姐孃道：「咱們夫婦的處境，洪掌門是十分明白的，莫非你還想跟着咱們？」

洪雁嘆息一聲道：「神槍門浪得虛名，跟着易大俠夫婦，祇有替你們增加煩惱，在下不留客了，三位請！」

易敏道：「姐兒，咱們如果走了，楊霖兒會放過他們？」

俞姐孃道：「楊霖兒心狠手辣，自然不會放過他們。」

易敏道：「神槍十二傑都是可造之材，咱們祇要花一點時間，就可以得十幾個好幫手。」

俞姐孃道：「辦法可行，但不知道他們願是不願？」

洪雁忽然神情激動的向神槍十二傑叱喝道：「你們這些蠢材，還不快點參拜師父？」

神槍十二傑並不蠢，洪雁語音未落，他們已經拜了下去。

「徒弟參拜師父師娘。」

「啊，啊，不敢當，你們快起來。」

易敏的確有點不敢當，因爲神槍十二傑的年紀最小的曾琛也大他三歲。

當然，學無前後，達者爲尊，徒弟的年紀大過師父的並不是沒有。

祇不過易敏不習慣這樣，他也不想收徒，所以連稱不敢當，不肯接受神槍十二傑的參拜。

洪雁不解的道：「易大俠，你不是已經答允傳授他們武功麼？」

易敏道：「是的，不過祇是切磋，不能算是收徒。」

洪雁道：「易大俠，他們的資質品格都全不差。」

易敏道：「我知道。」

洪雁道：「他們的功力越高，對易大俠的幫助越大。」

易敏道：「這我也明白。」

洪雁道：「這個在下就不懂了，易大俠爲甚麼不肯收下他們？」

易敏道：「在下年紀太輕，實在不便收徒，再說本門一向收徒甚嚴，在沒有稟明家師之前，在下也不能作主。」

俞姐孃道：「相公，賤妾想到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如果收他們爲記名弟子，就不必顧慮那些問題了。」

易敏略作沉思道：「好吧。」易敏夫婦就在神槍門住了下來。

首先，易敏對神槍十二傑做了一次測驗，然後按照他們的智慧、根骨體形、反應作了一番分析。

洪祥、蕭蕭是兩個傑出的人物，根基智慧都高過其餘十人很多，所以他要傳以天羅棍法。

桑學廉、鮑學禮、文不點、郝奔、曾琛，專學少林伏魔絕學，左手刀法降魔十三斬。

梅稜、陳珂、莊如城、羊羣、張啟先，由俞姐孃傳授「鬼王神抓」。

神槍門掌門人洪雁，隨同桑學廉一組同習降魔十三斬，桃花同梅稜等學習鬼王神抓，如此一來神槍門全部忙碌起來了。

但最忙的却是荷花，她自知功力不足，因而加倍努力，易敏教授天羅棍法，她固然不會放過，降魔十三斬她也在拚命練習，甚至當俞姐孃傳授鬼王神抓之時，祇要她能夠分身，她必然會苦學。

時間過得眞快，一個月的光陰刹那即過去了，一個月並不算長，但神槍門下已今非昔比，不再是往日的吳下阿蒙。

無論神槍門如何忙碌，俞姐孃並未忘記四面楚歌的處境，她

不斷派出人手，江湖上的一般動態都無法逃過她的耳目。

祇有一點，她不明瞭，楊霖兒爲甚麼按兵不動？

她背叛了燕窩宮，也背叛了鬼王門，他們夫妻是龍門、燕窩宮的死敵，天下武林也會不放過他們。

然而，打從他們收服神槍門之後，一個月匆匆的過去，環境竟如此的平靜，好像世人已經把他們遺忘一般。

俞姐孃決不相信他們會被人遺忘，至少龍門、燕窩宮不會，甚至魯魯巴博也不會。

那麼楊霖兒的葫蘆裏究竟賣的是甚麼藥？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俞姐孃不明敵情，難免擔上一份心事。

* * *

金鷄報曉，窗紙上是一片曙色。

錦榻上玉體橫陳，躺着兩名釵橫髮亂的美人兒。

她們是俞姐孃與荷花，自然少不了易敏了。

此時，俞姐孃抹了一把鬢邊汗水，然後幽幽的道：「相公，我有點擔心……」

易敏不禁一愣，問道：「妳在擔心甚麼？」

俞姐孃道：「神槍門沒有能將咱們怎樣，咱們却在這兒呆了一個多月，楊霖兒竟然不派人來看個究竟。」

易敏道：「我想這些變化她會想到的，所以她在等。」

俞姐孃道：「等着宣佈咱們毀滅神槍門的罪名。」

易敏道：「不錯，可惜有些事她意料不到，如此一來，不只她的計劃落空，還讓咱們獲得一段生聚教訓的寶貴時間。」

俞姐孃道：「你說得不錯，不過我却不願再耗下去了。」

易敏道：「妳有甚麼主意？」

俞姐孃道：「咱們先到浦城去找你的義父母，請兩位老人家再走一趟塞外。」

易敏道：「去塞外做甚麼？」

俞姐孃道：「去找魯魯巴博。」

易敏道：「找他幹甚麼？」

俞姐孃輕輕一嘆道：「中原武林的動亂，八成是他暗中搗鬼，我要問問他是不是連姐夫姐姐都放不過？」

易敏愕然道：「姐兒，有沒有弄錯，中原武林怎麼會扯到他的頭上去呢？」

俞姐孃道：「當然是有原因的！」

易敏道：「姐兒，我覺得妳太神秘，對丈夫難道還要保留？」

俞姐孃道：「不，相公，決不是我對你故意隱瞞，實在是太複雜了，當眞是千頭萬緒，叫人不知從何說起。」

易敏道：「不要着急，先說妳的身世吧！」

俞姐孃道：「咱們屬於蒙古土謝圖汗部，我爹罕特是世襲王爺，我六歲開始拜國師法竺爲師，學習武功及蠱毒，由於家師不常在王府，而我武功是由大師兄代師傳藝，所以我的武功是跟風雷學的。」

易敏問道：「風雷就是風雷鬼王？」

俞姐孃道：「家師法竺，是鬼王門的掌教，但在塞外，一般人都以蠱王稱之，大師兄風雷鬼王的名號，是在中原武林闖出來的。」

易敏道：「鬼王門武功詭異，別走蹊徑，很容易闖出名堂，再加上放蠱施毒，必然是無往而不利，無怪風雷鬼王名滿江湖，令人談虎色變了。」

俞姐孃道：「妳說的不錯，不過大師兄不習蠱術，使毒也只是習得皮毛一點而已，他却醉心武學，朝夕苦練，成就之高，是本門最爲傑出的人材，風雷鬼王之名，全憑眞材實學闖出來的。」

易敏道：「聽說風雷鬼王已近三十年不履江湖，莫非他已不在人世？」

俞姐孃道：「是的，他死了，聽說是病死。」

易敏道：「聽說？妳對風雷鬼王的死亡也只是聽到傳說？」

俞姐孃道：「大師兄於十四年前離開大漠，我就沒有見到他了，四年後巴博告訴我大師兄因病去世，要我到燕窩宮協助師嫂楊霖兒，我也就來到了中原了。」

易敏道：「荷兒曾經發現有一個蒙面人，此人時常暗中與楊霖兒相會，妳知道他是誰？」

俞姐孃道：「不知道，我懷疑是龍門門主焦鼎，但無法查出任何證據。」

易敏道：「還好，妳還沒有查出，這是別人的私事，查出了妳又能怎樣？」

俞姐孃一嘆道：「這的確是別人的私事，但是，如果楊霖兒做了對不起大師兄的事，我就不能

袖手不管了。」

易敏道：「大師兄對妳有傳藝之恩，妳應該報答，但妳却沒有查出師嫂楊霖兒對不起大師兄的證據，現在楊霖兒却要對付咱們，妳說咱們應該怎辦？」

俞姐孃道：「這是兩回事，爲人不可以忘本背恩，但也不能公私不分。」

易敏道：「是的，神州板蕩，妖氣四起，爲了千萬生靈，就無法顧及私情了，哦，姐兒，妳以前好像說巴博看錯了咱們，這話是甚麼意思？」

俞姐孃道：「這個，咳，我只是有點懷疑，是不能作準的。」

易敏道：「妳懷疑甚麼？」

俞姐孃道：「巴博與楊霖兒時常有書信來往，他們……」

易敏道：「妳看過書信的內容？」

俞姐孃道：「有兩次，一次是中原武林人物名單，一次是邊塞要隘軍佈防的情形。」

易敏心頭一懍，道：「巴博有野心？他想……」

俞姐孃一聲長嘆道：「我不希望這是眞的，但以龍門、燕窩宮的作爲加以求證，這個就不得不使人相信了！」

易敏吟沉艮久，忽然將姐孃的嬌軀緊緊的摟着道：「謝謝妳，姐兒。」

俞姐孃一怔道：「謝我甚麼？」

易敏道：「謝妳深明大義，將這些機密告訴我。」

俞姐孃笑道：「女生外向嘛，我的丈夫是漢人，我自然要幫漢人，其實我也是幫巴博，漢人才智出衆，中原地大物博，他如是不自量力，不只是生靈塗炭，最後可能落得祖宗血脈不保，所以求你去一趟塞外，咱們防患未然，來個釜底抽薪。」

易敏道：「好，咱們到浦城找我義父母，然後一道前往大漠。」

他說話之間，雙手已有了異動，俞姐孃在他耳邊悄聲道：「相公，別忘了你身邊還有一個做丈夫的要雨露均勻，不能厚此薄彼。」

易敏哈哈一笑，果然轉移了方向，一片扣人心弦的聲浪，立刻在晨曦中響了起來。

＊　＊　＊

「稟師父，弟子有事稟告。」

「好，進來說。」

易敏夫婦三人正與洪雁在廳上議事，神槍十二傑中的文不點，忽然在廳外求見。

他進廳之後，再度抱拳一禮道：「弟子收到快馬傳報，武林各派正分五路向本莊迫來，請恩師早定對策。」

易敏問道：「不要急，你說的是那路？」

文不點道：「快刀門在天門，少林寺在雲夢，武當在宜城，八卦門在荊門，衡山派在江陵，各派參與的人數不等，最少的也有二十名以上，而且，全是各派的精英。」

易敏道：「你去拿一張紙，把他們的位置畫了出來，咱們再商對策。」

洪雁道：「不點，去拿文房四寶，讓我來畫。」

文不點應道：「是。」

待文不點取來筆硯，洪雁立即繪出各派的關係位置，然後指點着道：「最近的是快刀門，咱們如果前往武漢，首當其衝的是少林寺了。」

易敏道：「我原是少林弟子，後來雖是朱筆除名，我並不怪他們……」

俞姐孃道：「那咱們就轉一個方向，南下天門你看可好？」

易敏道：「看來也只有這樣了，洪大哥，快刀門的實力如何？」

洪雁道：「快刀門的掌門管見，最近二十年才崛起江湖的，此人掌中一柄斷水刀，快如閃電，是當代最快捷的刀法。」

易敏沉吟道：「莫非神槍對付不了快刀？」

洪雁道：「本門的倒馬槍法可以對付快刀，只不過十二弟子之中，只有三人習得倒馬槍法。」

易敏道：「爲甚麼？難道練習倒馬槍法，其中還有許多限制？」

洪雁道：「是的，這是敝門祖師的遺命，每一代弟子只能傳授三人。」

荷花撇撇嘴道：「那有這麼不合理的規定？貴派如此固步自封，勿怪神槍門始終無法躋身於一流門派之列了。」

洪雁尷尬的一笑道：「我也知道這一項規定不合理，但不敢違背祖師的遺命。」

俞姐孃道：「洪大哥，小妹有幾句不中聽的話，希望你不要見怪！」

洪雁道：「夫人不必客套，有話儘管吩咐。」

俞姐孃道：「作大事者不拘小節，要改進才有進步，洪大哥如

果囿於祖訓，固步自封，使神槍門始終落在下乘，只怕也不是貴門祖師的初衷。」

洪雁沉吟艮久，忽然起身一揖道：「多謝夫人指教，在下知道應該怎樣做了，不過强敵已經迫近，只怕緩不濟急。」

易敏道：「這不要緊，小弟已經想到破快刀的法子了。」

他叫文不點召集神槍十二傑，傳授了一套十分簡單的破解快刀的法子，然後男女十七騎立刻起程，由羅家集南下，逕向天門縣境奔去。

當晚趕到下洋港鎭投宿，翌晨天剛破曉立即上道，終於在天門以北的柳河鎭堵截了快刀門。

快刀門掌門管見，是一個手長脚長的瘦高個子，此人年歲並不算大，約莫是五十不到，而又是四十出頭。

快刀門名滿天下，在江湖上是人人稱道，人人畏懼的門派。

快刀出手，從不虛發，晶芒一閃，五步橫屍，快刀門在江湖上樹立了無比的威望，幾乎是踪跡所至人人側目。

這樣一個威風八面門派，掌門人自然眼高於頂，任何人都不屑一顧了。

現在他在鎭口看見神槍門，這位目無餘子的管見掌門，竟然神色爲之一呆。

不過，一呆十分短暫，他馬上哈哈大笑起來。

「想逃？可惜你們運氣太壞了！」

他歪着頭，撇着嘴，雙眼翻天，這幾句話像是對天上的浮雲說的。

不過，洪雁明白，管見是對神槍門說話。

在往日，在江湖道上，神槍門的確不敢招惹快刀門，因爲神槍門栽過觔斗，根本就是人家手下敗將。所以管見這兩句話，一點也不過份。

神槍門連易敏夫婦算上，總共祇有十七名，快刀門共有二十三名，在人數上已經佔了上風。

其實人家快刀掌門並不仗恃這個，他認爲任何門下一個弟子，都可以放倒他們一十七個。

洪雁不傻，他自然明白管見的想法，他却不慍不怒的微微笑道：「你說錯了，管大俠，咱們日夜兼程的趕來天門，就是怕被你們逃掉了。」

管見大怒道：「你說甚麼？快刀門會逃。」

洪雁嘆了一聲道：「逃，並不可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像閣下如此，讓快刀門灰飛烟滅，淪入萬劫不復之地，那才是愚不可及呢！」

管見驕狂，但絕不愚蠢。

按常情，神槍門是快刀門手下敗將，縱使祇遇到少數幾個快刀門下，神槍門就算不至於拔腿開溜，也必然不敢這麼反客爲主的大言不慚。

莫非神槍門有所仗恃。

於是他「嘿嘿」一陣冷笑，目光一轉，向易敏夫婦投下了一瞥。

這是一種極端的輕蔑的眼神，一瞥之後又迅速收了回來。

「洪掌門，在下有幾句話，不吐不快。」

「那你就說吧。」

「姓易的到華山偷書殺人，又在燕窩宮殺人放火，此人已是武林公敵，所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洪掌門交上此等之人，是一項極大之錯誤。」

「多謝指教。」

「丟開咱之間恩怨不提，念在大家同是武林一脈的情份上，神槍門如是憣然悔悟，在下當在楊宮主及焦門主之前力保……」

「你弄錯了，管掌門，目前江湖之上妖氣四起，武林之中殺伐不斷，都是龍門與燕窩宮蓄意挑起，掌門受人利用而不自知，這才是人間的最大悲劇，咱們歡迎你參加，管掌門。」

「唉，想不到，洪掌門陷溺如此之深，看來咱們不必多說廢話了。」

他果然不再說甚麼，舉手向後一招，三名彪形大漢立即撲了出來。

洪雁向他們瞥了一眼，悄聲對易敏道：「易大俠，這三人是快刀三英，除了管見，在快刀門就數他們功力最高。」

易敏道：「讓洪祥、蕭蕭、文不點出戰，給他們一點苦頭嚐嚐。」

洪祥等一齊應聲奔出，分別迎上了快刀三英。

快刀三英名噪江湖，打從他們出道以來，幾乎是無往而不利，他們自然跟掌門管見一樣，兩眼是生在頭頂之上。

再說，他們曾經跟神槍門交過手，每次都是予取予携，雖然這一次的對手不同，他們相信結果仍不會有甚改變的。

快刀二英對上了洪祥與蕭

蕭，他們相隔八尺，神情上嚴肅無比。

三英的對手是文不點，這位神槍門下跟他們的兩位師兄略有不同。

洪祥、蕭蕭祇用一桿點鋼長槍，因爲他們習過天羅棍法，長槍可以當棍使用，所以不必使用其他的兵刃。

文不點就不同了，他沒有習過天羅棍法，却習得降魔十三斬，因而他除了一桿點鋼長槍之外，在腰還插着一柄單刀。不管神槍門下的兵刃有甚麼不同，快刀三英根本就沒有將他們放在心上。

「殺……」

首英一聲叱喝，第一個發動了攻勢，二三兩英跟踪擊出，祇見晶芒暴閃，勢如雷電交擊。

快刀門果然名不虛傳，一刀揮出，血光暴現，在三聲驚動天地的慘號之聲過後，幾條人影隨即飛跌出去，祇可惜快刀門急如閃電的快刀竟沒有傷到別人，他們失了手，而且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由於快刀無法抵禦天羅棍，首二兩英也絕沒想到洪祥、蕭蕭會使天羅棍法。

他們的快刀被長槍震飛，槍尖挾雷霆萬鈞之勢，洞穿首二兩英的前胸，跟隨槍尖湧來的潛力再將他們震得飛了起來，屍身帶着血雨飛墜一丈以外。

比較幸運的是三英，他沒有死，但文不點却留下他一條右臂。

這下接觸十分短暫，快得幾乎像電光石火一般，但結果却是如此驚人，快刀門兩死一傷，一招之中竟然落得這般慘敗。

一個驕狂自大的人是受不了打擊的，管見雖已看出神槍門今非昔比，他却不甘心認敗服輸的，要是這麼被神槍門砸了招牌，豈不透着窩囊？所謂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在此等形勢之下，他祇好來個倚多爲勝了。

「殺……」

快刀門就是喜歡用這個血淋淋的「殺」字，他們都得心應手，每次都會殺得痛快淋漓！

但像這麼二十多人投入鬥場，在快刀門並不多見。

這是第二次，但可能也是最後一次。

快刀門的刀夠快，但它必須削斷或震開神槍門的點鋼長槍，他們的快刀才能殺人。

祇是神槍門下不會容許他們還有第二招的機會，他們無法殺人，那就祇有被殺了。

降魔十三斬是佛門絕藝，鬼王神抓是曠代奇學，在這兩項絕藝中任取一樣，也不會比斷水刀法爲差。

於是快刀門遭到了慘敗，在第一個照面之下，他們丟下了十幾條手臂，以及兩具死屍，及至第二個回合，還能夠保持完整的就祇有管見一個人了。

管見是被易敏截住，在捨死忘生的惡鬥，其實所謂捨死忘生祇是管見一個人而已。

他的確是在拚命，幾乎是招招殺手將壓箱底的本領全抖了出來。

易敏可不想拚命，九星劍挑挑點點，將管見的攻勢一一化解。

別看易敏好整以暇，動作輕鬆，其實他時時刻刻都在危機之中。

管見以快刀馳譽武林，內力之强也不是一般高手所能望其項背的。

因此，他一刀揮出，急如飆風，刀風所及，如疾雷撼山一般的强勁。

像管見這等功力的高人不是輕易可以應付的，稍一不愼，就可以喪身在他的快刀之下。

易敏不是狂人，也從不輕視對手，他所以如此輕鬆是暗中運起了磨盤神功的原故。

其實他早已控制了戰局，如果他想擊傷管見，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這些管見當然明白，他畢竟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武林高人，但是他却不明白易敏不下殺手是爲了甚麼？

他不相信易敏是心存厚道，一個殺人放火的兇手，那會有慈悲心腸。

那麼這位年輕的殺人兇手，是靈貓戲鼠，存心戲弄了。

管見原是一個驕狂任性的人，他如何受得了別人的戲弄？

拚命麼，技不如人，根本連邊都摸不着，這個命又如何的拚法？

再說，名滿江湖的快刀已是全軍盡墨，除了他再也找不到一個完整的。

快刀門栽了，而且栽得很慘，他身爲掌門，還有甚麼面目偷生這人世間。

於是，他彈身後躍，發出一

聲悲慘的長嘯，橫刀向喉頭一抹，一股血箭立即噴了出來。

易敏想不到管見會抹脖子自殺，一時搶救不及，不由大爲懊悔。

他原想使管見知難而退，縱使不能化敵爲友，也希望快刀門今後不再是他的敵人，現在這般人非死即傷，再也不會對他構成威脅，但這等慘烈的結果也不是他的本意。

一聲長嘆之後，他扭頭對洪雁道：「洪大哥……」

「易大俠，有甚麼吩咐。」

「快刀門的傷者……」

「十幾個失去右臂的，夫人已放他們走了。」

「唉，估不到這一陣仗，結果竟然是如此之慘。」

「我不殺人，人就殺我，江湖上原本就是這樣的。」

「說得也是，咱們把這死者埋了吧。」

這場搏殺雖然很慘烈，他們的計劃却十分成功，楊霖兒原是發動了江湖各派，向他們展開五面包圍的，竟被他們殺出了一條缺口突圍而出。

他們由天門一直南下，經沔陽、蒲圻，直向江西省境的修水縣奔去。

這一路之上倒是平靜得很，一直到達蒲圻，連一個武林中人也沒有見到。

當時他們歇息在蒲圻城裏，落店之後，易敏突然生了急病，不得不住了下來。

沒有人知道易敏生了甚麼病，祇見他們在請醫抓藥，一直忙個不了。

一晃三天，易敏才告復元，第四天凌晨他們由蒲圻出發，直奔江西省境。

出城不久就進入幕阜山區，此後將有一段時間必須在山區裏面打轉，因爲他們要橫越江西到福建浦城，就得經過幕阜，及武夷山脈。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到達太湖山附近，此地已是江西省境了，但見山嶺綿亘，一望無涯，叢草森森，遮蔽天日。

易敏向四週望了一眼，道：「文不點、梅稜，快到前面去探道。」

文、梅二人應了一聲，雙腿一夾馬腹，放轡向山道奔去。

前進約莫十里，一股淡淡的烟霧忽然順風飄來，文不點一怔道：「五師兄你嗅到了麼？」

梅稜道：「嗅到了，是烟味。」

文不點道：「此事有蹊蹺，待小弟到樹上去望望。」

他攀上一株高聳入雲的古樹，凝目向四方看了一陣，臉色立時變得沉重起來。

他迅速溜下巨樹，道：「五師兄，大事不好，森林四週濃烟沖天，咱們已被火海包圍。」

梅稜道：「快，咱們稟報師父去。」

他們馳回不足一里，就已迎上了易敏，梅稜雙拳一抱道：「稟恩師，四週濃烟沖天，咱們已經身陷火海。」

易敏略作沉吟道：「好毒辣的手段，不過要想燒死咱們也不是那麼容易的，梅稜，你說說四週大火逼近的情形。」

梅稜道：「是九師弟上樹觀察的，九師弟，你快稟報恩師。」

文不點道：「西、南面火勢約莫半里，東面在一里以內，祇有咱們來路看不見火頭，但也有濃烟冒出。」

易敏道：「現在起的是西南風，西南面的烟火必然最先到達……」

桃花道：「這該怎麼辦？四面皆火，咱們往那兒逃？」

俞妲孃冷冷的道：「逃甚麼？咱們也放火就是。」

桃花愕然道：「這是怎麼啦，夫人，莫非妳想自殺？」

洪雁一嘆道：「不要瞎說，桃花，祇有放火咱們才能自救，這一點常識妳都不懂？」

易敏微微一笑，爲了爭取時間，不再跟桃花浪費唇舌，他擇了個最易燃燒的角度，要神槍十二傑分別點起十二個火頭，祇見風助火勢，一路向東北燃燒了過去。

他們在大火之後向東北退走，現在桃花終於明白了，忍不住的嘆了一口氣，道：「這眞是一個好辦法，我爲甚麼就沒有想到。」

洪雁「哼」了一聲道：「妳呀，人頭豬腦，妳怎麼會想到？」

桃花「哇哇」大叫道：「夫人，妳聽，他是這麼罵我。」

荷花正在桃花的身邊，聞言笑笑道：「這個可沒有甚麼，打你是親，罵你是愛，洪大哥喜歡妳嘛。」

桃花嘟着嘴道：「我看易大俠才喜歡妳呢，莫非在沒有人的時候打妳罵妳？」

桃花並不笨，笨人絕對說不出這等俏皮話來，目下雖是危機當前，她這句話仍然逗起了一片笑聲。

他們退出一里左右，遇到一片犬牙交錯的石林，易敏吩咐將馬匹圈在石林之內，再令神槍十二傑趕往前面以天羅珠將火勢撲滅，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待神槍十二傑回到石林，他們原先存身之處，已然烟飛火滅，祇剩下一片焦土。

俞姐孃流目四望，然後雙眉一皺道：「相公，石林並非善地，仍有被圍困的危險。」

易敏道：「不錯，我佔據石林祇是要保護馬匹的安全而已，咱們現在分兵兩路，進入左右兩側未被烈火波及的森林，敵人必然藉林木掩護向此地接近，咱們預先藏身樹上，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教訓他們一下吧。」

俞姐孃道：「咱們立刻開始行動，再遲就來不及了。」

她率領洪雁及梅稜、陳珂、莊如城、羊韋、張啟先撲向左側，易敏與荷花其餘的人手向右側奔去。

他們選好了適當的地點，立即躍上樹梢，藉枝葉掩護身形藏了起來。

片刻之後，枝葉遭到了踐踏之聲，不斷傳入耳中，聲音雖是很輕，仍不能逃過易敏等人的聽覺。

接着人影出現了，易敏舉目一看，不由大吃一驚。

來人約莫一百出頭，如果加上另外一邊的，怕不接近三百！

這是易敏吃驚原因之一。

另一點這般人不祇身子矯捷，而且每個人都端着一桿火槍。

火槍是最兇悍的利器，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難擋火槍一擊。

在民間，除了獵人誰都不能藏有火槍，如果有人收藏十桿以上的火槍，官府也不會放過他。

現在居然有近三百桿火槍，莫非他們謀逆造反？

不管怎樣說，面對如此兇悍的敵人，易敏如何敢於妄動？不過他不得不作攻擊的準備。如果俞姐孃跟他們發生了搏殺，他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還算好，直待那股人由脚下過去，俞姐孃那邊並無動靜，這說明了一點，俞姐孃沉着穩健，不是一個易於衝動的女人。

敵人在林緣邊停了下來，顯然，他對前面的景況發生了懷疑。

兩里多長的火災現場幾乎寸草不生，但除了一些被燒焦的樹木，找不到一個遭到劫亂的動物。

他們瞧看半晌，其中一人道：「范領隊，此事似乎有點蹊蹺，姓易的一行分明是在前面被烈火所困，怎麼看不到一個屍體？」

范領隊是一個滿腮虬髯，一臉精悍之色的中年壯漢，他向石林指了一下，道：「是那片石林救了他們。」

那人說道：「范領隊是說他們躲在石林之內？這不大可能吧，石林四週的草木都已燒焦，他們要躲在其中，就算不被烤焦也被燒暈迷了……」

他語音未落，一聲馬嘶忽然由石林中傳了出來。

范領隊「哼」一聲，道：「聽到了麼？上。」

他們衝出樹林，將石林圍了起來，另一邊也衝出百餘名勁裝大漢，加入他們的行列。

這般人以半月形的隊形，向石林逐漸迫近，手中扣着火槍的扳機，祇要一聲令下，三百桿火槍就可一起轟射。

三百桿火槍是何等聲勢，是高山也會被轟平，這片石林又能有甚麼作用？

就算石筍能抵擋彈丸吧，石林裏面的人畜，也必然難逃厄運。

雖然石林內祇有馬匹，但這般兇神的威脅太大，留下他們會帶來無窮的後患。

所倖易敏早有預感，因而在浦圻假裝生病，配製了不少天羅珠，他們一行一十七人，祇要每人投擲三顆就可以將這股人收拾下來。

他正要派人通知俞姐孃，荷花已在他耳邊悄聲道：「相公，大姐來了。」

易敏見了大喜道：「姐兒，快到這邊來。」

俞姐孃悄悄奔到他身邊道：「相公，怎麼辦？」

易敏道：「用天羅珠消滅他們，留下了這股人將會給咱們留下無窮後患。」

俞姐孃道：「好，事不宜遲，咱們開始行動。」

他們算計了一下投擲的距離之間隔，待每人站好位置，易敏伸手一揮，天羅珠便像雨點一般的抛了出去。

祇見烟硝四佈塵土激飛，轟隆之聲不絕於耳，好一個驚人的場面。

的確是一幕扣人心弦的場面，不必說在江湖上了，就算戰場上兩軍對搏，也很少看見這等壯烈悽慘的場面。

天羅珠威力驚人，爆炸之力强勁無比，近三百名活生生的大漢，竟被炸得血肉橫飛，連一個完整的都找不到。

事後，易敏在場中巡視一下，忍不住的浩然一嘆，道：「姐兒，咱們似乎太過份一點了。」

俞姐孃道：「不，相公，我不殺人，人就殺我，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咱們要是落在他們手中，結果祇怕比他們更慘。」

易敏道：「好吧，咱們不說這些了，爲免驚世駭俗，咱們還是將這兒收拾一下。」

埋葬死者，並徹底毀掉那些火槍，這是一項不太簡單的工作，一直忙到天黑，才算將現場收拾乾淨。

直奔塞外　公主被擒

荷花向東山看一眼，道：「月亮已經升起來了，咱們是連夜趕路還是露宿在這兒？」

易敏道：「就歇在這兒吧，咱們都有些累了。」

好在他們不但帶來了乾糧食水，連露宿荒山的用具也都齊備，隨便宿在何處，都不會發生問題的。

問題是易敏的心情，雖然他也感到疲累，却是無法抛掉心頭的疑慮，當然更無法入睡了。

睡在他右側的荷花，早已見周公去了，她畢竟年紀太輕。

睡在左側的俞姐孃就不同了，她似乎已看出易敏的心事，正以焦灼的目光望着他。

「相公，你在考慮甚麼？」

「姐孃，妳想想，三百桿火槍是何等的驚人數量，除了國家的軍隊，又有誰人能擁有如此龐大的武力？」

「咳，相公，你弄錯了，這些都祇是土製的獵槍，祇能夠傷人，但不能殺人，比軍隊的火槍差得遠了。」

「如果以幾桿槍集中擊一個目標呢？」

「也能使人重傷，甚至死亡，不過人是活的，絕不會動都不動任人轟擊。在一個身負上乘武功的人來說，躲避就更加容易了。」

「妳說得不錯，可是妳別忘了這是三百桿火槍啊，天下任何一個門派，任何一個民間組織，都不可能擁有這麼一個龐大的武力，除非他想謀反！」

「我懂你的意思，不過他們不像蒙古人。」

「姐兒，妳別忘記了江湖上是良莠不齊的，祇要有錢，要多少都可以收買，祇可惜沒有留下一個活口，否則，總能問出一點端倪。」

「這不要緊，反正咱們要去大漠，到時候我要巴博給我們一個交代！」

「看來只好如此了！」

翌晨他們繼續上路，橫越江西到達浦城。

這一路迢迢千里，居然沒有人向他們找麻煩，其實毀滅快刀門，摧毀火槍隊，此等輝煌的戰績，當得是武林罕見。

易敏成了名，「鄉下人」三字威震江湖，如日中天，誰活得不耐煩了，敢到老虎頭上捉虱子？

古往今來的成名人物，大都有一個响亮的名號，易敏却以「鄉下人」三字成名，這應該算是一件異事。

這天他找到了豆腐店，舉目一看，不由神色一呆。

敢情雙扉緊閉，鐵將軍把守，豆腐店歇業了，一把大鎖把門鎖了起來。

俞姐孃見易敏神色有異，因而詢問道：「相公，就是這裡嗎？」

易敏道：「不錯，但是兩位老人家好像已經離開了這裡了。」

俞姐孃回顧洪雁道：「洪大哥，誰會說閩語？」

曾琛接口道：「稟師娘，弟子會。」

俞姐孃道：「好，你去找人問問，這裡開豆腐店的顏老爺子去了那裏？」

曾琛應了聲，在一家雜貨店裡問出了結果，他拿回一封信，是顏十彤留給易敏的。

信上說孟婆婆犯了老毛病，生意不能做了，顏十彤去了一趟灑池，見過蓋喜拉夫婦，他們歡迎二老去同住，所以他就帶着孟婆婆去了繩池了。

易敏錯愕良久，道：「姐兒，我義母有病，請他們去大漠的事只好作罷了。」

俞姐孃道：「這也沒有甚麼，咱們足可以應付一切，不必借助

外力，問題是你應不應該去看看兩位老人家。」

易敏道：「我應該去，但我怕替兩位老人家招來痲煩。」

俞姐孃微微一笑道：「人怕出名猪怕壯，你的確是應小心一點。」

俞姐孃是一個規行蹈矩的女人，待人接物十分嚴愼，她跟易敏的結合雖是有些出乎常理，但也是遵奉亡母的遺命。

現在她居然說笑話了，不過戲而不謔，還帶有一種警惕之意。

易敏苦笑了一聲道：「一將成名萬骨枯，這不是一件好過的事，妳說，咱們現在怎辦？」

俞姐孃道：「寫一封信託人送給兩位老人家，然後咱們去大漠。」

易敏道：「好，就這麼辦。」

他寫好了一封信，仍由曾琛委托雜貨店老闆僱了一個人，專程送繩池。

他們只在浦城歇了一晚，翌晨就騎北上，經江西，安徽、山東、河北、山西等省，直向塞外奔去了。

這天他們由得勝口出明邊牆，到達了綏晋邊區的第一個縣城豐鎭縣，時間不過晌午，俞姐孃却要在這兒投宿。

「相公，咱們萬里趕程，太累了，在這兒歇幾天吧！」

「好的。」

易敏見俞姐孃臉色不好，自然同意歇息幾天，而且她還懷了身孕，更是勞累不得。

待投店進餐之後，俞姐孃扭頭對荷花道：「妹子，我跟相公有點要事要商議一下，請妳在房外替咱們望着一點。」

荷花道：「相公大姐請，不會誤事的。」

待易敏與俞姐孃進入客房之後，她却向她的背影狠狠的投下一瞥，眼光流轉不定，令人無法猜測出她在想甚麼？不過她是易敏的妻子，這麼望一眼也沒有甚麼出奇。

只不過這不算出奇的一瞥，却被一個人看在眼裡，他的臉頰之上，竟然現出憂慮之色。

這些情形易敏與俞姐孃二人當然不會知道，他們進入客房之後，俞姐孃就將房門閂了起來。

易敏有點詫異的道：「姐兒，有甚麼不對？」

俞姐孃道：「是的，相公，我忽然感到煩躁不安，像是大禍臨頭似的。」

易敏摟着她的身腰，向床頭依偎着，同時以平靜的口吻道：「不要瞎操心，姐兒，我想是妳初次懷孕的關係吧。」

俞姐孃道：「你說的也許有點道理，不過有備無患，防着一點總是好的。」

易敏道：「如何防法？」

俞姐孃道：「我想用幾天的時間替你培元固本，增强本命元神的功力。」

易敏一怔道：「增强本命元神的功力？這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俞姐孃道：「不是武功，是巫術。」

易敏愕然道：「妳會巫術？妳也是巫師了？」

俞姐孃道：「我不會巫術，也不是巫師，我師父是蠱王，我只是跟他學了一些强身保命的方法而已。」

易敏道：「原來如此。」

俞姐孃道：「憑你一身武功，能夠傷害你的並不多見，但大漠巫術盛行，單憑武功是無法自保的。」

易敏道：「增强本命元神功力之後，就可以保命了麼？」

俞姐孃道：「增强本命元神之後，巫術蠱毒就對你不能傷害了，憑你超人的功力，在大漠必然可以縱橫自如了。」

易敏道：「好吧。」

俞姐孃托客棧老闆代他們租用了一幢大房子，並購置了一些應用的物品，然後搬了進去。

當晚她傳給易敏一套心法，稱爲「培元寶訣」，易敏出身少林，他覺得「培元寶訣」與傳說中的佛門「達摩養心禪功」頗爲近似，可惜該項佛門絕藝已經失傳，他無法加以比較。

運功不久，他覺得心定神寧，萬慮皆空，時日稍久，便能查覺身外一切，任何一點動靜都無法逃過他的觀察。

最後一股熱力由丹田昇起，跟他的磨盤神功相結合，然後在四肢經百骸，滙爲一股暗勁，由泥丸宮湧出，迅速籠罩全身，形成一種罕有的護身罡氣。

他原本已有磨盤神功護身，但與培元寶訣相比，就有小巫見大巫之別了。

這股罡氣像一座鐵山，巍然聳峙，堅强無比，週身三尺以內，任何有形無形的物體都無法透入，這勿怪俞姐孃稱之爲不怕蠱毒與巫術。

一晃十二天，易敏已經獲得滿意的成就，只要心生警兆，他就能於刹那間，佈滿護身罡氣，就算正邪兩道的絕頂高手也傷他不得。

易敏功力大進，俞姐孃却身神皆疲，十二天的勞累，使她較往日清瘦了許多，因爲她每天必須爲易敏施法，以幫助他培元固本。

待大功告成之際，她那清麗的臉頰上現出了欣慰的笑容。

「恭喜你，相公，今後縱橫天下，可以無往而不利了。」

「辛苦妳了，姐兒，來，來，讓我親親……」

「老實一點，門外還有洪雁他們，叫別人聽見了多不好意思。」

話是這麼說，她還是偎了過去，他們不必再說甚麼。此時無言勝有言，只要緊緊的擁抱着就感到滿足了。

歇息一夜之後，翌晨繼續北上，經過幾天跋涉，只見黃沙萬里，一望無垠，敢情他們已經走到了戈壁中來了。

好在是俞姐孃在大漠中長大，輕車駕熟，困擾並不太大。

這天晌午時分，庫倫已遙遙在望，易敏向前面望了一眼道：「姐兒，有一隊人馬好像是衝着咱們而來的。」

前面塵土冲天，蹄聲响得跟密雷一般，這是一隊蒙騎，人數不會少於三十。

俞姐孃道：「巴博知道咱們來了，咱們就在這兒等他吧！」

一刻之間，來騎便已到達，領頭的是蒙疆悍將莫山基。

此人曾被蓋齊齊斷去右手，後來易敏敎了他七招降魔十三斬，使他仍能縱橫大漠，因而他對易敏感激不盡。

還在兩丈以外，莫山基就已勒住馬韁，滾身下馬，遙遙一躬到地，向易敏夫婦唱了一個喏。

「莫山基參見公子、參見公主。」

易敏跟魯魯巴博定交，是蒙疆的貴賓，俞姐孃是罕特王的女兒，自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公主了。

易敏下馬拱拱手道：「莫兄久違了，王子可好？」

莫山基道：「多謝公子關注，王子很好。」

俞姐孃道：「王子他不在庫倫？」

莫山基道：「稟公主，王子東巡去了，預計今晚或明早可以回來。」

俞姐孃道：「父王在宮裡？」

莫山基道：「在，末將是奉王爺之命前來迎接公主與易公子的。」

俞姐孃道：「國師也在庫倫？」

莫山基道：「不在，他隨王子東巡去了。」

俞姐孃道：「好，咱們走。」

此時三十名蒙騎也而分立道旁兩側，易敏與俞姐孃及荷花三騎並行，洪雁與桃花領着神槍十二傑緊跟隨在後，由莫山基等擁着回王宮去。

王宮所在地，又叫「郡王府」，是一幢頗爲雄偉的建築物，藩王府邸自不能跟中原的皇宮相比，但在鄉下人易敏看來，仍然是氣象萬千，使他嘆爲觀止。

王宮的右側是馬廐，左側是賓館，莫山基將他們請入賓館，道：「請公主跟易公子先在這兒歇息一下，待末將稟報王爺之後再來相請。」

俞姐孃道：「好，你去吧！」

賓館原是一些清秀的少年男女侍候客人的，現在改由十幾名彪形大漢來侍候。俞姐孃沒有說甚麼，但臉色却有些不大開朗。

他們歇息之後，還沒有看到莫山基前來相請，俞姐孃「哼」了一聲道：「相公，走，我們見父王去。」

易敏道：「別急，姐兒，莫山基既已前去稟報王爺，咱們如不待召見就闖入王宮，那就有失禮儀了。」

俞姐孃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離家十幾年，好像這裡一切都變了，土生土長的地方，竟然變得這麼陌生。」

易敏道：「這沒有甚麼，世事原本是多變的。」

俞姐孃道：「不，我隱隱覺得有些不妥。」

易敏道：「妳覺得有甚麼不妥？」

俞姐孃道：「我不知道。」

易敏道：「別疑神疑鬼，姐兒，我認爲祇是感觸上的不同，不必將它放在心上。」

俞姐孃道：「哦，你說祇是感覺上的不同？」

易敏道：「不錯，妳離開庫倫十幾年了，人與事的變化十分之大，原先妳祇是一個少女，現在妳快要爲人母了，所以妳不能以往日的眼光來衡量眼前的一切。」

經過易敏的解說，俞姐孃的

心情較為開朗一些了，但一直等到晚餐之後，才有兩名中年婦女前來相請。

「奴婢環奴、翠奴參見公主。」

俞姐孃叱喝道：「大膽，妳們敢不參見駙馬！」

環奴、翠奴道：「奴婢不敢，奴婢並不知道公主已經有了駙馬。」

易敏道：「這不能怪她們，妳就不必深究了。」

俞姐孃道：「駙馬不願追究，便宜了妳們，王子回來了麼？」

環奴道：「稟公主，王子還沒有回來，王爺請公主到後宮相見。」

俞姐孃道：「父王沒有請駙馬？」

環奴道：「沒有。」

易敏道：「姐兒，王爺可能還不知妳嫁給我了，妳先去說明咱們的關係，我隨後就去。」

俞姐孃道：「好吧！」

她跟着兩名宮女走了，易敏一直等到夜色如闌，再也沒有人前來相請。

荷花道：「咱們睡吧，相公，夜深了，王爺今晚不可能見你的。」

易敏眉峯一皺，道：「荷花，莫非當眞有甚麼不妥？」

荷花道：「相公，你怎麼也胡思亂想起來呢？大姐父女分別多年了，當然有很多話要說，而且她嫁給你並未徵得王爺同意，她必須慢慢的解釋。」

易敏道：「那麼今晚她不回來了？」

荷花櫻唇一嘟道：「怎麼？一晚都分不開，我侍候你還不行麼？」

易敏伸手握着荷花的玉腕道：「別這麼說，荷兒，妳們兩個我同樣的喜歡，祇是姐兒這一向心神不安，我是怕當眞有甚麼意外。」

荷花道：「這怎麼會呢？咱們經過無數的危難，都平安渡過了，現在到了大姐的娘家，她去見她的生身之父，虎毒不食兒，還能有甚麼意外？」

易敏一吁道：「妳說得對，我祇是太關心她了。」

荷花撇撇嘴道：「就不關心我了！」

易敏將她環臂一抱，道：「又瞎扯了，咱們睡吧！」

這一晚易敏沒有睡，荷花雖是使出混身解數，怎奈他始終心神不屬。

* * *

此後一連兩天，罕特王仍沒有召見易敏，俞姐孃一去也像石沉大海一般。

易敏向侍候他的蒙人打聽，回答的祇有三個字「不知道」。

問王子回來了沒有，也是不知道，叫他們去找莫山基，答是答允了，却始終沒有找來。

第三天易敏忍不住了，對侍候身邊洪祥道：「交代下去，大家在院子中集合。」

待洪祥應聲奔出，荷花道：「相公，你想怎樣？」

易敏道：「咱們先禮後兵，希望不要弄得太糟。」

荷花正待勸說，祇見兩名身着王宮武士裝扮的蒙族中年大漢由蕭蕭帶了進來，其中一人雙拳一抱道：「易公子，王爺有請！」

易敏心頭一喜，原來緊繃繃的臉色也為之鬆了下來。

事情有了轉機，自然不必訴諸武力了，因而對荷花道：「你們都在屋中歇息，別隨便離開。」

不要隨便離開，是保持戒備的意思，荷花點點頭道：「我懂，你自己當心一點。」

易敏跟着兩名武士穿越不少門戶，來到了一間大廳之上，大廳已擺着一張蒙着虎皮的矮榻，上面坐着一名身材高大，紅袍金帶的老者，此人約莫六十出頭，長相雖然威猛，却掩不住一臉的倦態。

矮榻左側是一張錦櫈，坐着一位短小精幹，年約四旬的灰衣人，這人長相頗為醜惡，不祇是暴眼掀鼻，臉上還長着許多肉瘤。

最使人一目難忘的，是他雙眼之下，生有兩點黑痣，猛然一看，就像他有四隻眼睛似的。

除了以上兩人，還有莫山基、桑格，這兩人都是酋長，也是罕特王手下悍將。

廣場兩側是兩列懷抱長槍大戟的武士，這些人都是久經訓練的武士，神色之間顯得慓悍無比。

魯魯巴博王子還沒有回來，也沒有看見俞姐孃，在場衆人之中他祇認識一個莫山基，祇是這位獨臂酋長却目不轉睛，連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現況對他似乎不大有利，但他却絲毫都沒有放在心上，昂然穿行於兩列武士之間，神情上顯得一片平靜。

他不認識蒙王罕特，但猜想那位紅袍金帶老者必然就是塞外的統治者。

因而雙拳一抱，道：「在下易敏見過王爺！」

紅袍金帶老人的確就是罕特王，他沒有任何表示，祇見疲倦的臉頰之上微微牽動了一下。

罕特王身邊的灰衣人却「哼」了一聲，道：「你名叫易敏？」

易敏道：「正是，閣下是……」

灰衣人道：「本座哈密達，人稱四眼法王，是本疆的國師。」

易敏道：「原來是國師，久仰！」

哈密達道：「易敏，聽說你在中原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你逃來蒙疆莫非也是對咱們不利？」

易敏道：「國師誤會了，在下是被人栽贓嫁禍，以至百口莫辯，雖然如此，中原武林各派還沒有人能將在下怎樣，在下何至於要逃避，至於蒙疆，一片地瘠民貧的彈丸之地罷了，在下何須對你們不利。」

哈密達冷「哼」一聲道：「好利的一張嘴，那麼你為甚麼來到咱們這裡來？」

易敏道：「送妻子回娘家。」

哈密達道：「你的妻子是誰？」

易敏道：「拙荊俞姐孃，國師這不是明知故問了？」

哈密達冷冷的道：「俞姐孃是王爺的愛女，蒙疆的公主，你祇是一個鄉下人，居然也想攀龍附鳳，姓易的，你太不自量了。」

易敏淡淡的道：「你錯了，國師，在下無意攀龍附鳳，自然也不會在蒙疆享受榮華富貴。」

哈密達道：「那你想甚麼？」

易敏道：「你不是已知道我是個鄉下人了麼？鄉下人除了種田還能夠幹甚麼？」

哈密達道：「你要咱們公主跟你去種田？」

易敏道：「種田有甚麼不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視功名如糞土，視富貴如浮雲，綠樹青山把酒桑麻，這種樂趣豈是你們這般熱衷名利的凡夫俗子所能領略得了。」

哈密達怒叱道：「姓易的，你好大的膽量！」

坐在矮榻上的罕特王始終沒有開口，却「咳」了一聲道：「國師……」

哈密達道：「王爺，這小子滿口胡言，分明是心存鬼胎，咱們不能放過他。」

罕特王擺擺手道：「易敏，本王不想難為你，你走吧！」

易敏道：「多謝王爺，但在下的妻子呢？」

哈密達道：「姓易的，王爺不想難為你，你休要得寸進尺，老實告訴你吧，公主已經離開了庫倫，她不會跟一個鄉下人共同生活的。」

易敏怒喝一聲道：「你胡說，俞姐孃跟我是恩愛夫妻，她不止要跟我共同生活，還會以能做鄉下人的妻子為榮。」

哈密達道：「姓易的，你是中原人，應該知道甚麼叫做齊大非偶，不要痴心妄想了，你走吧，要是王爺一旦改變了主意，你就走不了了。」

易敏道：「我不會走的，除非你交還我的妻子。」

哈密達「颯」的一聲站了起來，道：「王爺，我跟你說過，姓易的不是好打發的，你去歇吧，此事交由我來處理。」

不待罕特王首肯，他以雙掌擊出二响，兩名身穿白衣的少女，立即由帳幕之後轉出，她們一言未發，每人架着罕特王一條手臂，直行進入帳幕之中。

顯然，罕特王年邁力衰，似已大權旁落。

此時廳上的氣氛大變，隱約之間露出一股淩厲之殺機。

哈密達忽然陰森森的獰笑道：「中原武林沒落了是不是？」

易敏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哈密達道：「一個鄉下人，竟然可以名滿江湖，在江湖上掀起極大的風波，你能說中原武林沒有沒落？」

易敏「哼」了一聲道：「你這是坐井觀天，見識太少了，中原藏龍臥虎，豈是你能評估的麼？」

哈密達道：「閣下能夠在中原興風作浪，必然有幾分斤兩，拿一點出來看看，讓咱們見識見識吧。」

易敏道：「當然可以，你劃下道來就是。」

哈密達雙掌再度一擊，一名身材高大，狀如鐵塔的大漢應聲進入廣場。

此人膚色黝黑，肌肉賁起，一雙深深凹進的眸子，射出兩道灼灼逼人的神光。

易敏見到此人，不由心頭一凜。

他走過不少時日的江湖，會

過不少成名露臉的高手，他却認爲此人才是一個可怕的勁敵。

哈密達見易敏露出怯意，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來，道：「他叫癡虎，在本座手下祇是一個二級武士，去吧，姓易的，好戲還在後頭，希望不要叫本座失望。」

易敏並不是當眞害怕，祇因初次見到這般巨人，難免有些愕然而已。

再說當前的景況，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如果不是以武功折服這些蒙古武士，不要說討不回他的妻子，祇怕連生命也會摺在這裏。

虎狠當前，無法避讓，除了捨命一拚，實在別無選擇。

於是他緩緩走出場中，暗吸一口眞氣，在癡虎身前八尺之處停了下來。

塞外苦寒，此時雖然祇是初秋，寒風吹在身上就已經有點不太舒服了。

但癡虎全身上下祇有腰部圍着一張虎皮，莫非他是鋼筋鐵骨，莫非他跟俞姐孃一樣，練有刀槍不入的絕藝？

他左手執着一塊鐵製的盾牌，右手是一柄長約八尺的斬馬大刀，兩樣都是重兵刃，當得是江湖少見。

遇到此等平生罕見的勁敵，易敏更是絲毫不敢大意，伸手一摸腰際，將從來不輕易用的天羅棍解了下來。

雙拳一抱，向癡虎打了一個招呼，然後手握棍梢，嚴陣以待。

癡虎從來不講江湖禮數，口中一聲暴吼，斬馬刀帶起了「颼颼」勁風，攔腰就一刀劈了過來。

攔腰一刀的同時，他的左手鐵盾牌也沒閒着，鐵盾牌以泰山壓頂之勢當頭全力一砸。

此人身强力猛，一招使出便有如疾雷劈出，現在是一招雙式，刀盾齊施，這等威勢，縱使是在中原武林也不易多見。

易敏身負絕頂武功，培元寶訣與磨盤神功的結合使他的護身罡氣堅逾金鋼，癡虎雖是慓悍，應該傷他不得。

祇是他未曾見過如此强悍的對手，也不明白單憑這護身罡氣能否接得下癡虎的刀盾，因而脚下一滑，閃身避讓過去。

一招佔到上風，得勢絕不饒人，癡虎欺身上步，刀盾再度進擊。

別看他身材高大，身手可靈活得很，而且換式不必撤招，力度更是一招比一招沉重。

如此一來，易敏可就越來越糟了，他一邊在逃避，一直在場上打轉，快要轉上兩大圓圈了，他一招都沒有遞出。

哈密達看到癡虎佔盡上風，忍不住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姓易的原來是浪得虛名，本座高估你了，啊……」

他原是咧開大嘴，得意的狂笑，誰知他忽然笑聲一窒，變爲一聲驚呼。

難道佔盡上風的癡虎竟然出了意外？

不錯，癡虎的確出了意外，他死了，而且死得十分慘烈。

因爲易敏不願再逃，如此逃下去，終非了局。

其實說他逃是寃枉了他，他祇不過藉閃避來測驗他的護身罡氣，能夠承受多少壓力而已。

當他測出癡虎的刀盾並不能傷他，他自然不必再作閃避了。

此時，癡虎的斬馬刀劈向易敏的頭上，鐵盾帶着雷鳴之聲，橫砸他的腰部。

易敏左手的九星劍斜斜劃出，頓時「卡察」一聲，一條斷臂帶着鐵盾砸向地面，他的右手也沒閒着，天羅棍迎面一挑，一股强悍的無比罡炁，將斬馬刀捲了回去，刀背劈中癡虎的臉部，一顆大好的頭顱竟被砸得稀巴爛了。

他祇是還擊了一招，一招之下癡虎便得斷臂爛頭。

此等武功當得上是天下罕見，勿怪哈密達驚呼出聲。

易敏似乎有些過意不去，向觀戰的哈密達拳一抱道：「對不起，國師，癡虎逼得太緊，以致在下收手不及。」

哈密達氣得哇哇大叫道：「不要得了便宜便賣乖，姓易的，本座若不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枉稱國師了。」

他正要撲下大廳，廳後帷幕一盪，一名臉呈青白色，約莫十六七歲的少女走了出來，她是哈密達的女兒，名叫吉姐。

「等一等，爹，讓女兒來對付他。」

「好的，爹要活的！」

「爹，放心，錯不了的。」

吉姐眉目如畫，亭亭玉立，祇可惜她那青白色的臉頰將一切美好都破壞了。

她走出大廳，步上廣場，在

易敏身前五尺之處一站，一言不發，祇是以一雙清澈如水的眸子向易敏瞪視着。

她這是幹甚麼？是相面？還是相親？

不管她在作甚麼，易敏並未忘記這是兩軍陣前，生死一搏的所在。

而且易敏在第一次前來大漠之時，就聽過吉姐的大名，知道她是一個馳名大漠的女巫師。

因而不敢絲毫大意，暗中運起培元寶訣澄神定慮，等待事態的演變。

他這一招弄對了，吉姐的確在變。

她的臉色原是青白的，現在竟然隱隱泛起紅光。

她的眸子原是清澈的，現在變得綠芒森森，精光迫人，它緊緊抓着易敏的眼神，一瞬不瞬的向他望着。

易敏的目光並未有退縮，來了個投桃報李，也捕捉着吉姐的一雙眼神。

約莫半盞熱茶的時分，吉姐臉上的紅色加深了，眼中的綠芒也逐漸消失，也跟臉色一樣變作兩股深紅之色。

她的身軀起了輕微的顫抖，像是震驚也像是憤怒。

吉姐是一個修練高深的女巫，在塞外一向都是得心應手的，祇要一施展巫術，就從來沒有出過差錯。

現在她竟然弄出差錯來了，因爲她不該一上來就用攝心大法。

攝心大法是一項高深的巫術，施術者用自己的本命元神去控制對方，然後才能指揮自如，隨心所欲，那麼受術者就變作她的傀儡了。

她絕沒想到易敏習得培元寶訣，不祇本命元神强固無比，而且週身滿佈罡炁如同一座鐵山，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搖撼的。

她無法控制易敏，自己的元神却受到極大的震撼，幾乎反客爲主，就要受到易敏的控制。

她驚懼、憤怒，在極度的憤怒中，竟然咬破舌頭，噴出一蓬血雨。

血雨化作一團烈火，迎風暴漲，高與人齊，夾着一片風雷之聲，向着易敏全身罩來。

「吉姐，使不得……」

也許吉姐使用這項巫術會傷害到她自己，因而哈密達才想出聲阻止，可惜他阻止慢了一步，場中已經發生驚人的變化。

烈火撲向易敏，他自然不能束手待斃，立即提足磨盤神功，全力一掌推出。

一記轟天巨響，烈火竟然被他的神功擊散，祇見火星四射，如同灑花雨，景象壯觀已極。

祇不過這是魔火，祇要一滴沾身，必然是會被燒得屍骨無存。

於是肅立兩旁的武士紛紛逃避，原本肅殺詭異的鬥場，立即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了。

混亂給了易敏一個大好的機會，他如果想逃，必然沒有人願意阻攔。

祇是他沒有逃，而且不逃反進，彈身前躍，出掌如風一樣，一把扣着吉姐的腕脈，並一連點了她三處穴道。

哈密達也在撲向吉姐，因爲這位女巫已經口噴鮮血，負有極重的內傷，他是想予搶救。

可是沒有易敏那麼快捷，因而眼睜睜的望着愛女落在別人的掌握之中。

他在丈外停下脚步，厲聲叱喝道：「放手，姓易的，莫非你不想活了。」

易敏淡淡的說道：「別唬人，哈密達，你應該明白巫術奈何不了我的。」

哈密達實在想不到，易敏爲甚麼不怕巫術，仍然色厲內荏的道：「你太自信了，姓易的，本座身爲國師，名滿邊疆，如果奈何不了你，豈不枉稱法王了，而且你的妻子還是在本座的手中，莫非你也不顧她的死活？」

易敏道：「這沒有甚麼，咱們夫婦此次出塞，原就沒有活着回去的打算，再說一命換一命，我的妻子如果有三長兩短，你的女兒也不能活了。」

哈密達冷「哼」一聲，說道：「那也不見得……」

他說話之際，右手同時伸向懷中，一句話沒有說完，已經取出一塊一寸寬，三寸長的木片。

他取的是甚麼，莫非他也是施展巫術？

易敏不明白哈密達想做甚麼？不過却可以斷定他必然不懷好意。

先下手爲强，不管哈密達想做甚麼，一縷强勁無比的指風，已由易敏點了出去。

「嗤」的一聲響處，哈密達手中的木牌也被擊得飛了起來。

指風强勁，疾如彈丸，擊飛

一塊木片，並不能算作出奇。
出奇的是哈密達，易敏這一指分明祇是擊飛木片，他竟然一聲狠嚎，翻身便逃，連女兒都棄之不顧了。

易敏想不到哈密達會這樣，錯愕了半晌，忍不住搖搖頭道：「這眞怪，他爲甚麼要逃？」

被他制住穴道的吉妲忽然撇撇嘴道：「他一點都不怪，怪的是你。」

易敏一怔，道：「哦，我怎麼怪？」

吉妲道：「你擊毀了他的本命神牌，至少他要重行修練百日，不逃怎麼辦？」

易敏「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姑娘的傷勢不要緊吧？」

吉妲撇撇嘴道：「放心，死不了的，不過我累得很，就算是你的囚犯吧，你總得找個地方讓我歇歇。」

易敏道：「這個當然，只是令尊擄去了我的妻子，唐突芳駕之處，還請多多原諒。」

吉妲道：「我沒有怪你，到那兒去快走吧。」

易敏知道吉妲受了傷，縱使傷勢不重，也得及早歇息，因而身形一轉，領着吉妲直向賓館那方奔去。

「易公子……」

易敏剛剛舉步，身後忽然响起了呼叫之聲，扭頭一看，原來是蒙族悍將莫山基。

「莫兒有甚麼指教？」

「不敢，末將只是向公子報告一點消息。」

「哦，請說。」

「適才收到快馬傳書，王子將於明午回宮。」

「好，王子到達之後，請莫兒代爲稟告。」

「是。」

「哦，莫兒，在下能不能去見見王爺？」

「王爺由於體力日衰，已經不大問事了，王子明午就到，公子有事何不待明午再說？」

「好吧！」

「公子請回賓館歇息，末將告退。」

「莫兒請！」

＊　＊　＊

「相公，見到罕特王爺沒有？一去就是大半天，也不怕人急死了。」

一去大半天，結果還有女同行，荷花的確有點着急，而且神色之上還有些酸溜溜的意味。

易敏當着吉妲不便解釋，扭頭對桃花道：「洪大嫂，這位吉妲姑娘的身體有些不大舒服，請妳立刻找一個房間讓她歇歇吧。」

桃花道：「好的，吉妲姑娘請。」

待桃花帶去吉妲，易敏才將在王宮的經過說了出來，說到緊張之處，荷花竟然忍不住「哇哇」的大叫起來。

「啊，相公，當眞嚇死人了，你原該帶咱們一道去。」

「妳不要緊張，我不是好好的回來了嗎？」

「我看多少有點僥倖，你如果不是擊毀哈密達的本命神牌，還不知道會出甚麼怪事來呢？」

「這倒也是。」

「你準備將吉妲怎麼樣？」

「用她換人。」

「辦法是好，不過她是一個女巫，看守她只怕不太容易。」

「我已經制住了她三道重穴了。」

「那有甚麼用，只要她能夠施展巫術，任誰也看她不住。」

「這個……咳，妳有沒有更好的法子呢？」

「有，餵她一粒雙頭蠱她就插翅難飛了。」

「妳也有雙頭蠱？」

「是大姐給我的，想不到當眞派上了用場。」

「哈，荷兒，她是巫師，下蠱對她會有用麼？」

「當然有用，這跟武功一樣，各派有各派的秘傳。」

「好吧。」

吉妲三處重穴被制，已經是一個無拳無勇的柔弱女人，現在給她服下雙頭蠱，就算給她三分膽量，她也不敢興起逃走的念頭。

不過，易敏認爲身在異域，隨時都可能遭到意外，因而仍令神槍十二傑分批守衛，將住處作嚴密的戒備。

次日午餐之後，易敏正與荷花及洪雁夫婦在起居室中閒談，洪祥及蕭蕭在旁侍候。

此時在院中巡視的莊如城奔了進來，衝着易敏雙拳一抱道：「稟師父，魯魯巴博王子求見。」

易敏「啊」了一聲道：「請請。」

魯魯巴博進來了，看他滿身風塵，必然是剛剛到達。

「兄弟，啊！不對，我應該叫你姐夫，對不起，姐夫，因爲東邊出了一點小亂子，所以躭擱了幾天。」

易敏等三騎已抵托托山，細娃心中忐忑……

巴博王子豪邁熱情，跟往日沒有兩樣。他們寒暄了一陣之後，立刻將話扯到了正題。

「哈密達國師太過份了，他竟敢擄去我的姐姐，這件事姐夫不要管，我會找他討回公道的。」

「晚了，你早回兩天我可以不管，現在我擒住了他的女兒，擊毀了他的本命神牌，我不管，他就會放過我？」

「啊，姐夫，看來你的武功更精進了，也學過培元寶訣？」

「是的。」

「那你就不必擔憂，只要習得培元寶訣，巫術就絕對不能對咱們構成任何的傷害，何況咱們還擒下吉妲。」

「可是兪姐孃她……」

「不要緊，我會派人去托托山找哈密達，不怕他不乖乖的把姐姐送回來。」

「兪姐孃已有身孕，我很擔心，要找你就得快一點。」

「好，我立即派人去托托山，姐夫且請歇息，咱們待會再聊。」

魯魯巴博告退之後，易敏悄悄的吁了一口長氣，他的確十分擔心兪姐孃，現在總算安心一點。

洪雁道：「易大俠，適才那位就是王子？」

易敏道：「是的，他就是魯魯巴博，啊！對不起，洪大哥，他來去匆匆，所以來不及替你介紹，請見諒。」

洪雁微微一笑：「這有甚麼要緊，咱們還會見面的。」

他們說話之間，張啟光忽然氣急敗壞的奔進來道：「稟師父，吉妲逃走了。」

易敏愕然道：「你在說甚麼？吉妲逃了？」

張啟先道：「是的，師父，弟子聽到房內一聲怪叫，及打開房門一看，吉妲已經不見了。」

荷花接口道：「這怎麼可能呢？有沒有在附近找找？」

張啟先道：「稟師娘，附近都找遍了，沒有見到這個女人。」

荷花道：「相公，咱們再找找看。」

易敏搖搖頭道：「不必了，她既然還能施巫術，咱們如何能夠找到？」

荷花櫻唇一掀道：「她三處穴道受制，還中了咱們的雙頭蠱，她居然能夠逃走，這女人實在太可怕了。」

洪雁道：「易大俠，此事非同

小可，你最好馬上跟王子商議一下。」

荷花道：「這樣不太好吧，王子滿身灰塵，他必須清洗一下，咱們現在去打擾他，似乎不適宜，再說，吉妲是一個女巫，她施展巫術逃走，王子知道了又能怎麼樣?反正王子要派人去找哈密達，咱們不必急在一時。」

易敏點點頭道：「對，還是晚一點去找王子。」

他雖說晚一點去見王子，自己却坐立不安，來回不停的走動着。

好不容易等到了傍晚，才見到王子派人來請。

「公子，你這一向可好?眞有點想死了細娃了……」

來人是細娃，風騷依然，美艷如昔，他見到了易敏之後，似乎心花都怒放了。

她原是還有話的要說下去，及見到易敏的臉色，不由得不把話嚥住了。

易敏勉強擠出一點笑容，道：「王子呢?細娃，我有急事要見他。」

細娃道：「是王子叫我來請你的，咱們走。」

易敏道：「別忙，細娃，有幾個人我要跟妳介紹一下。」

他將洪雁夫婦及荷花作了一番介紹，然後說道：「細娃，我想帶他們三位去見王子，方便麼?」

細娃道：「不方便，王子在密室，他那個地方非經特許是不能進去的。」

洪雁道：「那我們不必去了，易大俠請吧!」

王子是在密室跟他相見，的確不方便有外人在場，他只得跟着細娃向王宮走去。

離開賓館之後，細娃就靠了上來，小鼻子一掀，「哼」了一聲道：「好個沒良心的，離開我沒多久，就接而連三的弄了幾個老婆，壓根兒把我丟到九霄雲外去了，是麼?」

易敏苦澀一笑道：「細娃，咱們雖不能結成夫婦，至少總可算做知己，妳這麼冤枉我，就不怕我會寒心?」

細娃的嬌軀向他緊緊一貼，然後幽幽的道：「不要生氣，易敏，我是跟你說着玩的，唉，只恨我爲甚麼要當巫師，否則，哼，誰也別想把你搶去。」

易敏道：「人之相知貴在知心，何必一定要做夫婦不可呢?」

細娃道：「這麼說，你當眞沒有忘記我?」

易敏道：「易某平生不打誑語，難道妳還不相我的爲人麼?」

細娃甜甜的一笑道：「我當然相信，哦，易敏，有幾句話我不知該不該說?」

易敏道：「說吧，細娃，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好顧慮的?」

細娃道：「不管你娶了多少妻子，我都不反對，也無權反對，只不過你不能在床上放一根毒針，無論你怎麼小心，都難免會被毒針扎住的。」

易敏怔道：「細娃，妳說的是誰?」

細娃道：「你們男人就是這麼粗心大意，你有幾個老婆?難道你不會想一想麼?」

易敏沉吟半晌道：「愈姐孃秉性方正，從無害人之心，荷花個性隨和，百依百順，我想不出妳說的是誰?」

細娃道：「你太忠厚了，易敏，忠厚不是壞事，但不能善惡不分，哦，快到了，此事我們以後再說。」

金石良言　消解邊患

語音一頓，接着說道：「王子並不是在秘室，因爲有蠱王法竺在場，王子特別交代祇請易公子一人前來，爲免尊夫人臉上過不去，所以我扯了一個謊。」

此時他們已接近王宮的後廳，沿途三步一崗，五步一卡，他們自然不便再說體己的話兒了。

廳上已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席，王子魯魯巴博、國師蠱王法竺、酋長莫山基、桑格、列根、院支等在廳上相候。

易敏走進大廳，王子立即迎了過來，說道：「姐夫，我替你介紹一下，這位是本族國師法竺，也是姐姐跟我的傳藝師父。」

法竺年約七旬，身瘦得像一根竹竿，一頭蒼蒼白髮，配着一身黑袍紅帶，看來十分觸目。

易敏趨前幾步，抱拳一揖道：「晚輩易敏參見前輩。」

法竺頷首微笑道：「少俠敦厚樸實，大智若愚，是人間罕見的奇男子，姐孃沒有嫁錯。」

魯魯巴博道：「師父，九星寶劍可是徒兒送給姐夫的呢!」

法竺微微一笑道：「算你有眼光，來吧，易敏，咱們之間不必客套了。」

酒菜已經擺在桌上，的確不應該再作虛偽的客套了，易敏雖是滿腹心事，也祇好先入席再說。

酒過三巡，魯魯巴博道：「放開一點，姐夫，我已派人去托托山了，我不相信哈密達不交出我姐姐。」

易敏道：「適才發生了一點意外，吉妲逃走了。」

魯魯巴博臉色一變道：「當眞麼?姐夫，這是不可能的。」

易敏道：「按情理說，的確不太可能的，除非……」

法竺道：「除非有人替她解開穴道，而且給她服食雙頭蠱的解藥。」

細娃道：「國師，這是不可能的。」

易敏道：「爲甚麼不可能?」

細娃道：「解開吉妲被制穴道是可以，下蠱解蠱是不可能的。」

法竺說道：「細娃說得不錯，在塞外，除了老夫與姐孃，沒有人能夠施放雙頭蠱。」

易敏道：「前輩，要是姐孃將雙頭蠱送給別人呢?」

法竺道：「這更不可能，她在學藝之初，就在祖師面前發過重誓，送解藥可以，送蠱就違反誓言了。」

細娃櫻唇一嘟，瞧着易敏輕「哼」了一聲道：「你受騙了，駙馬爺，吉妲根本就沒有服下雙頭蠱，而且她是被人解開穴道然後放走的。」

易敏神色不變的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了，咱們先不管別的，當務之急是怎樣把姐孃安然救出。」

魯魯巴博道：「哈密達本命神牌被毀，在巫道修持上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打擊，他可以重建本命神牌，但却不能在短期內恢復法力，咱們祇要去一趟托托山，一切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易敏說道：「好，咱們明天一早就動身。」

魯魯巴博道：「對不起，姐夫，我不能陪你去，其實去的人也不必太多，祇要師父跟你兩人就夠了。」

細娃道：「王子，我想就便看看我娘。」

魯魯巴博道：「妳去也好，駙馬人地生疏，也需要有人照顧。」

飯後易敏原想跟魯魯巴博作一次長談的，但不斷有人向他稟報軍政事務，祇好辭出。

走出大廳不遠，細娃追了上來，道：「慢點走嘛，駙馬爺。」

易敏道：「還有事麼?」

細娃嘟長嘴道：「沒有事就不能來了?」

易敏道：「我不是這個意思，祇是怕王子不滿意而已。」

細娃道：「易敏，到現在你還沒有弄清楚我跟王子的關係，咱們祇是王子與部屬，承他看得起我，把我看做親信，但是除了公事，絕對沒有私人的交往，否則就不會讓我侍候你了。」

易敏道：「可是他却不讓我娶妳。」

細娃道：「這你不能怪他，咱們巫門的確有巫師不能嫁人的規定，其實祇要你喜歡的，我倒不在乎甚麼名份。」

易敏一嘆道：「愛人而不能結合，巫門的規定太不合情理了。」

細娃道：「不要管這些，我問你，你如何處置床頭那枝毒針?」

易敏道：「荷花本性不壞，祇是心胸狹窄了一點，我想她之所以如此，多半是一個『妒』字在作祟。」

細娃道：「這可不行，心胸狹窄的人，很難明大義，識大體，再加上一個『妒』字，那麼甚麼糊塗事都做得出來了。」

易敏道：「這個……」

細娃道：「這件事不必着急，待救出公主之後再辦不遲。」

易敏道：「看來也祇好如此了。」

細娃道：「我不送你了，今晚早點歇息，明天一早我來接你。」

易敏道：「好，明早見。」

回到住處之後，易敏將洪祥夫婦找來，當着荷花的面作了一次交代。

「洪大哥……」

「易大俠，有甚麼吩咐?」

「洪大哥，不要再大俠大俠的叫好麼?如果你把小弟當作朋友，稱我一聲兄弟吧!」

「好好，兄弟，老哥哥都聽你的。」

「大哥，小弟明天一早要去托托山，這裡的一切請大哥多費一點心。」

「咱們是在作客，倒也沒有甚麼要操心的，祇是……」

洪祥語音未落，荷花就搶着接上口道：「相公，你去托托山做甚麼?」

易敏道：「去找愈姐孃。」

荷花道：「我也要去。」

易敏道：「不行，由此地去托托山，要經過不少荒山野嶺，這條路難走得很，而且托托山是哈

密達巫教的總壇，當然是危機四伏，所以妳不能去。」

荷花櫻唇一嘟道：「不，你能去我就能去，我怕危難，難道你不怕？」

易敏道：「不要孩子氣，荷花，我去是因爲我有自保的能力，但要我再分神照顧妳，祇怕就無能爲力了。」

荷花道：「我不要你照顧，我一定要去。」

易敏臉色一沉，道：「荷花，妳幾時學得這樣不講理的了？我說不能去就是不能去，記住，我走了之後，這裡一切由洪大哥作主，妳不要給洪大哥增加麻煩。」

荷花聞言一呆，眼睛一紅，淚水跟着淌了下來。

易敏這幾句話說得很重，而且聲色俱厲，不給荷花留一點餘地，當着洪祥夫婦，她自然要感到無地自容了。

洪祥連忙打圓場道：「易兄弟說得對，托托山如同龍潭虎穴，弟妹犯不着去冒這個險，至於這兒的事，咱們商量着辦就是。」

桃花也陪着笑臉道：「別傷心，荷花妹子，男人說話就是這麼粗魯的，咱們去院子走走，不要理他們。」

她將荷花拉出去散心，總算把這場不愉快的談話結束了。

* * *

這是一個陰沉沉的天色，三匹長程健馬迎着寒風由庫倫南下。

馬上人是蠱王法竺、易敏及細娃，第一天他們趕到多倫投宿。

晚餐之後，細娃找了一個機會向易敏悄悄的道：「晚間不要門房門，我有話要跟你說。」

易敏道：「有話現在說不行麼？」

細娃瞪他一眼道：「不嘛，我要待會兒再說。」

易敏故意逗她的，他當然知道說話祇是一個藉口，無非前度劉郎，今又來了，重拾舊歡而已。

細娃是艷麗的，而且十分可人，易敏雖然不是浪子，仍然感到她清新可喜，他當然不會拒絕。

待夜深人靜之後，她來了，這位姑奶奶像肌渴久了，因此動作顯得十分火爆，最後，她長長一吁道：「易敏，你知道我爲甚麼要去托托山？」

易敏道：「那還用說，我的事妳能不幫麼？」

細娃道：「你的事我當然會幫的，但主要的還是爲我自己。」

易敏道：「爲妳自己？我不懂。」

細娃道：「你想想，四眼法王是我的祖師，他將我安置在王子的身邊是要我監視王子並蒐集王室情報，我一向祇是敷衍，他對我已經不太滿意，這回帶着你們去找他，更是公開背叛，他能饒我麼？」

易敏眉峯一皺道：「細娃，是我害了妳，我有點想不明白，他也是國師，爲甚麼不跟王室合作？」

細娃道：「他麼，跟你那位如夫人荷花一樣，心眼兒太小了，在塞外，兩大巫教各劃疆界，分庭抗禮，而且一直明爭暗鬥，鬧個不停，王子時常居中作調停人，他却認爲王子偏袒蠱王，日積月累，他跟王室也較上了勁。」

易敏道：「原來如此，但妳說去托托山，是爲了妳自己，我還是不懂。」

細娃道：「我要脫離巫教，不再當女巫師了，這不是爲我自己了？」

易敏道：「妳爲甚麼要這樣做？」

細娃道：「因爲我要跟你走，跟你去中原。」

易敏愕然道：「妳要跟我去中原？這是眞的？」

細娃道：「當然是眞的，你要不要我？」

易敏道：「求之不得，怎麼會不要？不過事情祇怕沒有這麼簡單。」

細娃道：「怎麼不簡單？你說。」

易敏道：「脫離巫教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就算咱們能夠克服，還有王子，還有……」

細娃道：「還有公主，是嗎？其實最主要的是公主這一關，別人都管不着，但公主豁達大度，臉冷心慈，這一次我爲她去搏命，難道她不該投桃報李嗎？」

易敏道：「說得也是，咱們一關一關的去闖吧。」

此後他們一路南下，按站投宿，每晚細娃必然移樽就教，雖然他們日日都在沙漠馳騁，但夜夜春宵也就不以爲苦了。

這天到達圖古克里，已是托托山的勢力範圍，細娃的神色不由凝重了起來。

晚間她照例溜到易敏的房子

去，雖然是歡好依然，易敏感到有些不大對勁。

「細娃，妳是怎麼啦？」

「我……我沒有甚麼。」

「別騙我，分明妳心事重重，强顏歡笑，莫非妳在害怕？」

「唉，多年積威之下，教我怎能不怕，再說他總是我的師祖，我這是欺師滅祖的行爲啊。」

「不，細娃，照我的了解，哈密達殘暴乖張，自私自利，身爲國師，却不忠於王室，這是他自取滅亡，關妳甚麼事？」

細娃長長的一吁道：「你說的固然不錯，但在我的立場却不能不有所顧忌，這樣吧，我帶你們進山，除非爲了自保我不動手，好麼？」

易敏道：「好，有蠱王跟我就夠了，不過有一件事必須要妳幫忙。」

細娃道：「我知道，救公主，你放心，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經過一夕的詳談，細娃的神色開朗了許多了。

翌晨，他們由圖古克里往東行，三天後的一個晌午終於趕到了托托山。

托托山並不高大，祇見林木葱翠、叢草遍地，是一個未經開發的原始森林。

這種荒涼的所在，根本無路可走，到那裏去找巫教的總壇？

這就要依靠細娃了，她從小就住在托托山，現在又是白天，自然難她不倒。

她領着蠱王及易敏，穿過無數叢林，最後到達一片山坡，她忽然停下脚步。

易敏怔道：「細娃，是不是累了？」

細娃道：「不是，你看看前面。」

前面？前面甚麼都沒有，祇看到白茫茫一片。

易敏愕然道：「這怎麼會呢？荒山野嶺之中那兒來的霧！」

細娃道：「這不是霧，祇是巫教中的一種禁制。」

易敏道：「妳能破解嗎？」

細娃搖搖頭，目光却向蠱王法竺望去，易敏明白細娃的心意，也扭頭望向法竺。

這位白髮蒼蒼的蠱王，對這項禁制似乎十分重視，他已垂眉闔目，口中喃喃的唸着咒語，良久，他的週身忽然出現一團淡淡的紅光。

紅光由淡而濃，最後變成一片鮮紅。他的雙目突然暴睜，舉步向白茫茫的霧中投去。

易敏脚步一挪，正待跟上法竺，却被細娃一把拉住道：「去不得。」

易敏道：「咱們跟國師走也不行麼？」

細娃道：「不行，必須等待國師破去禁制，咱們才能前進。」

既然細娃這麼說，易敏祇好等待了。

此時，蠱王法竺的身形已經隱入白霧之中，隱約間祇見到一點淡淡的紅光。

易敏正想詢問禁制如何破法，一股扣人心弦的桀桀怪叫忽然由白霧中響起。

細娃臉色一變道：「是我娘……」

易敏道：「那就糟了，妳娘遇到了蠱王，必然有一番拚鬥，兩虎相爭必有一傷，那該如何是好？」

細娃一嘆道：「蠱王法力高深，我娘必然不是敵手，祇希望國師手下留情，不要傷害我娘親的性命吧。」

她的語音未落，祇見紅光騰挪，白霧翻滾，兩大巫教的高手已經狠鬥起來了。

易敏看不見相鬥的情形，但那雲流霧旋，以及刺耳的怪異聲，却使他大爲緊張，最後他忍不住嘆了口氣道：「怪力亂神，我從不相信鬼神之事，現在……」

細娃道：「現在你相信了？」

易敏道：「現在麼，我祇能說一個人要行爲方正，不欺暗室，何必管那鬼神之事。」

細娃撇撇嘴道：「書呆子。」

她語音甫落，前面忽然響起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一片奇景接着在眼前出現。

那是一幢房屋，雕樑畫棟，美奐美侖，建築的確雄偉，幾乎要較庫倫郡王府的王宮還要勝過幾分。

這自然是巫教的總壇了，單就宅邸的華麗，就可知道哈密達作威作福的生活。

這間府邸是遠境，如果往近一點看，另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景象。

血腥遍地，橫屍處處，趴在地上的有數十人之多，活人却祇有一個。

這個人就是蠱王法竺，適才他獨鬥羣邪，竟然獲得空前的勝利，祇是手段太過毒辣了一點。

這也難怪，兩大巫教明爭暗鬥已久，原是難以並存的，好不

容易等到哈密達的本命神牌被毀，他自然要犂庭掃穴，徹底消滅這個强敵，更何況有王室之命，師出有名，他自然不願意放過對方一人，以免留下一條禍根。

不留下一條禍根沒有人反對，祇是其中一個是細娃的娘，不看金面看佛面，看在細娃的份上，無論怎樣也得放紅蓮一馬。

可是鬥場之上，哈密達的門下竟然沒有一個活口，那些全身焦黑的，死狀奇慘的屍體之中，就有紅蓮一個。

不過，蠱王法竺還是手下留情，紅蓮雖然倒在地上，她還是完完整整的，並不像別人那般慘狀。

在白霧消失，禁制破解之際，細娃就已走了過去，很容易找到紅蓮。

「娘……」

這一聲像巫山猿啼一般的呼喚，終於將紅蓮叫醒過來。

蠱王果然留了情，紅蓮竟然還活着。

「細娃，娘……不行了……」

「不，娘，妳祇是受了傷，妳不會死的。」

「是的，娘祇受了傷，但，傷勢很重，而且多年修持，被蠱王所毀，今後，唉，生不如死，叫娘如何還能活下去？」

「娘，當巫師有甚麼好，女兒正要告訴祖師，從今天起不再當巫師了。」

「細娃，妳瘋了。」

「我很正常，所以我不願意當巫師，娘，妳想想，咱們都是女人，女人正常的生活是嫁人，女兒還年輕，我不願把大好的青春平白浪費。」

「這麼說妳是有了意中人了？」

「是的，娘，所以妳老人家不必灰心，咱們會奉養妳老人家的。」

紅蓮的精神似已好轉，由細娃扶着坐了起來，她抬起失神的雙目，向走近細娃身邊的易敏瞥了一眼道：「是他。」

細娃道：「是的，娘，他叫易敏。」

易敏向紅蓮抱拳一禮道：「易敏見過伯母，細娃，快將伯母安置一下，咱們救公主要緊。」

他語音甫落，前面房屋之內忽然傳來兩聲巨響，紅蓮一怔道：「你們快一起去看看，我不要緊的。」

細娃道：「好的，娘，妳在這兒歇歇，咱們去去就來。」

雖是母女情深，她也不敢再作躭擱，嬌軀一擰，領先向房屋急馳而去。

令人不解的是，偌大的一幢巨厦，竟然找不出半絲人跡，莫非這一巫教的門下，全部都喪生在鬥場之上？

不，至少還有兩個人沒有出現，他們是哈密達父女。

再說適才那兩聲爆炸分明是有人所為的，莫非哈密達父女要跟俞姐孃同歸於盡？細娃想到這些，易敏何嘗沒有想到，他們互相望了一眼，兩人的臉色顯得十分凝重。

走在後面的蠱王法竺嘆了一口氣，接道：「細娃，快帶附馬到後堂去吧，他們也許還能說幾句話……」

易敏、細娃同時心頭一震，兩人不約而同的向後面急馳。

細娃輕車駕熟，帶着易敏很快的趕到後堂，及擧目向堂上一瞥，兩人一起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堂上倒着三個人，一個胸前插着一把飛刀，露出外面的祇是一個刀柄。

另兩人倒在上首，雙方距離約二丈。

這兩人被炸得殘缺不全，死狀奇慘，這的確是一個同歸於盡的慘劇。

莫非被細娃、易敏不幸而猜中？

不，被炸的是哈密達父女沒有錯，但胸部插着飛刀的却不是俞姐孃。

她是誰？

是荷花，一個心眼狹窄的小婦人。

她是怎麼來的，為甚麼她能夠進入巫教的總壇？

還有，她怎麼會跟哈密達父女同歸於盡，俞姐孃又在那裏？

這些疑問在易敏的腦海中一掠而過，他無暇細想，就縱向荷花撲去。

「荷花……荷花……」

「相……公……」

荷花已氣如遊絲，不過她還沒有死。

「相公，我……對不……起你。」

「別這麼說，荷花，妳是怎麼來的？姐孃呢？」

「吉姐……是我放走的，我……來找她……她却要……扣

留我，當……人質，所以……所以……」

所以怎麼樣她說不下去了，因為她已經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易敏放下了荷花的屍體，仍然眼巴巴的望着她，他說不出是愛是恨，腦海中却感到一片空白。

良久……

「相公……」

好熟悉的呼喚，溫柔、甜蜜還帶着一絲的戰抖。

易敏猛一旋身，雙臂忽的一伸，將一具溫柔的人體一把抱了過來。

「姐兒，是妳，這些日子，可苦了妳了。」

「只要能見到你，吃一點苦算得了甚麼呢？」

「妳如何的被哈密達擄來的？」

「哈密達買通宮女，在茶中放了迷藥。相公，荷花妹子她……」

「我本已擒獲吉姐，却被荷花私自放走，她又暗中來到此地，哈密達不念她放走吉姐的恩惠，並要將她當作人質，於是他們就拚了起來，依情理判斷，荷花先中了飛刀，然後擲出兩粒天羅珠，落得同歸於盡，唉……」

「荷花妹子為甚麼要這樣做？」

「人都死了，咱們不必再追究了，細娃，公主是妳救出來的？」

「是的。」

「好，去看看妳娘，此間已經沒有事了，如果妳娘能夠騎馬，咱們儘快離開此地。」

「好，我去看看。」

紅蓮的傷勢不輕，但蠱王法竺却是療毒治傷的聖手，只要經過兩三天的療養，她的行動必能跟常人一樣。

於是，他們將荷花就地葬埋了，並將巫教的死者予以掩埋，當晚他們只好住在此地了。

久別勝新婚，這是人之常情，何況易敏跟俞姐孃還是刼後重逢，枕蓆之間的歡娛，自然較往昔熾熱十分。

這是他們重逢的第一晚，這一晚却使易敏有些詫異。

「姐兒，妳變了，變得跟細娃一樣。」

「甚麼？跟細娃一樣，好哇，你這是不打自招，快說，你到底跟細娃作了甚麼？」

一個不會說話的人最好還是少說話，否則言多必失，易敏不幸犯了這項毛病，被俞姐孃抓住了話柄。

「哈，妳別多心，我只是……只是隨便說說。」

「相公，不是我多心，是你自己說出來的，再說紙包不住火的，這種事你怎能瞞我？」

「這……好吧！」

易敏坦白地告訴了她，而且是從頭說起了。

俞姐孃聽完之後，忽然臉色一整道：「相公，我不是醋娘子，不會阻止你娶小的，何況你們的淵源如此之深，我自然更不會從中作梗，不過你只能娶小，懂不懂？」

易敏微微一笑，接着道：「懂，當然懂，妳是大婦，天下女人雖然多，却沒有一個能動搖妳的地位。」

「這話可是你說的。」

「是我說的，而且說話算數。」

這回俞姐孃總算是吃了定心丸，在一聲嬌笑之後，他們又緊緊的擁抱了起來。

第三天紅蓮果然好了，他們不再躭擱了，立即束裝上道。

臨行之前他們放了一把火，使哈密達的巫教總壇遭到了徹底的毀滅。

*　*　*

大廳中點着兩支巨火的獸脂油燈，照得滿廳光明，簡直如同白天一樣。

大廳中間擺着一張矮桌，上面放着一些茶點。

矮桌的三面各有一矮櫈，魯魯巴博、易敏及俞姐孃分別坐在矮櫈上面。

除了這三位人物，左右站的還有兩個，一是細娃，一是雅足。

雅足是一位姑娘，也是魯魯巴博的床頭人，這位王子沒有立妃，因而雅足只是宮女的名份。

細娃、雅足等人在閒聊，由於他們之間都有親密的關係，因而言詞之間不必作太多的保留。

不過，要看是甚麼事，甚麼話，如果涉及到名利與權勢，說話就不得不小心一二。

因為「人」是世界上貪得無厭的動物。首先是追求名利，在名利既得之後，他決不會就此滿足了，念頭一轉他又去追求權勢了。

現在易敏要談的，正是名利與權勢的問題，這問題又與魯魯巴博有關，在措詞方面也自然要小心謹慎了。

「巴博……」

「甚麼事？姐夫。」

「你可曾聽過風塵三俠的故事？」

「聽過，他們就是虬髯客、李靖、紅拂。」

「你認爲虬髯客是個怎樣的人？」

「當然是一個英雄人物，他有計劃，有魄力，是個不可多得的傑出人物。」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你沒有說它出來。」

「那是甚麼？姐夫。」

「當時隋煬帝無道，導致羣雄並起，逐鹿江湖，虬髯客也是逐鹿者之一，結果却將所聚集的部份財富贈與李靖，自己遠飄海外，謀發展，你知道，他這是爲了甚麼？」

「聽說他見到了李世民，自己知道爭他不過，所以另謀發展。」

「對，這就是最重要的一點，虬髯客懂得一個『忍』字。」

「姐夫，你好像話中有話，咱們份屬至親，有話不妨明示。」

「這個……」

話說到這個骨節眼上，易敏倒有些顧忌了，禍從口出，也不得不謹慎一些。

他不便說，俞姐孃却接上去，姐弟之間說話到底方便一點。

「巴博，你姐夫是爲你好。」

「這個當然，只是我不明白……」

「那我就明白的說吧，你是不是有窺伺中原的打算？」

「這……」

「巴博，咱們是骨肉至親，對姐姐、姐夫還有甚麼好隱瞞的。」

「是的，姐姐，小弟的確有躍馬中原之意，一鹿在野，羣雄相逐，這似乎沒有甚麼不對。」

易敏吁了一口氣道：「你說得不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但是，如果沒有人失鹿，你逐甚麼？」

魯魯巴博一怔道：「這個……」

易敏道：「當今中原主明臣忠，朝中不乏忠耿才智之士，而且改治修明，人民安居樂業，你如果進窺中原，絕對不會成功的，『所謂時勢造英雄』，其實必須要有時勢，因勢利導，才能創出一個有利的局面，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朝代的變遷，沒有一個不是這樣，沒有有利的時勢，就變作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所以應該先有時勢造英雄，才有英雄造時勢。」

魯魯巴博雙掌一抱道：「多謝姐夫，金石良言，小弟明白了。」

俞姐孃道：「好好的治理蒙疆吧，巴博，時間已晚，咱們也應該告辭了，哦，還有一件事，我差點忘了。」

魯魯巴博道：「甚麼事，姐姐？」

俞姐孃道：「托托山巫教已經毀滅，細娃也不願當巫師，我想帶她去中原，希望你今回不要反對。」

魯魯巴博道：「細娃是一個好幫手，我本來捨不得的，姐姐既然要她，我只好忍痛割愛了。」

俞姐孃道：「多謝你，咱們告辭。」

回到住處之後，易敏忽然眉峯一皺，顯出一副悶悶不樂的神色。

俞姐孃知道他是爲了荷花，因而勸慰道：「相公，這是荷花妹太任性了，好在她沒有白死，幫咱們達成了任務。」

易敏一嘆道：「是的，她炸死了哈密達父女，省去了咱們不少氣力，但，但……唉……」

俞姐孃道：「不要傷心，相公，人死不能復生，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好在你又獲得一個十分可人的細娃，應該是收獲多於損失。」

易敏道：「咱們不說這些了，我想明天就返回中原，妳看怎樣？」

俞姐孃道：「好吧，明天咱們一早就向師父及我爹辭行，行程趕緊一點，當晚可以趕到多倫投宿了。」

易敏道：「有件事我忘了問妳，妳不是鬼王門下麼？怎麼妳的師父又是蠱王法竺呢？」

俞姐孃道：「這有甚麼稀奇，你原是少林門下，怎麼變作天羅門了，何況我跟巴博拜蠱王爲師，只是學習使毒而已。」

易敏道：「原來如此。」

俞姐孃道：「咱們明天還得趕路，早一點歇吧。」

易敏道：「好，妳先睡吧，待我向洪大哥關照一聲，馬上就來。」

俞姐孃道：「何必自己去找，細娃，妳去請洪大哥過來吧。」

細娃道：「是，公主。」

她將洪雁找來，易敏告訴他明早返回中原，叫他事先作一下準備。待洪雁辭退之後，易敏微

微一笑道：「妳也該去睡了，細娃，咱們明天還要起個早呢！」

細娃走了，但她的神色上却有點不情不願。

俞姐孃望着她的背影笑笑道：「這丫頭的確令人憐愛，衹是貪了一點，好像一時一刻都離不開你似的。」

易敏道：「別瞎扯了，咱們也睡吧！」

翌晨，他們向罕特王父子及蠱王法竺告辭，然後由庫倫南下，向山西境進發。

這天到達涼城，是綏遠最接近山西的一個縣城，易敏向剛剛偏西的日頭瞥了一眼道：「洪大哥，這些日子大夥兒也有點累了，咱們今天早點投宿吧。」

洪雁道：「好的，學禮、不點，快一步到前面客棧看看。」

鮑學禮及文不點應了一聲，便雙雙一磕馬腹，奔向一家龍城客棧。

也許還不到投宿時辰，整個客棧都空着，於是他們包下了客棧的後院。

午餐之後，易敏向洪雁告了一個罪，帶着俞姐孃回房歇息，洪雁向他們的背影瞥了一眼道：「洪祥……」

洪祥道：「孩兒在。」

洪雁道：「你師娘懷了身孕，這一路之上夠勞累了，晚上輪流派一個人去院子裏，不要讓人打擾他們。」

洪祥道：「是。」

文不點道：「師父，衹一個人衹怕不行。」

洪雁道：「怎麼？你看出有甚麼不對？」

文不點道：「昨天晌午咱們遇到兩個人，師父有沒有注意？」

洪雁道：「我沒有注意，那兩人怎樣？」

文不點道：「咱們到樹林歇息之際，那兒先有兩人兩騎，咱們一到他們就走了。」

洪雁道：「此事平常得很，有甚麼值得懷疑？」

文不點道：「弟子懷疑他們的神色，他們對易師父甚爲注意，目光中含有很深的敵意。」

洪雁道：「他們是入關？」

文不點道：「是的，他們好像進了殺虎口。」

洪雁道：「這樣吧，日間不會有事的，派一個就夠了，到了晚上再加派一個。」

洪祥和文不點應了一聲退下，洪雁跟桃花也回房安歇去了。

這一晚平靜得很，莫非文不點是杞人憂天？不，文不點江湖經驗十分豐富，尤其是長於察言觀色，一般人深藏心底的隱秘，他都有能耐發掘出來，因而他在神槍門中頗能獲得師父及同門的信任。

再說塞外此行，他原已看出荷花有點不妥，就因他不敢說，以致兒終隕末，落得一個悲慘的結局。

此後他們入殺虎口，經右玉縣，待到達平魯縣城，事態嚴重連細娃都有了感覺。

「公主，情形有點不對，好像有人一直在緊盯着咱們。」

「別瞎猜，人家衹不過多望了咱們兩眼，妳就疑神疑鬼的。」

的確，這裡是客棧裡的食堂，龍蛇混雜，甚麼人都有，而且大家都在這兒進食，你怎能禁止別人不看？

跟易敏夫婦同桌進食的除了細娃，還有洪雁夫婦兩人。

洪雁微微一笑道：「細娃姑娘沒有說錯，這幾天的確有人在盯着咱們。」

俞姐孃目光流轉，向食堂望了一眼，最後目光落在右側一張食桌之上，道：「是他們？」

桃花點點頭道：「是，要不要摸摸他們的底？」

俞姐孃道：「不必，咱們注意一點就是。」

他們在縣城歇了一晚，次日一早就束裝上道。

待出城二十多里後，在前面開道的郝奔、羊羣，忽然臉色一變，猛的一收韁繩，將胯下坐騎勒停了下來。

敢情前面山坡之上有四個人攔住了去路，其中三個昨天在客棧食堂裏曾打個照面的。

郝奔道：「羊師兄，咱們要不要先掂掂他們的斤兩？」

羊羣道：「不，咱們不可妄動，還是等師父來了再說。」

郝奔道：「怕甚麼？就憑這四塊料子，咱們兄弟還收拾不了？」

羊羣臉色一整的道：「你還是這副火爆脾氣，不稟明師父怎能動手。」

郝奔道：「好，看你婆婆媽媽的。」

他們言談之間，後隊已經到達，羊羣撥轉馬頭，向易敏雙雙抱拳道：「稟師父，這四個人好像是來找麻煩的，弟子要不要掂掂他們？」

易敏道：「好，你與郝奔先去問問他們。」

羊羣應了一聲，雙雙一磕馬腹，便與郝奔馳上了山坡。

當面的四個人有三個曾經照過面的，這三個人的年紀約莫三旬上下，分明長得一臉橫肉，却偏偏身着長衫，打扮得一派斯文的模樣。

另一人的年紀也不太大，最多不過四旬出頭，祇是此人的裝扮及長相大異常人。

白帽白衣，白襪白鞋，他像一個身戴重孝的人，全是上下沒有一件不是白的。

這身裝扮已經夠惹眼了，但最惹眼的還是他的皮膚。

他好像一個失血的人，全身肌膚一片慘白，其實說他失血，倒不如說他是死人來得恰當，活人的皮膚絕對沒有如此可怕的。

但他却活生生的站在這裡，雙目碧光如電，遙遙的向易敏遙視着。

細娃向白衣人望了一眼，忍不住打了兩個寒噤，道：「公主，那白衣人……好可怕。」

兪姐孃道：「相公，此人可能身負奇異武功，你不能讓羊羣與郝奔去冒險。」

易敏道：「不錯！」

他來不及再說甚麼，口中猛吸一口眞氣，雙腿輕輕一彈，身形已經拔了起來，同時以天馬行空之勢，急如飄風般向白衣人撲去。

他的行動並不太慢，但終於遲了一步。

因爲羊羣、郝奔已經到了白衣人身前五尺之處，而且正在詢問對方。

「朋友，咱們素昧平生，爲甚麼要攔住咱們的去路？」

是郝奔問的，他雖是個性火爆，但這幾句話並沒有失禮。

但對方四人却並沒有回答，甚至連望亦不望他們一眼。

沒有望不打緊，白衣人却向他們揮了一掌。

掌帶銳嘯，勁風迫人，白衣人功力之高，使羊、郝二人大爲駭異。

不過，羊、郝二人並非弱者，白衣人掌力雖强，他們以二敵一，相信不會差到那裡去。

祇不過白衣人的掌力好像一股淡淡的白烟，與一般人的掌力不同，羊羣心念一轉，道：「此人的掌力怪異，咱們不能硬接，快藏身馬腹之下。」

他們都有一身極爲高明的騎術，身形一滾，便已貼身馬腹，動作乾淨俐落，值得令人激賞。

但一股奇寒襲身，他們緊貼馬腹的身軀忍不住一陣顫抖，馬兒同時一聲哀鳴，帶着他們一起摔倒了下去。

此時易敏剛剛趕到，也感到奇寒難忍，右手猛一吐，磨盤神功已隨手吐出，「轟」的一聲巨響，白衣人的掌力被他封固，去勢的强勁，比來勢還要凌厲幾分。

這是一個意外，白衣人絕沒想到，易敏的功力如此之高，他一連後退三步，嘴角已然溢出血絲。

他這一退不打緊，他身邊的三位同伴可要遭到魚池之殃了，三聲悽厲的慘呼，他們一起飛了起來，落地之時已經不成人形了。

白衣人用袖抹了一下嘴角，冷冷的道：「好功力，再接白某一掌試試。」

易敏搖搖頭道：「慢點，朋友，你姓白？咱們似乎並不相識，易某幾時開罪朋友你了？」

白衣人冷冷的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咱們有沒有樑子都是一樣。」

易敏道：「既是這樣在下倒是無話可說了，朋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總可以告訴在下吧？」

白衣人道：「咱們不是朋友，何必稱名道姓。」

此時兪姐孃等人都已趕到，除了兩個人在救羊、郝二人，其餘全都站在易敏的身後。

對白衣人的狂傲，細娃第一個忍受不住，櫻唇一撇「哼」了一聲道：「姓白的，別給臉不要臉，我敢擔保你見不到明天的日出，你信是不信？」

白衣人答道：「在下原本沒有活着回去的打算，祇要能夠傷到你們幾個，我的任務就算是完成了。」

此人臉色青白，冷如寒冰，他說出來的話，跟他的臉色一樣會使人寒到心裏。

易敏也感到心裏一寒，原因是白衣人話中有話，它的含義使得易敏的心頭大震。

如果有人派出很多批高手，每一批高手都沒有存着活命的打算，祇要能夠傷到他們幾個，就算達成任務了。

好毒惡的計劃，好可怕的手段。

他想到這裏，立即回頭對洪雁道：「洪大哥，羊羣、郝奔的傷勢如何？」

洪雁道：「虧得他們機警，讓馬兒代他們擋了一下，馬匹已經喪命，他們祇受了一點輕傷，祇不過白衣人的掌力十分寒毒。」

易敏道：「待我收拾了白衣人再說，你們全部都退到兩丈以外去。」

待兪姐孃及洪雁退開之後，易敏雙拳一抱道：「白兄……」

白衣人道：「甚麼事？」

易敏道：「閣下正當壯年，春秋正盛，如果就這麼死去，豈不十分可惜！」

白衣人冷冷的道：「人生百年終有一死，這有甚麼可惜。」

易敏道：「那你爲甚麼要生？既然終有一死，你爲甚麼不早點死去？」

白衣人道：「閣下管得太多了，接招吧。」

他不想作無謂之爭，也不願跟易敏講理，因而再度以全力拍出一掌。

此時，他們相距不足八尺，白衣人突然出招，以他那種怪異的武功，很少人能夠逃過他的傷害。

他的確是有這般的想法，所以才企圖一襲。

可惜他碰到的是易敏，一個百年罕見的武林奇葩。

磨盤神功眞有强悍無比的攻擊力，培元寶訣將他防衛得像一座鐵山，巫術蠱毒都對他無可奈何，白衣人的奇功無法攻破易敏的護身罡炁，他祇是隨手揮出一掌，白衣人就一連倒退五步。

這是他手下留情，他不想將白衣人一掌擊斃。

殺人並不好玩，他祇是希望由白衣人的口中探出一點甚麼。

譬如：是誰派他來的，敵人還有一些甚麼詭計？

要知道這些消息並不太難，祇要折服了白衣人，就不怕他不原原本本的說它出來。

白衣人的確折服了，適才一掌互拚，此人已經失去再戰的勇氣，因爲他技不如人，內腑受到嚴重的創傷，再鬥下去祇不過是自取其辱。

他的形像更難看了，面目扭曲，咬牙切齒，衣袖及胸衣之上灑着驚心的斑斑血跡。

易敏輕輕的「哼」了一聲，道：「朋友，請恕在下失手，你可以坐下來療傷，我不會傷害你的。」

白衣人兩眼一翻，冷冷的道：「多謝。」

語音甫落，右掌一起，這一掌竟是拍向他自己的前額。

易敏大吃一驚，他來不及阻止，「卡察」一聲脆響，祇見紅白齊飛，此時白衣人的屍體業已栽倒下去。

敵人全部死亡，易敏却發出一聲長嘆，他折服白衣人，却甚麼都沒有得到。

此時兪姐孃已奔到易敏的身前，輕聲相勸道：「別發呆了，相公，就算他不死，他也不會告訴咱們甚麼的。」

易敏道：「可是……好啦，洪祥！」

洪祥道：「弟子在。」

易敏道：「查查白衣人身上有沒有解藥？然後將他埋掉了。」

洪祥道：「是，知道。」

經過洪祥檢查後，白衣人身上除了一些銀兩，其他甚麼都沒有，好在羊羣，郝奔的傷勢不重，祇好待趕到宿處再幫他們以內力迫出寒毒。

當落日含山之際，他們趕到了井坪鎭，此地位於平魯及朔縣之間，是經殺虎口出塞的必經之路，因而市面上頗爲繁榮。

落店之後，易敏來不及歇息及進食，立即與兪姐孃分別爲羊羣及郝奔二人運功療傷，他們功力深厚，不足一個時辰，就已將寒毒逼出體外，再服食兪姐孃的獨門靈藥，有如立竿見影，毒傷霍然而癒。

當晚易敏召集洪雁夫婦，洪祥、蕭蕭及文不點等在客房開了一個臨時會議。

易敏首先提出道：「日間白衣人向咱們攔路找麻煩，各位有沒有發現甚麼？」

洪雁道：「此人的武功怪異，掌帶寒毒，可惜咱們沒有摸清他的來路。」

文不點道：「師父，弟子有一點淺見。」

易敏道：「你說。」

文不點道：「聽白衣人的口吻，好像是他們受命出來專門對付咱們的。」

易敏道：「不錯。」

文不點道：「他似乎知道逃不出師父的掌握，但却不顧生死，祇要能傷到咱們幾個，他就達成任務了，像這樣的人如果多來幾批，豈不十分可怕。」

易敏點點頭道：「你說得對，此後咱們將是步步荊棘，死亡可

能隨時等待咱們。

細娃道：「那不行，咱們總得想個辦法。」

易敏一嘆道：「要除去咱們的是誰？他安排了多少陷阱在等咱們？咱們一點都不明白，這個法子如何想法？」

兪姐孃道：「相公，咱們除了龍門、燕窩宮及華山派，別無仇家，你看是不是他們在搗鬼？」

易敏道：「華山派沒有這個能力，龍門、燕窩宮倒有此可能。」

兪姐孃道：「由白衣人攔截咱們的情形看來，敵人佈下的陷阱都是超乎常情的人，一肩擔日月焦鼎及燕窩宮宮主楊霖兒，祇怕還沒有這能耐。」

易敏道：「不錯，像白衣人這等功力之人，能夠指使他的人必然不多，叫他甘心去送死，那就更少之又少難之又難了，但除了焦鼎及楊霖兒之外，還有誰呢？」

細娃道：「先不管他是誰，祇要他的陷阱罩不住我們，他的狐狸尾巴總會露出來的。」

兪姐孃道：「細娃說得不錯，今後咱們要對付這些可怕的陷阱，必須採取非常的手段。」

易敏問道：「怎樣採取非常的手段？妳說說看。」

兪姐孃道：「單獨對敵由咱們夫婦出手，如是羣毆，由洪大哥率領神槍十二傑應戰，我想這樣會減少一些傷亡。」

易敏點點頭道：「好，就這樣辦。」

細娃道：「那我呢？」

易敏一怔道：「這個……」

細娃祇會一點武功，全是一些花拳繡腿，在高手搏殺之際根本派不上用場，如果遇到緊急情況，她祇是一個負累，像這樣的一個人，易敏一時之間很難作出決定。

兪姐孃微微一笑道：「妳當然跟着我和相公了，如果咱們全需要出手去搏殺的話，妳就跟着洪夫人吧。」

細娃嘟着嘴巴道：「公主就是看不起人，我的武功雖然不濟，還不致倚賴別人的保護。」

兪姐孃「啊」了一聲道：「不錯，我幾乎忘記妳會經習過巫術，好，妳就跟着咱們吧。」

他們決定了今後應敵的原則，然後分別就寢，翌晨出井坪鎮直向朔縣奔去。

兩個時辰之後，經過一截險道，左倚山壁右臨絕壑，中間祇能單騎獨行，稍一不愼，就有翻落絕壑的可能。

此時易敏一馬當先，細娃緊緊的追隨着，兪姐孃一騎殿後，這是個堅强三人小組。

與他們相隔三丈的是洪雁夫婦，神槍十二傑魚貫而行，殿後的是蕭蕭、洪祥，這是另一個戰鬥的組合。

待走至險道的中途，細娃忽然大叫道：「易敏，左面山上有埋伏，咱們快逃。」

左面山壁能夠藏人之處，至少在百丈以上，無論武功如何高明，也不可能覺察得出來。

這就要感謝細娃了，祇有巫門感應之術才能有此能耐。

這發現使得易敏大吃一驚，因爲處境十分不利，他們完全沒有反擊之力。

不過他並沒有逃，健腕一挫，反而將馬匹勒得停了下來。

兪姐孃一怔道：「相公，你想怎麼樣？」

易敏道：「賊人藏身山上，必然會以弩箭或巨石攻擊咱們，但山嶺距離路面不能太高，否則就失了準頭了。」

兪姐孃道：「你是說賊不會在這裏攻擊咱們？」

易敏道：「是的，這兒不祇是山嶺太高，而且路面凹進山壁，是一個頗爲安全的所在。」

細娃道：「安全有甚麼用！咱們不能永遠躲在這裏。」

易敏一笑道：「當然不會，不過咱們可以想想別的方法。」

此時，洪雁夫婦與神槍十二傑已經到達，易敏立即將山上有人埋伏告訴了他們。

洪雁道：「兄弟，我有一個法子。」

易敏道：「洪大哥，請說。」

洪雁道：「咱們兩人或三人爲一組，分批盡快的衝過去。」

兪姐孃道：「不行，如果前面險要之處被堵塞，咱們如何衝得過去？」

易敏說道：「這樣吧，你們暫待在這裏，我去找能攀登之處，摸上山去看看。」

兪姐孃道：「我跟你去。」

易敏道：「爲了不使賊人發現，一個人倒是方便一點。」

兪姐孃道：「我不放心你一個人去，如果必須動手，多一個人也好幫幫你。」

易敏道：「不必擔心，我一個人能夠應付的。」

他將馬匹交給洪祥，跟着彈身而起，貼着山壁向前面急馳，

待奔出三十丈，路面更是狹窄，按當前的形勢估計，此地必須牽着馬匹，小心翼翼的才能可以通行。

再仰頭向山壁一望，高度只有二十丈左右，賊人如果在此地用弩箭及石塊攻擊他們，必然難以倖免。

揭發陰謀　鏟除鬼王

他藏身在一棵矮樹下，所幸沒有被山上的賊人發覺，但由此往上幾乎是寸草皆無，只要動一動，行跡必然暴露。

雖然如此，但這個險地却非冒不可，因爲他一眼望過去，前面全是這樣，甚至連一棵矮樹都找不到了。

於是他吸進一口眞氣，將功力提到了十足，右手握着九星寶劍，左手抓着三粒天羅珠，足下一點山石，身形冲霄而起，直向山頂全力撲去。

待撲上約莫十丈，終於被山上的賊人看到，弩箭、石塊立即向他集中攻擊，來勢兇猛無比。

這些早在意料之中，易敏並不慌亂，他走着「之」字形閃避攻擊，速度之快如雷電交馳。

沒有人能夠傷到他，只不過眨眼之間他已撲上山頭，及擧目一望，禁不住心頭一懍。

山上的賊人已像潮水一般的湧了過來。

在這等情勢下，自是慈悲不得，我不殺人，人就殺我，於是他發出一聲狂笑，揮劍向人叢中衝了進去。

他以神功護體，劍芒伸縮有如長虹經天，只見血雨四濺，肢體橫飛，賊人一排排的仆倒下去。

只是賊人實在太多，而且悍不畏死，他們像一羣失去心智的瘋子，不停的向前衝殺。

易敏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拔起身形，躍到三丈外的一棵樹幹上，左手一抖，三粒天羅珠以品字形向人羣中擲去。

在一陣震天巨响及烟硝四飛之後，他的困境解除了，但是，山頂之上却屍橫遍地，呈現一片慘不忍覩的景象。

「這眞是一場可怕的惡夢，唉……」

易敏撤去護身罡炁，發出一聲嘆息，誰知這一口長氣還沒有嘆完，脅下忽然一痲，他竟然着了別人的道兒。

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絕未想到這棵大樹之上，竟然藏有賊人。

「朋友，好高明的手段……」

「易敏，是我！」

「啊，妳是，齊齊？」

「是的，易敏。」

「妳爲甚麼要制住我的穴道？」

「我太想你啊。」

「想我不該這樣對我，快解開我的穴道。」

「對不起，易敏，我只會點穴不會解穴。」

「這……好吧，找個地方讓我坐下來以便運功衝穴。」

「有一個地方，我帶你去。」

他被齊齊背着，躍下大樹，放步急馳。

「咳，齊齊，不要走得太遠，山下還有我的人。」

「我知道。」

「那就放我下來，齊齊。」

「不……」

蓋齊齊不願放他下來，並以風馳電掣一般的速度飛馳，在馳過幾重山頭之後，她鑽進了一個叢林，這兒有一個十分隱秘的山洞，好像是她的臨時閨房。

裏面有被褥，有食物，有食水，甚至還有簡單的傢具，這不是臨時所能辦到，可見蓋齊齊必有預謀。

她將易敏放了下來，親切的扶着他坐下，然後取來一碗水，道：「渴了吧，先潤潤嗓子。」

易敏的確渴了，接過水就仰着脖子喝下了。

「齊齊，我可以運功衝穴嗎？」

「不行，我要跟你聊聊。」

「好吧，聊甚麼？」

「聊你的妻子……」

「這有甚麼好聊的？」

「怎麼沒有，我認爲你的妻子太多，我不願意。」

「這關你甚麼事？別忘記妳是人家的九夫人。」

「我已經離開了他，不是九夫人了。」

「這不關我事。」

「怎麼不關你事？我原本就是你的妻子。」

「不錯，你原本是我的妻子，但妳已經失節，覆水難收，所以我不能要妳。」

「你不要我？哼，我得不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得到，不信你就試試。」

易敏估不到蓋齊齊會如此不

講理由，心中實在惱怒已極，但人在矮簷之下，誰敢不低頭，若當眞惹火她，吃虧還是自己，於是冷「哼」一聲，說道：「齊齊，妳不是有很多的男人麼？何必還來找我？」

蓋齊齊嘟着嘴道：「我原先以爲那樣很好，後來才知道一點也不好。」

易敏嘆息一聲道：「夷狄之民，不堪敎化，我的心血白費了。」

蓋齊齊道：「我錯了嘛，易敏，原諒我，以後我會聽你的。」

一個拋棄丈夫，跟別人做第九夫人的女人，還可以原諒嗎？更何況她生張熟李，人盡可夫，根本不知道甚麼叫羞恥，這種女人如何能要？

只是易敏不能說出他的心意，還得强忍怒火，勉力週旋，以便爭取時間來衝穴道。

蓋齊齊似乎沒有想到這些，並未對他作任何防範，只是噓寒問暖的照顧他，很像一個賢妻良母。

從午間到日落，易敏已經運功兩次，以他那身超凡的功力，竟然無法衝開穴道。

這是不可能的，除非蓋齊齊另有奇遇，如若當眞是這樣，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了。

蓋齊齊當過某一神秘幫主的第九夫人，她的奇遇必是來自那位神秘幫主，易敏身具數家之長，竟然無力衝開被制的穴道，神秘幫主的功力之高豈不駭人聽聞。

「唉……」

這一聲嘆息，易敏是在無意中發出，但這無意中的一嘆，却引起蓋齊齊的注意。

「怎麼啦，易敏，你那兒不舒服？」

「我全身都不舒服。」

「我跟你搥搥背，好麼？」

「不必，妳只要替我解開被制的穴道就行了。」

「很抱歉，這個忙我幫不上你。」

「妳適才不是說過聽我的？」

「是的，但是我沒有能力使你恢復勁力。」

「爲甚麼？莫非妳只會點穴？」

「不，易敏，就算我替你解穴道也沒有用，因爲你已經喝下一碗毒藥。」

「甚麼？就是適才妳要我喝下的那一碗嗎？」

「原諒我。易敏，因爲我太愛你。」

「愛我？哈哈，愛我却讓我喝毒藥，如果不愛我必然將我五馬分屍了？」

「別生氣，易敏，那碗藥只是使你失去武功，不會有害你的生命的。」

「妳好像受過高人的指點，是誰叫妳這樣對付我的？」

「是神秘幫主，這是他容許我離開他唯一的條件。」

「妳錯了，齊齊，江湖之上人心險惡，神秘幫主不會放過咱們的。」

「不必擔憂，這山洞十分隱秘，除了我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那是妳小看神秘幫主了，如果我猜得不錯，這方圓百里之內，可能已被封死，咱們只要稍露行踪，就會招來可怕的攻擊。」

「啊，易敏，你不要嚇我嘛！」

「妳不相信？」

「這個，也許你說得對，不過，你爲甚麼一定要跟神秘幫主作對呢？他原是很喜歡你的。」

「這話是神秘幫主告訴妳的？」

「是啊，他說你是個可造之才，原是要收服你的，後來你不知好歹，而且對他的威脅越來越大了，就不得不除去你了。」

「這就怪了，我對這個神秘幫派是毫無所知，幾時威脅過他了，哼，他以卑鄙手段將妳奪去，還要陸公佑來暗算我，此人的心地陰險當得是人間少見。」

「你沒有說錯，他陰險狠毒沒有人比得上他，這是我離開他的原因之一，不過你的確威脅着他，這一點你不能否認。」

「哦，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你要毀掉龍門品題，揭發燕窩宮配對，這些都沒有錯吧？」

易敏呆了一呆，忽然臉色一整，道：「原來龍門、燕窩宮都是神秘幫會的部屬，我明白了。」

蓋齊齊道：「所以你鬥他們不過的，聽我的話，易敏，咱們回塞外去吧！」

易敏道：「妳的想法太天眞了，我適才跟妳說過，不要說遠去塞外，連這座山咱們都會走不出去。」

蓋齊齊一驚，忙問道：「那怎麼辦？」

易敏道：「妳給我吃的到底是甚麼毒藥？」

蓋齊齊道：「散功散。」

易敏道：「此話當眞？」

「神秘幫主是這麼說嘛！」齊齊道。

易敏「哼」了一聲道：「散功散可以毀去一個人的功力，但它是逐步進行，我現在如何會一點眞力都提不起來。」

蓋齊齊道：「那當然是制住穴道的主要原因。」

易敏搖搖頭道：「絕對不是，不過妳快解開我穴道，讓我試試。」

蓋齊齊道：「我不敢。」

易敏道：「妳爲甚麼不敢？」

蓋齊齊道：「神秘幫主說，不能解穴道，你雖是失去武功，可以跟普通人一樣再活幾十年，一旦解開穴道，必然毒力攻心，你就活不成了，我不要你死，所以我不敢替你解穴。」

易敏道：「他胡說，我絕不相信。」

蓋齊齊道：「事關生死，易敏，咱們不能不信。」

易敏嘆道：「不要傻，齊齊，不用說像這樣生不如死的景況下我不能忍受，他也絕不會讓我活下去的，咱們祇有冒冒險，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快替我解穴道吧。」

蓋齊齊道：「易敏，你不考慮一下？」

易敏道：「不必。」

蓋齊齊「哼」了一聲道：「好吧，你如果死了，我會陪你死的。」

她神色平靜，這句話說得十分自然，如果易敏當眞毒發身亡，她必然會毫不考慮以死殉情。

這就難以令人理解了，像蓋齊齊這等人盡可夫的女人，她也會爲情而死？

不過心地敦厚的易敏絕對相信，甚至幾乎落下淚來。

「別說喪氣話，齊齊，咱們不會死的。」

「好，現在我就替你解穴吧。」

她連續拍出三掌，易敏的穴道果然被她拍開，然後她睜着一雙水汪汪的妙目，神色緊張的望着易敏。

＊　＊　＊

一絲微弱的燈光，由洞口隙縫中透了進來，天亮了，易敏却還在入定未醒。

在蓋齊齊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難過的夜晚，她整夜都守在易敏身邊，幾乎沒有闔過一下眼皮。

現在她終於捱過了，美麗的嬌臉上也綻出了一片笑意。

因爲易敏已經渡過危機，由死灰色的臉色轉爲紅潤，她自然看得出來。

最後功行完滿，易敏睜開雙眼，兩縷湛然神光向蓋齊齊一瞥道：「多謝妳，齊齊！」

蓋齊齊嫣然一笑道：「咱們之間還用得着客氣嗎，餓了吧，先吃一點東西。」

易敏道：「不，我將劇毒排出體外，必須先洗一個澡，洞中有沒有水？」

蓋齊齊道：「有，請跟我來。」

後洞有一股泉水由石隙中流出，地上經過若千年的衝擊，形成了一個池。

蓋齊齊將易敏引到後洞，指着那個淺池道：「你就在裏面洗吧，我替你找件乾淨衣服去。」

易敏道：「好的。」

池水清澈，甘芳可口，他先喝了幾口，然後躍到裏面先洗濯。

片刻之後，蓋齊齊來了，她抱着幾件衣衫，斜着眼微笑的望着他，嫣然的嬌臉上含着一片動人的春意。

易敏臉色一紅道：「齊齊，把衣服給我。」

她將衣衫拋在地上，三把兩把把自己的衣服也脫得精光，足尖一點，騰身就向易敏的懷抱撲去。

荒山野洞，竟然春色無邊，好在他們原先是夫婦，倒也沒有甚麼。

洗個澡他們再來進食，易敏一面食着乾糧，一面撫着蓋齊齊的那隻無形玉臂道：「齊齊，我有法子使妳這隻手臂看得見，以後妳就不必再作獨臂美人了。」

蓋齊齊道：「當眞麼？是甚麼法子？」

易敏道：「祇要用豆漿一洗，就可以將隱形水洗去，我是無意中發現的。」

蓋齊齊道：「會有這種事，如果用它洗隱形衣呢？是不是也有用？」

易敏道：「當然有用，我那件隱形衣就是用豆漿毀掉了。」

蓋齊齊大喜道：「好得很，這樣咱們就不必怕他了。」

易敏道：「妳在說甚麼？齊齊。」

蓋齊齊說道：「我這件隱形衣被神秘幫主留下，我正在爲這件事發愁，今後咱們祇要帶一些豆漿水在身邊，就不怕他作怪了。」

易敏道：「原來如此，哦，齊齊，妳還沒有告訴我，神秘幫主究竟是誰？」

蓋齊齊道：「不知道。」

易敏道：「齊齊，這是眞的？」

蓋齊齊道：「自然是眞的，這還會騙你？說來祇怕你不會相信，連他的長相怎麼樣我也毫無所知。」

易敏聽得愕然，忙道：「怎麼會呢？妳跟他……」

蓋齊齊道：「每次都戴着人皮面具，沒有人看過他的眞面目，或許……」

易敏道：「或許怎麼樣？」

蓋齊齊道：「或許楊霖兒知道，因爲她是神秘幫主的妻子。」

易敏道：「楊霖兒會是神秘幫主的妻子？這實在太過意外了，據我所知，楊霖兒的丈夫是風雷鬼王。」

蓋齊齊道：「這有甚麼稀奇，楊霖兒難道就不能另嫁一個丈夫？」

易敏道：「是的，風雷鬼王已經死了，她當然可以另嫁，祇不過這件事却愈來愈複雜了。」

蓋齊齊道：「楊霖兒死了丈夫再嫁，這關你甚麼事？」

易敏道：「咱們不談這些，天色已經不早了，咱們走吧！」

蓋齊齊道：「好的。」

他們略作拾奪，立即相偕出洞，蓋齊齊撥開堵住洞口的石塊，第一個鑽出洞外。

她祇不過剛剛立定身形，一柄長刀忽然由草叢中悄悄的伸出，「噗」的一聲扎進她的肚腹之內。

這是她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笑容還停留在嬌臉之上，她已經痛得哀號起來。

跟在她身後出洞的易敏大吃一驚，彈身一躍，匆匆向蓋齊齊倒地之處撲去。

他這彈身一躍，意外的避過一槍一劍的攻擊，危險之處，當眞間不容髮。

此時人影幢幢，由四方八面向洞口迫近，他沒有猜錯，蓋齊齊自認爲極端隱秘的藏身之處，仍未逃過神秘幫主的掌握。

現在他蹈身在重圍之中，祇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究竟有多少敵人他都不知道。

這是一個不可知的危險、危機，隨時他都有身遭慘死的可能，但他已管不了這些，一俯身就將蓋齊齊抱了起來。

「齊齊！齊齊！」

「易敏……好疼……」

「忍住一點，齊齊，我帶妳到城裏找醫生。」

「來不及了，我……好睏……」

的確是來不及了，這一刀刺中要害，那能等到他去找醫生。

這位赤狄姑娘，終於將生命留在這兒，不過她的神色是安詳的，她雖然失去一切，嬌臉上却留着一片滿足的笑意。

易敏哀傷的嘆了一聲，將蓋齊齊的屍體放了下來，同時解下了天羅棍，身形霍地一轉，一棍揮了出去。

敵人像一羣螞蟻已逼近他四週八尺之處，他這轉身一棍，使得恰到好處。

「轟」的一聲巨响，哀嚎驟起，血肉橫飛，首當其衝的三名大漢登時被天羅棍砸得不成人形。

這一棍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但却無法阻止敵人的攻撲。

易敏本性原是敦厚的，除非生死交關他絕對不想殺人。

現在我不殺人，人就殺我，蓋齊齊已經遭了毒手，他祇好收起了慈悲心腸了。

他用神功護體，再以棍劍交鋒，祇向人多之處衝殺，經過幾乎一個時辰的苦戰，除了自己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

山風如泣，草木含悲，這片荒山野嶺已經變做人間地獄了。

易敏不願意看見這等慘烈的景象，但這等景象却是他一手造成的，不過他絕不後悔，因爲他是爲了自衞而被迫殺人。

他抱起蓋齊齊的屍體，將她封閉在山洞之中，再換掉染滿鮮血的衣衫，直向朔縣急馳而去。

當他趕到朔縣城裏，但找遍所有客棧，並沒有發現俞姐嬢一行人的踪跡。

正當他灰心失望之際，一聲親密的呼喚忽然由身後傳來。

「易敏！」

「誰？」

他猛一轉身，祇見兩丈開外立着一位黑衣姑娘，强勁的晚風偶爾掀起她蒙面的黑紗，使易敏覺得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覺。

此時，黑衣姑娘正向他招手，也許是他鄉遇故知吧，他身

不由主的走過去。

黑衣姑娘沒有等他，一轉身逕自向城外奔去。

出城之後黑衣姑娘的脚下加快了，她的輕功頗高，像流水行雲一般，直行馳至一片山區。

易敏以不徐不疾的步伐跟在她身後，在一座破敗的山神廟前，黑衣姑娘終於停了下來。

「姑娘，請教……」

易敏抱拳請教，黑衣姑娘並沒轉過身來，祇是冷冷一哼道：「不敢當，駙馬爺。」

易敏一怔道：「姑娘，妳是……」

黑衣姑娘猛一轉身，一把抓下蒙面紗巾道：「啊，不認識我了，是麼？」

易敏一喜道：「啊，梅花，是妳？妳教我找得好苦呀！」

她果然是梅花，這位十分任性的姑娘，似乎清瘦了許多。

易敏牽着她的玉手，在廟前一塊長石坐了下來，道：「梅花，妳究竟去了那裏，我爲甚麼找不到妳？」

梅花撇撇嘴道：「找我幹甚麼？駙馬爺，我可高攀不上了。」

易敏道：「相信我，梅花，易敏不是無情無義的人，我和俞姐嬢的結合實在是情非得已。」

梅花臉色一整道：「好，我相信你，不過咱們比武配對，人人皆知，今後你怎麼安置我？你說。」

易敏一嘆道：「梅花，我……對不起妳！」

梅花道：「就這麼一句話？」

易敏道：「俞姐嬢是妳娘的師妹，妳想想，我對妳能夠怎麼樣的安置。」

梅花「呼」的一聲跳了起來，面凝寒霜的冷冷道：「易敏，適才你怎麼說的，你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

易敏道：「冷靜一點，梅花，咱們都無力挽回事實，妳說是嗎？」

梅花道：「易敏，你將會後悔的。」

語音一落，梅花彈身而起，直向山下狂奔而去。

易敏瞧着梅花的背影，忽然心頭一動，立即彈身而起，在後面跟踪急追。

因爲梅花曾經以言語威脅，叫他不要後悔，莫非俞姐嬢他們落在梅花手裏。

不管這時猜忖如何，他必須跟着梅花看個究竟。

他比梅花的功力高出很多，跟起來自然毫無困難，祇不過梅花並不是馳返城中，這就叫他大爲詫異了。

莫非俞姐嬢他們沒有來到朔縣？還是被人騙到別處去？

不管怎麼樣，他必須跟着梅花，因爲這是尋找俞姐嬢唯一的綫索。

奔走約莫半個時辰，一片森林擋住去路，梅花剛剛在林緣邊停下脚步，五名彪形大漢忽然由林中奔出。

他們迅速湊在一起，並且交頭接耳的商議着，敢情他們是一夥，梅花竟然還有伏兵。

祇是易敏有點想不明白，梅花的伏兵爲甚麼藏得這麼遠？遠水不能夠救近火，藏在這裡能有甚麼作用？

除非這些伏兵另有目的。

想到此處，他感到心頭一凜，立即長身而起，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這一回他又猜對了，樹林中果然還有大批伏兵，他是擔心俞姐嬢一行被困，嘯聲祇是通知他們，要他們乘機突圍。

他沒有猜錯，一股琅琅嬌音由樹林中的另一邊遙遙傳來。

這表示俞姐嬢他們還是安全的，他不由緩緩吁出了一口長氣。

祇不過當他向那些伏兵一瞥，他那敦厚的臉頰竟然湧起了一片殺機。

敢情這股人來自龍門，鐵衫隊的服色他一望就知，而且他們一手持有火箭，一手抱着諸葛連環弩，火箭可以攻擊藏在樹林或房屋之內的敵人，連環弩則用以截殺逃亡者。

好歹毒的佈置，易敏如非跟來，後果豈不難以想像？

此時，他不敢心懷慈悲了，足尖一點，一掠數丈，同時雙手齊揚，六粒天羅珠以扇形擲出。

在轟轟巨响肢體橫飛之際，他毫不遲疑的再度發出六粒。

這十二粒天羅珠構成一個廣大的火網，龍門部屬整個崩潰了，不必再費甚麼事，他已經獲得全面勝利。

「相公……」

俞姐嬢當先由林中穿出，她身後緊隨着細娃，劫後重逢的感情是脆弱的，如非礙於隨後跟出來的洪雁夫婦，她們幾乎要撲進易敏的懷中去。

易敏分別握着她們的玉手，

迎着洪雁夫婦道：「洪大哥，你們都好吧？」

洪雁道：「我們都很好，兄弟必然遇到了困難了？」

易敏道：「是的，不過收穫也不算小。」

細娃道：「你祇怕累了，咱們到屋裡再聊吧！」

易敏道：「這個好的，哦，妲兒，梅花跟這般人是一夥的，咱們找找，看她是否被天羅珠所傷？」

愈妲孃道：「咱們就是被她騙來的，她說你負了傷，就在林後一家獵戶之中療傷，結果咱們就落入陷阱之中了，他們持有連環弩、火箭，咱們想不出突圍之策。」

易敏道：「妳爲甚麼不用天羅珠？」

愈妲孃道：「用完了嘛，要是我有還會對他們客氣嗎？」

易敏掏出了一把天羅珠交給她道：「咱們的敵人太多，沒有它很難應付，細娃，妳要不要？」

細娃道：「給我兩粒吧！跟你在一起，要多了也用不着。」

他們說話之間已找遍了全場，沒有找到梅花，也沒有看到一個活人。

愈妲孃眉峯一皺，道：「一個活的都沒有，相公，你不覺得奇怪？」

易敏道：「的確奇怪，無論天羅珠威力多大，總該有些負傷的，難道……」

此時，愈妲孃檢查一個死者，此人祇炸掉了一條腿，但却死了，而且嘴角流出黑色的血絲。

愈妲孃長於使毒，這些自然瞞不過她，她查出了原因，臉色却顯得十分難過。

易敏看出她臉色有異，因而詢問她道：「妲兒，妳看出了甚麼來了？」

愈妲孃道：「傷者全是服毒而死，所以咱們無法找到活口。」

易敏錯愕半晌道：「好狠！」

語音一頓，揚聲向洪雁招呼道：「洪大哥，派人在森林四週戒備，咱們到屋裡去聊聊。」

穿過森林約莫二十餘丈，就是一間草房，獵戶姓張，除了夫婦二人，還有一個三歲的兒子。

進入草堂後，細娃立即奔進廚房，捧來一盤饅頭，一碗醬菜，一壺開水，道：「易敏，你餓了吧，就祇有這些將就一點吧。」

易敏道：「很好，能夠填飽肚子就行。」

接着洪雁夫婦也進來了，他們邊吃邊聊。

易敏嘆息道：「現在我總算想通了，攪起滿天風雲的全是那位神秘幫主。」

愈妲孃道：「那位神秘幫主是誰？」

易敏道：「他是楊霖兒的現任丈夫，妳不知道他是誰？」

愈妲孃道：「甚麼？他會是神秘幫主？這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

易敏道：「說了大半天，他究竟是誰？」

愈妲孃道：「這人你應該認識的，他就是龍門門主焦鼎啊！」

易敏愕然道：「會是他？」

愈妲孃道：「楊霖兒時常接待的一個外來男人，我無意中看到過，而他就是一肩擔日月的焦鼎。」

易敏點點頭道：「沒有錯，一定是他。」

洪雁道：「龍門品題，在武林中造成矛盾，在江湖掀殺伐，燕窩宮再以比武配對，用美色控制武林各派，並勾結外族，意圖不軌，此人的陰險惡毒，實在叫人不寒而慄。」

愈妲孃道：「洪大哥說得不錯，龍門、燕窩宮狠狽爲奸，實在叫人害怕，好在咱們已經說服了巴博，不再窺伺中原，他們外援斷絕，野心應該收斂一點了。」

易敏道：「這倒不見得，如若蒙騎進窺中原成功，他們可以封疆裂土。縱然蒙騎不來，他們也想稱霸江湖，咱們是他唯一的障礙，他不會放過咱們的。」

愈妲孃道：「這話倒是不錯，哦，楊霖兒的丈夫是神秘幫主，這話是從那兒聽來的？」

易敏當即將落入蓋齊齊手中以及脫險的經過說出，蓋齊齊曾經是神秘幫主的第九夫人，這話當然可信。

祇不過如若焦鼎是神秘幫主，蓋齊齊又跟楊霖兒頗爲熟悉，愈妲孃是燕窩宮的總管，跟楊霖兒的關係也很深厚，她竟然不知道焦鼎的眞正身份，這豈不令人難以理解。

易敏當然不會懷疑愈妲孃，但不能不提出他的疑問。

「妲兒，蓋齊齊以九夫人的身份來燕窩宮，妳身爲總管，竟不知道她的底細？」

「她是焦鼎介紹來的，楊霖兒祇說她是九夫人，宮主對她十分

放縱，我又何必多管閒事。」

「這就是了。」

「你還有甚麼疑問？」

「還有一點，蓋齊齊的隱形衣衫被神秘幫主强行留下，隱形衣祇有豆漿可以現出原形，所以咱們要準備一些豆漿。」

「豆漿要在市鎮才有，這兒可沒有。」

「去問問屋主，祇要有黃豆石膏就成了。」

「豆漿裡面要放石膏？」

「是的。」

「那不是變做豆腐了？」

「不，祇要不去掉水份，它就不會變做豆腐。」

「那好吧，洪夫人，請妳去向屋主問一問。」

桃花應了一聲，起身奔了出去，片刻之間她回來報告道：「易兄弟，當眞巧得很，屋主喜歡吃豆腐，有磨好的現成豆漿，我已經跟他買了下來。」

易敏道：「太好了，咱們祇要一水壺，多了也是浪費。」

他們談話之間，洪祥忽然匆匆走了進來，道：「稟師父，有大批賊人向咱們這裡迫近。」

易敏一怔道：「來得好快，細娃，妳就在屋頂保護屋主夫婦。洪大哥，咱們去看看。」

他隨手抓起盛着豆漿的水壺，將它掛在腰際，身形一轉，領先向屋外走去。

走出茅屋，迎面遇到負責瞭望的梅稜，易敏問道：「梅稜，來人還有多遠？」

梅稜回答道：「稟師父，約莫兩箭遠近。」

易敏道：「此地不夠廣闊，咱們到樹林外面去。」

在林外他們遇上了敵人，易敏擧目一看，禁不住心頭一震。

他自闖盪江湖以來，曾參與過不少搏殺的陣仗，但像來敵的聲勢如此之衆，眞可說前所未見過的。

當面的敵人分作三隊，左隊是龍門的部屬，由門主焦鼎率領，右隊是燕窩宮的，但沒有看到楊霖兒，由小宮主梅花領隊。

最令人矚目的是中間的一隊。

這一隊的人數最多，沒有一百也不會少於八十。

他們一律黑衣紅帶，懷抱鬼頭大刀，以極爲齊整的隊形緩緩的向前推進。

四方隊形的後面是一頂紅綾軟轎，轎上坐着一位身穿幡龍金袍，頭戴金冠的削瘦老人，轎前走着一對十分可愛清秀的姑娘，她們一個捧着寶劍，一個捧着鋼鞭。

轎側是四個巨無霸形的大漢，每人提一個八角鐵錘，由一條長鍊繫着，形像猙獰，在江湖上是頗爲少見。

當面是敵方的主力，左右兩側還有四明山主雲公秀父子、終南派掌門伍秉權、衡山掌門申錯、五台掌門大德禪師、華山雙老紫虛、紫雲道長，這般人全都帶有部屬，但以華山的人數最多，可能是傾巢而出。

這是不成比例的對比，以十六人對付幾百人，這一仗如何打法？

當今五大門派，包括黑白兩道，再加上一個强大無比的神秘幫，如果說是集天下武林於一地並不爲過。

十六人與天下武林爲敵，這種結果不問可知。

易敏向四週環顧一眼，然後向洪雁夫婦道：「洪大哥，小弟對不起你。」

洪雁哈哈大笑道：「別這麼說，兄弟，人生百歲終須一死，咱們應該灑脫一點，千萬別讓人家笑話。」

易敏精神一振道：「大哥責備得是，不過，咱們並不是絕無生路，小弟想向神秘幫幫主挑戰，擒賊先擒王，祇要除去此人，其餘的就不攻自破了。」

愈妲孃道：「慢點，相公，究竟誰是神秘幫幫主，咱們先要弄個明白。」

易敏道：「我想那位身穿幡龍金袍的人，蓋齊齊祇說神秘幫幫主是楊霖兒的現任丈夫，並沒有說就是焦鼎，我想是咱們猜忖的錯誤。」

愈妲孃道：「這話倒是不錯，哦，相公，你猜楊霖兒爲甚麼沒有來？」

易敏道：「我也正是懷疑，按說她不應不來。」

愈妲孃道：「也許她來了，祇是咱們看不到她。」

易敏「哦」了一聲道：「對，她穿上了隱形衣，咱們要小心一些。」

此時雙方相距約莫五丈，神秘幫的大隊人馬忽然停了下來，方陣中由中間分裂向兩旁一分，現出了那頂紅綾軟轎。

此時轎前捧劍的姑娘揚聲呼道：「幫主宣召易敏答話，那一位

是易少俠，請過來。」宣召易敏答話，好狂妄的口吻。

易敏不願逞口舌之爭，扭頭囑咐洪雁道：「洪大哥，咱們人數太少，除非萬不得已不可分散人力。」

洪雁道：「是，老哥哥記下了。」

易敏道：「姐兒，咱們去會會神秘幫幫主。」

俞姐孃道：「好的。」

他們併肩聯袂緩步前進，在距離敵人方陣兩丈之處才停下脚步。

易敏劍眉一挑，冷冷的道：「是誰找我說話？出來讓我看看。」

「大膽……」

發出這聲叱喝之聲，並不是那位身穿幡龍金袍的幫主，他是正面這座方形大陣的領隊。

此人約莫五十出頭，一臉的繞腮鬍子，手中提着一柄亮晶晶的板斧，活像黑旋風李逵似的。

別看他長相粗魯，在江湖上可是一名著名的煞星，十年前祇要提到飛斧曹翼，人人都會由心底生出一股寒意。

像這麼一個人見人怕的煞星，竟然投入神秘幫門下，這位神秘幫幫主自然不是等閒的人物了。

令人想不到是敵我雙方幾乎沒有人認識他，甚至那些跟着他搖旗吶喊的也不認識他，他們祇是認識焦鼎、曹翼，在武功壓迫之下，不得不跟着他走而已。

這麼一個神秘的人物，易敏自然更感到陌生了。

不過他不管這些，祇要此人就是神秘幫幫主，祇要他是這夥人的頭兒，他就以一身所學跟他拚個你死我活。

適才曹翼說他大膽，他却撇撇嘴道：「我在跟你的主子說話，你居然這麼不懂規矩。」

在人們的記憶中，似乎沒有人敢對曹翼這麼說話，也許有人這麼說過，但那人必然早已離開這個世界了。

果然，易敏語音一落，一片晶芒夾着「颼颼」的勁風呼嘯而來，飛斧曹翼以疾雷撼山之勢，直奔易敏的胸口。

他們雙方相隔兩丈，無論曹翼的功力如何高深，兩丈距離，也會有鞭長莫及的感覺。

他身形躍起，再擲斧取敵，無論飛斧能不能傷到敵人，他必然會跟踪抓到飛斧。

結果飛斧傷到人了，因爲場中揚起一聲慘叫，一條軀體跟着摔倒了下去。

不過摔下去的軀體不是易敏，曹翼遭到了慘報，飛斧反噬回過來劈掉他自己。

沒有人看出這是怎麼回事，但每一張臉頰都現出恐怖之色。

飛斧曹翼名動江湖，竟然在一招之中就陳屍當場，這太可怕了，這位看來——毫不起眼的鄉下人，豈不令人高深莫測。

易敏搓搓手，舉目對神秘幫幫主道：「很抱歉，在下一時收手不及，我看這樣吧，咱們不必多傷無辜，我向閣下挑戰，咱們兩人作一生死搏鬥如何？」

易敏是向神秘幫幫主挑戰，誰知梅花却應了道：「你太狂了，姓易的，咱們幫主是何等身份，豈能跟你這種人交手，至少你先過了本姑娘這一關再說。」

這位姑娘性格偏激，敢愛敢恨，要不她就不會爲了易敏，而公然私奔了。

易敏爲了曾經答應俞姐孃不能跟梅花結合，她因愛成恨，這是人之常情，不過她這回出來挑戰，在神色上似乎有點怪異。

其實這也沒有甚麼，祇是眉頭皺了兩下而已。

不過她這一點點怪異的表情，並未逃過俞姐孃的觀察。

「相公，梅花是好像被迫出來的。」

「哦，好像是沒有人迫她。」

「如果迫她的人咱們看不見呢？」

「啊，隱形衣……」

「是的，我擔心楊霖兒跟在她的身後，待會兒我去迎戰梅花，你仔細注意四週的動靜。」

「好，就這麼辦！」

待梅花到達近丈之處，俞姐孃迎了上去道：「出招吧，我陪妳玩玩。」

俞姐孃是梅花的長輩，但也是她的情敵，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她們自然是捨死忘生的鬥了起來。

易敏表面上是在替俞姐孃掠陣，實際上他却以罡氣護着全身，並運用聽力，全神貫注默默的偵察四週的動靜。

以他這身超凡脫俗的功力，誠然是落絮飛花也逃不過他的觀察，隱形人又能將他怎樣？

果然他聽到了，那是極輕巧的脚步聲，幾乎比落葉重不了多少。

此時，他右手握着天羅棍，左手提着九星寶劍，待來人到達身側五步之處，他忽然以驚雷逐電之勢，一劍揮了過去。

「啊……」

一聲痛極的悲號，接着就是重物倒地一聲，地上淌出一片觸目驚心的血水，祇是看不見半絲人跡。

他「哼」了一聲，迅速取出所帶來的豆漿，向鮮血淌出之處灑去。

奇跡出現了，豆漿所到之處現出了衣衫，也顯出了一具人體。

此時，俞姐孃已將梅花制着，返身走過來道：「相公，讓我來。」

她剝下被毀掉的隱形衣，裏面果然是楊霖兒，這位叱咤風雲的燕窩宮宮主脅下開了一個大洞，眼看活不成了。

毀掉一個主要的敵人是一項收穫，但更大的收穫是在楊霖兒的身上發現了華山派的金龍劍譜。

俞姐孃向劍譜的封面瞥了一眼，立即交給易敏道：「相公，你看看這個……」

易敏「啊」了一聲，說道：「果然是他們做的好事。」語音一頓，隨即向紫虛、紫雲兩道長遙遙一禮道：「前輩，這是貴派的金龍劍譜，貴掌門人究竟被誰殺害，不必晚輩多作解釋了。」

鐵證如山，自然不必浪費口舌，華山門下原是要找易敏報仇的，此時却在紫虛、紫雲雙老率領之下，一起奔了過來。

紫虛道長向易敏一禮道：「施主，貧道慚愧……」

易敏道：「這是別人存心害咱們，前輩無須自責，劍譜前輩收下，待此間之事了結後，咱們再作一次長談吧。」

語音一頓，接着高聲宣佈道：「神秘幫利用龍門品題造成武林動亂，燕窩宮配對企圖控制武林，他更私通外邦，圖謀不軌，各位要是與他交往，貴門派祇怕要陷入於萬劫不復了。」

這是一段義正詞嚴，而又極具煽動性的言詞，由於華山派的金龍劍譜出現，沒有人敢於懷疑。

衡山派掌門人申錯第一個响應，帶着門下弟子走了過來。接着終南派、五台紛紛來歸，使原來人單勢孤的易敏這方面，意外地壯大了起來。

惟一例外的就是四明山，這般黑道人物不願跟易敏合作，但也不敢落個私通外邦圖謀不軌之名，因而引着所屬悄悄的溜走了。

現在敵人只剩下神秘幫了，但敵勢仍然是十分强大，如果羣打羣毆，必然造成重大的傷亡。

因而易敏仍然向神秘幫主挑戰道：「朋友，多行不義必自斃，現在是你的末日到了，如果你願意自裁，易某可以留你一個全屍。」

神秘幫主忽然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你太不自量了，姓易的，天下門派老夫視作土鷄瓦狗。你以爲有了他們就能夠與老夫爲敵？」

易敏冷冷道：「閣下的成就必然很高，但易某並不想仰仗別人，不要說廢話了，請。」

神秘幫主「哼」了一聲，身形忽然由軟轎之上拔起，只見金光一閃，他已距離易敏不足八尺。

好快的身法，此人一身功力果然江湖罕見。

而且他拔空而起之際，抓住兩位姑娘所捧的兵刃，右手握劍，左手執鞭，雙目神光如電，冷冷向易敏注視着。

面對一個這麼神秘莫測的高人，易敏自然是不敢大意，他使用的也是兩件兵刃，右手天羅棍，左手九星寶劍，也是雙目緊緊盯着對方。

他們沒有說話，全場鴉雀無聲，只見夜風呼呼，爲山林帶來一片寒意。

其實帶着寒意的何止山林，立在山坡上的這般武林豪客，脊背上同樣感到涼颼颼的。

這般武林豪客幾乎每一個都不是等閒的人物，他們參加過大仗陣的搏殺，連他們自己也數不清有多少次數。

現在神秘幫主與鄉下人易敏要作生死一搏，這應該是司空見慣，沒有甚麼稀奇。

而且，他們還在對峙，沒有動手，只是鬥場上却瀰漫着一股迫人的氣勢，與一股扣人心弦的殺機，它們看不見摸不着，但却滲入人們的神經，寒風中的樹枝，在那兒不停的戰抖。

一炷香的時間過去了，鬥場上忽然响起了一聲急嘯，接着劍氣激盪，人影交纏，一場武林罕見的搏殺終於展開了。

這的確是一場罕見的搏殺，在場的各派高手沒有一個不是目

瞪口呆。

因爲他們看不出雙方的招式，甚至分不出誰是神秘幫主，誰是易敏，直待一條人影冲霄而起，他們才看得出來了，那是神秘幫主。因爲他身上的蟠龍金袍在月光中泛起耀眼的光輝。

他躍身空際，蒼鷹搏兔揮鞭下擊，但見鋼鞭斷風，有如雷鳴，這一擊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

觀戰者有不少是威震江湖的武林霸主，但這般武林霸主却被這威力絕倫的一招驚得目眩神搖。

他們雖是萬般驚悸，却全部噤若寒蟬，敢於出聲呼叫的只有一個，她是俞姐嬢。

「啊，相公，小心，這是鬼王蓋印。」

「鬼王蓋印！」人們心中在狂喊，一個個嚇得臉無人色。

這也難怪，鬼王蓋印是風雷鬼王的獨門絕學，鬼王門雖然還有傳人，但能將這一招使得如此精純的，除了風雷鬼王再也找不出有這等身手的高人。但風雷鬼王早已逝世，難道他已另有傳人？

人們在驚悸之中，鬥場已經發生了變化。

易敏如遭雷殛一般的倒下去，在他身前一丈之外，散落幾段肢體。

這是最後一搏的悲劇，易敏身負重傷，神秘幫主却落得屍骨不全。

易敏在緊要關頭將天羅棍散開，貫注磨盤神功迎擊鬼王蓋印，他脚下斜踏，旁移數步，九星寶劍連連揮動，森森劍芒，有如長虹經天，神秘幫主無力避讓，因而造成這等慘不忍覩的結局。

俞姐嬢看得心膽俱裂，急忙撲到易敏倒地之處，將他一把抱起，傷心的淚水已然滾滾而下。

「別急……姐兒……我只是被鋼鞭的勁力……掃了一下，只要……」

「不要說了，相公，快運功療傷，我幫你……」

「不，妳先對付焦鼎……」他語音未落，忽然響起兩聲震耳欲聾的爆炸。

這是細娃的傑作，她偷偷地溜了出來，乘人們在心驚膽戰之際，她悄悄的擲出兩粒天羅珠，焦鼎首當其衝自然難免一死，神秘幫幾名重要人物也一起炸得血肉橫飛。

這一下當眞結束了，除了還完整的燕窩宮，神秘幫再也不能與風作浪了。

俞姐嬢總算放了心，她要易敏立即運功療傷，並對跑來的洪祥道：「快替你師父護法，我要到那邊看看。」

洪祥應了一聲，神槍十二傑立即圍成一個圓圈，對易敏作嚴密的保護。

此時，各派首腦人物全過來申致謝意。

俞姐嬢請他們清理神秘幫的遺孽，以免遺禍江湖，然後奔到神秘幫主伏屍之處，經過一番仔細的觀察，竟然發現他戴有人皮面具。

跟在她身後的洪雁道：「弟妹，要不要摘下他的面具？」

俞姐嬢道：「我正想看看，那就麻煩大哥了。」

洪雁摘下死者的面具，俞姐嬢驚叫一聲道：「大師兄，果然是你……」

她的大師兄，自然是風雷鬼王了，這一代魔君，由於心存不軌，妄圖勾結，蒙族倡亂中原，竟然假裝死亡，以另一副面目出現，結果傷在鄉下人手裏，竟至屍骨不全。

最後，她埋了風雷鬼王並廢了梅花、燕窩宮諸女的武功，讓神槍門重振聲威，然後偕同運功醒來的易敏帶着細娃飄然而去。

惟一遺憾的是林雲岫，這位溫柔多情的姑娘，竟然堪破紅塵，遁身空門，以青燈貝葉了此一生。

（全文完）

現代都市爭霸故事

風虎雲龍

麥長庚·文　可飛·圖

雲松林激鬥唐殘虎。

上文提要：龍老闆對雲松林另眼相看，連雲松林都不明白爲何對他如此信任，目前的他已是組織裏權威排第二的人物。某日，龍老闆拿出一張街道詳細地圖，交給他一個艱巨的任務……唐殘虎爲風九爺到沈譚兩家的勢力範圍內找麻煩，「富門賭坊」的保鏢岳淵出面，兩個年輕的老闆沈仕南與胞弟沈仕英也出來阻止唐殘虎鬧事……

唐殘虎淡淡的說道：「兩位如果看不起唐某，唐某亦絕不會勉强，你們可以離開這裡。」

高矮二人臉色又是一變。

高的一人忽然道：「你很好。」

但矮的一人立刻就說道：「可是我們這三位臨陣退縮、賣主求榮的兄弟就很不好了。」

唐殘虎突然整個身子震了一下，他已經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事了。

他立刻衝上前，他想救這三個已經投降的守衛。

可是，他站的距離比較遠了一點，那高矮二人的斧頭，却又劈得比唐殘虎想像之中要快。

手起斧落，血光四濺。

兩顆人頭竟然同時落地。

還有那個最先投降的劉大順，已經嚇得魂不附體，這人向來生性滑頭，但武功却是八人中最差勁的一個。

眼看兩柄利斧又已雙雙夾擊而來，其威勢之猛烈，眞有五雷轟頂、天崩地裂之勢。

劉大順大駭，以爲這一次自己的頭顱也會被利斧劈下了。

但這個時候，唐殘虎的銀魚刺劍已向那高矮二人刺去，用的又是第五式：「連環沉魚殺」。

沒有人能形容唐殘虎這一式劍法的氣勢與速度，就好像天上的流星，永遠不能用筆去描繪其萬分之一的輝煌與燦爛一樣。

當兩柄利斧還祇相差幾寸，便可置劉大順於死地的一刹那間，唐殘虎將兩個極其忠心的沈家守衛斃於劍下。

這兩個人的額前眉心都穿了一個大大的血洞，除了神話之外，沒有任何人會在這種傷勢之下可以不死。

劉大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即使是那兩個躺在地上的沈家守衛，也不相信天下間竟會有如此快絕無倫的劍法。

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

但唐殘虎手中的銀魚刺劍，由劍柄至劍鋒，長度僅僅九寸而已。

劉大順吁了一口氣，向唐殘虎道：「好險，幸虧唐爺你的劍眞快。」

唐殘虎冷冷的望着他，忽然又嘆了口氣，道：「假如我是你的伙伴，我也會用斧頭將你的首級劈下。」

劉大順訕訕一笑，嘴裏却已說不出話來。

唐殘虎用手指將劍尖上的血抹淨，銀魚刺劍又立刻回復了原來燦爛奪目的鋒芒。

劉大順心中一寬。

他既已抹淨了劍鋒上的血，他就一定不會再殺人。

最少，暫時不會再用劍去殺人，否則，他抹乾淨劍上的血豈非變成多餘之舉？

可是，他根本不曉得唐殘虎的心中究竟怎麼想法？

所以，他錯了。

而且錯得可憐，更復錯得可笑。

＊　＊　＊

唐殘虎抹乾淨劍鋒上的血，並非表示不再殺人。

他這樣做法，祇因爲他覺得剛才那兩個寧死不降的沈家守衛，很有種，很有骨氣。

所以，這兩人沾染在劍鋒上的血，都是有種的，有骨氣的血。

但劉大順沒有種，也沒有骨氣。

這種人的血一定很髒，很臭。

唐殘虎並不願意看見這兩個人的血和劉大順的血混在一起，所以先將劍鋒上的血抹掉。

然後他一劍向劉大順的鼻樑上刺去。

劉大順再一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他看見自己兩隻眼睛的下面，插着一柄銀光閃閃的劍。

然後，他又看見這柄銀劍被拔了出來。

最後，他更看見自己的鼻樑處，冒射出一股血箭。

那是一些很髒，很臭的血。

結果，劉大順雖然沒有死在斧下，却還是註定死在銀魚刺劍之下。

沈仕南眼見自己的守衛如何抗敵，如何閃開，也親眼看見他們怎樣一一的死在唐殘虎之劍下。

現在，他已不能不承認，唐殘虎確有踩垮富門賭坊的力量。

好厲害的唐殘虎。

看來，沈氏家族的敗勢已經形成，也許從今以後，姓沈的人已不能夠在這裏立足了。

他開始有點後悔。

他後悔爲甚麼不早一點去找一個人談談，祇有這一個人，能夠阻擋得住風九爺的野心進襲。

這個人當然就是龍老闆。

他越想越是後悔，但他的體力却已越來越是疲弱了。

十六位能征慣戰的打手，作車輪式的體力消耗戰，的確十分要命。

他的胞弟沈仕英雖然奮力重傷了對方三名高手，而自己亦殺了對方一人，餘下來還有十二個，而且每個都不太容易對付。

這兩兄弟的身上已經各有五六道傷痕，其中有二道還深可見骨。

看見了沈氏兄弟的狼狽情況，唐殘虎覺得他倆的名頭太大，功夫却似乎太淺。

難道這兩兄弟竟是浪得虛名？

其實，這倒不是沈氏雙雄不濟，而是風九爺所挑選的十六名合擊高手實在武功極其厲害。加上敵衆我寡的情況之下被車輪戰陣圍攻，自然難免險象環生，身受重傷。

現在，富門賭坊已經被砸得連枱椅都沒有一張完整的，而富門賭坊由上至下每一個人的身體，也沒有一個是完完整整沒被傷害過的。

死的死了。

還能活着的人也已渾身是血，每一秒鐘都有可能被人劈翻倒下。

這就是黑社會裏火併的場面。

這裏的人命也許還及不上一斤豬肉的價值。

他們不理會別人的死活，祇要自己能活着便行了。

常言道得好：「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　＊　＊

風九爺在那間小菜館中，吃着一碗由陸三記親手炮製的蟮糊雙黃。

陸三記是風九爺最信任的心腹手下之一。

別人從外表看來，絕不會懷疑，這個滿嘴黃牙，長相忠厚老實的老頭，竟會是二十多年前，曾經在關外做過響馬大盗元首的紅衣刀王陸旋風。

二十多年前的陸旋風，祇會騎着一匹烈火馬，拿着一口鬼頭大刀到處打家刧舍，視劈殺他人的頭腦爲樂事，那個時候，紅衣刀王這四個字，簡直就比閻王與吸血殭屍更嚇死人。

但忽然間，這個魔王在關外銷聲匿跡了，連他的幾十個隨從馬賊也消失得無影無踪。

這幾十個官府一直嚴加緝捕的大盗，就像一陣風吹掉進了大海似的，再也沒有在關外出現過。

又有誰會知道，陸旋風現在反而變成了一間小菜館的老闆，同時更是風九爺的親信心腹手下呢！

這許多年以來，陸旋風已沒有再殺人，不但沒有殺人，連跟別人吵嘴的記錄也沒有。

一個大盗元凶居然變成一個好好先生，自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究竟是甚麼力量，使這一個人變化得這般大？

風九爺也不知道。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陸三記的眞正來歷，他祇知道他是自己的親戚。

這個人是風九爺的叔父介紹給他認識的，他叔父說過：「陸三記是你的遠房表弟。」

經過三年之後，風九爺覺得這個人忠厚老實，而且對自己更是十分忠心。

他決定重用這個姓陸的表弟。

他深信自己的眼光，絕不會看錯人。

可是他這一次看錯了，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自己的叔父竟然會欺騙自己。

陸三記根本不是他的親戚，也不是他的表弟。

他的叔父欺騙他，祇因爲陸旋風花了五塊半大洋，收買了他的叔父。

結果，陸旋風的計劃初步成功了。

風九爺在十多年前，便用錯了一隻棋子，直到現在，他仍以爲自己這一着棋十分巧妙。

昔年清光緒王錯用袁世凱，結果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光緒王落得一個鬱鬱而終的慘淡下場。

風九爺是否也將會重蹈光緒王覆轍？

＊　＊　＊

富門賭坊，現在已不是賭坊。

不是賭坊是甚麼？

應該說是屠場。

宰人的屠場。

在這裏，你唯一能聽見的聲音，是宰人者的叱喝聲音，和被人宰殺者的慘叫聲。

不是宰掉別人，便是被人宰掉，除此以外，別無其他的選擇。

富門賭坊裏的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挫折。

現在，除了沈氏雙雄尚在奮力斷殺之外，其餘的人都已奄奄一息，能站着的大概僅有四五個。

至於風九爺的部屬，雖然曾一度遭受到對方頡頏抗拒，但傷亡程度却顯然較輕。

唐殘虎對於自己率領作戰的成績，感到頗爲滿意。

他已準備親自動手去解決沈氏兄弟。

祇要沈氏雙雄一死，這場戰爭就立刻完全獲得勝利。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大門之外，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唐殘虎並不怕這個人，但這個人在此時此地出現，却絕不是一個好預兆。

因爲這個人是雲松林。

天下間獨一無二的唐殘虎，在這個充滿血腥氣味的地方，與天下間獨一無二的雲松林相遇。

沒有任何兩個人的碰頭，會比他們現在的碰頭來得更充滿腥風血雨的氣勢。

這好像是空中的巨鷹，忽然遇見另一隻的兇猛的巨鷹一樣，雖然他們都屬同類，但可惜彼此間却並不友善。

唐殘虎並沒有忘記雲松林的一句話：「你曾殺我父親，你我終須有一場生死戰。」

看來，這場生死戰已經逼在眉睫了。

沈仕南在這個時候，正處於極度危險之中，但仍然聽見沈仕英對他道：「龍老闆的援兵到了。」

沈仕南聞言，精神大振。但心中却是莫名其妙。

龍老闆的援兵？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但沈仕英却心中大是慶幸，因爲與龍老闆聯絡結盟，是他獨自決定的事。

這件事情連沈仕南也被蒙在鼓裡。

* * *

雲松林的身後忽然又閃出了一大羣的黑衣大漢。

不多不少，一共是四十個。

龍老闆派遣了四十個打手跟着雲松林殺進富門賭坊，另外還有二十個仍然駐守朱福源的府宅裡面。

這四十個黑衣大漢一進來，立刻就與風九爺的手下混戰在一起。

只有雲松林和唐殘虎二人仍在互相對峙，他們之間的一戰，遲早總難避免，這一戰的結果在戰前誰也不能逆料，究竟是唐殘虎强？還是雲松林勝？

雲松林是否能尅制得住唐殘虎的「沉魚六絕殺」？

唐殘虎突然乾咳的一聲，道：「在出手之前，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雲松林道：「請說。」

唐殘虎道：「在我左胸衣袋裡有一張字條，裏面寫着一件秘密的事，如果你有機會，你一定要看看。」

雲松林道：「機會？甚麼意思？」

唐殘虎道：「現在，你已有很好的機會。」

雲松林終於明白了。

只有殺了唐殘虎，才有機會取看這張紙條。

這一點，其實不成問題。

反正他們馬上就要展開一場決鬥，如果唐殘虎被殺，這個機會便立刻會實現，但假如雲松林陣亡，那麼看與不看，亦無關重要了。

唐殘虎又接道：「聽說你用的是彩雲刀，刀長八寸五分，比我的銀魚刺劍還短。」

雲松林道：「不論刀長刀短，我都有把握殺任何人。」

唐殘虎道：「連我也不例外？」

雲松林默然，他並不想在唐殘虎面前撒謊。

他有把握可以憑彩雲刀殺任何人，但對唐殘虎却的確有點例外，其實，唐殘虎又何獨不是有同樣的心境？

彩雲刀已出。

刀長八寸五分，每一寸的色彩都是絢麗如彩雲。

雲松林雖然殺過不少人，但許多時都並非用這一柄刀，因爲他實在太美麗了，太珍貴，雲松林捨不得用它。

但唐殘虎却似乎知道得很多。

雲松林只有在與高手相搏之際，才會用彩雲刀上陣。

而唐殘虎的銀魚刺劍，也自非凡品，一時之間，刀光劍影，儘是綺麗燦爛，輝煌奪目的景象。

忽然間，唐殘虎一聲沉喝，銀魚刺劍彷如一支寒芒閃爍的飛箭，直向雲松林咽喉射去。

這是「沉魚鎖喉殺」！

名滿山西武林大豪鷹爪四叔岳淵正是在唐殘虎這一招之下被殺的。

不過，當時唐殘虎用的武器只是一隻天九牌而已。

此刻用銀魚刺劍出擊，自然又另具一番威勢。

雲松林暗暗一凜。

因爲唐殘虎的劍實在太快，他連十分之一秒考慮怎麼還手招架的機會也沒有了。幸好雲松林畢竟與普通的人不同。

因爲雲松林根本就完全沒有考慮，應該怎樣還手招架。

面對着唐殘虎這樣的高手，任何考慮都是多餘的，等到你考慮過之後，只怕你已經倒在血泊之中，掉進了死神懷裏。

銀魚刺劍的去勢，無疑是快絕。

但雲松林的彩雲刀，却忽然幻起了千百道美麗如彩雲的花朶，護住了雲松林的咽喉。

唐殘虎眼看只差少許距離可克勝，但雲松林的咽喉就像是遠遠的一棵樹木，可望而不可及。

唐殘虎立刻後退了兩尺，彩雲刀已像一股狂風橫捲了進來。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銀魚刺劍又捲土重來，在彩雲刀聲勢洶洶的狂風裏疾撲冒進。

這是「沉魚六絕殺」最後一式——「鱗鰭翻飛搏浪殺」！

兩大殺手生死鬥

唐殘虎自出道以來，大小戰陣身歷不知凡幾，從來未曾用過這「沉魚六絕殺」的最後這一式。

因爲「沉魚六絕殺」的六式裏，只有最後一式，最具有拚命的氣勢，這一拚命的招式，如果非到最必要時，當然也不必使用。

現在，唐殘虎已到了最必要使用這一式的時候了。

他已決定，將自己與雲松林

的性命，都賭在這一式劍招之下。

如果自己憑這一式取得勝利則生。

反之，則非死不可。

即使自己因這一招劍法而敗，他亦將會死而無憾。

彩雲刀的刀勢，本已盡量發揮了刀鋒上驚人的威力，但唐殘虎的「鱗鰭翻飛搏浪殺」一出招，立刻就將彩雲刀一捲復一捲的刀浪壓了下去。

雲松林忍不住低聲喝采，道：「好劍法！」

他只覺得唐殘虎的劍，忽然間力道沉重得很多，劍鋒雖未刺傷自己，但肌膚竟然已爲之生寒。

他從未見過任何人的兵器可以使用得如此靈活狠辣，刁鑽，威猛的種種特色兼而有之。

到了這個地步，已是決定生死勝負的時候。

雲松林並不怕死，但他決不能讓自己死在唐殘虎的劍下，因爲唐殘虎曾經殺了他的父親。

無論怎麼樣，他一定要使唐殘虎比自己先倒下去。

就在唐殘虎第六式「鱗鰭翻飛搏浪」殺進入最後凌厲攻勢的時候，雲松林突然眼中一亮。

他覺得，唐殘虎這一招，根本無懈可擊。

但他更覺得，這種無懈可擊的招數中，對方其實是冒着一股拚命的冒險精神才能展開種鋪天蓋地，氣懾河山的凌厲的攻勢。

所以，在攻勢最凌厲的時刻，其實就是唐殘虎最冒險的時候，所以，這一招雖然無懈可擊，但如果有人用更凌厲的攻勢反向攻勢最凌厲的地方，說不定會產生一個意料不到的結果。

問題是，有沒有人能使出一種比唐殘虎更凌厲的攻勢？而這個人又是否會比唐殘虎更有拚命的冒險精神？

連雲松林自己都不能保證自己是否能夠辦得到這兩點。

但姑勿論能與不能，總得試一試。

否則，他今生今世，都休想能再有機會擊敗唐殘虎。

* * *

雲松林手中的彩雲刀忽然再度嘯聲如雷，疾如狂風。

不但刀在發威，連雲松林的聲音也倏忽地吼若雄獅。

「殺！殺！殺！殺！殺！殺！殺！」

七聲巨吼，七個「殺」。

在此同時，雲松林連續揮出了七刀。

這七刀，每一刀都向唐殘虎最凌厲，最能制自己於死地的攻擊中反擊。

這是以强制强，以拚命制拚命的打法。

如果雲松林反擊之勢稍弱半分，他這樣打法無異就是送死，因爲雲松林每衝到之處，正是唐殘虎劍勢最能置他於死地的地方。

任何一個人都不敢這樣冒險，因爲這種冒險的結果，幾乎是非死不可的。

然而，雲松林敢，爲了要殺唐殘虎，冒甚麼險他都敢。

結果，他反擊唐殘虎，一共連續揮出了七刀。

每當他揮出了一刀，唐殘虎就微笑了一下。

直到七刀揮完畢後，唐殘虎仍是微笑。

但這個時候，他已變成了一個血人。

一個連續被砍了七刀，又豈能不滿身都是鮮血的？

「好……刀法。」然後，唐殘虎就倒了下去。

* * *

「在我衣袋的裡面，有一張字條，裏面寫着一件很秘密的事，如果你有機會，你就一定要看看。」

這是唐殘虎在不久前說過的話。

現在機會眞的降臨了。

但雲松林却深切的瞭解，他本來不該有這機會的。

因爲他連續反擊七刀的時候，唐殘虎有三個機會可以對雲松林拚一個同歸於盡。

但唐殘虎沒有這樣做。

既然自己必死，又何必一定要別人陪着。

能夠有這種寬大的胸襟的人，世上祇怕有如鳳毛麟角，但唐殘虎正好就是其中之一。

倘若唐殘虎在連續七刀之際，抱着同歸於盡的話，現在雲松林也得和他一樣，倒斃在血泊之內。

所以，這場決戰根本上祇是平局。

但唐殘虎死了，雲松林仍然活着。

這究竟是敵人的仁慈，還是命運的驅使？

* * *

在唐殘虎左胸衣袋裏，果然有一張紙條，上面密密麻麻地寫着一段文字：

「松林兄，如果你能看得到這封信的話，相信我已被閻王召去了，人生本就是一場夢，好夢也是夢，惡夢也是夢，但一旦夢醒，却已是眼睛永遠不能睜開的時候，這對於花花世界又是何等的一個諷刺。

「現在我告訴你一件秘密，你從來不知道的秘密，你並不是雲獨行的兒子，雲獨行祇不過是在龍老闆的命令下收養你的，認你爲子。你的母親，乃是龍老闆的原配夫人柳氏，因妒被人刺殺身亡。柳氏之父，是本省軍區大元帥的總參謀長，權勢極大，連龍老闆都不敢稍吭一口氣。至於我爲甚麼要殺雲獨行，理由很簡單，因爲我們本來就分別隸屬於兩個死對敵的組織裏，也是各爲其主，我若不殺他，他遲早便殺我，各爲其主又能怨誰啊。」

一封沒下款的信。

一封令雲松林不敢相信，却又不能不相信的信。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唐殘虎實在沒有理由撒謊欺騙他。

同時，從這件事也打開了龍老闆爲甚麼如此看重自己的秘密。

因爲他們的眞正關係並非祇是老闆與手下，同時更是父親與兒子！

* * *

風九爺在小菜館裏接到了唐殘虎被殺的消息。

祇有他自己才知道，這個打擊是何等的沉重，這比起一個視財如命的守財奴忽然間被人搶去了一座金山還更要命。

但他的臉上却不動半點聲色，他祇是長嘆道：「唐大少爺的劍法很好，死了實在可惜。」

接着，他命令全部手下馬上撤退，退得越遠越好。

當然，在他的身邊仍有許多手下護衛着。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風九爺忽然覺得不舒服。

他覺得頭痛，肚子痛，混身都痛。

他的臉色已由原本的紅紅潤潤變成了又青又藍，汗珠一行一行地滾滾而下。

但忽然用盡氣力，大聲道：「陸雪鴻，你的蟮糊雙黃裏有毒。」

陸雪鴻就是陸三記，也就是

風九爺最親信的心腹之一，但風九爺却不知道，這人原本就是大盜紅衣刀王陸旋風。

陸旋風冷冷道：「風九爺請放心，蟮糊雙黃裏雖然有毒，但解毒藥還有一包，祇要你一服下，立刻就沒有事了。」

風九爺道：「這毒藥果然是你放的？」

陸旋風道：「不錯。」

風九爺道：「這碗東西煮好了之後，你曾在我面前親口吃了不少，你當然也已中毒。」

陸旋風道：「那一小半絕對毒不死我，因爲我早已服下了解藥。」

風九爺「嘿嘿」的苦笑，突然喝道：「大家上前，立刻將這個叛徒拿下。」

他現在雖然身中奇毒，但他的命令還是和平時一樣有效的。

最少有十個彪形大漢一起向陸旋風撲去，十個彪形大漢去對付一個滿嘴黃牙的老頭，連風九爺都覺得太多了！

但這十個大漢，却竟沒有將老頭抓住，因爲老頭手上已不知從哪裏抓着了一柄刀。

這一柄刀並不是小菜館裏切菜的菜刀，而是殺氣騰騰，重量最少超過十六斤重的鬼頭大刀。

一看這柄鬼頭大刀，風九爺知道這十個大漢必會大大的遭殃。

因爲他已經知道陸雪鴻的眞正身份，就是二十多年前比閻王與吸血魔王殭屍還更嚇死人的紅衣刀王陸旋風。

二十多年後的陸旋風，雖然蒼老了不少，但他手中一柄鬼頭大刀的威力却是比二十多年前有增無減。

刀鋒一掠，血光四濺，立刻已經倒下了四個最兇惡、最先湧入的大漢。

其餘的幾個見狀，不由都吃了一驚，連忙紛紛拔出腰間的武器。

但他們的武器才亮出手，立刻就被數十枚强弩箭穿胸而死，血流倒地。

風九爺與他的其餘手下，都不禁臉色大變了起來。

弩箭究竟從何而來？

莫非又是龍老闆？

* * *

小菜館有兩個門口，一個是正門，另一個是後門。

弩箭是從後門方向射進的。

但在這個時候，一個陰冷冷的嗓子却從正門處響了起來：「風守濮，譚某人在此恭候多時了。」

風九爺此刻又是臉色再變。

祇見正門之處，一個年約五十的黑袍人緩步的走進來。

這人就是沈、譚兩姓家族的頂尖大人物之一，也是譚氏家族裏權威極大的黑衣長老——譚鄲。

風九爺現在總算已經知道，自己射了一輩的雁，到頭來却還是要被雁啄了眼珠。

他早就打算一擧將譚、沈兩姓家族的勢力完全消滅，但他想不到他的盟友譚鄲的手段也同樣毒辣。

如果單憑譚鄲的力量，也許還太單薄了一點，但現在譚鄲的背後最少有兩個可怕的人在支持他。

其一，是昔年威震關外的紅衣刀王陸旋風。

其二，是風九爺的死對頭——龍老闆。

風九爺以爲譚鄲站在自己一邊，即使將來再爲利害衝突，但目前總該會齊心合力，先對付了龍老闆再說。

但他根本很難想像得到，原來龍老闆早就與譚鄲聯絡上。

同時，有一點秘密，是風九爺更猜想不到的。

原來沈、譚兩家根本就沒有分裂，這兩姓家族依然團結如昔。

甚至沈寒衣(即譚潛志)之殺其他伙伴與「自殺」，也並非兩姓不和，而是沈寒衣設計的一幕好戲。

目的祇有一個，就是要使風九爺相信沈、譚兩家族不和，從而使之逐步跌入這個陷阱。

所以，即使像雲松林與唐殘虎如此精明的人，也被沈寒衣的把戲瞞過。

事實上，七金剛依然活着，祇有沈大頭企圖突襲事敗，反被唐殘虎刺斃而已。

如果當時，雲松林與唐殘虎能仔細檢驗一下那些屍體的話，這幕把戲就會立刻被揭穿了，可是，他們却忽略了一點。

這些事情，龍老闆當然老早就知道，因爲他正是這計劃的總策劃人。

直到現在，風九爺大概已知道山窮水盡，英雄末路了。

即使他現在再年輕三十年，脅下插上一對翅膀也絕對逃不出這個天羅地網。

這間小菜館，正是風九爺葬身之地。

黃粱美夢一場空

陸旋風冷酷而凶暴的目光狠狠的盯着風九爺，他要親眼看見這個人死。

死在一種穿腸潰心的毒藥之下。

二十多年前，陸旋風和他的幾十個馬賊，爲甚麼忽然間無影無踪銷聲匿跡？

這件事，一直是沒有人知道的謎。

不過，陸旋風本身當然知道其中原因。

同時，風九爺也知道。

因爲陸旋風的幾十個手下，就是風九爺暗中在一家客棧中，以毒藥混在酒菜中，全部毒死的。

當時，風九爺已經開始擁有一股不錯的實力，他有一個最大的目標，就是黑吃黑，向陸旋風這一羣響馬大盜下手。

然而，風九爺的毒藥却沒有毒死陸旋風。

因爲，陸旋風當時根本沒有在客棧中。

不在客棧，在哪裏？原來他在妓院中。事後，陸旋風不做馬賊，他要找出兇手，爲那些被毒藥暗算害死的手足報仇。

十幾年之後，他終於查出了整件事的主謀就是這個城市裏的大人物，風九爺。

可是，風九爺的勢力實在太大，陸旋風就算肯冒險去行刺他，機會也是實在微乎其微，結果，他首先去會一會風九爺的死對頭——龍老闆。

龍老闆考慮了半天，終於安排了一條計策。

他要陸旋風混進風九爺的組織裏，然後再等候機會殺他。

陸旋風爲了要報仇，一切都不在乎。

直到今日，機會終於來了，風九爺吃了一碗有毒的蟮糊雙黃。

陸旋風曾經發誓，絕不用刀去報仇，因爲一刀砍死風九爺，實在令他死得太過痛快。

你怎麼樣毒死我的兄弟，我便怎麼毒死你。

夜已深，凌晨一點零八分。

龍老闆出現了。

出現在這間小菜館裏。

風九爺的臉，現在已開始浮腫、潰爛，臉色就好像一塊腐臭了的豬肉。

但他仍然看得見龍老闆已到了這裏。

「我們終於相會了。」

龍老闆嘆着氣道：「祇可惜今晚你的臉色太差了，好像中了毒似的。」

風九爺還居然笑得出：「哈，你的眼力眞不錯，我的確中了毒，不過這毒還不太厲害……咳，咳……」

說到這裡，風九爺咳出了一大灘血。

不是紅色的血，這血竟是黑色的。

龍老闆又搖頭嘆息道：「看，連血都是黑色的，怎麼還不毒得厲害？」

風九爺又再哼了兩下，厲聲笑着說道：「這毒就算再毒十萬倍，又豈及得龍兄十份之一啊……」

龍老闆沒有反駁。

因爲這兩句話，就是風九爺最後所說的兩句話。

這位一代梟雄，就此倒斃在一灘黑血之上，從今以後，這裡再也沒有風九爺這一號的人物了。

龍老闆忽然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他終於親眼看到自己的眼中釘被拔了出來，這種痛的感覺，實在是難以形容。

但他的兒子，却感到事情似乎太順利了，順利得簡直令人可怕。

現在，龍老闆已經正式當衆宣佈承認，雲松林並不姓雲，他姓龍，呼龍松林才對，而且更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龍松林有個預感：風九爺雖然已經被殺，但他一定有一着毒辣的手段去對付龍老闆。

這種人生前令人感到可怕，死後仍然同樣令人感到可怕。

但龍松林却不知道，風九爺還有甚麼辦法，可以死後仍能對付自己的父親。

也許只不過是神經過敏吧。

* * *

自此之後，風九爺的一切基業、地盤，都落到龍老闆手上。

龍老闆雖然併吞了風九爺的一切，但對於城裏的東北方一十六條街道，却絕不沾手。

他向沈、譚兩姓人保證，他今生今世都絕不會起野心侵佔盟友的地盤。

沈、譚兩姓家族，就是龍老闆的盟友。

如果沒有沈、譚兩姓家族從中幫助，龍老闆想消滅風九爺，恐怕一百年內都難有機會。

龍老闆的野心雖大，但他總算有一個好處，就是永遠都能夠知己知彼。

沈、譚兩姓家族的力量，其實並不弱小。

如果自己併吞風九爺之後，再妄圖向東北方打主意的話，這個險實在冒得太大了。

最少，目前龍老闆不想再冒險，他覺得現在自己已到了享晚年福的時候了，然而，這種感覺是風九爺在世時從未有的。

莫非風九爺之死，令到他對於生命又有另外的一種觀感。

——風九爺，叱咤風雲，享盡多少榮華富貴。

但到頭來，仍是一堆黃土就埋葬了一切，這就是「冒險」兩個字殺了他。

龍老闆又想起自己的一生，謀算別人無數，他的敵人一個一個的倒在他的手裏。

但是，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被敵人謀算倒下，那又如何？

直到現在龍老闆才突然發覺，自己已經老了，不但人老了，精神和野心也同樣老了，雖然他的謀略仍在，但却已欠缺昔日的騰騰殺氣。

一連幾個晚上，龍老闆在朱福源的家中，和朱福源下棋。

朱福源雖然是個大商賈，但對於下棋這一門學問，倒是大有心得，其中尤以圍棋更是個中拿手。

但這幾天以來，朱福源都是敗多勝少，而且着手之際，出現了不少不應該出現的錯着。

這是朱福源的棋藝退步，還是心不在焉？

* * *

直到第五個晚上。

龍老闆仍然在朱福源的書房中下棋。

這個晚上，朱福源的棋忽然下得很好，連盤妙着，直取三局勝利。

龍老闆噴了一口濃濃的雪茄：「你今天心情好多了，我保證不論再弈多少局，你都會贏。」

朱福源突然大笑：「龍老闆，你覺得我今天的心情眞的很好嗎？」

龍老闆沒有再說話。

朱福源又道：「因爲今晚將會是我畢生最後一次弈棋，所以我要贏不要輸。」

龍老闆仍然沒有說話。

朱福源呷了一口茶，然後把茶杯放在桌上道：「這是一杯毒藥，我已喝了三杯，但我連一杯都沒有給你。」

龍老闆重重的喘了一口氣，臉上掠過一絲悲哀的顏色：「我早知道你有滿腹心事，但想不到竟然要用自殺來解決！」

朱福源的眼睛已開始微微向外突出，而臉孔却掩蓋着一股黑藍之氣，他又再將杯裏的毒茶喝盡道：「龍老闆，因爲我如不自殺，就得殺你。」

龍老闆望了望桌上空杯子：「早就有人向我告密，說你可能會殺我。」

朱福源的身子一震。

龍老闆却悠然如在談風說月，緩緩的道：「可是，我不相信，你會向我下毒手，無論你的處境怎樣，無論你有多大的苦衷，我深信你不會這樣忘恩負義。」

龍老闆的話，一點不錯。

朱福源的確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甚至恩將仇報的一類人。

常言道：得一知己，死無憾矣。

龍老闆雖然並非甚麼正人君子，但却是朱福源的知己，畢生唯一的知己。

朱福源的雙眼中流露出感激的目光。

因爲龍老闆對他信任，這種信任對朱福源本身而言，是一種無價的榮耀。

龍老闆生平殺人無數，一向對別人的性命並不怎麼重視，但現在面對着已經服下毒藥的朱福源却心中大是不忍。

「你服下的是甚麼毒，能否有救？」

「我從未聽人說過，百蛇粉這毒有藥可救。」朱福源苦笑道：「一個人既然到了非死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又何必還要活着呢？」

聽到了「百蛇粉」三個字之後，龍老闆只能空嘆有心無力，這種毒藥即使是神仙降世，只怕亦是束手無策，徒呼奈何。

「在你嚥氣之前，請告訴我，你爲甚麼要自殺？」

朱福源的臉忽然抽搐了一下，頰上黑氣已越來越濃了。

「龍老闆，我唯一的女兒在范少機手中。」

說完之後，朱福源雙手揑着

喉嚨，痛苦得要跪在地上。

龍老闆立刻走出書房，大聲道：「傳松林進來。」

半晌後，龍松林已到。

龍老闆向朱福源一指，道：「別讓他再痛苦下去。」

龍松林一呆。

龍老闆忽然將聲音壓得很低，道：「他服了百蛇粉，已無藥可救的毒。」

龍松林又是一呆，他明白了父親的意思。

突然，彩雲一閃，刀快如閃電，直向朱福源的左胸心臟地帶射去。

朱福源沙啞的嗓子，低聲喝采道：「來得好……好刀……法。」

然後，朱福源就在百蛇粉毒未曾完全發作之前，溘然長逝。

現在龍老闆的面孔似乎比死了的朱福源還難看。

他盯着自己的兒子，冷冷道：「你聽過范少機這個人的名字沒有？」

龍松林只覺得身子微微一震。

范少機這個人的名字，他自然聽說過，而且不止一次、兩次，而是無數次。

這個人的名字，也許沒有唐殘虎的名字響亮，但龍松林知道，這個人實在比唐殘虎還要可怕千萬倍。

因爲范少機是個武功極高，而且像個瘋子般嗜殺的冷血狂徒。

這個人有一種本領，就是來無影，去無踪，而且容顏千變萬化，究竟這個人的廬山眞面目怎麼樣？從來沒有人見過。

龍老闆道：「朱福源的百蛇粉是范少機最拿手使用的毒粉，這些百蛇粉原本是要用來毒殺我的，但朱福源無意殺我而作恩將仇報的事。」

龍松林道：「朱福源是被范少機要脅過？」

龍老闆道：「不錯，范少機將朱福源的女兒劫持在手中，要脅朱福源下毒暗殺我。」

龍松林道：「范少機爲甚麼要對你下毒手？」

龍老闆道：「因爲范少機就是風守濮整個組織的靈魂。」

龍松林道：「組織裡的靈魂？」

龍老闆道：「不錯，如果沒有風守濮，范少機現在還是一個窮鄉僻壤的窮小子，但如果沒有范少機，風守濮可能早已死了幾十次了。」

龍松林莫名其妙。

龍老闆再道：「風守濮之所以能夠一直穩如泰山，唐殘虎固然功不可沒，但實際上范少機所做的事遠比唐殘虎爲多，不時想向風守濮打主意的人都被范少機暗中解決了，他所殺過的人實在數之不盡。」

龍老闆頓了一頓，忽然喟嘆道：「現在范少機要殺的人就是我和你，可是他爲甚麼不親自出馬，而要利用朱福源向我暗中下手？」

龍松林道：「可能范少機這一個人根本就是在我們組織裡，一直深藏不露的臥底。」

龍老闆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范少機來去神出鬼沒，他的廬山眞面目誰也未曾見過，那麼究竟誰就是范少機？」

這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關鍵，如果不能夠徹底淸除風九爺的黨羽，雖然頭頭死了，但龍氏父子就永無高枕無憂之日。

何況這人是范少機？

龍老闆在未殺風九爺之前，早就想先除了范少機，可是范少機這一個人，就像霧中的霧，風中的風一樣，祇有名字，不見眞人。

龍老闆甚至有時候大膽假設，天下間根本沒有范少機其人。

可是范少機的確存在，而且現在正開始了復仇的行動。

龍老闆望着朱福源的屍體，突然大聲對龍松林說道：「如果你不能替他報仇，你就不配是我的兒子。」

＊　＊　＊

范少機在哪裡？龍松林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

但龍松林却有一條線索，可能會找到范少機。

因爲他知道范少機有一個最大的本領，就是捉蛇與養蛇。

否則，范少機的百蛇粉也不會炮製得如此厲害了。

常言道：「物以類聚」，喜歡捉蛇的人，一定會與許多捉蛇爲業的人很熟絡。

這一點，雖然祇是一個推理，未必會完全準確，但最低限度是一條線索，可以追查范少機的下落。

所以，他去找一個以捉蛇爲業的老人——「蛇霸」老吉。

老吉的年紀六十多歲了，手脚大不如昔日的輕靈，但他捉蛇的本領在這個省之內仍是屈指可數的專家。

「范少機？」老吉一聽到龍松林提到了「范少機」這三個字，臉上便露出茫然之色：「這名字很美麗，很好聽，可是范少機究竟是誰？」

龍松林說道：「這個正是我要問你的事。」

老吉搖搖頭：「先生，你找錯對象了，我不認識甚麼范少機，更不知道這是個甚麼樣的人。」

龍松林忽然說道：「聽說你近年來的身子不大好？」

老吉嘆着氣，慢慢地捲起一口烟，道：「年紀老啦，說甚麼也比不上十年前般中用，自從去年春季後，我已沒有再去捉過一條蛇。」

龍松林點點頭道：「所以你近年來索性退休，享享晚年福。」

老吉笑了一笑，道：「倒談不上享福，且看這裡四壁蕭條，能有兩口糙米糊口，都全得靠侄兒不時的周濟。」

龍松林點點頭，從袋裡摸出一塊長長的金條。

黃澄澄、純正足金五十兩的黃金條。

老吉幾乎連捲好的紙烟也掉落地上，兩隻眼珠直盯着這五十兩金條。

在老吉而言，這五十兩黃金無異是一筆令人驚心動魄的財富。

龍松林從老吉手中，取了一張捲烟紙，一面捲烟絲，一面道：「這些不成意思的禮物，是家父吩咐在下送給你老人家的，但其中却有一個條件。」

老吉嚥了一口唾涎，口中却說不出話。

龍松林輕輕一笑，道：「范少機在哪裡？」

老吉猶疑了片刻終於道：「城郊西北六里外，有一座千玄古寺，范少機就在寺內。」

無論別人怎樣聰明，總不會猜到，范少機藏身之所竟然在一座和尙寺內。

難怪以龍老闆眼綫如此廣的人，都查不出范少機在哪裏。

同時，有一點更是任何人都猜不到的，范少機在這座古寺之內，竟然是一個得道的高僧，法名叫做智空。

智空禪師就是風九爺最後的一張皇牌——范少機。

在富門賭坊之役，范少機沒有被風九爺召集去參與這一場決戰，並非因於風九爺的忽略，而是他一向太重視這一張皇牌，他還要留下這一張賭本，以備最不測時之需。

當然，風九爺並沒有料到，這一場的決戰竟是他畢生最後的一次豪賭。

其實，人生就是賭博。

彩雲刀長埋地下

當一個人還未出生的時候，其父母已經開始以賭博的心情，去等待嬰兒出生後的性別，究竟是男還是女兒。

大多數的人，都渴望能夠「一索得男」，如果生下來的是個女的，就算輸了，有些人把贏輸看得很輕，但有些人把贏輸看得很重，甚至比自己性命還重要。

然而，人既有常賭的機會，也自然就常有輸的時刻，所以，在人生賭博過程中，不論或贏或輸，最聰明的處理方法，就是淡然置諸一笑。

可是，能有如此胸襟的人，世間又有多少？

千玄古寺，在城郊西北六里之外。

這座古寺，據說是宋朝末年，一位大財主花了十萬兩銀子建成的。一個塵俗富豪，竟願斥巨資建造僧寺，也可謂難得。

可是，這一位大財主却並不因此而得善終，他在五十八歲那年，就在這座古寺門外的一棵樹下吊頸自殺。

他有一封遺書，說出他自殺的原因。

他在遺書中表示，他自從二十歲以來，一直謀財害命，所以後來雖成一巨富，良心却一直沒有半天的安樂。

乃至五十五歲那年，這位大財主終於深感痛悔，於是將絕大部份財產用來建造翻新這一座千玄古寺。

在此之前，原本已有一座千玄寺，可是日久失修，幾成廢寺，寺中僧侶僅餘十一名，及至經過重新建造之後，寺中香火大盛，僧人亦逐漸增加，成爲一座著名的佛寺。

然而，這位大財主的良心仍依然不能平息，每夜寢中，總見冤魂索命不息，惡鬼纏身，終於，他自殺在寺門前，以求大解脫。

他雖然贏得一生富貴，却輸

了一顆良心。

像他這樣畢竟還有良知。直到數百年後的現在，這裡也有些大財主，例如已經死去了的風九爺，以及已經控制了大局的龍老闆。

他們會有最後的良知嗎？

＊ ＊ ＊

晨曦，霧裡。

就在這座千玄古寺半里外的一塊草坪上，龍松林終於找到了智空禪師。

智空禪師一點也不老，很年輕。

因爲他除了身披袈裟，剃光頭之外，根本就不是一個眞正的和尚，更談不上稱甚麼禪師。

他眞正的身份，是毒王殺手范少機。

范少機似乎對於龍松林的出現並沒感到詫異。

「你就是智空禪師？」龍松林問道。

范少機點點頭。

龍松林又道：「智空禪師也就是范少機？」

范少機也同樣點頭。

龍松林望了范少機一眼，祇覺得他這個人冷酷無比，連點頭這小動作也充滿冷酷之意。

龍松林道：「朱福源的女兒在哪裏？」

范少機指一指地面道：「她就在我的脚下。」

龍松林祇覺得手心一陣淌汗。

因爲他已看見了范少機站立之處，土壤鬆浮，顯然曾經被挖掘過，然後再重新塡上土。

范少機冷酷的聲音，緩緩的響了起來：「你如來早一步，也許還可以看見她那直挺挺的屍體，想不到她活着時美麗，死了之後仍然同樣迷人。」

龍松林也是個冷酷無情之人。

但現在他發現，范少機比自己更冷酷無情了千萬倍。

冷酷的氣息，祇有冷酷的人才能感到更清楚，龍松林向來都是相信一句話：「殺人者越冷酷越好。」

因爲這種人幾乎已沒有任何感情，而「感情」二字，却往往是下手殺人時的絆脚石。

龍松林盡量壓抑情緒，他需要極度的冷靜來對付范少機。

「你爲甚麼要殺一個弱質的女孩子？」

「因爲我喜歡。」

像范少機這種人，殺人根本就像和尚誦經唸佛一樣的平凡。

「我喜歡」三個字，已足夠讓他去殺任何一個人。

龍松林聽了范少機這種解釋後，竟似將這個解釋接受下來。

但他的彩雲刀，却在這個時候突然出手。

好漂亮的彩雲，好快好狠好辣的刀，范少機能抵擋得住嗎？

答案是：不能。

＊ ＊ ＊

彩雲刀已將范少機的頸刺穿了一個血洞。

又沉、又紅的一個血洞。

范少機並沒有慘叫，連悶哼一聲都沒有。

他明知龍松林的彩雲刀刺向自己，他更明白知道這一刀的威勢，沒有辦法可以抵擋得住。

所以，他索性不加抵擋，任由龍松林這一刀刺在頸上。

但龍松林並沒有佔到任何便宜。

因爲他同樣的被范少機暗算了一下。

「砰」！「砰」！

范少機竟然有火槍在身上。

他拚着吃致命的一刀，使龍松林難以置信。

同時，就在龍松林得手的一刹那間，范少機扳動了火槍，連開兩槍。

第一槍，不中，但第二槍却中了，子彈射中了龍松林的腹部。

龍松林彎着腰，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他看見有人向他招手，但那人並非「人」，是死神，死神在向他招手。

＊ ＊ ＊

龍老闆活了一大把年歲從不哭。

現在，他哭了。

龍松林沒有死。

死的是范少機。

龍松林在緊急搶救之下，在醫院裡撿回一條人命。

但龍松林從今後起，已不能再生育，不能再生孩子。

這對於龍松林而言，自是個極沉重的打擊。

因爲龍門從此絕後了。

爲了這件事，龍老闆大哭。

雖然，他擁有許多一切的財勢，但這件憾事，却已無法彌補。

龍門眞的從此絕後了。

＊ ＊ ＊

不，龍門有後。

龍松林的唯一血脈，已經在一個人的肚子裡。

沈眞眞，沒有人知道，沈眞眞已經懷孕了。

在她的肚子裡有一個小生命，這個小小生命的父親就是龍松林。

然而，紙不能包住火，沈眞眞有了龍松林孩子的事終於傳了出來。

最後，傳到了龍老闆的耳中。

龍老闆立刻吩咐手下，無論用甚麼方法，都要將沈眞眞請回來。

結果，沈眞眞在一間茶室裡會見龍老闆。

龍老闆開門見山的說道：「妳已經懷孕了？」

沈眞眞點點頭。

龍老闆道：「孩子是松林的嗎？」

沈眞眞也同樣的點點頭。

龍老闆露出了滿意的笑容道：「很好，很好。」

沈眞眞說道：「依我的看法，並不很好。」

龍老闆臉色一沉道：「妳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沈眞眞道：「因爲這孩子雖是龍家的，但我却快要成爲閻家的媳婦。」

「閻家？是那一家？」

「閻羅王的家。」

龍老闆臉色不但更沉，而且露出了灰白之色：「妳以死要脅，有何所求？」

「有何所求？」沈眞眞哈哈大笑道：「對一個寡婦而然，我愛松林，但松林却是被你逼死了。」

「胡說，我豈會逼死自己的兒子？」

「你如不野心勃勃，松林豈會死在范少機的槍下？」

龍老闆道：「但松林現在還在世上，他並未死。」

沈眞眞冷冷的一笑道：「可是他已不能生育，又與一個死人何異？」

龍老闆突然放低聲音，沉聲對她道：「妳若需要男人，我可以給妳儘量安排，祇要妳把孩子生了下來。」

沈眞眞臉色煞白，道：「你越說越不像話，天下間那有父親替兒子冠以綠頭巾之理，同時你又將我看成一個甚麼樣的女人？」

龍老闆道：「然則，妳眞正所求何在？」

沈眞眞道：「要我把孩子生下來，祇有一條路。」

龍老闆道：「妳說。」

沈眞眞道：「我最討厭最憎恨的人就是你，如果你要我一定把孩子生下來，除非你先死。」

龍老闆頓時啞然。

沈眞眞最後一句話說：「在一個月之內，你若不死，我就上吊。」

＊ ＊ ＊

二十八日之後的一個早晨。

龍老闆自縊於辦公室之內，遺書祇有幾個字，上寫着：「沈眞眞，妳不要失信於老夫。」

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自殺？

因爲沈眞眞也失了踪。

＊ ＊ ＊

八個月之後，龍松林接到了一件禮物。

一個小娃娃，是個男娃娃，也是他的親兒子，但沈眞眞呢？

＊ ＊ ＊

五月，揚州。

有一個妓女忽然瘋了。

她從廚房裡拿出一把菜刀，狂斬一個老嫖客。

「你逼死我丈夫，又來强姦我，斬你！斬你！」她不斷的揮刀狂斬，不斷的嘶叫。

結果老嫖客死於刀下。

而這個瘋了的妓女終於被警衞隊亂槍射殺。

這個老嫖客根本就沒有半點地方開罪那個瘋妓女。

他之所以被斬，也許祇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

他的相貌有九分酷似龍老闆。而那個瘋妓女就是沈眞眞。

＊ ＊ ＊

又過了半年。

大雪紛飛的一夜。

龍松林遣散了父親以前所有的部屬。

他已厭倦了這種生活。

現在，他覺得自己最大的財富並不是金錢，更不是權力，而是自己的兒子，自己的骨肉。

他要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栽培下一代。

在離開這個城市的前一夜，他將自己最心愛的彩雲刀，用黑漆鬆掉了，然後埋在唐殘虎的碑前。

彩雲刀已不再有昔日的光輝燦爛了。

光輝的彩雲刀已長埋地下，而它的一生也不再殺人。

人，畢竟還有良知，祇可惜慾念每每將良知掩蓋而已。（完）

歷史短篇故事

刺韓三

雷不醉·文 培邦·圖

歷朝覆亡，造因甚多，史家闡述此中多數有兩種因素，稱爲宦官外戚之禍，外戚即爲皇后家族。宦官專指閹內臣，侍閹作禍。自漢末「十常侍」以至明代魏忠賢，史不絕書，就中以魏閹事蹟流傳最廣，魏忠賢權傾朝野，在朝自有其縱橫捭闔手段，在野却專賴一位武林奇才，這人就是韓三。韓三統領東西廠錦衣衛，脅朝鎮野，作惡無算，江湖中忠義之士，恨之入骨，挾技以圖刺殺他的武林大豪凡十八人次，皆爲韓三所殺。本篇故事爲「刺韓」的最後一戰，事分兩起，臥牛崗之戰驚天動地，松風閣刺韓鬼神莫測，敬請看官細賞。

* * *

一名戴笠粗服的女子，不徐不疾的走進山路旁邊的一個店子，店子建得簡樸而寬敞。女子走進店內，隨意就座。摘下頭上竹笠，露出一把微亂的秀髮來，她攏起兩鬢髮絲，現出一張圓月臉，雙目如星，口鼻勻停，的確是個小美人，却帶着三分烈性子，伸手屈指敲着桌面，口中祇喊了「菜來」兩字，跑堂的快步而來，桌上頓時端了五色小菜，還有一壺酒。

①韓三前擋章如松，後阻「一龍」之襲。

少女低頭吃了幾箸菜，左手順勢要抓酒壺，可是，酒水「咚咚」的響却注下杯子來了！

少女微微一愣，仰面祇見一名少年人，正自笑嘻嘻的給她斟酒，少女停箸打量少年一眼，祇見他五官端正，滿臉風塵，髮亂衣粗，左手握一根短棍，笑意中透着幾分純拙，有點傻呼呼味兒，配上這一身衣裝，怎也說不出一個恰切形容。

少女忍不住停箸問道：「你是甚麼人？」

少年輕舉手中短棍道：「我是有心人，打盡天下不平事！」

少女忍不住「噗嗤」的笑了笑，隨口道：「敢情你是打抱不平的少俠？」

「正是。」少年一本正經地答着。隨即「哎唷」的叫痛起來，矮着左肩叫道：「誰捏我？」

一個口音冷冷道：「小王八，你是東廠的還是西廠的哨探？說！」說話的人，年約五十許，右手兩根指頭，夾住少年的肩骨，這人臉容清癯，雙目烱然。

少年扭身脫不出肩上指頭，

祇痛得扭曲臉容，汗順頰而下，口中怒道：「小爺就是東西廠來的，那又怎樣？」

那人「哼」了一聲，左手疾拍向少年的天靈蓋，少女忙叫道：「計叔叔，留手。」

那計叔叔喝一聲「滾」，左腿踹在少年的後腰，少年人像斷線風箏似的，拋出二丈許外，兩腿才一着地，竟像是踏雪似的向前滑飄出丈許，在店外消失了踪影。

這時，座中一僧一道士齊齊脫口道：「奇了！」

計叔叔一拉少女同到僧、道兩人之前，施禮道：「觀空大師和王道長都來了，請到靜處說話！」

四人穿堂內進，來到一片瓜棚坐下，計叔叔道：「我計全活了一大把年紀，倒被這渾小子搞糊塗了。」

王道長王知拙道：「不錯，剛才那少年人功力平庸，却是輕功別有一格，不知師承何人，脚下功夫怎麼調教的？」隨又喃喃道：「可不是韓三那賊子的人？」

一提到韓三，觀空大師和計全都神色一動，臉上微沁汗。稍停，計全才道：「這小子十九不是韓賊一夥子人。他急痛之下，叫着來自東西廠，是東廠就是東廠，西廠就是西廠，廠號不分，口氣不對。再說，探子藏頭露尾唯恐不及，那有露形露相的，現身在章大小姐的眼前！」

他轉身向少女道：「小形，該由你說話了！」

少女姓章名形，是名滿江湖的松風閣閣主章如松的獨生女兒，這番專責「報事」一職，正因她甚少在江湖上露臉，可以避人耳目，亦因她是章如松的掌珠，自是句句可信。

章形應一聲「是」，即道：「在臥牛崗兩山峽之間，『火神』祝昇伯伯佈了火陣，在崗上兩邊，佈設油桶子兩百五十隻，積柴薪三萬斤，火藥八十五箱，一旦運用上來，峽道地面半里之內，都成火海，掌管主事的，是祝伯伯幫下弟兄六十餘人，另受指揮協助的江湖朋友一百餘人，所有赴義的人，都在山間隱蔽處設障藏身，外人難見形跡。一應火器燃料，都掘地藏儲，地面上不見一柴一木。一應工作人等都是日間潛伏，夜裏工作，苦不堪言……」

她細細道來，語氣急驟，却是條理分明，一幅火攻殺賊的部署如在眼前，說到末了，眼中微有淚影，顯然感觸義士們血汗經營的艱辛。

王知拙道長、觀空大師和計全都祇默默聽着，偶爾點頭，待章形說完，王道長站起來，向計全抱拳道：「計兄規劃之周密，祝昇兄經營之辛苦，可謂瀝血嘔心，韓賊不死於十八次刺殺中，祇怕這一劫是逃不了了！」

計全回答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下人稱『計策萬全』，可是面對韓三，也怕有失算之處！」

章形憤然道：「韓三，韓三，難道有三頭六臂不成？我才不信，殺他不死，總會被燒死！」

計全苦笑道：「小形你足不遠行，那知這許多，章閣主向不許你聽聞江湖中事，難怪你不知底裏，別說韓三那人，即便是他身前的二虎，身後的一龍，那三名爪牙，也傷折了中原武林大半豪傑。」話至此，不禁黯然。

章形疑惑道：「計叔叔莫要長他人志氣了，祇你跟大師和道長，不就可以成事……」

計全截口苦笑道：「祇我們三人麼？我們祇是此行一撥人手呵！還有西蜀百柳堂堂主徐不畏、黃山百草仙姚恭、江南武秀才白傑……」他邊說邊自屈指數，十個指頭屈完了，還說個沒完，末了，輕拍章形肩頭道：「小形，你這番辛苦也該記一功，我們這下便要到臥牛崗去了，你回去向閣主覆命吧！千萬別到臥牛崗去。」三人說走便走，章形即在店內修書一封，回報其父，悄然逕赴臥牛崗。

* * *

計全領一僧一道疾上臥牛崗頂，來到一株大樹之前，道：「祝兄，辛苦你了！」

樹幹裂開，站出一名赤臉老者來，滿臉倦容，却透着剛毅之氣，這老者便是「火神」祝昇。衆人叙禮畢，祝昇道：「祝某弄火三十多年，祇這番經營最爲浩大，也最稱心，但能殺掉韓三，天下幸甚！」

說着，領三人來崗前陡坡向下指點道：「這裡兩崗夾一狹道，最利火攻，尤其夜間用火更妙，我們所站之處，正是火陣的中央，若能引得韓賊到此，這廝死期到了……」

正說話間，有人蛇行而前，低低道：「報告幫主，大隊錦衣衛夜行來了！」

祝昇陡地抓住計全手腕道：「

賊衆夜來，正是良機！」

計全思疑道：「夜行狹道，兵家大忌，韓賊是有備而來，抑別有所恃……」沉吟間，但見一行燈火，長達十丈，照得崗下狹道通明，火光之中，凸出一副座頭，八衆肩扛，座上一人，大馬金刀的穩穩坐定。

祝昇顫聲道：「果是韓賊來了！」也不知是緊張還是興奮，他抓住計全的手，竟微抖起來，計全也止不住呼吸轉粗，額角汗出！

韓三，在江湖中可謂惡名昭著，就其惡跡，也叫人聞名膽落。

韓三的座頭，竟是緩緩的走到祝昇站處的位置停住了！這正是火陣的中央。

祝昇眼都赤了，正待下火攻令，却聽得狹道下傳出一個聲音道：「崗上人衆聽着，韓尊主有令，統統下來！」

聲音不高，却引起陣陣迴響，傳出老遠，顯見發話的人，功力莫測。

祝昇大吼一聲，臥牛崗頂刹那火把通明，俠道中人齊齊站起，高高低低的約有四百餘衆。

一把粗嗓回話道：「臭狗賊，你們是甚麼東西，敢命令我們！」

髒罵一起，更髒的罵頓如鼎沸，夾着譏辱笑聲，響徹狹道上下。

就在一片如潮人聲之中，下邊一串聲音透上來，一字一頓道：「韓尊主的命令，鬼神尚不敢不聽，何況爾等草莽！」

語氣狂悖，却正顯示韓三的自負能耐，發話的人站在韓三座頭之右，正是「右使者」金虎黃彪！

黃彪說話在鼎沸人聲之中字字清楚。

一時四野罵聲頓住，顯然震驚着黃彪的內力修爲。

就在此時，狹道下邊的「金虎」黃彪又傳上話來，清晰地道：「崗頭上的人聽着，『火神』祝昇，站出來！」

祝昇一愣，心忖：狗賊怎知我在這裏？

他回頭望向計全，祇盼這位足智多謀的好友能給他解答：却見計全臉有疑色，兩眼盯着錦衣衞隊中，携同的幾十口箱子。

他指着那些箱子道：「這些箱子裏邊藏了甚麼東西？」

王道長道：「計兄猜不透，誰能猜透？」稍頓又道：「錦衣衞何事不可爲？這些人本來就是邪門中的邪門。」

計全敲着腦門道：「事必有因！」

祝昇忍不住低道：「計兄，狗賊竟然喊出我的名字，莫非我們行藏早被他們窺破？」

計全定定神道：「祝兄且回應他們，讓我從他口氣中試探究竟！」

他們正在低聲議論之際，黃彪的聲音又傳上來，道：「祝昇還不答話！」

祝昇霍地站到火光之下，大聲道：「祝某在此。」

黃彪仰臉道：「尊主命你率同『火神』幫衆，立時下來歸順，不得有違！」

祝昇登時怒笑起來，洪聲道：「要我歸順韓賊，除非日出西方！你們這夥害民賊死到臨頭，還要臭架子！」

黃彪聲音並無怒意地道：「我家尊主此行專誠拜會松風閣章閣主，你在這裏設伏攔路，可知大罪，容你撤伏歸順，是給你一線生機！」

祝昇怒吼罵道：「狗屁！俺這下教你們粉身碎骨！」正待下令幫衆動手。

計全忽扯住道：「祝兄且慢，韓賊似已知我們設伏，莫非他們已有破伏之計？」

祝昇反問道：「計兄多疑了，便是他們得知我們已設火陣，這下裏我向坡下滾落烈火柴薪，並傾桐油、火藥，這等手段他豈能倖免？」

精心部署炸韓三

在祝昇說話之際，計全心中已轉了連串念頭，總覺得這霸猛的火攻，確實難有破解之法。

然而從韓三的率隊夜行，以至喊出了祝昇之名，以及「命」他撤除攔截，凡此種種，顯得好像一切已洞悉先機，而且已有應付之策。

這種火攻大陣竟能破解，是則韓三眞個是奇才中的奇才。

計全想到這裡，臉都白了，汗水順頰而下，他不懷疑韓三的本事，更重要的是躭心俠道的安危，祇爲這一仗幾已網羅盡中原武林的俠義豪傑，也關係着未來正義的絕續，一時間心頭像壓了千斤鉛鐵，思念至此，身子也抖顫起來。

祝昇却沒有計全那許多心

思，眼看計全刹那間神色大變，滿是憂疑懼之色，祇道他忽的臨事而懼，忍不住冷冷道：「計兄啊，殺頭也不過碗口大的疤子，你……」

他說到這裡，忽的住口，祇爲他看到王知拙道長和觀空大師，臉上也在淌汗。

祝昇看着三人臉色，一時愣住，半晌才說出一句話道：「我們這下裡難道夾尾溜之！」

王知拙一抹臉上的微汗，道：「騎虎勢成！」

計全接口道：「已難下背。」

霍然抖擻精神，拍拍祝昇的肩頭道：「祝兄，動手吧！」

祝昇大喜，計全這話大釋其心，祇爲這番部署，計全心力最大，計全人稱「計策萬全」，足智多謀江湖盡知，他若不同意「動手」，祝昇也還有顧慮，而今計全和王知拙却有了決定，祝昇一時雄心大振，立時振臂洪聲叫道：「幫下弟兄們，動手！」

隨着祝昇的號令，「火神」幫衆轟然而應，霎時臥牛崗兩邊崗頭，燃起了屯積的柴薪。

這些柴薪早經桐油浸漬，着火即燃，火旺數倍。

一時崗頭高高低低的積薪齊齊火發，看着就像兩條火龍。

祇聽得祝昇喝一聲推下去，兩條「火龍」即向陡坡下滾落。

祝昇隨又喝一聲「傾桐油」。

百數桐油筒子隨着傾出桐油，柴薪醮了桐油，火勢更旺。

桐油與柴薪的火燄相接，猛烈燃燒起來。

這光景，就像兩條火龍，在一片火海之中疾滾而下。

那份壯觀，那份猛烈，直教人看得驚心動魄，却教俠義道中人，看得熱血沸騰。

眼看這火龍夾着那片火海，祇要湧到狹道之上，那些聚在狹道中的錦衣衞盡變灰燼無疑。

韓三任是鐵鑄金剛，也非燒個通透溶化不可。

俠道羣雄，早在火起之時，已吶喊不止，此時吶喊聲變成歡呼狂叫之聲，叫聲中，夾着燒死韓三的詛咒。

沒有誰會相信，韓三這番不死。

就在一片狂濤似的歡叫聲中，崗頭上的計全緊閉着嘴唇，他眼中並不看那正自向下流瀉的火海，却死盯着狹道下長長列隊站着的錦衣衞隊，尤其專注着韓三的動作。

却也作怪，韓三巍坐在座頭上紋風不動，不知何時，他的座頭上邊，撐起了一個羅傘蓋，這生死時刻還撐起羅傘，到底是要死得體面還是別有玄機？

韓三的座頭不動，錦衣衞也不動，可眞是修養功深至超凡入聖——泰山崩於前而不動。

計全十根手指，不自主地屈握成拳，再過片時，成功在望，此際他感覺到自家劇烈的心跳聲，以及粗重的呼吸。

他不像羣雄那般狂熱興奮，他祇感到胸口發悶，呼吸困難，他知道自己從來不曾如此緊張過，他江湖垂老，生死幾經，數次生死關頭，也從未緊張若此。

在這刹那之間，忽然明白了一個道理——殺死韓三，是比自家生命還更重大的事，殺韓三，比自家的生死有意義，心念至此，汗已透背，祇爲這一番部署，八九全出在他的心思。

此時火海蔓延向下，瞬已七八丈，再往下約二十餘丈，即可接地面，一接地面，大局定矣！

此時羣雄歡聲雷動，可是計全却聽不到半分聲响，他十分心思，七分相信韓三要葬身火海，却不期然保留着三分疑慮，韓三也可能在火海中逃生。

但韓三眞有甚麼能耐逃生，計全搜索枯腸，還是茫無頭緒，此刻他心隨火動，巴不得火海立時延及狹道，給韓三燒個通透。

韓三一刻不燒殺，自不能謂之竟全功。

計全胸中的那顆心幾乎就要跳出口腔……

就在這時，事情果然應了計全那三分疑慮了。

變故猝然而來。

正當那火海下延將及十丈之時，忽聽得陣陣爆炸之聲，破土而出。

隨着爆炸聲响，兩邊山坡的坭塊，炸裂開來，轟上半空，高可三四丈。

那些坭塊原是沾着桐油燒得正旺，此時被轟炸成豆粒大小，飛洒半空，小坭塊沾着細細的火星，刹時半空中如張開了一片極大的火幕，而正在燒得火熾的柴薪，隨着爆炸抛上半空，在那片火幕中橫飛竪竄，壯觀艷麗。

這猝然之變而生的奇景，隨着小坭粒子下墜之勢也猝然幻滅。

大蓬沾着火星的「坭雨」墜到狹道之上，自也落得錦衣衞滿頭

滿臉，祇是這等火星可傷人皮肉卻不可以殺人。

隨着這一陣爆炸聲，那片火海同時消失，羣雄的如潮鼎沸呼喊頓時寂然。

這猝然之變，羣雄都看得分明，但是能明白原因的少有幾個，目瞪口呆的十之八九，而十足明白的祇有一個人。

他就是「火神」祝昇。

祇有祝昇才完全明白「以爆炸滅火」的道理。

凡用火，必須「火在地聚燃」，才顯出火的威力，一旦火勢分散，便不爲功。

譬如聚炭於爐，可以鑄鐵，炭塊分散，便沒有甚麼作用了。

這道理，祝昇最明白，但有一事他不明白，要炸破山坡的土層，必須預先在土層下埋藏火藥，而且必須在他佈設火陣之前，預埋火藥。

事理如此，那便透着一個疑團，羣雄中必然潛伏了內奸，透露了部署，以致對方搶在事前，作了破陣的設計。

而此番設計策劃，都在松風閣的密室中商議停當的，參與其事的人，都由松風閣閣主親自挑選，合共八人，祝昇和計全是八人中，用心用力最大者。

這下火陣既破，說明秘密早爲人知，到底內奸是誰？

一念至此，祝昇不期然滿臉狐疑的望向計全，他決不會懷疑計全會是內奸，而是希望計全或許能給他一個回答。

誰知四目相接，計全也是滿臉狐疑的向他望過來，彼此都看到對方是一張慘淡臉容。

祝昇張口欲言，計全搖了搖頭，示意他別說話，卻搶先道：「祝兄下一步如何安排？」

祝昇慘淡的臉容刹時變得極端忿怒，切齒道：「眼前若還有桐油積薪，再次用火，定可燒殺賊衆，可惜諸物已一次用光。」

旋而收了怒意，抖擻精神道：「我還預備了竹節炸筒，可派用場……」

計全兩眼一轉立即截口道：「集中用上，專炸韓三！」

祝昇猛然醒悟道：「好計議！」

轉身洪聲叫道：「幫中兄弟聽了，點燃炸筒，專攻韓三。」

一衆「火神」幫幫衆轟然而應。

竹節竹筒自是祝昇的製作，在議事密室中也演用過了，此物原也簡單，拿竹子鋸爲筒子，每筒留下竹節的兩端內膜，在筒子腰部鑽孔，灌入火藥鐵屑，加上火引便成，運用上來，祇需點燃火引，投向目標，火引燃着筒內火藥，即行炸開，可以傷人，卻是殺傷力有限，但仍不失爲一門攻敵的火器。

這火器原計劃是用來殲殺火陣中敵人的「漏網之魚」，而今專用此對付韓三，亦一良策。

可惜的是，這些竹節炸筒分裝在八十五隻箱子，分別散放在十組幫衆手中，若要集中攻擊，他們必須迅速跑近韓三座頭的位置，以便集中投擲。

雖然略有周折，一衆幫徒，在接得幫主命令之際，即飛跑聚攏，奔向韓三座頭的位子。

但幫衆還未及接近韓三座頭的位置，現場變故又生。

祇見無數鷄卵大小的丸子，自狹道下邊飛擲上來，此物着地即行炸開，蓬蓬亂響。

隨着響聲，也夾着受創負傷的慘叫聲。

這突起的變故，立時打亂了「火神」幫幫衆的陣腳，他們所用的竹節炸筒，需要點燃火引子，才能炸開，但眼前如冰雹而來的丸子，着物即炸，相比之下，竹節炸筒已遜色許多。

如此一來，「火神」幫幫衆要聚攏投擲炸筒，勢無可能，當前顧不得傷人，還需自顧。

雖如此，還是有幾十節炸筒，投到韓三座頭相近處炸開，但誰也明白，這些炸筒要傷韓三，談何容易。

韓三身前，屏風似的圍站了三重侍衞，有倒下者，即有躍前補位者。

倒是臥牛崗上的羣雄，被那猝然而來的炸丸弄得張惶失措，東閃西避，驚呼慘叫之聲不絕於耳。

祝昇氣得眼珠子也凸了出來，混身發抖。

祝昇以火器揚名江湖三十餘年，不道碰上韓三，竟爲對方火器所脅。眞箇是捕蛇人兒遭蛇咬，夫子跟前賣弄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

祝昇刹那間暴怒如狂，掣出腰間板斧，便待下崗廝殺。

臥牛崗下大混戰

計全急急扯住，指着下邊一處道：「祝兄息怒，且等一等。」

祝昇循所指望去，但見錦衣衞衆自那些攜來的箱子中拿取炸丸，向崗上狂擲。

這些炸丸若未用盡，人到崗下，還未接近韓三一衆身邊，便遭炸傷。

這道理，祝昇明白不過，他此時盛怒稍遏，道：「韓賊所用的東西，名爲『飛星炸丸』，我亦能製作，祇是十分耗時，今已讓他上風佔盡。」

說着，不住頓足，耳聽炸響夾着慘叫，怒火又生！待得響聲零落，祝昇怒吼連聲，揮斧向崗下便闖！

俠道羣雄，早已按捺不住，爭先恐後的殺下崗來，不期而然，聚成陣勢，齊向前衝。

可是衝至對方相距三丈左右，羣雄竟不約而同的止住腳步。

祇爲他們此際已清楚地看到了韓三。

韓三惡名，如雷灌耳，卻也少有人眞見過韓三，祇爲見過他的高手，九死一生，功力稍遜的人，便連近身也近不得，何況見到，今羣雄都見到了，韓三就在跟前，卻不知怎的，羣雄心底都隱隱透出一絲寒意。

韓三國字臉形，臉皮白晰，鬢長半尺許，雙目半合半開，兩眉如劍，口大鼻直，好一副廟堂之相。

他的身後，穩穩站了一人，身段頎長，渾身黑衣，背插快刀，就是江湖所稱的「一龍」！

「一龍」名姓，無人知曉。

但二虎中「金虎」黃彪，知之見之者甚多，此人身材不高不矮，臉瘦微鬚，雙目渾圓如鼠，慣常露臉。倒是「艮虎」較少人看到，這是一名年約五十的婦人，容貌平常，穿戴樸素，站在左首，顯然地位比黃彪略高。

她有個好媚的姓名，姓陶名嬌嬌。

東、西廠的一主三僕，難得的齊齊在臥牛崗下亮相。

得見的人，自知事態嚴重，自知是大禍臨頭，卻是那般的禍，便無人可知。

祇有智計過人的計全，心下隱隱明白他們此來是爲了一件事，就是要一網打盡武林俠義道，來個連根拔起。

剛才，羣雄在崗上還對韓三罵天罵地的，這刻竟不約而同的誰也沒開口。

韓三，竟有着令人不可思議的懾人氣勢。

雙方合共千把人，沒聲沒響，似祇等待韓三發話。

果眞是韓三第一個說話，他語氣平淡地道：「剛才我命令你們都下來，不聽，而今不都全下來了。」

這話，教羣雄心中登時有了怒意，但無人跟他頂嘴。

祇聽得韓三又說話，道：「而今都下來了，還弄了個灰頭土臉，誰也沒個好看相了！」

不錯，剛才竹節炸筒與飛星炸丸橫飛，坭砂鐵屑遮天蓋地，人人都像從土堆子裏鑽出來似的，誰會有個「好看相」，例外祇有韓三一個，他一身上下，還是光潔如新。

所以，他這樣調侃人，但這等口氣言詞，似不切合他的魔頭身份。

羣雄居然還是沒人回話，誰都明白，眼前生死關頭，好看相與否毫不要緊，祇等待韓三扯淡之後，才見眞章。

說話的，還是韓三，他口氣一轉，聲音變疾，道：「我說過不得攔我座頭行程，偏有人刻意冒犯，是誰？」

祝昇弩得夠了，霍然站出來，大聲叱道：「是我祝昇部署殺你韓賊！」

聲未已，計全也站近祝昇身邊，道：「還有我。」

王知拙道長、觀空大師一聲不響的也站作一排，隨之西蜀百柳堂堂主徐不畏、黃山百草仙姚恭、江南武秀才白傑與不下三十餘成名俠道，都站作一處，剛把狹道遮斷。

此際有一位蓬頭垢臉的姑娘，自計全身後鑽出，硬與計全站在一處，聲音清亮地道：「還有我！」

計全不及看人，但聽聲音，禁不住心中一跳，這檔口，章彤竟出現，還不知輕重的要跟他一道當「路攔虎」。

章彤與他自小投緣，親如父女，出入松風閣的衆大豪，都尊她一聲章大小姐，祇有計全自來喚她小彤，從丫角以至亭亭玉立。計全祇道她任務完成，回松風閣去了，不道她悄然闖來凶險百端的臥牛崗。

看她衣衫形貌，已知她幾個時辰的「歷練」，夠她生受，她不退走，卻在這檔口站出來與計全共死生。

計全刹那間焦灼感動，莫可

名狀，急道：「姑娘快走開，這裏沒你的事。」他改稱「姑娘」，是怕露了章彤是松風閣閣主掌珠的身份，以防爲敵所脅制。

誰知章彤不但不走，還站前一步，上下打量韓三，道：「估道甚麼韓三是三頭六臂的人，却不過還是這麼一個人，祇是架子大，唬人哩！」

韓三不因她的數落稍動顏色，祇淡淡地向左側揮揮手，道：「趕開！」

陶嬌嬌應了個「是」字，冷笑道：「無禮小輩，斷你一臂！」

「臂」字出口，左手一揮，一線白光射向章彤右臂。

計全早在章彤現身之後，已全般精神加以保護，當陶嬌嬌手甫動，計全已知將有甚麼事要發生。

陶嬌嬌的武器是「銀鍊帶刀」，一根極長的精鋼鍊子兩末端各扣結一把八寸長的小刀，有時雙手齊施，有時單手獨發，隨心如意。武家皆知，軟索兵器最難施展，尋常一根鍊子帶一利器，運用已不容易，祇爲軟不僅要用得手巧，更重要是內力駕馭之功，像陶嬌嬌的兩手齊施，雙臂必須同聚兩股眞力，這是非同小可的造詣，當前能者，就祇嬌嬌一人，吃過她雙刀的虧的人，能死裏逃生者，此後便不敢再提她的飛刀，更不敢提這個人物。

計全早知厲害，劍已在手，陶嬌嬌左臂甫動，他疾劍如飛，迎向那線白光。

「噹」的一響，飛刀碰上劍脊，計全但覺手腕一痲，長劍不自主被震退三寸。

計全深知陶嬌嬌不負盛名，要知拋物之擊和執械之擊大有不同，拋物者必須力勝對方，才能震退對手的兵器。

祇接一招，計全已知內力遜人一籌。

誰知陶嬌嬌左腕未收，右腕已動，一線白光，破風之聲仍擊章彤的右臂。

計全翻劍急迎，他知道這劍即使迎住飛刀，也難保劍不會脫手，祇爲他第一口眞氣用來迎架對手攻擊之後，第二口眞氣尚未回過來，是故第二劍之擊，有勢而勁不足，栽定了。

又是「噹」的一響。

計全劍刃架空。

一直未發一言的觀空大師，已爲他迎架了這一擊。

觀空劍迎飛刀，劍刃紋風不動，但脆響之聲，急如驟雨，祇見陶嬌嬌雙手兩刀連環而發，罩擊觀空全身。

一時間，祇見陶嬌嬌身前如張開一片刀網，丈許之內，銀光亂閃。

觀空劍不停揮擋，步子却後退，當他退到第三步，王知拙道長發劍助他。

當代少林第二輩的武僧，分明不是陶嬌嬌的對手。

加上了武當第二代好手王道長，雙劍迎兩刀。

陶嬌嬌兩腕所幻化出的那片刀光銀網，有如清溪分流，一分爲二，兩刀收發帶出嗤嗤之聲更緊，金鐵交擊之聲，直如驟雨，好不駭人，以一敵二，猶有裕如。

計全捏了一把汗，急向章彤道：「小彤還不快快離開。」

誰知章彤截然道：「不走，要走大夥走，大夥不走我也不走！」

計全焦急得乾張開口，有話却說不出來。

章彤却代他把話說了，道：「我武功低微，助不了場子是不是？」

計全苦着臉勉强一笑，她的話正是他要說的話，苦於開口爲難，祇今她既說了出來，計全祇好順着口氣道：「幫場也要看環境，如今不是時機。」

不道章彤一正臉色，道：「人家是命一條，我也是一條命，人家何以豁出性命，我怎不可以。」

計全登時語塞，十幾年老少相處，話說得還少？却未料她在這凶險關頭，說出這樣的血性話，計全心下稱許。

正在這時，一個聲音說道：「姑娘說對了，行俠鋤奸，那計生死！」

隨着聲音，鑽出一個少年人，正向着章彤翹起拇指。計全立時記起這少年就是不久前在店內吃他一脚踹飛的那小子，此際忽的又鑽出來，竟給章彤「撐場子」。

計全正苦於無計支開章彤離開這凶險殺場，還來了個少不更事的小渾球，心下有氣，一脚踹向少年左腰身。

這少年一閃避開，竟扯住章彤手袖道：「我和姑娘打併上，殺那錦衣衛一個天翻地覆。」

章彤揮開他的手，道：「誰跟你打併上……」

話未了，兵刃交擊之聲狂亂地響了起來，人羣化爲兩股惡潮，相撼相殺。

原來，觀空與王知拙雙戰陶嬌嬌不下，祝昇又加入戰圈，那邊徐不畏、姚恭、白傑，三戰黃彪。

兩陣對決，羣雄已熱血沸騰難忍，一擁而前，羣鬥錦衣衛隊，分撥而出，剎時，臥牛崗下成了混戰之場，彈指之間，血肉橫飛，血腥撲鼻。

兵刃之聲、慘叫之聲、嘶吼之聲，混成一片。

地狹人多，正邪之間，一場血肉惡戰展開。

計全心繫章彤安危，在混亂之間，原本抓住她的手腕，此際他手中祇拿捏着一片衣袖，章彤已在人潮狂湧之間失了踪跡。

計全心中一聲長嘆，暗說道：「天可憐見，保祐這孩子無恙吧！」抖擻精神，加入惡戰，他是這番臥牛崗擊賊的主要策劃者，而今大事難成，他已下定心意，乘亂一擊韓三，雖自知機會不大，祇求遂此心願。

誰知却不見韓三座頭，一怒之下，衝入錦衣衛隊見人就殺。

章彤第一次「江湖行走」，便參加如此一場大惡戰，但她並不畏懼。

盤問趙龍之身世

這一戰，事後爲武林中人稱作明代武林「三決戰」之一。

第一戰起自横雲嶺之役，成就了韓三的大名。

第二戰就是眼前的「臥牛崗火攻」。

第三戰結束在「松風閣」，下文自有細表。

* * *

且說章彤在大殺陣中，一吸氣，都是血腥，沾身的，都是鮮血，她平素所練的武把子招式，此際半分派不上用場，一身勇氣狂湧之下，但見錦衣模樣的人，便亂劍刺出，也不知曾否刺中敵人，也不知曾否爲人所傷，祇是口中狂呼着「殺殺殺」。

身上的力氣，初則充沛，漸的減弱，終於不支。

却原來，她已負傷流血過多，不支暈了過去。

當章彤醒來的時候，好辛苦才睜開眼睛，可是眼前迷糊，耳邊祇聽得一個聲音道：「好了，醒來了，醒來了！」

「你不是計叔叔。」她醒來能辨別的，就是身前有人，但不是計全計叔叔。

計全打從她牙牙學語起，常抱她，稍長，給她吃冰糖葫蘆兒，送來小搖鼓；會走路了，又給她造一個搖木馬。

待到她八歲開始習武，計全又陪她紮根基，至及成了姑娘，計叔叔居然悄悄告訴她，女兒亦要用脂粉，要裝扮，學一些規矩，好像生怕她找不着婆家似的。

這向來投緣的一老一少，有說不出的親切。

此所以她醒來便辨別那發聲的人，是不是計叔叔。

既知不是，她吃力地揉眼睛，要看清楚身前的人是誰，那知手指觸到眼皮，有些痛楚，等到終於可以張眼看物，面前三尺外站了一人，却是開口閉口「行俠鋤奸」的小子。

眼前人既是這小子，章彤心下定了八分，而且，她知道自己正躺臥着，勉强撐持坐起，但覺身上緊繃繃的，舉手看，纏了布條，還有腰身多處，都束了布帛，再看四周，神像塵封，是所破廟。

章彤已定了神，心中有七八分明白發生了甚麼事。

那少年近前一步，親切地問道：「姑娘你可安好？」

章彤不答反問道：「我怎會在這裡？」

少年道：「是我把姑娘背來這裡……」話未完，臉上「啪」的吃了一記。

這一掌，是章彤想到自己黃花閨女讓個年輕漢子背在背上，好沒體統。

少年無端吃了一記，本帶三分傻氣的臉上，又添三分。

隨聽得章彤又問：「是你給我裹紮？」

少年應一聲「是」，再吃一記。

少年人這時可惱怒起來，道：「我鋤强扶弱有甚麼不對？」他那裡明白，這一掌，是因章彤想到少年爲她裹傷之時，不勉沾到她身體肌膚，這等事，好沒意思。但她立即也明白，人家不背她離開戰場，祇怕已丟了小命，不給她裹傷，也活不成，歉意驟生，不自主地向他滿含笑意地點了點頭，柔聲道：「謝謝你救了我，又爲我裹傷！」

她旋招手道：「來！再給我裹一次傷！」

她解開纏腰的束帶，在夾裡

取出早經帶備的金創藥，教少年爲她解去繃帶，塗上藥料，重新裹紮。

在裹傷之際，韋彤細問他身世，得知少年姓趙名龍，是個孤兒，由一位賣菜的老翁收養他，教了他一些粗淺把式，却刻意鍛練他的下盤功夫。

他這些下盤功夫不是用以攻人，祇是「走得飛快」而已。

韋彤琢磨武林中竟有如此練武路數，甚覺納罕，練武而不學對拆，那能迎架人家攻擊，那能還擊對手。

練腳但求「走得飛快」，而非練一些攻擊竅門，那麼這路數練成，功夫也祇得一個「溜」字。

練武練到這種「境界」，也眞是聞所未聞了。

韋彤思忖至此，忍不住失笑起來，旋又忖：也難怪，一個賣菜老翁傳藝，能傳得甚麼稀罕本領，在這宦苛民苦的日子裏，小民艱危凶險自多，練一雙快腿，可以遇險即溜，也合了「走爲上策」之道。

女子心細而好奇的本性，韋彤自不例外，她盤問了趙龍身世底細之後，覺得此子無甚可疑。

此際傷已裹好，韋彤精神轉佳，她所受的不過皮肉之傷，敷上家傳靈藥，即無大礙，流些血，也不算甚麼。

她此時心情輕鬆，止不住玩心驟起，問趙龍道：「你老是滿口行俠仗義，敢情是個聽書迷，聽多了俠義故事吧？」

不道趙龍搖搖頭道：「我平素賣菜練武都忙不過來，那有閒工夫聽說書。」

稍頓，才又道：「是賣菜爺爺告訴我，我將來會幹一番俠義事。」他說得認眞。

韋彤笑了。

趙龍三分傻氣的臉上微紅，有些着急道：「你不信嗎？」口氣緊張，更認眞地道：「我幹的俠義事，不是小事，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韋彤止不住笑得花枝亂顫，還笑彎了腰，觸動傷處，叫痛起來。

趙龍忙道：「小心身子，你傷着呢！」又喃喃道：「行俠仗義，誅奸鋤惡，沒甚麼好笑啊！」

不錯，行俠誅奸，原非好笑的事，祇是像趙龍這般稀鬆本事，用到市集上排難解紛都不管用，居然說甚麼要幹驚天動地的大事，不教人失望，才是奇怪。

韋彤止了嗆咳，緩過氣來，笑道：「好吧，你將來會幹一番大事，幹大事的人，會願意給姑娘提壺篩酒嗎？」

趙龍坦然道：「有何不可，幹大事的人，不拘小節！」

韋彤又想笑了，强忍道：「給我篩酒，跟你要幹大事何干？」

趙龍正色道：「祇因姑娘是松風閣的千金小姐。」

這話倒教韋彤一愣，她刹那便轉了幾個念頭，一連串疑問，既想到趙龍是否奸細，又或藉巴結她以遂甚麼復仇心願之類，又覺不像是，眞要做這等事，怎會直直地說出來，末了，她想到趙龍可能爲了依附松風閣的聲威盛名，也可能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對她暗生愛意。

思念至此，不動聲色，故意淡淡道：「我是松風閣閣主的女兒，就可以幫忙你幹大事嗎？」

却聽趙龍點頭道：「爺爺說的，我若能投身松風閣，便有機會幹一番大事，我結識姑娘，原指望給我作個引薦。」

韋彤心中忽的有點失望，她祇道趙龍對她這位松風閣千金小姐總有些許奉承話，或是奉承之類，原來他祇想投身松風閣，此事也尋常，月月年年，便有不少人請託拜懇的，巴望到松風閣來任事，趙龍有此心意，祇不過其中之一而已。

眼看趙龍三分傻氣，五分率直，滿腔熱忱，是這輩年紀的人罕見的。韋彤心底不自主地產生一絲異樣之感，何況，他又是自家的救命恩人，正合了俗語的患難見眞情。

韋彤接觸過當世英俊少年也不少，自她十五歲以後，求親的人絡繹不絕，韋彤總不合眼，待得見到趙龍，異感橫生，但拿趙龍跟過去所見英俊的少年相比，總有不如，韋彤也不明白自己怎麼會看他上眼。

心緒紛亂之際，眼前已失趙龍。

韋彤也不願意尋他去問，呆呆的若有所失，心裡暗道：這楞小子不告辭一聲就走了嗎？

待得一陣薯香飄來，便見趙龍兩掌托着樹葉，上邊放了幾個烤薯，一逕來到跟前，遞與韋彤道：「吃吧！」

韋彤看那焦炭一團似的東西，皺眉道：「這可以下肚？」

趙龍快手剝去烤薯的焦皮，露出薯肉，登時焦香撲鼻，韋彤

試了一口，香糯難言，脫口道：「好吃，這烤薯，像你啊！」

趙龍一愕道：「烤薯怎會像我？」

韋彤「咭」的一笑，道：「我說像你就像你，難道像我不成！」

趙龍傻傻一笑道：「對啊，這醜醜糟糟的東西，像我啊！」

說着，笑嘻嘻的大口吃得開心。他又那裡知道，韋彤不是拿烤薯的醜醜糟糟形容他，而意中暗示他別有可人之處。祇是這種比喻讚美，她永遠不會直白表達出來。至於趙龍，他那能領會這番弦外之音。

飽餐既過，韋彤這才一番心事上心頭，想到自己悄悄的闖進臥牛崗戰陣，父親是不知道的。

臥牛崗驚天動地之戰，戰果如何，計全叔叔的生死，她也不知道，一念至此，歸心似箭。但不知怎的，她想到就此歸家，便再也沒有機會跟趙龍一道吃烤薯，說閒話。

她也不十分明白，趙龍、烤薯、閒話，連在一起，會教她這樣開心稱意，這又使她歸家的念頭淡了一半。

看天色，約爲天明後一個時辰左右，陽光普照，此時她體力已回復七八分，自稻草堆中站起來，打量趙龍，才看到他身上七八處破損，有些傷處，微淌血絲，却沒有裹紮上藥，外衣已撕作她裹傷的布條，山風吹來，趙龍打個寒噤。

韋彤看看竟是心中一痛，道：「你定是太辛苦了，躺一會吧，我爲你上藥。」

她打從懂事，從不知照顧別人，爲人設想，這是第一遭，話說出了，自覺臉皮微燙。

趙龍謝了，道：「些微傷損平常事，不用上藥。」抬頭望着驕陽，又道：「眼下這路程，傍晚也到不了姑娘府上，妳能走路麼？」

韋彤心中微微有氣，幾乎就想說：你不願跟我多伴些日子麼，口裡却爽快地道：「走吧！」

苦思冥想謎難猜

兩人下了小崗，走了一陣，後邊七八人擁着一輛馬車，自身邊擦過，韋彤依稀認得一些人，喚住問了，這才知道車廂裡躺了計全。韋彤驚喜萬分，勒住牲口，掀簾祇見計全撐着身子，倚在座頭一角，臉如死灰，唇皮緊閉，身上衣衫破損不堪。

②秦嬰見韓三畢命，跪下舉劍自戕。

章彤心中大痛，急爬入廂內，低喚一聲計叔叔，計全微張眼見是章彤，一雙了無生氣的眼睛登時有了神氣，長吁一口氣，吃力地道：「小彤，還可以看到妳，太好了。」

邊說邊自嗆咳，章彤給他揉背撫胸，邊自淌淚。

計全强笑道：「別哭，計叔叔不妨事，賊子來了，還能宰他幾個。」邊說邊打量她全身上下，愛憐地道：「小彤，妳受苦了，但能逃得出臥牛崗外，眞是僥天之倖。」

章彤不答，伸首簾外，向趙龍含笑叮囑道：「隨隊別走開，到我家中，我會給你打點。」看着趙龍點頭應了，她才縮回身子，與計全併坐一處，道：「叔叔呵，我的命兒，是人家撿回來的。」

當下粗略說了經過。

計全點頭道：「造化、造化。小龍哥兒，有意找差事，我會在你爹跟前引荐。」

他察言辨色，已知章彤對趙龍有着好感，便口中也親切地稱趙龍作「小龍哥兒」。

章彤笑道：「甚麼哥兒，是一條渾噩的呆頭虫才是眞的，還說要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哩！」一頓，轉口問道：「叔叔，臥牛崗那場戰事怎麼了啦……」

提到臥牛崗，章彤看到計全還帶着笑容的臉，刹時變得慘白，熱汗直冒，渾身發抖，章彤從未得見計全如此神色，嚇得呆住，顫聲道：「叔叔你怎麼了？」探腰待要掏藥，計全抓住她的手，搖頭示意不必，他濁喘一陣，調勻呼吸，這才喃喃道：「可怕呵，可怕呵！」

兩句可怕之後，計全住了口，他不想細說戰況，省得章彤日後作噩夢。

＊　＊　＊

臥牛崗之役，餘生者憶述，此戰歷經一個長夜，錦衣衛與俠道屍體交疊如山，共七百餘具，殘肢斷臂遍地，血漿淌路凡一里多。是夜四野鳥飛獸嘷，鄰近村莊兒啼婦哭。從此以後，臥牛崗白天少人跡，夜裡鬼號啕，七十餘年間，幾成生人禁地，後經高僧百衆大作法事，妖邪之氣才告湮消。

章彤聽計全說了兩句可怕之後，陷入沉思，臉上驚怖之色漸退，換上是一副疑惑之容，偶爾抓抓頭皮，偶爾敲敲腦壳，分明在努力思索一些情事，却又不得要領。

章彤從未見過他這樣苦思冥想的，計全是松風閣的常客，她每見父親有疑難處，總是一句「有請計老」！計全來了，往往彈指間片言立決，她父親受計之後，總是一翹拇指道：「國師復生，不過如此。」

國師者，劉伯溫也，以劉伯溫而比計全，自是過譽，但請求決疑定計者也不止章如松一人，却是有求皆遂其願，因是，江湖中讚稱計全「計智第一」。

「計智第一」的計全，而今竟然陷入這樣的苦思，以致汗流滿臉，章彤不知怎的，自家也淌出汗水來，掌心濕濡一片，忽然，她希望計全不開口說甚麼，她害怕計全說出話來，會是松風閣大大不妙的事，她只直勾勾的瞪住這位雙目緊閉的計叔叔，也不敢給他擦汗水。

就這樣足足靜寂了約一頓飯光景，計全緩緩張開眼來，緊緊盯住章彤道：「小彤，昨夜一戰之後，我心下有些疑團，說給你聽，你日後轉告你爹爹！」

章彤道：「這下就回松風閣去，叔叔親口向我爹細說，豈不更好！」

計全苦笑一下，道：「禍福難知，生死俄頃，趁我還活着，你又是我可信的人，你小心聽着吧！」

他清一下喉頭，緩緩道：「昨夜一戰，我們殺掉了韓三的左右雙使陶嬌嬌與黃彪！」

章彤一喜正要喝彩，却見計全了無喜容，嘆一口氣，續道：「爲拚殺陶、黃雙惡，我們損折了十二位高手，觀空大師和王知拙道長也以身殉難。」

計全說到這裡，皺了雙眉，神色變幻不定，好一陣才又道：「這一場仗，我們領隊的主頭兒連我在內合共三十二人，已死義者十二人，餘下的人有多少？」

章彤不虞有此一問，便隨口答道：「活下來的高手，是二十位。」

計全搖頭道：「不對，按理是一個難活！」

章彤訝然道：「爲甚麼？」

計全聲音轉得啞澀，道：「當我們拚殺了陶、黃兩賊之際，錦衣衛隊伍中殺出一名黑衣幪面人，此人武功之高，不可思議，他搶入我們領軍主兒之內，一頓飯光景，廢了十九人武功，而我，却是例外。」

章彤忽然也精靈起來，道：「能廢人武者，足有殺人的能力，叔叔所指一個難活，就是此理！」

眼看計全點頭，章彤又道：「叔叔怎麼說你是例外呢？」

計全苦苦地笑起來，笑聲比飲泣更難聽，啞着嗓門道：「當時劇戰之際，我也原不知同道被廢了武功，只看到我隊伍中，一個一個的被幪面人擊倒，我拚死上前攻殺，被人一掌擊中腰身，人便直抛出三丈許，我似覺受傷不重，重又撲入戰圈，不道第三次又被擊抛出來，我翻身又殺進去，待得第三次被擊抛出戰圈之後，我强撑起來，猶待再戰，此時黑衣幪面人已失踪影，我方潰敗之勢已成，此時錦衣衛竟然撤退，我方急急搶救傷者，這才發覺十九人盡廢武功，其中七人，氣得當場發了瘋，五人自殺……」

計全一口氣說到這裡，急喘嗆咳不止，章彤只聽得目瞪口呆，傻傻的給計全揉背，頭腦亂作一團，她只聽着覆述戰情，已然驚心動魄，可知身處戰況者，何等凶險。

計全好一會才定氣止咳，望定章彤，好像示意她可以發問。

章彤囁嚅着道：「廢了武功，還留着性命呵，怎麼氣瘋了，甚至自殺？」

計全點頭道：「這也對，平常恩怨刀兵，落敗者僅被廢武功，可稱幸事，但此番臥牛崗之戰對頭是禍國殃民、罪行滔天的錦衣衛，讓這等殘民賊饒了命，那是何等恥辱，活着的，比死更難過！」

章彤切齒道：「狗賊實是太毒辣了！」

計全緩緩低頭，下巴幾乎貼到胸口，悲聲道：「最恥辱的是我，我爲他三次饒命，却又未廢武功，這教我日後在江湖同道面前，如何露臉。」

再仰起頭來，滿臉是淚，恨恨道：「天啊，難道學武是錯事，誅奸鋤惡是壞事？」

智者悲聲，比常人十倍悽苦，「智計第一」的計全竟落得如此慘淡收場，問蒼天，人間何不平！

章彤忿極吼道：「我雖女流，終此一生，誓要食你肉剝你皮，以雪武林正道之耻！」

計全拭拭淚痕，搖手止住章彤的暴怒，道：「小彤別氣苦，你可知此戰的幪面人是誰？」

章彤道：「就是江湖人傳，一慣站在韓三身後那賊子！」

計全搖頭道：「此番出手的，並非此人！」

章彤訝然道：「難道是韓三那賊？」

計全道：「可能是，只有韓三，有此功力，也可能不是，韓三爲甚麼裝扮作手下模樣，他以本來面目出手，日後豈不更增聲威……」

他說到這裡，靜下來好一陣，陡然挺直腰板道：「這一仗我正道方面雖一敗塗地，但也讓我拿捏着不少蛛絲馬跡，我計全一日不死，終須尋出一個水落石出。」

他幾番挫折而不失信心，這是智者與力者的分別，智者能在挫折中獲益。

殘兵敗將折返松風閣，可謂悽愴慘慽。

章如松早在半里外率衆相迎，忙不迭的指揮家丁扶持傷患，送上糧水。

章如松身長七尺五寸，面頰略長，劍眉鳳目，鬚長尺許，武功莫測，平素行止溫文，不類武夫，武林中人爭相結交，多因他仗義疏財，有朱家郭解之風，也彷佛及時雨宋江，他不像一般武林大豪以武鳴世，門下客亦有文墨之士，乃至江湖混子，章如松大有來者不拒，客迎八方的氣概，他蓄養家丁二十餘人，都是不會武者，只給他管田治產，料理瑣務。

這番臥牛崗戰役他沒有參與，原是計全、祝昇等衆的定議，計全料定此仗九分可操勝算，便請他留下來，萬一失敗，還有章如松這樣足以聚衆的人，凝聚八方之力，東山再起。

章如松迎一衆到松風閣，殷勤慰問，親自打點，計全默默奔忙，一貫驕縱灑脫的章彤，這下裡也忙得團團轉，趙龍也跟在她身邊忙上忙下。

對於章彤私闖臥牛崗戰役，章如松竟不深責，只叱一句「野丫頭不知死活」，便着令她動手救人。

及暮，爲羣雄治酒壓驚。

酒未闌，門下來報，東、西廠統領韓三求見，羣雄騷動，驚怒交併，都說來得好，死活再拚個明白。

章如松四下裡作個羅圈揖，正容道：「過門都是客，請看章某薄面，萬勿異動，一切某家自會擔當。」

轉眼見章彤雙目就如噴火，冷然指定她道：「你敢妄動，決不輕饒！」

章彤怒火直冒的眼眶登時有淚，她自幼喪母，從沒見過父親如此嚴詞叱責，想哭，身邊有人小聲道：「姑娘，要忍呵！」伸手抓住她臂彎，章彤不知怎的，悲怒之情去了大半，心中似有了依靠，她知道說話的是趙龍。

但她不明白，趙龍的話，怎麼好像可以直透到她心坎似的。

章如松則對家丁道：「迎客！」略整衣冠，站在階前，神色平和，果然有大家風範。

韓三進門，身後隨着幪面人的「一龍」，以及八名巡衞，洒然而來。

章如松降階相迎，含笑施禮道：「稀客，使敝閣蓬蓽生輝。」

韓三道：「閣主名滿江湖，果有道理。」說着，轉身揮手向身後八名近侍道：「退下！」身邊只隨了「一龍」。

三人同到堂上，韓三向四下一拱手，道：「告罪了！」

羣雄一見韓三，心中已罵天罵地，只是礙着章如松先前的吩咐，有話罵不出口，及見韓三應接之間，洒脫從容，氣度雍容，名滿江湖的大魔頭竟有這番風度，盛怒之餘，別有感想，都忖：如此人物若身在正道，豈非武林之福。

細道因由襲韓三

章如松肅客入座，茶過，拱手道：「山野草民，蒙大統領降臨，不知有何見教？」

韓三淡淡道：「身在公門，不由自主，章某爲公務而來，請章閣主赴大理寺刑部一行，了結公案。」

大堂上驀然响起轟吼，有人道：「你是來拿人！」

章如松轉頭舉右手止住人聲，轉向韓三道：「章某何罪？」

韓三道：「有罪無罪，韓某何敢妄言，韓某只是啣命通傳，並專責護送閣主抵達。」

章如松仰面打個哈哈，道：「小民若不肯到公門，這便如何？」

韓三道：「若請不動閣主，自有從人拿我項上頭顱，向九千歲魏爺覆命！」

章如松哈哈大笑道：「統領千金之軀，豈能因小民而損，倒是小民這顆頭顱一文不值，便請統領拿去邀功！」

笑聲一止，緩緩從座頭站起來。

其時，韓三也自座頭上從容站起。

一慣站在韓三身後的「一龍」，悄然後退八九尺，遙站在韓三身後。

當兩大高手站起之時，大堂上的羣雄，不期而然的向四下退，盡量讓出位置，以利章、韓迴旋。

羣雄中，高手一輩經臥牛崗一戰都廢了武功，既不能爲章如松助力，便當遠退一旁，以觀動靜，若有需要，則羣起而上，拚卻性命，也要爲章閣主製造有利時機。

正是人同此心，是故他們後退之間，全都兵器在手。

此際大堂上兩行燭火，照得通明，羣雄都站身在燭火之外。

章彤原要與她父親共同站在堂中，以示生死與共，却被計全扯入人羣之內，低道：「不可妄動，省得閣主照顧你分心。」

這話其理甚明，章彤果然不動。

堂前，章、韓分東西首相距八尺對面而立，紋風不動，章如松的眼睛隱隱射出精光來。

顯然，他已暗運眞力，全神待敵。

相比韓三，却並無拔劍强弩之勢，他動止如常，祇微微側首道：「上。」

這一個「上」字就是一道命令，這命令，是吩咐他身後的「一龍」。

果然，那人稱「一龍」的蒙面人，隨着那個「上」字，疾聲應道：「是！尊主！」

隨着那「主」字，他已拔出背後的快刀，刀在手中，人已飛閃而出，去勢幾不可以目辨，眞正身法快捷，以致手中刀化爲一片寒芒，竟然直斬韓三中腰。

奇變驟生，都看在羣雄眼裡，太以出乎意外，以致羣雄驚叫之聲，也不及叫喊出來，眼看韓三就要兩截分屍，死在「一龍」驀然突襲之下。

便在這間不容髮的刹那，祇見韓三左手反手拍出一掌，「噹」的一聲，「一龍」手中快刀墜地，顯然，韓三那毫無準備的一掌，還是準確地拍中「一龍」的刀面，而且，把來襲的一刀震飛。

當韓三震脫橫腰一刀之時，他的身軀，不由自主地向前踏出三步，這三步，是被「一龍」狂猛

的刀勢與前衝之力迫出來的。

就在韓三前踏三步的刹那，章如松突然雙掌奮起，向韓三直撲而來。他前撲之勢不强，却是步履沉凝，每踏一步，脚下階磚微發出破裂之聲。

「虎步龍拳」正是章如松的平生絕技，聞名者多，目睹者少。

這下裏，章如松正以平生絕藝，擊襲韓三。

韓三左掌剛自轟脫「一龍」的快刀，此時身法未定，章如松雙拳已搶近身前四尺，他一揮右掌，迎向雙拳。

一掌雙拳並未碰上，韓、章同時各退三步，堂前明燭光柱雯然亂晃，却原來兩人都爲對方的內力震退，兩股內力交擊的餘勁奔流四散，以致二丈外的燭光晃動不止。

當韓三後退三步之時，身子又退回先前站立的位置，此時正與「一龍」相距不及四尺，「一龍」乘他步調未穩，右掌疾揮，擊取韓三上門，韓三不因身形未穩而稍存畏懼，他頭不回，身不轉，反左手迎向來掌。

兩掌相交，「啪」然作響。「一龍」這一掌，未能撼動韓三分毫，倒是他接下韓三反手迎擊之際，「騰騰」的退了三步，喉頭悶吼一聲，唇邊滲出血絲。顯然，他已受了內傷。

當韓三迎架「一龍」這一掌背襲之間，章如松已疾步搶前，雙拳風發，朝韓三中宮擊進。

韓三一聲清嘯，兩掌翻起，迎向雙拳。

雙掌對上雙拳，一下沉雷似的悶響，兩人各退三步。

韓三後退的身形未定，「一龍」已電閃而前，右手作拳，疾擊韓三腰身，韓三仍如前的反手擊掌，這一掌「蓬」的一響，不是擊在「一龍」來拳之上，而竟是擊在「一龍」身上。

「一龍」中擊一掌之際，身軀半彎，負痛不退，却在這中擊的同一時間，他左掌疾向韓三後中宮探前，掌未及韓三身子，掌沿吐出一線白光，直刺入韓三後腰之間。

與此同時，「一龍」身形不穩，退後五步，就在他後退之間，燭光分明，照見「一龍」左手的袖管之內，探出一柄短劍。

長約五寸的劍刃，猶帶血光。

袖中藏劍，事本尋常，而這尋常的兵器，竟傷了韓三。

負傷的也不僅韓三，章如松也吐了血，而「一龍」吃了韓三一掌，顯然也傷得不輕，但三者之中，韓三傷勢如何，則是屬實。

此時三大高手已分別站開，彼此相距丈把距離。

章如松喘着，「一龍」雙手下垂，袖中劍已隱回袖管之內，他屹立不動，祇因蒙面，神色難知。

羣雄眼看這一戰幻變譎奇，驚心動魄，不知怎的，人人滿臉是汗，誰都明白，三大高手，以韓三功力最高，錯非「一龍」奇襲取得先機，他夥合章如松，亦絕非韓三敵手。

眼前巨惡中劍，按說羣擁而前斃敵，正是良機，但不知怎的，羣雄竟是齊齊不動，所有目光，不由自主都凝注韓三。

祇見韓三後腰中劍之後，疾點了身上五處穴道，徐徐解下束腰帶，檢出藥瓶，向傷處塗上藥粉，重又束回腰帶，舉止不驚，臉上始終還是那平和之色。

正爲韓三的不凡氣度，使得羣雄不敢妄動！

韓三裹傷以後，不是急急後退，倒是回到座頭，穩穩當當的坐定，面朝堂外說話，話頭顯然衝着「一龍」。

他徐徐道：「暗襲尊主，可有來由？」

「一龍」應道：「委身事賊，乃仰體天命。」

韓三不怒反見笑意，點頭道：「古有呑炭的豫讓，今有委身事賊的一龍，難得。」輕輕揮手續道：「把面巾除下來！」

「一龍」扯下面巾，羣雄不禁失聲驚呼：「秦嬰！」

淫賊秦嬰，俠道切齒，此人在十二年前爲武當仰雲道長、少林無智大師糾合兩派高手三十人，誓言撲殺，終於在楓葉渡圍上此人，一場大戰，秦嬰體無完膚，被迫入水中，不見屍骨，祇道已充魚腹，不料活生生在眼前，而竟是刺韓的主要角色。

一時間，羣雄面面相覷，驚疑滿佈，不能自已，無數疑團，自各人心中湧起，但也隱約理會，一切謎團，將要勘破，而破解謎團者，必是韓三。

果然，說話的正是韓三，祇見韓三神色如常，淡淡道：「你身中七十二道劍傷，浮沉水中，爲我所救，是安排還是巧合？」

秦嬰道：「是安排！」

韓三道：「何以爲證？」

秦嬰道：「少林無智大師、武當仰雲道長，早把此情寫下，秘封於少林大殿牌匾之內，武當則藏匣於廟前泉穴之中，惡賊身死之時，即秦某回復清白之日！」

韓三點頭道：「事可信也，那麼，你橫行八百里，作惡十二起，姦殺十二閨女，又何得謂之清白？莫道也是安排的？」

秦嬰冷然道：「正不錯，所謂閨女，不過妓女而已，所謂姦殺，不過串戲！」

韓三道：「是嗎？據我暗查所知，經你姦殺的女子，皆一一下葬，入棺埋土，見者有衆，如何作假？」

秦嬰道：「棺底鑽孔，可以透氣，入土是實，亦衆目共睹，可是墳穴早經鑿有通道，人所不知，當棺木掩土之時，我們伏在通道裏的人，立即扳開棺頭，救出女子，自暗通道送出地面，這些妓女，先經脫籍，旋亦嫁爲人婦，若不信，可逐一掘墓，若有遺骨，秦某以命相抵，少林、武當二老亦寫載明白。」

此時羣雄一陣騷動，有人叫道：「好個秦嬰，好個漢子！」

附和之聲隨之而來！但當韓三的手輕輕舉起來，羣雄竟如奉啞令的住了口！

祇見韓三輕嘆一口氣，點頭道：「果然巧安排，可是秦嬰你也殺了不少俠道中人，這筆賬，怎生計算呢？」

秦嬰驀然淚流滿臉道：「成大事，必有犧牲，我不殺俠義中人，如何取信於你，怎能充作你貼身近侍，秦某當自殺以謝俠道。」

寒光一閃，左手袖管劍刃吐出，疾然抹向頸際，但劍刃離頸項三寸間忽然定住，韓三離座奔出，出手夾定劍鋒。

他動作連貫，祇一瞬間，韓三竟然止住秦嬰自盡。

這一着大是出人意表，羣雄驚疑未定，韓三的話已出，祇見他雙目凝注秦嬰，神色凝重地道：「你諸多周折，歷盡辛酸，祇爲殺我韓三，爲甚麼？爲武林報仇，爲當朝天子。」

秦嬰凜然道：「武林恩怨何足掛齒，當朝天子未足爲尊，先聖有言，民貴君輕，社稷次之，秦某爲天下蒼生除暴，韓賊，你明白了吧！」

韓三不住點頭，緩緩道：「說得好，說得好。」突然眼中精光暴射，神彩照人，正色道：「秦嬰，你自命俠義，而今我要你擊殺一人，你可願意？」

秦嬰顯然爲韓三目光所懾，竟道：「殺誰？」

韓三轉身一指章如松道：「上，給我把章如松殺掉！」

此言一出，羣雄大嘩，夾着如潮噓聲，嘲諷之意，不言而喻。

秦嬰俠義已無人懷疑，章如松身爲正道魁首，盡人皆知，豈有俠義者而殺正道的魁首，那不是天大笑話。

可是，羣雄的嘩笑之聲，頓然而止，祇爲他們看着秦嬰的臉色，好不駭人。

但見他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汗汨汨而下，最後滿臉血紅，一咬牙，竟點頭道：「好！就殺他！」

一閃身與章如松對面而立，冷然道：「閣主，得罪了！」

驀然反擊違常理

章如松面對突變，毫無驚訝之色，祇冷冷道：「秦嬰輕功，天下獨步，但要殺章某，祇怕尚難如願！」稍頓又道：「而今韓賊被刺，你我所受傷勢亦非輕，你能殺得了我？」

秦嬰昂然道：「丈夫按劍輕生死，我爲斯民慰平生！」

話了，飄身起掌，直撲章如松。

章如松冷哼一聲，不待他撲近，已奮起雙拳，向秦嬰遙擊！

但當他雙拳起勢之際，竟是大大一愕，祇見秦嬰中宮大露，不守不避，袖中劍已閃出，一團風也似的直撲而來，這分明是兩敗俱傷的架勢。

這架勢，正應了一句老話：匹夫拚命，萬夫莫敵。

拚死相搏，原非高手風範，但高手一旦如此施爲，可就比尋常，凶險更十倍。章如松自信一雙龍拳，決然可阻秦嬰，可是秦嬰以死相搏，他決計不願在此一招之下判生死。

章如松心念既定，雙腿即隨心意運轉，疾退以避其鋒。

便在他作勢後退的刹那，秦嬰忽然尖嘯起來，這一聲尖嘯特異尋常，不像人聲，倒似夜梟子的怪叫。

隨着這一聲怪叫，一條人影自人叢中疾撲出來，手中持有一物，猛擊章如松的小腿。

「啪」的一响，竟然擊中。

那擊在章如松小腿上的東西是一根棍子，那棍子擊中章如松小腿之時，即爲他內力震斷。

幾乎在章如松小腿中擊的同時，兩聲悶吼，同時响起。

章如松腰間鮮血直冒，秦嬰全身飛拋，跌在尋丈之外。

堂前多了一人，就是那面帶三分傻氣，五分憨直的趙龍，他的手中還拿着半截短棍。

這猝然之變，以及猝然而來的戰果，都在一瞬之間，以致四下羣雄幾疑作夢，當定過神來之間，大家即明白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那情況是：當秦嬰以死相搏章如松的刹那，章如松以退相避，但當他作勢後退之時，趙龍驀然搶出，以棍襲擊章如松的小腿。

這一棍之擊，要在平常時刻，章如松萬難中招，即使半招，也傷不了他毫毛，然而章如松當下正自迴避秦嬰捨命的一搏，這一棍擊在他的小腿之上，便教他身法稍一停頓，秦嬰便在間不容髮的停頓之間，袖中劍已刺中對方腰脅，而章如松的雙拳，已擊中秦嬰胸口，兩者同時負傷。

戰況不難明白。

但秦嬰何以忽然聽命韓三，撲擊章如松，這可難以明白。

還有那棍擊章如松的小子趙龍，是甚麼來路？要說是韓三的一着棋子，他得手之後，便當站到韓三身邊，可是他此際祇是傻楞楞的站在當場，猶帶傻氣的臉上，却添上七分茫然的神色。

四下裡轟然震怒，章如松隱隱是羣雄的盟主，雖無盟主之名，却有其實，祇爲十八次刺韓三，以及二十餘遭大小接戰，都是在松風閣召集和策劃，而今章如松重傷，羣雄焉得不怒。

章彤自是最悲忿的一個，她在她父親中劍之際已尖叫着搶出來，却被身伴的計全點了穴道，動彈不得。

計全排衆而前，一言不發，爲章如松裹好傷處，扶他坐定。

此時羣雄夾着怒吼搶撲上來，都擁向韓三，勢欲砍他爲肉坭，以洩義忿。

可是他們甫動，韓三已搶入人叢之中，隨手攫奪羣雄的兵器，如摘果子。首當其衝之人紛紛被擊倒地。

負傷的韓三，威勢未減。

他當衆而立，拱手道：「諸位請借一席地，都到堂外去吧！」

羣雄未答，計全已大聲道：「我們暫時離開，計某保教傷我俠義道的人，一個逃不脫，走吧！」當先便行。

計全的話，無人不信，大夥子切齒盯着韓三，都隨計全便待離開。

韓三一指計全道：「姓計的，你留下來！」又一指趙龍道：「小子，你也留下。」

刹那間，人聲鼎沸的大堂就祇留着韓三、章如松、計全、秦嬰、趙龍五人。

章如松坐着，秦嬰撐着身子，竟站在韓三身側，計全負手在背，孤峭冷傲，仰頭望天，似在尋思，趙龍依舊茫然站着，他的手中，還拿着半截斷棍。

此際的寂靜，比剛才驚心動魄之戰，又是另一種氣氛，有如重霧濃罩，極是譎詭，無數疑團，將待解開。韓三，自是析解疑團的主人，果然，第一個說話的，正是韓三。

他聲調平和地道：「秦嬰，你自命俠義，爲何願意聽我命令，攻擊章如松？」

秦嬰道：「秦某心下有疑團，必須襲擊章閣主才可以解答。」

韓三一笑道：「我亦心有所疑，才教你襲擊章閣主，而今你既已襲擊了章閣主，疑團已得解答了吧，且說出來。」

秦嬰道：「終是要說，尚非其時。」

韓三竟不再問，轉臉向計全道：「計先生自負胸有玄機，智計滿腹，豈無一語？」

計全轉身冷冷道：「計某不與巨奸大惡共話！」

韓三哈哈一笑道：「何者爲奸？何者爲忠？鄭伯克段，事屬忠乎？事屬奸乎？有以教我！」

計全渾身一震，神色大動，雙目如電，盯住韓三，半晌，才道：「周公克段，是爲了除惡，是忠是奸還待分判嗎？」

原來，「鄭伯克段」的故事，出於先秦，那是周公輔佐成王的史跡，成王有不仁之弟。

計全武而能文，貫通經史，於封邑殘民，周公伺其惡名昭彰而擒之。

韓三取譬「克段」的故事，他心中已有了計較，當下不動聲色，祇待韓三再發話。

祇聽得韓三嘆一口氣，道：「魏忠賢作惡在朝，我作惡在野，在朝者陷害忠良，在野者……」

計全厲聲接口道：「在野者殘殺俠義，何嘗不是陷害忠良？」

韓三冷笑一聲，道：「學一身武藝，遊處八方便妄稱忠良，自古今及，能武者如恒河沙數，能以俠名垂世的，又有幾許？」

計全一愕，一時難答。

韓三又一聲冷笑，道：「自來俠以武犯禁，武夫妄顧典刑，恃力為霸者倒是不可勝數，此輩成橫行鄉曲，或依附豪强，作惡者與仗義者不成比例，韓某對此輩最為齒冷！」

計全怒道：「武夫若有不義，也該由典刑處置，像你東、西兩廠的恣意屠戮武林，何曾把典刑有司放在眼內？」

韓三冷冷道：「韓某作意而為，自有深意，一者使魏忠賢與東、西廠之惡跡，昭彰天下，使魏閹這奸賊永不得翻身，一者也借東、西廠之力，翦除民間强豪，使天下百姓，少受一點苦楚。」

計全怒氣稍止，冷冷道：「可笑啊，如此說來，你倒是拯民水火之士？」

韓三點頭正色道：「實有此心。」

計全道：「何以為証？」

韓三忽然仰臉打個哈哈，道：「韓某手底下殺了不少武林人，卻不敢傷害東林黨諸君子一根毫毛，他們是朝綱砥柱，國運所依，韓某翦除草莽而惜忠良，不為生民，卻為甚麼？」

計全叱道：「垂死尚作自飾，正是奸偽之徒！」

秦嬰忽插口道：「韓公非自飾之言，魏賊曾三度密令韓公誣陷東林黨人，都為韓公虛委推搪。」

計全轉臉向秦嬰道：「秦兄既知此情，今日又何以擊刺韓三？」

秦嬰長嘆一聲，道：「我刺韓公，初衷本為翦除魏賊羽翼，拯民水火，至於韓公不犯東林諸君子，在下當年祇道是韓公不願樹敵朝臣而已，而今在下重傷韓公，才知犯了瀰天大罪，在下萬死不能贖其愆。」

說罷，伏地痛哭，叩頭不止。

韓三伸手挽起秦嬰，笑道：「為民為國，生死鴻毛，秦兄不必深自疚責。」

計全初見韓三，已覺他氣度異於常人，及見韓三被襲不怒，尚疑他城府藏奸，又經與他一番詰難，已知韓三為當世奇男。敬重之情，油然而生，當下一揖到地，道：「草野莽夫，有事求教韓統領。」

殺身成仁偉丈夫

韓三忽然輕笑一聲，道：「計先生心有大疑，欲知你同道之中，是否有奸細潛伏。」

計全幾乎跳了起來，他當下所疑，正是這個，忍不住脫口道：「誰是奸細？」

韓三止笑道：「韓某也不知誰是奸細，但你們每有舉事，韓某一清二楚。」

計全道：「若無奸細密報，又豈能清楚知道我輩舉事。」

韓三淡淡道：「計兄籌謀策劃行事，凡二十三起，每次都是魏忠賢這賊密諭我知，計兄臥牛崗的部署亦不例外。」

計全道：「如此說來，那奸細是直接受命於魏賊，那人……」

計全說到這裡，忽然汗毛直豎，涼生心底，他心中隱約想到奸細是誰，祇是，他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口，不期而然的望了章如松一眼。祇見他雙目緊閉，面無血色，心下歉意驟生，暗自責道：「荒唐，我怎麼會懷疑內奸是章閣主。」

正自尋思，又聽得韓三道：「計先生，奸細是誰，待會你自明白，臥牛崗戰後，你難道沒有可疑之事麼？」

計全自尋思中醒來，點頭道：「正要求教！」此時他口氣已緩，對韓三甚為客氣，又道：「計某正想明白，那幪面高手是誰？何以但廢我同道武功而不殺，何以在下被三次拋出戰圈而不受傷。」

韓三輕笑一聲道：「幪臉者，正是韓某。」他祇答一句。

計全即緊接問道：「請問深意何在？」

韓三道：「廢武功而不殺，為使武學者知所警惕，一旦被廢武功，是何等慘事，以後學武不學武也罷了，保全先生性命，是因在下有所付託，當今武林混沌一團，正邪難分，忠奸不辨，願先生日後高明指導，使學武者先識國利民大旨，才可習武，不然者，如今之東、西廠高手，還不是學武的人嗎？」

說到這裡，向趙龍招手道：「小友過來，有事問你。」

趙龍近前，韓三一指秦嬰道：「你認識他？」

趙龍道：「不認識。」

韓三道：「你何以幫他？」

趙龍道：「我賣菜的爺爺教我腿下功夫，囑咐我日後但聽得作鴟子鳴叫的人，便盡快上前助他。」

韓三點頭，轉顧秦嬰，意在相詢。

秦嬰拱手道：「家師有言，若有該殺之人而無必勝把握，作鴟子叫，自有臂助者。」

韓三道：「秦兄怎見得認為章如松是該殺之人？」

秦嬰忙道：「尊主勿稱屬下為兄。」正容又道：「屬下撲擊姓章的之前祇七分認為他該殺，及刺了他一劍之後，才十足認準此人該殺。」

說着，上前以袖中劍割破章如松袍服，祇見一疊文件，自袍服夾縫中露出，秦嬰扯下恭敬遞與韓三，韓三不接，示意轉與計全。

計全接在手中，翻着薄薄的絹頁，不住手顫身抖，終於忍不住吼道：「氣死我也！」聲過，鮮血自口中狂噴而出。

却原來，那疊薄絹，正是魏忠賢親筆密諭，朱印宛然，半分不假。

名滿武林的松風閣閣主，竟是內奸，此若傳將出來，其震撼將不可名狀，以後俠道中誰是忠義，誰是奸邪，還有不杯弓蛇影之理。

計全極度悲痛之餘，仍不失理智，向韓三一拜到地，道：「若非韓公摒退羣雄，則此若傳開，局勢將不知如何收拾！」

至此，計全已知韓三不但武功蓋世，其智慮深遠，尤所罕見，深心一動，待要說一番話，可是韓三已搖手止住，笑道：「先生莫非要在下改邪歸正，回歸俠道？」

計全道：「不，是領導我輩與魏賊拚個眞章。」

韓三長嘆一聲，道：「在下若反魏賊，正道也容不了我，不反魏賊，魏賊早晚也要殺我，只為我不從命誣陷東林黨諸君子在前，播東、西廠惡聲在後，我的心跡行藏已為魏賊窺破，我已是魏賊必殺之人！」

計全道：「以韓公能耐，要圖個全身安命，以終天年，有何難處？」

韓三傲然一笑，道：「我願求生，誰能殺我，但我如今一死，正可昭示挾武為惡者的下場！」

稍頓，指定趙龍對計全道：「學武之人，當如此子，心純性直，不違師訓，此子雖經高人調教，尚未成材，深願先生刻意栽培，他年必能成為武林正道砥柱！」

吩囑既過，向計全與秦嬰拱手道了珍重，沉吼一聲，裹束腰間的衣帶寸寸斷裂，傷口鮮血暴湧，當場畢命，屹坐座頭之上，臉上猶帶笑意。

秦嬰拜倒在地，叩首盡禮，站起，以袖中劍刺殺章如松，再跪倒韓三座前道：「尊主慢行，罪僕來了！」舉劍自戕而死！

兩大奇男子相繼自盡，計全剎那間如墜身冰窖，極度傷心之下，但覺身子一軟，委頓在地上，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就在這時，只聽細碎聲音，自大堂一角响起，那聲音道：「我爹爹是個內奸，但他終究是我爹，對不對？」

計全聲音入耳，已知說話的是章彤，轉過頭來，只見章彤正挺劍面對趙龍說着話。

此際的章彤雙目盡赤，臉容扭曲，顯然極度痛苦。

原來章彤為計全點了穴道，動彈不得，身子倚牆而站，沒有隨同羣雄一起離開大堂，因是剛自發生的事情，她看得一清二楚，此時她穴道自解，正挺劍向趙龍說着話。

只見趙龍拙拙地向章彤道：「是呵，章閣主是你爹爹呵！」

章彤怒聲道：「我爹爹就是捱你棍子一擊，才被秦嬰刺倒的，你果然幹了一宗大事。」

趙龍還是那副傻相，吶吶道：「大事，大事怎麼會發生在你爹的身上呢？」

章彤眼中似要噴火，直吼道：「父仇不共戴天，你受死吧！」話過，長劍向趙龍分心直刺而來。

待得章彤一劍挺刺向趙龍心窩之際，計全已搶救無力，他知道只有兩個結局！

其一，趙龍要避過一劍，憑其特異輕功造詣，絕非難事。

其二，若趙龍甘心受死，這一劍的主宰，便操之章彤，她雖是出招而最後留招，因愛而下不了手，終而保住一根武林未來棟樑。

不然這一劍便穿心而過。

饒是計全智計過人，却無法判斷眼前剎那的後果，他只好黯然閉上眼睛。

……

（完）

江湖踪雲生故事

九手抓鬼

霍去病·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沈彤雲救出錢神通等，因不能從大門出去，方知錢神通也是江湖人……決定告訴桂小玉父母未死眞相，免得她悲傷過度，不料桂小玉忍不住了，跑去大相國寺找大師兄尹士奇問話，但師兄妹的對話却被慧空大師聽到，轉告杜懷仁，惹來殺身之禍，幸虧石大丹趕到……師兄弟負傷跑去「大家樂賭坊」，沈彤雲叫錢老板派人找傷科大夫……

誰也不曉得今夜大家樂賭坊會發生甚麼事，二更天上門的賭客已擠滿了前院各屋中，聽那傳來的呼盧喝雉的聲音就知道大伙已進入忘我之境！

但就在這時候，一批黑衣大漢在司徒文正的率領下一窩蜂的衝入賭坊中！

錢老闆早知這一關，他等在賭坊中迎惡煞！

他當然不想在他的賭坊中有流血的場面，見司徒文正率人衝進來，立刻迎上前，不用司徒文正叱吒，便一路笑瞇瞇的帶着司徒文正往偏院中走去！

他笑迎又帶路，爲的是別驚擾了各屋中的賭客！

一批大漢走地有聲的衝進偏院中，錢老闆忙雙手對司徒文正示意，果然司徒文正站在偏院中了！

錢老闆匆匆走到沈彤雲的房門口，他叩門道：「沈公子呀，你起來了嗎？」

沈彤雲並未走出門外來，這座偏院太小了，院門以內擠了二十多名粗壯高大的武士，這麼冷的天還把胸膛露了一大半在外面，仔細看有一半胸上長茸毛！

沈彤雲在房中開了口，他的聲音並不大，但院中的每個人都聽得到！

「是司徒少幫主嗎？」

錢通神道：「是呀，沈公子！」

房內傳出聲音帶點調刺意味，道：「還以爲司徒少幫主又打算在賭桌上幹一場吶，原來眞要玩命呀！」

不用錢通神開口，司徒文正怒吼：「滾出來，他媽的，你甚麼東西，也敢出手傷了我父！」

他尖聲高吭，又道：「朱仙鎭上你坑了本少主，這筆帳還未算吶，奶奶的，新仇舊恨咱們一齊清了吧！」

沈彤雲在房中道：「眞是恩將仇報呀，若非是我教了你老子一手，祇怕你這小子早完蛋了！」

司徒文正大怒，吼道：「少囉嗦！滾出來受死吧！」

沈彤雲道：「怎麼，吃定我了？」

司徒文正道：「馬上滾出來，否則不出半盞熱茶，本少主拆了你的房子也要抓住你！」

但他說了半天未再有回答，他就要派人撞門了！

突聞遠處傳來沈彤雲的聲音，道：「走吧，黃河灘上我候教了！」

錢通神道：「少主，他去黃河灘了！」

司徒文正一聽大怒，手一揮，道：「走，我的兄弟們，黃河灘上宰活人去！」

「嘩！」這些大漢們立刻又奔出賭坊大門，朝北匆匆的趕去了！

黃河灘就在開封城北面。

＊　＊　＊

錢通神就要往前走了，忽聽得屋中傳來一聲呼喚：「錢老板！」

錢通神一怔，忙應道：「誰？」

「嗨，我呀，你怎麼聽不出來。」

「嘩啦」一聲門開了，只見沈彤雲十分愉快瀟洒的走出門外來。

「你……沈公子，你不是去了黃河灘？」

「我又回來了！」

「你不打算去了？」

沈彤雲一笑，道：「去，當然要去的！」

錢通神道：「沈公子，司徒幫主已率人去了。」

「我知道，只不過我二人進門來，你弄些酒菜咱們喝兩杯！」

一怔，錢通神道：「這時候？」

「是呀！」

「你還有心喝酒？」

「我喝了酒才會殺人。」

錢通神道：「沈公子，你先去應戰殺人再喝酒！」

「我殺了人回來睡大覺。」

「眞輕鬆呀，你知道司徒文正身邊二十多個粗漢是甚麼人嗎？」

沈彤雲道：「別急着告訴我，叫酒菜！」

他拉着錢通神走入房中了！

錢通神立刻命人送上酒菜，於是兩個人對喝起來了！

也不知喝了多少，錢通神已發急的道：「夠了，夠了，沈公子，你該去了！」

沈彤雲道：「好像你要告訴我那些粗漢們是甚麼樣的來路，是不是？」

錢通神道：「一窩蜂來自蒙古，個個摔跤能手，天雷幫很少外人前去，這些傢伙們由一個喇嘛率領着，天天在那兒練功夫，我見過一回他們殺牛不用繩，雙手抓住牛角猛一掀，牛就躺下了。」

一笑，沈彤雲道：「還有別的人物嗎？」

錢通神道：「我看這些傢伙就夠你受的了。」

沈彤雲已推桌而起，笑笑，道：「我這就去了，你若有興趣，在此慢慢喝，等我回來！」

一驚，錢通神道：「你就那麼有把握？」

「錯了，我對付任何敵人，從來不小覷對方，相反的，我還十分愼重，因爲刀是死的人是活的，一旦出刀，那只有看各人的造化！」

「可是你叫我等你回來一齊再吃酒，此即目中無人吶！」

一笑，沈彤雲道：「就因爲我處處小心，隨時警惕，才很少會失敗，我此時就十分小心的前往！」

他再是一聲笑，人已瀟洒的出門而去。

嚄，門外的西北風刮得急，眞冷。

當然，黃河岸邊的風更冷。

＊　＊　＊

司徒文正率領着由他親手指揮的二十五名蒙古武士，再加上經常陪他下賭場的「八卦刀」皮不邪，匆匆的趕到了開封城北面的黃河灘。

白雪皚皚罩大地，凜凜寒風河面刮，此時的黃河灘也似乎凍結了。

只見這司徒文正帶人奔到河堤上，大伙開始左右看，當然，大冷的天誰會來這兒地方。

司徒文正大叫：「姓沈的小子，出來，你不會躲在這兒當縮頭烏龜吧！」

他叫破了喉管也沒有回應，於是，他把人員分開來，在這河堤與堤下找起來。

足足找了半個時辰之久，皮不邪忍不住的對司徒文正道：「少幫主，我以爲這小子溜掉了！」

「你是說他逃了？」

「八成逃走了！」

司徒文正道：「我以爲不是，他不可能被嚇跑，這小子還是個能手，不定在動甚麼心眼了！」

找了半天沒找到，二十多人圍到司徒文正面前了，聽吧，七嘴八舌的都在罵，當然是罵沈彤雲不是人。

這些人袒胸來打仗，一個個未穿厚衣裳，黃河灘上再挨凍，是誰也會罵他娘！

＊　＊　＊

就在大伙忿怒中，忽聽得遠處一聲喊：「喂，你們這批狗東

西，害我在河灘上受凍呀！」

眾人看過去，雪地上端端正正的站了個人，這人當然是沈形雲！

司徒文正雙目一厲，大手一揮，吼道：「奶奶的，他在那個泥巴灘上呀！」

黃河有許多泥巴灘，稀不稀稠不稠的，有許多地方是陷阱流沙！

沈形雲就知道那地方有流沙。

沈形雲為甚麼會知道？當然那是因為他看到過，那一夜桂夫人扮僵屍，把兩個黑衣漢追進了流沙裡。

此刻，沈形雲把戰場開在這一段。

沈形雲難道不怕流沙嗎？

他如果怕流沙，他就不配江南第一奇人了。

* * *

現在，司徒文正當先奔到，他戟指沈形雲叱道：「小子，你才來？」

沈形雲罵道：「放屁！」

司徒文正正是惡少，誰敢當面咒罵他，氣得他直叫：「你奶奶的，為甚麼找了你半天也找不到呀！」

沈形雲道：「找我半天，我怎麼未看見？你們這一羣人不會是鬼吧？」

「鬼你娘的蛋，你馬上就是鬼了！」

這是皮不邪忍無可忍的一句罵。

沈形雲道：「王八蛋，我叫你們在甚麼地方幹？」

「黃河灘呀！」司徒文正吼着。

「不就結了，我叫你們黃河灘上幹，你們跑到石堤上亂找，是你們糊塗蛋，還有甚麼可說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甚麼叫灘，甚麼叫堤，娘的，你們要分清呀！」

皮不邪對司徒文正道：「少主，還同這種不知死活的傢伙囉嗦個鳥，幹掉他咱們走人！」

司徒文正一聲吼：「上！」

嚄，只一出動便是八個敞胸大漢往沈形雲撲擊過去，八個大漢發出呼吼聲，扇形的便往沈形雲撲去。

沈形雲一聲長笑：「來得好！」叫聲中他拔身倒翻四丈外，幾乎快接近水邊了。

他單足獨立，立在一塊凍僵的泥塊上。

八個粗漢往他撲，眼看快把沈形雲圍了，四個張臂去摟抱，另四個分開要出刀。

他們打算只要抓住沈形雲，他們立刻下刀！

他們是不會同沈形雲在這河岸邊久纏下去的！

見過蒙古人宰牛羊嗎？他們此刻就是用的這方法。

只要沈形雲被抓，死活也要抱住他。

突然聽得沈形雲一聲大笑，緊接着「嚄叱」之聲連起，八個大漢有六個已拔不出腿來了。

這是流沙帶，表面是凍了的，但內部仍然是流沙，沈形雲就是要讓這些傢伙死在流沙中。

還有兩人幾乎也陷入流沙中，立刻想轉身走，沈形雲一個平飛追上了。

「你們死在一塊吧！」

他出掌神奇，兩個大漢揮刀落空，早被沈形雲把二人又拉得往後倒退不迭。

於是，這兩人也陷進流沙中了。

沈形雲展開巧妙步法，出腳踩在陷入流沙的人頭上。

他每踩一個，這人就會消失掉，這光景八個大漢就這麼的眨眼之間消失了。

附近的司徒文正一見，全身抖起來了。

撲上去的八個武士就這麼眨眼之間消失了，這光景就沒有人奔過去救人。

誰敢去呀，陷入流沙就沒命。

還是「八卦刀」皮不邪老江湖，立刻知道上了當，而且是要命的當，不由厲吼一聲，道：「姓沈的，過來，別他奶奶的一副篤定，一夫當關萬夫難闖不是。」

沈形雲哈哈一笑，道：「皮大護法，你好像自以為有種呀！」

「皮大爺本來就不含糊你！」

沈形雲道：「那好，放馬過來呀！」

皮不邪有些猶豫，沈形雲又叫：「過來呀，你這怕死的孬種，莫非是怕了？」

皮不邪就要拔身而上了，司徒文正一聲叱：「皮護法，休得再上這小子當！」

皮不邪道：「少主，咱們不能被這小子看扁！」

司徒文正一聲冷笑，道：「沒有人敢看扁咱們。」

他四下裡看了一遍，再吼道：「黃河岸邊有石頭，咱們大家齊

出手，砸這王八蛋！」

這還眞是好主意，十多壯漢河岸邊上撿石頭，立刻就往沈形雲砸過去。

雙方相差七丈，石頭像飛蝗般的砸過來。

沈形雲揮手接了五塊在手中，忽的騰空而起，人在半空中，他的石頭出手了。

沈形雲的石頭是不會虛發的，就聽幾聲大叫：「哎唷！」果然五個大漢抱頭往一邊閃去，張開抱頭雙手，盡是流的鮮血。

皮不邪也挨了一記，沈形雲是不會輕易放過他的，沈形雲的第一塊石頭就砸在皮不邪的鼻樑上。

皮不邪雙手捂住毛臉盤嗚嗚罵起了。

沈形雲落地一個大翻身，正巧面對司徒文正，他冷笑連聲，道：「你是個欠揍的小子。」

司徒文正尖刀疾送又切，尖刀尚未回收，頓覺手腕一痲，刀已落在沈形雲的手上了。

聽吧，好清脆的嘴巴子，少說也有二十下，打得司徒文正口吐鮮血。

這一切的動作只在眨眼之間的事，十個武士奔過來了，十個武士齊聲吼：「殺！」

沈形雲立刻拔身往半空旋，人在半空他踢連環，那麼巧妙的踢得近身幾個武士把臉撞向一邊。

司徒文正厲吼：「抓活的賞銀一萬兩！」

果然是重賞之下有勇夫，便是挨踢挨砸的，武士也重新站起來了。

只見其中一人雙臂箕張，狂吼一聲：「殺！」

他是一個人往沈形雲衝過去了。

雙方一接上手，沈形雲忽的抖出一片掌影，弄得這武士連連抓空。

一聲哈哈笑，沈形雲一聲叫：「去你的！」

這武士眞聽話，被他摔了個大馬趴！

沈形雲剛才的半空旋踢，石大丹只學了個樣，如果想達到沈形雲的境界，那還得苦練個三五載。

* * *

又有兩個武士撲過來，他們似乎抓住沈形雲了，然而却是一身力道使不出來。

他們中了沈形雲的道，腰眼被點中尚不知道。

沈形雲嘿嘿一笑，輕鬆的推開兩個黑衣武士。

沈形雲發現兩條人影往桂竹園奔去。

又有武士奔上去了，突聽喘過氣來的司徒文正厲吼：「別打了，操他奶奶的，咱們今夜認栽！」

仔細看，司徒文正的臉盤也腫了，口吐鮮血已十一次之多。

幾個武士退下了，立刻集中在司徒文正身邊來，那皮不邪口齒不清的叫罵：「王八蛋呀，咱們天雷幫同你這小子沒完沒了，你小子等着挨宰吧！」

沈形雲却一聲淡淡的道：「怎麼，不幹了？」

司徒文正大怒，叱道：「幹你奶奶的蛋，老子們已經認輸了，你沒聽到呀，操！」

沈形雲道：「想走了？」

司徒文正道：「延期再戰！」

沈形雲道：「延期？噢，敗了說句狠話就沒事了？娘的，天下有這麼便宜的事呀！」

司徒文正道：「還要怎樣？」

沈形雲道：「簡單了，我可以不取你們的命，但我却要叫你們留下些甚麼！」

「留下甚麼？」

沈形雲嘿嘿冷笑，道：「每人斷去一臂！」

司徒文正等無不忿怒的大罵起來。

沈形雲却淡淡的道：「否則就把命留下！」

司徒文正大怒，吼道：「你是甚麼東西，你憑甚麼要我們斷去一臂？」

沈形雲道：「憑實力，司徒少幫主，你不是也動不動的就要別人的命？你可曾想到別人的感受，你更沒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皮不邪尖叱：「要咱們斷去一臂嗎？姓沈的，那得麻煩你動動貴手了！」

他的刀打橫在胸前，雙目直逼沈形雲。

司徒文正道：「別逼人太甚，需知人急拚命狗急跳牆，你不會撿到甚麼便宜！」

再看十多個大漢，也一齊把尖尖的彎刀抓緊在手中，準備一拚。

沈形雲道：「也罷，既然要我動手，你們就小心了，我出手是重手法！」

他邊說邊往司徒文正等走過去。

有幾個武士再也忍不住了，他們見沈形雲的手中並未有刀，便是挨他指掌，憑他們皮粗肉厚也未必會受甚麼傷害，於是，幾個武士大吼一聲：「殺！」

五七個武士立刻往走來的沈形雲撲殺過去。

你說怎麼玄他就有怎麼玄，沈形雲果然是江南第一奇人，祇見他雙掌雙腿齊飛舞，幾乎令人分不清他的左掌與右腿，當幾把尖尖的彎刀一齊罩上去的剎那間，沈形雲的身子幾乎有大半消失在冷焰中。

就那麼三個起落間，沈形雲已到了司徒文正與皮不邪二人面前，他冷笑道：「你二位也一樣。」

司徒文正與皮不邪刀出一半，二人突覺左臂一麻，全身力道消失一半。

再看沈形雲，他已往開封城方向瀟洒的走去了。

司徒文正忍痛看向他帶來的武士，如今無一人是完整的，先後兩批武士全是一樣的被點中穴道，一條或左或右的臂再也抬不起來了。

皮不邪急上前，道：「少門主，這可惡的狗東西，他敢在咱們地盤上撒野逞凶呀！」

司徒文正幾乎氣結，道：「看吧，我要不將此小子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祇不過再是大伙一齊咒罵，就是沒有人能把被點中穴道的那條臂擺動起來。

大豪貪心遭戲弄

沈形雲繞過開封城，忽的發現兩條人影往桂竹園方向奔去。

這二人的動作快極了，倒引起沈形雲的注意。

於是沈形雲不回城了，他也改道往桂竹園奔去。

雙方差了半里地，但沈形雲常來桂家莊，他繞了個道，從桂家莊繞到了桂竹園的另一面。

於是沈形雲心中一怔，怎麼是他二人呀！

原來半夜潛來此地的不是別人，乃少林寺四空禪師與洛陽大俠田國光二人。

沈形雲是在桂家莊祭奠的時候見過二人，誰都知道他二位乃當今中原武功最高也十分有修養的人物，但他二人還是在此刻潛來了。

沈形雲心中不悅，他潛在暗中不出面。

* * *

「大師，咱們到了。」

「是的，咱們又來了，田施主，咱們就是聽說這桂家莊上鬧鬼才來。」

「大師，你們出家人，相信有鬼嗎？」

「相信。」

「我却從未見過那東西。」

四空大師道：「鬼是甚麼，鬼在人心中，心中有鬼就有鬼，桂家莊死了這麼多人，如果鬧鬼，別人也以爲是眞的，是不是？」

田國光道：「說的也是，祇不過咱們今夜心中明白，那鬼是有人扮的，所以我把你找來，咱們見識一下鬼是個甚麼東西。」

四空禪師道：「田施主休忘了，老衲手中的降魔禪杖。」

兩個人併肩站在大門下，田國光冷冷道：「喲，被官府上封條了。」

四空禪師道：「封門封不了牆，咱們一樣可以進去。」

這二人轉到圍牆邊，立即拔空躍過牆，院中積雪未化，站在地上還帶响聲，等到二人躍上廳門，才發覺這大廳門也被官府封了條。

轉到大窗下，田國光用手去推窗，祇是他的手剛剛觸到大窗，便聽「呀」的一聲，窗子開了。

後面的四空禪師未看清，以爲是田國光推開的。

但田國光心中明白，窗子不是他推開的，窗子自內開的，伸頭瞧，祇見棺材正放在大廳上，田國光立刻頭皮發炸，他回頭對四空大禪道：「大師，頓一頓你手中的降魔禪杖。」

四空大師道：「幹甚麼？鬼未出現呀！」

就在這時候，忽聽「卡喳」一聲响，有個棺蓋落在地上了，田國光道：「是那話兒！」

四空禪師口中唸唸有詞，猛頓手中禪杖，一個鯉躍龍門便進來了。

眞膽大，四空反而跳進屋內了。

田國光心中就佩服這位少林老和尚的膽子大。

於是，田國光也進去了。

那四空站在一張櫈子上往各棺看，祇見最北面的一口棺材少一個蓋。

四空禪師邊走邊道：「孽障不得害人，還不快去投生呀！」

他自懷中取出一串神珠掛在他手中的禪杖一端，便往那無蓋的棺材走過去。

田國光忍不住的一聲喊，道：「大師！」

四空大師道：「別擔心，看我降魔。」

他巨大的身軀走到那棺材一邊，黑夜間往那無蓋的棺材中祇一瞧，不由一瞪眼，原來棺材中的屍體是坐姿，屍頭却垂在胸前，露出後脖子上一個刀口子，足有半尺長。

四空大師立刻口中唸唸有詞，順勢抓起地上棺蓋，道：「睡下，睡下，早去投胎。」

他把棺蓋又蓋上了，那是在嚴冬，如是在熱天，祇怕臭氣難聞了。

田國光十分佩服四空大師的膽量，但就在二人正欲走出大廳，忽的又是一聲「卡喳」傳來。

大廳南邊有一塊棺蓋飛起來了，砰的一聲落在地。

四空大師再是一聲吼叱：「老衲在此，孽障休得作怪。」

田國光又是心中忐忑，他不由得握刀在手。

他乃中原洛陽大俠，武功不惡於一流高手，自認是正派俠客，不能因爲此地鬧鬼就拔腿逃走。

緊緊的跟在四空大師身後，田國光道：「大師，這地方鬼氣森森的，我看咱們別多事了。」

四空大師道：「難道田施主放棄那件寶物了？」

原來也是爲了寶物而來。

祇不過田國光與四空大師並非想得到那件寶，他們祇是想瞧一瞧而已。

田國光道：「至今尚不知寶落何處，我以爲絕不會在此地。」

四空大師道：「傳言桂浩然獨吞了那件寶，要不然誰會趕來亂殺人？」

他指指地面又道：「瞧瞧，還有人大費週章的挖地三尺在尋寶。」

他不再多言，立刻舉杖又是到南邊的棺材邊，祇一瞧嚇一跳，那屍體好像要站起來似的。

四空大師立刻又唸唸有詞，以杖把屍體往棺中撥下去，馬上取來棺蓋又把棺材蓋上了。

他放眼四下瞧，就聽得「啾啾吱吱」聲音傳來，四空大師手一指，道：「後院，快走！」

田國光當然要走，一個騰空跟上去，二人已到了後院中了。

就在二人剛剛站定，兩邊客屋中傳來辟哩啪啦响，甚麼聲音不知道，但四空大師走到窗下仔細瞧，嚄，好幾個棺蓋被推開來

了。

二人再走到另一間往裡面瞧，也是一樣的幾個棺蓋落在地上了。

四空大師再細看，客房中根本看不到別的，這絕不是有人在搗鬼。

既不是暗中有人搗鬼，那麼這是眞鬼了。

寃鬼就是這種樣子。

田國光道：「大師，咱們來是幹甚麼的，沒得倒專門替鬼們抬上棺蓋呀，算了，咱們還是快走吧！」

「走？」

「是呀！」

田國光一頓，又道：「就算咱們把棺蓋再抬上蓋好，他們又弄翻，咱們就在這兒折騰一夜到天明不成？」

「你說的也有道理，這是寃鬼最難纏。」

田國光道：「如果大師仍要慈悲，請恕我田國光不奉陪了，我這就走了。」

他這說走就走，立刻往牆外疾奔。

田國光走得快，出了竹林他才回頭瞧，他以爲四空大師必然還在桂家莊上，豈料四空大師就在他身邊，嚇得他一跳：「哎呀，你……」

四空大師哈哈一笑，道：「別怕，是我。」

「你怎麼一聲不吭氣就跟上來了。」

「我爲田施主殿後呀，哈！」

這二人乃成名人物，豈料也怕鬼，而且出了莊一路狂奔進了開封城。

* * *

「嘿！」

「哈！」

這是兩個男女的得意笑，其中男的笑道：「蘭兒，我這主意不錯吧？」

「不錯，不錯，妙極了。」

祇一聽就知道這二人是「伏牛虎」與毒奶奶二人。

此刻，毒奶奶走近丁杰，笑得帶點媚，道：「找地方歇歇吧，你不累我累了。」

丁杰道：「柴房中咱們歇歇，我這兒帶有酒，咱二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個痛快。」

祇見這兩人還手牽手的往後門左邊的柴房中走進去。

「伏牛虎」丁杰表情上十分愼重，他先是關上門，然後還找了一根棍子把門頂上。

柴房中有些乾冷，毒奶奶搓搓雙手，道：「好冷好冷。」

丁杰道：「讓我們偎在一起吧！」

毒奶奶道：「好呀！」

一陣悉率聲傳來，就聽丁杰道：「來，我餵妳喝幾杯。」

「好呀，咱們許久未重溫舊夢了，餵吧！」

丁杰摟住懷中的毒奶奶，他也不知是怎麼餵毒奶奶喝酒，半晌，毒奶奶哈哈笑，道：「你這嘴巴毛太多了，扎得我嘴唇癢癢的。」

祇一聽就知道丁杰是怎麼餵毒奶奶吃酒了。

那丁杰反而哈哈笑，道：「蘭兒呀，莫忘了咱們都已過了壯年，妳……不是這兒也變了樣？」

有着喟嘆聲，又聽丁杰道：「當年妳這兒多麼叫我入勝呀，挺挺的、尖尖的，可是如今怎麼樣了，摸一把就好像摸的是豬肚皮。」

「去你的，你一邊摸還一邊逗人吶，不叫你摸了。」

「哈！」丁杰笑開懷了。

「喝酒，喝酒。」

不知又過了多久，柴房中傳來嗯嗯呀呀聲，幹甚麼呀，誰知道他們在搞甚麼名堂。

半晌，才聽到丁杰道：「蘭兒！」

「嗯！」

「這兒的事情一了，妳跟我去伏牛山，咱們已經誤了太多年華了。」

「你不怕我的毒？」

「妳會毒我嗎？當年是妳誤會了，算了，別提當年了，我們就在這兒睡一覺再走。」

毒奶奶忽的問丁杰道：「哎，你遇上沈彤雲那小子沒有？」

「這兩天沒遇上。」

「娘的，別人叫他辦事，他立刻跑斷腿，我叫他去辦事，娘的，半個多月沒消息。」

「你叫他辦甚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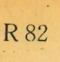
「我在牢中發現的怪事，娘的，有人坐牢吃香喝辣還有女人嫖，我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自己去瞧呀！」

毒奶奶道：「太不容易了，牢深處還有兩道關卡，想看也不易看得到。」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想來想去大概祇有沈公子那小子有辦法，他必能辦得成。」

丁杰道：「等天亮之後，咱們去賭坊中找他去。」（未完・十八）



綠林紅粉傳

綠林山東 響馬故事

史金・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安兒因酒醉責備曲成，種下仇恨，二人同葬大海中……劉全奉四娘爲主，兵不血刃佔了文水鎭……不到一年已佔領了整個山東半島，移駐文登，衆稱她「姑姑」……响馬二龍頭時青被綠林「紅襖幫」砍傷，四娘率人去討回公道，有心欲聯合綠林與响馬幫同心協力驅除韃虜，便與李全約法鬥武藝……李全留四娘與劉全在山寨歇宿一宵……

臨別時李全對四娘說道：「三天之內，再到文登去，連山寨各兄弟的花名册，一倂進呈。」

四娘道：「也不必這樣快，待你通知各寨寨主，一同到文登聚義，豈不是好？」

李全道：「附近各山寨寨主，我已經送信去了，三天之內，便可以取齊。」

四娘道：「好吧，三天也好，十天也好，我在文登等你們好了。」

說着在馬背上一拱手，彼此別過。

李全在山下癡癡的望着，直等四娘的馬塵已遠，這才回山。

四娘等回到文登城，時青便對劉全說道：「小弟在帳下聽令，還是到各處去，把各路弟兄都集中起來？」

劉全道：「你可以去知會各路的二龍頭，就說綠林幫的幫衆，已經合倂了我們，以後都是自己人，那就行了。倒不必集中起來。」

到了第六天上，李全果然率領了一衆寨主，到文登縣來。

那各寨的英雄是：

伏牛山寨寨主劉慶福。

蓮花山砦砦主國安用。

二龍山寨寨主鄭衍德。

鳳凰嶺的副寨主于洋，二寨主于澤兩兄弟。

此外，還有李全的堂兄鐵算子李福。李福也是磨旗山的寨主兼軍師。

一干人都在李全率領之下，到了文登縣，拜見楊四娘。

四娘見各豪傑個個都是虎背熊腰的大漢，心裏十分高興，慰勞了幾句話，便吩咐設宴款待。

席間，李全把各寨的實力，大致向四娘報告了。四娘略一計算，六個山寨的人馬，共有萬多人。心裏暗忖道：「這次多了許多人馬，可算得此行不虛了。」

劉全是響馬幫的大龍頭，江湖間的事知得多，聽了李全報了各寨主的姓名，却是從未聽過的，心裏暗想道：「這班人之中，倒沒有一個是出類拔萃的。」

李全把六寨的實力報告過之後，再對四娘說：「還有徂徠山的季寨主，雞鳴山的劉寨主，崑崙山的楊寨主，他們都在幾天內要趕到的。」

劉全聽了，連忙問道：「徂徠山的季寨主是不是季先？」

「正是，他是大俠劉佑的乾兒子，劉大俠把畢生的絕技都傳給

季先。」

劉全笑了笑道：「那末，李寨主和季寨主比試過武藝麼？」

李全道：「這個却沒有，劉大哥和季先比試過了？」

劉全道：「我也沒有。不過劉大俠我却是會過的，他的一套刀法，可眞是了不起。要是季先能及得他五成，也就很厲害了。」

「劉大哥，你怎會和劉大俠比試的？」

「兩年前，劉大俠押鏢經過徂徠山給時青兄弟知道，要奪他的鏢車，恰好我也途經徂徠山，便助時青一臂之力，在徂徠山下，兩個人戰他一個，結果還是俺們輸了，輸得十分貼服，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大俠劉佑。並且承他不棄，與俺拜了把，認爲義弟。」

「這叫不打不相識，就像我哥哥頭一次跟你見面那樣。」四娘插嘴說。

劉全嘆了口氣道：「可惜這兩位都已作了古人。」

四娘見劉全提起安兒，也不免有點黯然。

李全忙說道：「既然劉大哥是劉大俠的把弟，那當然認得這位季寨主季先的了。」

劉全笑道：「怎麼不認得，有時幫裏的兄弟，給官兵窮追得急了，少不免往他的山寨裏去躲一躲的。」

「那就更好了。」李全說：「彼此有此淵源，將來合起手來，做事更方便。」

劉全點了點頭，再問道：「雞鳴山的劉寨主，是不是劉二祖？」

李全道：「正是，劉大哥也認得他？」

「認得的，他爲了疏財仗義，把家財都散盡，結交朋友，那一個不認得他？」

「崑崙山的寨主楊德廣，你認不認得？」李全問。

「聽人說過，但沒有會過面。」

李全道：「楊寨主是個老英雄了，劉大哥應該認得才是，他和小弟却很要好。」

「不過，也有人說楊德廣暗地私通官府，心術不太正，所以我沒有睬他。」劉全說。

李全碰了個軟釘子，渾身不自在，祇得勉强說道：「這是別人跟他過不去，有意詆譭，劉大哥不可輕信。」

劉全歇了一會兒，說道：「我看他不會到文登來。」

李全道：「他一定要來的。」

「就是來也不會是好意，不外想探聽俺們這裏的虛實情形。」

「何以見得？」

「看平日爲人的行徑。」

「你又不認識他，就對他有偏見？」李全臉紅紅的說。

四娘見李全過不去，馬上開解，對劉全說道：「對呀，人言豈可盡信？何況，俺們聚義之初，更不應以不屑之心待人，你別多說了。」說着用眼色向劉全示意。

劉全會意，欠身對四娘說道：「姑姑說得對，不應以不屑之心待人。」

隨即舉杯向李全謝道：「方才小弟是酒後失言，李寨主千萬莫怪，楊寨主若是到來時，更希望別將小弟這番話提起。」

李全笑道：「有道是衆口可以爍金，難怪劉大哥有此誤會的，將來共事久了，便可知其爲人。」

四娘見他們已經化解成見，就不再提這事，拿旁的話岔開了。

這一次羣雄聚義，氣氛却是融洽的。

四娘又把自己親手調教出來的女兵，選了幾個出來，在筵前表演武技。

羣雄見了這些女娃兒，武藝嫻熟，莫不敬佩，大家都拚命的鼓掌。

隨李全到來的各寨寨主，全都是武藝平常，祇恃着身上有幾斤蠻力，如今見四娘的女兵施展出來的招數，全是靈活快捷，自然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這一宴會直喝了三個時辰，然後在愉快的氣氛下終止。

劉全已準備好羣雄住宿的房間，散席後，一一引導他們前去休息。

深夜，劉全已解衣歸寢，忽見四娘推門進來，連忙披衣而起，問道：「你還沒睡。」

四娘道：「今天你幾乎誤了大事。你可知不知道？」

「知道了。」劉全說道：「我不該當衆說那楊德廣。」

「我看你平日不是這樣的魯莽。」

「你不知道，那楊德廣實在是個綠林敗類，那李全還當他是個老英雄，所以就惹起了我的無名火了。」

「得啦，楊德廣就是個老狐狸，好不好？以後你再不要當衆毀甚麼人，有話對我說，俺們暗自提防，那就得了。」

「我明白了。其實我也不想多

說，偏是李全一再讚揚他，口口聲聲說他是老英雄。」

「所以你沉不住氣。」

劉全點了點頭，沒說甚麼。

四娘嘆了口氣道：「要作大事，就不能任性，誰願彆着一肚子氣？全哥，將來俺們要受的委屈，恐怕還多着哩！」

「好啦，你是怕楊德廣來時，我會開罪他，所以這時候來對俺說，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

「那就行了，俺會答應你，那楊德廣來時，絕不揭他的瘡疤。」

四娘嬌笑道：「要是你覺得委屈，私下裏把氣出在我身上便了。」

兩人談了一會兒，這才各自回房。

第二天，雞鳴山寨主劉二祖到了。他的年紀比一干寨主都大，鬢髯都已蒼白，舉止遲緩，身上却有一種雍容華貴之氣。

劉全、四娘十分客氣的接待他。

劉二祖也和劉全親熱地話舊，老弟長，老弟短，說個不休。

第三天，徂徠山的季先寨主，也騎着快馬帶了從人趕到。

季先在羣雄中，年紀最小，見到了劉全，口口聲聲尊稱老叔。

但崑崙山的寨主楊德廣，果然沒有來，不出劉全所料。

楊德廣雖然沒來，却差人攜了信來。信中說最近風濕發作，行動不便，請各位寨主原諒。

四娘見楊德廣不來，那也算了。

文登縣衙裏，每天都有宴會，那是各山寨的寨主輪流在請客。

在宴會中，也談及正事，解決了許多組織和名稱上的問題。

首先是楊四娘自行提議把「大隋國」的國號和天順的年號取消了。

爲甚麼在這時候，四娘竟要把國號取消呢？這是劉全的主意，因爲建立了國號，樹大招風，祇有招惹金宋兩國的妬忌。還是取消了好。

取消了國號，那就祇有改從江湖上規矩，成立綠林響馬總幫，名爲龍鳳幫。總幫主楊四娘，尊稱姑姑。

總幫主之下，設兩個副幫主，一個劉全，另一個則是李全。

「餉堂」堂主是季先，因爲他自幼兒隨着大俠劉佑，行販江湖，淮楚各處的富戶，他都認得，籌餉容易，所以選了他。

「刑堂」堂主是李全，專司幫內的紀律。

「兵堂」就是劉全擔任，他原本就是樞密使，調兵遣將是他的本分。

其餘各寨主，一仍其舊。

至於服色，幫主衣大紅，堂主衣緋，寨主一概衣淺紅。

年號方面，改奉南宋的正朔。並且派季先到楚州去，和宋朝的官員聯絡。

這些典章制度議好之後，龍鳳幫規模大備，氣象一新。

各寨寨主也就分別告辭回山去了。

李全却留在文登，李福則先回磨旗山去。

四娘和劉、李兩位副幫主，日夕計議攻城掠地進攻金兵，擴展地盤的計劃。

這計劃是取了青州爲基本，向西可以攻濟南，向南可以取淮北。

劉全和李全都贊成了這計劃，祇待時機成熟便可以發動了。

磨旗山和青州（即益都）接近，計劃議好後，李全便告辭回去，整頓部曲，祇等四娘的命令一到，便可起兵。

可是，四娘的命令遲遲未來。李全等得心焦，却又不敢離開山寨。

未婚有孕阻大計

原來這時候四娘身上出了問題。

當李全離開了文登後，四娘就發覺身上有甚麼不對了。

一天晚上，她悄然來到劉全的房中，低聲說道：「全哥，我恐怕是懷了孕了。」

「眞的？」劉全瞪大了眼睛說。

「騙你幹嗎？月事過期二十天了，至今還沒有來。」

「偶然遲些，也會有的。」

「不，我的身體强壯，從來都是非常準的。全哥，祇怪我一時大意，在磨旗山那晚……」

「你以爲是那晚出的事？」

「是的。」四娘微蹙雙眉：「那晚不該貪圖多一陣的歡娛，竟闖下禍。」

劉全和四娘一直都防着會有

劉全捨命護着身懷六甲的四娘。

這問題發生，每一次都不敢盡興，想不到一不留神，問題便就發生了。

「你看這事如何解決?」劉全問。

「我要問你。」

劉全苦思了一會兒，說道：「事至如今，俺們祇好正式結爲夫婦了。」

「我也想過了，可是，這會使到李全失望，他若聽到俺們成了眷屬，還肯盡力樂爲我用嗎?」

劉全聽了四娘的話，心裏全不是味兒。可是，當他想深一層，又覺得四娘的話是對的。

李全肯這樣的死心塌地的爲四娘賣力，號召各寨綠林，爲的是甚麼?還不是爲着要得到四娘的歡心?希望進一步得到四娘的身體。

這點劉全知道，楊四娘更清楚。不過，爲了要圖大事，就不得不籠絡他。

四娘這一片苦心，早就在磨旗山李全寨裏，對劉全說過了。

因此，劉全也原諒四娘。

可是，這肚子問題怎辦呢?不嫁人，而有身孕，笑壞人了，還能服衆麼?

劉全想了半天，說道：「趁未現形，把肚子裏面的一塊肉打掉了吧。」

四娘道：「看來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要幹就得快，明兒叫個心腹的女兵，到藥店去抓兩服下胎藥回來，悄悄的服下便是。」

「你不要這塊骨肉了?」

「想要。」劉全嘆了口氣，說道：「但要得來麼?」

「總是女人吃虧。」四娘說：「我若是男人，就不會有這勞什子。」

「你是男人的話，那李全就不會聽你這一套，這又是便宜之處。」

兩人談了一會兒，事情決定了，便各自回房睡去。

第二天，四娘把心腹女兵洪英叫進來。洪英是四娘在益都時收的侍女，後來教會她武藝，把她升爲女兵。洪英長得標緻，人又聰明，最難得的是對四娘一片忠心。

洪英進來後，四娘悄悄吩咐她道：「你改個裝扮，扮成鄉下的女子，到藥店去，配幾服下胎藥回來。」

「下胎藥?」

「是的。」

「那一個要服?」

「是我，」四娘說：「我有了孕了。」

洪英怔了一怔，說道：「那就養着便了，爲甚麼要下?」

四娘道：「別廢話，我還沒嫁人，怎可以養孩子，快去。」

洪英答應了一聲，轉身便走。

「回來。」四娘說。

洪英馬上站定，轉過臉來。

「這事千萬別對人提，知道嗎?要是給別人知道了，我就沒臉見人了。」

「我知道，姑姑放心好了，我絕不會向別人提的。」

「這才是我的好妹子。」四娘說罷揮了揮手，洪英自去了。

回到女兵營裏，洪英換了套服，扮成個鄉下姑娘，閃了出來，到城中各處逛了一轉，回頭望望，不見有人跟來，這才找到一間藥材店去。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迎了出來。問道：「小姑娘，要抓藥嗎?方子拿來。」

「沒有方子。」洪英說道：「老掌櫃的，請借一步說話。」

那老頭子覺得奇怪，把洪英叫了進來，說：「此處沒人，有甚麼請講。」

「我是東翠村來的，」洪英說：「要請您老人家抓帖下胎藥給我。」

老掌櫃臉色一沉，說道：「你是要下胎?小小年紀便學人勾漢子?」

「不是我。」洪英說：「是我姊姊要服。」

「你姊姊要服這種藥幹嗎?」

老頭子似乎在生氣了。

「老伯伯，你聽我說，我姊姊還沒嫁人……」

「那就趕快嫁便是。」

「您老人家不知道內情，我那姊姊是在林子裏給强姦有孕的，那天殺的幹完事，頭也不回跑了，那裏找人嫁去。」

老頭子聽了，顏色轉霽。

洪英馬上在身邊掏出了一錠銀子來，交到他的手上，說道：「這夠不夠。」

老頭子見了銀子，心裏頓起疑雲，想道：「這丫頭是騙我來的，鄉下姑娘，那裏來的這許多的銀子?」

當下就想不收，但又捨不得，想了想之後，終於把銀子收下了。

「你在這裏待會兒，」老頭子說：「我進去替你配藥去。」

「請快點。」洪英說。

那老掌櫃走進後面，把銀子鎖好。自己拍拍胸膛，說道：「我今年快七十歲了，也得修修福，替人下胎，也是殺了一命，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如何幹得?」

說罷，自到葫蘆裏倒出四包安胎藥，拿着出來，交給洪英道：「這個你拿回去，先服一包，半個月後，服第二包，要是還不下，繼續的服。服完這四包藥散，自然打下胎兒來了。」

洪英說聲多謝，拿着便走。

洪英怎也想不到這老頭子會寃她。一個勁兒把藥散拿給四娘，並且把服法說了。

四娘也不提防洪英受人騙，馬上如法照服。

半個月過去，四娘已服了兩包藥了，肚子裏一點動靜也沒有。

四娘好生奇怪，找着洪英問道：「你有沒有弄錯，藥吃下了，動也不動?」

洪英道：「也許這藥性慢，那位老掌櫃說過，要是兩服還打不下，就繼續服食。」

四娘沒奈何，只好再服了一包。這四包藥吃過，已是兩個月時間了。

這是說四娘的身孕，已經有了三個月。

四娘着急已極，只得再派洪英去問。

那老掌櫃的回答洪英道：「實不相瞞，先前給你的是安胎藥，老朽一生行善，豈肯爲人打胎。現在服了這四包藥，就是刮大風也打他不掉，回去好好照料你姊姊，靜待生養吧。」

洪英聽了，氣得臉也黃了，只好回去告訴楊四娘。

四娘把小腳一頓，罵道：「老殺才誤了我的大事。」

劉全知道了，也呆了半截。

＊ ＊ ＊

磨旗山山寨上，張燈結綵，十分熱鬧。

原來李寨主娶媳婦，娶的是龍鳳幫總幫主，綠林、响馬一向欽服的楊四娘。

四娘打不下胎兒，就和劉全商議，打算不顧一切，不理綠林幫反感不反感，嫁了劉全再議。

劉全也同意了，正在要宣佈和四娘成婚時，崑崙山寨主那個被李全稱爲老英雄的楊德廣，勾通了金兵，出其不意，把文登城一舉擊破了。

劉全捨命保護着身懷六甲的四娘，突圍而出，只剩得百人，金兵還窮追不捨。

由遼東來投奔的响馬，差不多都給金兵殺盡了，活着的却投奔崑崙山去，他們還不知道楊德廣是內奸。

四娘衝出重圍，眼見一番辛苦闖下來的事業，轉眼成空，心灰意冷，便要和劉全逃往南邊去，尋個安身之所，隱居起來。

但劉全此時却不答應了。他若一走，怎對得起那一班遠道來投的遼東弟兄。

商量的結果，劉全忍痛勸四娘下嫁李全，要借綠林幫的力量報仇。

四娘初時還不肯。劉全力勸，並說道：「你說過要幹大事，就得受委屈的，這時也只好委屈一下了。」

四娘無可奈何，只好和劉全投奔磨旗山。

李全見四娘勢窮來投，表面十分歡迎，而且恭順得很，暗地裏却教李福出頭，要四娘嫁給他。

四娘爲勢所迫，不答應也不行了。

交拜天地，飲了合巹酒，李全還不知道四娘已身懷六甲，以爲娶了個處女。

臨到洞房，圖窮匕現，四娘那個不爭氣的肚子就給李全看了出來。

李全見了，像跌落冰窟裏，一團熱烘烘的高興，頃刻冰消。

「你是給那一個雜種弄大肚子的？」李全怒氣填膺地問，一點禮貌都沒有。

四娘一翻身坐了起來說道：「那一個不好？你管得着我麼？」

「賤人，淫婦！」李全在怒氣冲昏之下，竟然向四娘臉上摑將過去。

「你敢？」四娘嬌叱一聲，伸手接着李全的一掌，並且把李全的手反扭着。

李全還在怒罵，口口聲聲「賤人！」

四娘怒從心起，叱道：「你再罵我就扭斷你的胳臂，我有那一點虧負你，你講！」

李全被制，不敢再辱罵了，哭喪着臉說道：「帶着身孕來嫁我，這不算虧負？」

「我原來就是這樣子，我可沒有求你，是你求我，誰教你不查清楚就娶？」

四娘一頓話，把李全駁得啞口無言。

「再說，我本來就不是大家閨秀，江湖兒女，任性而行，和人通奸有孕，這也平常得很，一發告訴你吧，野孩子我養過無數，你吹我？」

李全這時眞有點後悔不及，漲紅了臉，一聲不出。

「你也不想想。」四娘說：「你自己是一塊甚麼材料！我肯嫁你，已是天大的面子，你不想娶我，愁我沒人要？還在嫌這嫌那的。你若眞的不喜歡我，明兒我拍拍屁股走人，這一場婚事算是取消，以後誰也不理誰。」

李全道：「取消就取消，你先放了我再講。」

四娘把手一鬆，李全跟蹌退了出來，急急忙忙找他的哥哥李福去。

李福這時還在吃酒。見李全氣急敗壞的走來，不禁詫異，問道：「甚麼事？」

「哥哥你來。」李全拉着李福的手，走進房間去。

「看你，魂不守舍的！」李福說：「到底幹甚麼？」

「他媽的，倒霉透了。娶了個新娘子，肚裏是有料的，哥哥，氣不氣壞人？」李全一個勁兒說。

李福怔了怔，說：「是四娘？」

「不是她還有別個新娘不成？」

李福雙眉略皺，說道：「事情雖有點出於意外，不過，也沒甚要緊。」

「還說沒要緊麼？」

「她這種女人，很難指望完璧嫁你，你原來也不敢期望她是黃花閨女，現在，不過多了腹中塊肉便了，那有多大的關係？」

李全道：「哥哥，我實在沉不住氣，我要趕她走！」

「好兄弟，你腦子冲昏了麼？各寨寨主都在這裏吃喜酒，誰不羨慕你得總幫主垂青，下嫁於你，你却翻臉要趕她？」李福從容地說。

「得了吧。」李全忿忿說：「我才不稀罕這份垂青。」

「你這話有點不講理了。」

「怎麼不講理？」

「你不稀罕她，爲甚麼要迫着我去求她嫁你？這話講出來，我看各寨的寨主也不服。」

「那是……那是……」

「是甚麼？」

「是我太大意。」

「好兄弟，這不算大意。即使小心查過，她是帶孕嫁人，我一樣勸你娶她。」

「爲甚麼，我非娶她不可？」

「她長得好看。」

「天下長得好看的女人多着呢。」

「她人又本事，你的武藝不及她。」

「這個我承認。」

「還有，她是各人公立的龍鳳幫主，你自己還只是副幫主而已。你娶了她就等於你是總幫主。」

「這個我也不稀罕。」

「別這樣儍，難道你不想闖基業，圖大事了？你有了她，各路英雄都歸心，趕了她，哼！看誰還服你？」

李福這一席話，眞個把李全說得如夢方覺，只見他跳了起來，搓着手道：「這……怎麼辦？」

「沒有甚麼困難的。」李福說：「你裝作不知道她肚子裏的事，上得床去，和她完成了那周公之禮，那不完了？」

「可是，我已和她鬧翻了，你說僵不僵透？」李全說。

「你一向是很機警的，聰明人也會作這樣儍事？我問你，鬧翻了你有甚麼好處？她有甚麼害處？這一時妒念，你也忍不得，怎可圖大事？」

李全長嘆道：「哥哥，我在冒汗了，你別多說，看怎樣挽救吧。」

「她的意思怎樣呢？」李福問。

「她好像滿不在乎，要散就散。」李全說。

「所以，我說你這人眞個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她不嫁你，一下山寨，就有幾十個人爭着要她，她才眞的不在乎你，可是，她這一來，大局也就瓦解了。」

「哥哥，你別再埋怨我，趕快替我彌補吧。」

李福慢條斯理的站了起來，說道：「這事情少不免我來打圓場，幸而還不曾鬧到衆寨主都知。來吧，來吧，你跟着我進新房去。」

李全喪氣垂頭，跟着李福便走。

洞房內，楊四娘已把新娘子的衣服換了，渾身勁裝，身上佩了劍。

在她身旁邊侍立兩個女兵，一個手上拿着四娘那枝天下無敵的梨花槍。

三個人的背上，都背了包袱。新娘子頭上的珠冠，擱在桌子上。

李福忙上前一揖到地，說：「姑姑休要着惱，俺帶這個莽牛賠罪來了。」

四娘只得回禮，但沒有說話，作勢要走。

「姑姑走不得。」李福雙手一攔。

「爲甚麼走不得呢？」四娘說：「俺楊家可不是受慣別人欺負的。」

「姑姑，俺這裏先給你磕個頭，賠個罪，然後再向姑姑解釋。」李福說着，眞個推金山倒玉柱的跪了下去。李福一跪，李全也只好跪下去。

四娘一伸手，扶起了李福，却不理那李全。

「有話請說，不必如此多禮。」四娘妙目向李全身上一轉，稜稜有威。

李全也只好站了起來。

「姑姑！」李福說：「我這位兄弟，自幼莽撞，不過論他的爲人，腸直肚直，却不是一無可取的。」

四娘不耐煩，粉臉微揚，說道：「他爲人如何，現在已與我無關，俺馬上要離開這裏。」

「姑姑，」李福說：「你再也不領導綠林幫的弟兄了麼？」

「他這樣給我沒臉，教我有甚麼面目再領導你們？」

「姑姑。」李福說：「夫妻上頭，爭吵兩句也是有的。幸虧我知道得快，馬上把莽牛責備一番，他也知悔了。此事外邊還沒有人知道，姑姑若不信時，到外面瞧瞧，滿堂賓客，仍在歡呼暢飲哩。」

四娘停了停，沒有說話。

外間，這時隱約傳來陣陣的呼聲！

「姑姑萬歲！」

「龍鳳幫萬歲！」

不知是那一個，還在唸岳飛的滿江紅詞：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好哇，好個飢餐胡虜肉……」

這一片喧嘩，四娘却聽得很清楚。

李福見四娘在傾聽，且讓她聽了一會兒才說道：「姑姑，你聽見沒有？」

（未完・四）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海底火龍

魏力・文　可飛・圖

木蘭花駕着跑車，發現有人跟踪她。

上文提要：穆秀珍接錯箱子，木蘭花急找莎莎夫人要箱子，卻被彼得遜搶先一步……穆秀珍搶回箱子，駕車回家路上木人頭震跌，箱子卻被一蒙面人搶去……回到家中，石川虎山已坐在廳中等她，面對吹筒毒針，穆秀珍衹好交出……木蘭花擊昏石川虎山，奪回木人頭，竟在耳朵裡發現了小紙卷……木蘭花欲到星加坡探險，因缺少路費，找彼得遜……

果然不出她所料，電文十分詳盡：

「你所詢的『七一〇計劃』，是納粹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有關海軍秘密武器製造計劃的一項。納粹的空軍武器代號，以『八』字開首，例如著名的V2型火箭，秘密代號便是八一七計劃，而陸軍秘密武器，則以『九』字作爲開始，例如重型的XO9型坦克，在製造的時候，便被稱着『九三三計劃』，海軍使用的秘密武器中著名的有『七一一計劃』是甚麼，這卻是一個謎。直到如今爲止，盟軍總部對『七一〇計劃』所知甚少。在海軍的檔案室，『七一〇計劃』雖被提及，但是卻沒有內容。而在希特勒所下的手令中，卻有對所有『七一〇計劃』的參加者授動嘉獎的記錄，授動是派他親信的四個近衞隊員代表進行的。」

木蘭花看到這裏，抬起頭來。

「秀珍，你看，事情有些眉目了，那四個人，果然是納粹的近衞隊員，我想他們一定就是對『七一〇計劃』人員授動的那四人。」

「不錯，」穆秀珍扳着手指，「四個人，一個是那個獨腳人，另一個是石川虎山，還有兩個，便是死在石川虎山毒針下的人。」

「已經很夠了！」木蘭花將那封電報燒成了灰燼，又來回踱了幾步，才問道：「秀珍，你對於潛水打魚的興趣怎麼樣？」

「潛水打魚？」穆秀珍拍了拍胸口，「你不是不知我是本市潛水會今年的打魚冠軍！」

「我們去潛水，你可有興趣麼？」

「去潛水？哪裏？」

「這裏！」木蘭花伸手指在桌上，正確的說，是指在那張紙上那個交叉形的符號。

「這裏是甚麼所在？」

「你聽我說，我所說的，只是我的推測，不一定是對的。」

「你的推測，往往和事實相去

不遠。」穆秀珍由衷地說。

「別那麼說，」木蘭花笑了笑，「第一，我想在這個符號所示的海底，一定有一個德國人的秘密武器庫，甚至是一個秘密武器製造廠！」

穆秀珍問道：「蘭花姐，你說這裏是馬來半島，德國人……」

「秀珍，」木蘭花不等穆秀珍講完便道：「你別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馬來半島淪陷在日軍的手中，而德國、日本是軸心國，我相信德國製造的這種秘密武器，一定是準備交給日軍使用，來對付盟軍的龐大艦隊的。」

「啊呀，那麼盟軍不是要糟糕麼？」

「你放心好了，盟軍在太平洋逐島戰，付出了重大的代價。但是也未曾聽說有甚麼秘密武器毀滅過盟軍的艦隊，所以我想……」

「你想怎麼樣？」

「我想毛病一定出在那四個代表希特勒，前去授動的那四個近衞隊員的人身上。」

「甚麼毛病呢？」

「你別心急好不好？」木蘭花瞪了穆秀珍一眼：「在第二次大戰的末期，誰都看得出，希特勒是面臨着失敗的命運的了，我們假定，這四個近衞隊員，也看明白了這一點，於是他們並不是去執行命令，反而將有關『七一〇計劃』的人全都殺害了，而將那個秘密武器庫據爲已有了！」

「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呢？」

「那還難以斷定，或者是他們想向盟軍起義，或者是他們目光獨到，看了這種秘密武器可以爲他們圖大利，總之，他們四個人保持了這個秘密，又將那秘密武器庫所在的地點，草草地畫了下來，以及記下了一些有關的數字，撕開了六份，藏在六個木雕人頭當中，你會意到了沒有，這幾個木雕人頭正是印尼、馬來西亞一帶的土著的手工藝呢！」

穆秀珍信服地點了點頭。

「後來，大約又發生了一些甚麼事，這四個人分開了，那獨腳人大約是保管木人頭的人，但是他本人一定在馬來的熱帶森林中吃盡了苦頭，他失去的那條腿，可能是給鱷魚咬去的。那六隻木雕人頭，當然也已流了開去，不知怎麼的到了本市，落在古董店中。這時，那四人大概也已偵知了這一點，可是他們的境況一定十分不好，連三百元錢都拿不出來，或是他們剛知道，所以才取不到這五隻木人頭，但卻被你無意中去逛古董街，而將之買了來。」

穆秀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不錯，所以，以後一連串的怪事，便接踵而來了。」

「我更估計到，這張紙上角，是三組數字，可能和進入這座秘密武器庫有關的，我們如今雖然還未曾掌握全部數字，但是卻可以先到實地去勘察一下情形，再作決定的。」

「蘭花姐，我們還有一個大難題未曾解決哩。」穆秀珍忽然皺起了雙眉。

「甚麼難題？啊，對了，我們根本沒有這筆旅費，更沒有到了目的地之後所要花用的錢，唔……這個……秀珍，你打電話到警方秘密工作室，說是我要找國際警方的彼得遜先生，請他們代爲聯絡。」

穆秀珍點了點頭，照着木蘭花的吩咐，打了一個電話。

她們兩人在客廳中等着，不到半小時，門鈴響了起來。

穆秀珍來到了鐵門旁，站在鐵門外的，正是高大而英俊的彼得遜。

「哼！」穆秀珍一見到他，便想起她的額上曾被彼得遜敲擊過一次而致昏了過去一事，所以沒好氣地冷笑了一聲：「你來了？」

「對不起得很，穆小姐，我是指上次的事。」彼得遜十分有禮。

「誰不知道你是指上次的事？」穆秀珍搶白着，老大不願地將門打了開來。

「秀珍，」木蘭花叫道：「人家是客人，你可別得罪他！」

穆秀珍扁了扁嘴，轉身就走，道：「你自己進來吧，你又不是沒有進來過。」

彼得遜的臉上始終帶着溫和的微笑，從他如今的樣子看來，他十足是一個年輕的紳士，怎麼也看不出他是擔負着如此冒險，如此神秘任務的人。

「請進來。」木蘭花也彬彬有禮地招呼着他。

當三個人都坐下來的時候，彼得遜四面看了一眼。

「哼！」穆秀珍道：「那五隻木雕人頭仍放在鋼琴裏面。」

「木蘭花小姐，」彼得遜只是笑了笑，並不去和穆秀珍吵嘴。他直視着木蘭花，「你要見我，是爲了甚麼事情？」

「我記得你說過一句話，你說國際警方可以付給我合理的代

價？」

「噢，是的，那太好了。」

「你且別高興，我問你，你這次來東方，可以自由調用的經費大約是多少？」

「這個……」彼得遜遲疑了一下，「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以十萬爲單位。」

「嗯，那好，」木蘭花想了一想：「我要你先給我一萬美元，別問是爲甚麼，我絕對保證，你不會沒有代價而付這一萬美元的。」

「我相信這一點，可是，木蘭花小姐，你使我的工作增加了困難。」

「哼！」穆秀珍第二次冷笑，「你別不識趣了，你的工作，倒不如求求蘭花姐，請她代你完成你的工作，還好得多哩！」

彼得遜陡地站了起來。

「兩位小姐，你們的要求，我可以答應，但是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因爲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與……」彼得遜的話還沒有講完，穆秀珍已經道：「與納粹海軍的『七一〇計劃』有關，是不是？哼！有甚麼了不起，我們早就知道了！」

穆秀珍對彼得遜始終一點好感也沒有，所以絲毫不保留地搶白他。

木蘭花想要阻止，穆秀珍已講出來了。

彼得遜的臉色變了一變。

他烱烱的目光望着兩人，道：「我不知你們兩位究竟知道了多少，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事情絕不如你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你們知道得越多，越想要參與這件事，你們的處境也就越是危險，你們在取得了一萬美元之後，還是退出吧！」

穆秀珍還想講話，可是却被木蘭花攔住了。

「彼得遜先生，」木蘭花想了片刻之後，才鄭重地道：「我相信你的忠告，但是冒險是我的最大愛好，我們還是那句話，你給我一萬美元，我保證給你滿意的代價，你答應麼？」

「好，我答應。」彼得遜立即簽着支票，「木蘭花小姐，你是我遇到過的最自信、倔强、勇敢、聰明的女性。」

「毀譽參半。」木蘭花笑了笑，「自信、倔强不好，勇敢聰明却是好的，你等於沒有稱讚我。」

彼得遜放下了支票，轉身便走了出去。

木蘭花目送着彼得遜離開，才道：「我相信他也猜到我們要遠行了，他會跟踪我們，但是不要緊，到了星加坡，我們再和他捉迷藏，秀珍，去定飛機，我們也該準備些行動了！」

「是！」穆秀珍愉快地答應。

第二天中午，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便已經上了飛機。

木蘭花並沒有特別用心機去注意是不是有人在跟踪她們，因爲她知道，最新的尼龍纖維化裝術，可以使得一個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就算注意，也是沒有用處的。但是她却知道，彼得遜一定是在同一架飛機上。因爲彼得遜到目前爲止，連一隻木雕人頭都未曾得到，但是彼得遜却知道有關木雕人頭的一切，他當然是不肯放過這個跟踪的機會的。

木蘭花對彼得遜的身份既無懷疑，她當然也不會在意彼得遜的跟踪。

她所忌憚的石川虎山。

木蘭花已經知道石川虎山是一個十分狠毒的人，雖然石川虎山忌憚木蘭花的了得，不敢和她正面交鋒，但會不會暗中傷人呢？

木蘭花在旅程上，只是沉思着。

穆秀珍不斷地向她問着問題，她都只是「唔唔」作聲，答非所問，穆秀珍賭氣不再出聲。

幾個小時之後，飛機已到達了目的地。

木蘭花在起程之前，早已打電報給當地的朋友來接她們，那朋友是一個珠寶商人，在一次十分驚險的案件中，曾受過木蘭花的大好處，要不然，這個珠寶商人早已破產，而已不是第一流的富商了。

木蘭花曾在電報中請他準備好必要的用品，她們兩人一下飛機，便看到一個胖胖的中年人向她們招手，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在經過了海關的檢查之後，那胖胖的中年人便迎了上來。

「計先生，你派一個人來就是了，何必親自來。」木蘭花和他握着手。

那胖胖的中年人就是那個珠寶商，他是當地的巨富，自然也特別惹人注目，有幾個新聞記者還特地上來拍照。

「計先生，請你向記者先生說，我們是你的世姪女。」

「這怎麼好意思？」計鎮江對木蘭花十分尊敬，所以他立即反對。

「不要緊的，我們這次來，行動越是秘密越好，我要你準備的東西你都準備好了麼？」

「準備好了。」計鎮江向遠處指了一指。

木蘭花看到一輛奶黃色的小跑車停在路邊。

計鎮江又將一柄鑰匙遞給了木蘭花，道：「這是車匙，穆小姐，你甚麼時候和我們……」

「噓，別多口！」木蘭花連忙警告。

計鎮江未曾說出來的兩個字是「會合」，那是木蘭花的計劃。木蘭花計劃一下機便擺脫跟踪，所以她要計鎮江準備一輛跑車，下了飛機，她獨自駕跑車離去，讓穆秀珍和計鎮江一起走。

計鎮江是受到當地警方特別保護的要人，去跟踪計鎮江會惹來麻煩，而且跟踪的人，也不會放棄木蘭花反而去跟穆秀珍的。

但事實上，穆秀珍要去的，才是目的地，木蘭花駕了跑車，目的只不過要擺脫跟踪的人而已。

五分鐘後，木蘭花已肯定有人在跟踪着她。跟踪她的人，膚色棕黑，身材高大，看來像是一個印度人，木蘭花可以肯定那是彼得遜的化裝。

她本來希望石川虎山也會跟來的，如今只有彼得遜一人，她反而有些失望。

跟踪她的人，駕的是一輛看來十分殘舊的汽車，而木蘭花的那輛，却是最新型的積加跑車！

她在市區中保持着中等速度，可是一出了市區，她故意先讓跟踪的那輛車子接近自己，然後，加大油門，她那輛跑車，如同一支箭也似，向前射了出去。

在她轉了兩個彎之後，後面那輛車子不知已到甚麼地方去了。

木蘭花在一個十分僻靜的海灣旁停下了車子，她迅速地換了衣服，戴上了一個假髮，同時將她原來穿着的外套放在車上，看來她像是下車去散步。

然後，她步行了數十碼，到了一個巴士站前等候着，不一會，巴士到了，她上了巴士，回市區去。她在巴士中向窗外看看，過了幾分鐘，她看到那輛汽車，和車中那看來像印度人的青年人，向前急駛而去。

木蘭花笑了笑，向那輛車子招了招手。

她已成功地擺脫了跟踪者，回到了市區，又換了兩次巴士，才到了預定的地方，那是她指定計鎮江準備的別墅。

她在屋前站了一會，肯定沒有人在跟踪着自己，這才按鈴。

穆秀珍打開了門，埋怨道：「怎麼那麼久？」

「彼得遜在跟踪着我們，你以爲擺脫他是容易的事情麼？」木蘭花瞪了穆秀珍一眼。

雖然事實上，木蘭花擺脫彼得遜的跟踪，行來輕而易舉，但是她却是一個十分鄭重，從來也不看輕任何小事情的人。

「蘭花姐，我們甚麼時候行動？」

「那要看計鎮江的準備怎樣。」

「你來看，」穆秀珍帶着木蘭花走進了一間房間，房間中堆滿了化裝用的東西。

「很好，你爲甚麼不先化裝起來？以免躭擱時間。」木蘭花責問着。

「蘭花姐，你別老派我的不是，計先生才走，他告訴我，我們要的遊艇，已準備好了，是五百匹强力馬力，四引擎的，他告訴我，安裝引擎的技師說這樣的一艘遊艇，可以橫渡太平洋！」

木蘭花秀眉微蹙，似乎並不覺得高興，道：「潛水用具呢？」

「甚麼都有了，潛水表、水肺、水底單人摩托車、水槍、水底攝影機。艇上沒有船員，領有夜航證，只等我們下船了。」

「好。」木蘭花擦了擦雙手，「我們化裝，這就出發！」

「好！」穆秀珍高興得跳了起來，「我化裝成甚麼樣人呢？」

「你？」木蘭花在桌上拿起了一紮濃密的鬍鬚，向她一揚，「你戴上這個。」

「這個……」穆秀珍臉有難色道：「戴上了，怕……怕不好看吧！」

「秀珍，你是來這裏參加選美的麼？你不戴，我一個人去。」

「嘻嘻，」穆秀珍無可奈何地笑了笑，「我戴，我戴！」她拿過了那蓬鬍鬚，裝在下頷上，一拱手，大聲道：「俺，三將軍張飛來也，篤，鏘！」

「看你！」木蘭花不禁給她逗得笑了起來。

兩人不再多講話，專心化裝。四十分鐘之後，兩人完全改了樣。

穆秀珍穿起長衫，成了一個看來是富家翁的長髯老者，而木蘭花則成了一個中年婦女。兩人

互相審視着，又改正了幾個缺點，這才走出門去。

在出門之前，她們已經肯定了屋外沒有人監視，那也就是說，彼得遜還未曾知道她們到了目的地之後，究竟住在何處。

木蘭花攙着穆秀珍，橫過了一條馬路。本來走路一蹦三跳的穆秀珍，這時看來，十足是一個老年人。

兩人步行了幾條街，便招來了的士，直駛向那艘遊艇所在的碼頭。

她們輕而易舉地找到了那艘大遊艇，因爲計鎭江曾向穆秀珍詳細地形容遊艇的顏色和形狀。兩人上了遊艇，穆秀珍先進艙去。

三分鐘後，她走了出來，却已變成了一個年輕的水手，曳起了跳板，而木蘭花則已弄明白了幾乎是全自動的操縱系統。

她略爲檢查了一下，便發動了引擎，遊艇十分穩定地向外駛去。

這時，正是傍晚時份，夕陽西下，在海面上映出萬千條金蛇來，半天紅霞，使得雪白的海鷗看來更是無比地潔白。

遊艇駛出了港口，速度便漸漸地加快，直到遊艇的四周圍，除了海水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東西時，穆秀珍在甲板上大叫大跳了一陣，剛才扮老頭子，實在和她的個性太不合了，所以這時四周沒有人，她便叫嚷幾聲，來發洩一下。

木蘭花在駕駛室中，也聽到了穆秀珍的大叫聲，她自然知道穆秀珍是在作甚麼，所以只是微笑了一下，全神貫注看着海面。

而在航海圖的旁邊，她已取出了那張不完全的，取自木雕人頭的圖放着。

那張圖實在太簡陋了，木蘭花只是大約估計，那是在新加坡以東六十哩的海域，準確的地點，她也是不得而知，只好等到了那處之後，再到海底去搜索。

木蘭花校好了船舵的方向，將駕駛的事情交給了高度自動化系統。她到了另一個艙中，檢查了水底使用的各種器械，直到認爲已可以使用，這才滿意。

船的時速是二十二哩，約莫兩小時半，船可以到達目的地，還有一小時可以休息，她躺在甲板上的躺椅上，神態十分安閒。

看她的樣子，完全是像在渡假，一點也看不出她正要從事驚人的冒險。

天色很黑了，船行十分迅速，發出輕微的水聲，木蘭花休息了大半個小時，又回到了駕駛室中，又過了十分鐘，船已在理想的地點停了下來。

木蘭花將船上的所有燈火，盡皆熄去，海面上靜得出奇。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用長程遠鏡四面掃射着，海面上沒有任何可疑的東西。

「好，我們潛水，你要記得，不可離開我。」木蘭花吩咐着。

「我知道了。」

她們兩人換上了潛水橡皮衣，背上了水肺，又將潛水摩托船抬了出來，縋到水中。

那種摩托船其實是一塊長長的木板，人伏在上面，能夠在水中行駛，速度比人的潛水要快上十二倍。她們兩人在左舷躍下水去，一到了水中，便打亮了潛水船的深水燈，強烈的燈光向前射去，吃驚的魚羣，四面游了開去，不敢接近。

木蘭花在前面，穆秀珍在後面，她們在海中兜着圈子，不斷地兜着，只是圓圈的直徑，不斷地擴大。這樣，她們便可以毫無遺漏地搜索海底的一切了。

她們潛水的深度，是從五十呎到一百五十呎，採取波浪式的起伏。

強烈的燈光，可以使她們看清楚五十呎以外的東西。

然而，當她們背上的氧氣筒上指示針，表示氧氣已快用完的時候，她們兩人除了珊瑚礁、成羣的昆布，和各種各樣的魚類之外，甚麼也沒有發現。

她們浮上了海面，發現她們離開遊艇，至少有兩百碼左右。

那也就是說，她們以遊艇爲中心，在海下巡行，已經搜尋了縱橫四百碼左右的海域。

智擒匪徒獲秘密

她們回到了艇上，換上了新的水肺，繼續潛下去。

潛水是十分消耗體力的行動，她們兩人雖然都受過柔道和中國武術訓練，有着驚人的耐力和過人的體力，但是，當搜索工作，進行到了午夜時，她們却已疲倦不堪了。

她們爬上了甲板，穆秀珍倒在甲板上喘氣，道：「蘭花姐，你說的那秘密武器庫在甚麼地方？」

木蘭花倚着船艙而立，她並

不回答穆秀珍的問題，只是卸下了沉重的水肺。

她扶着艙壁，向駕駛室走去。

她是準備到駕駛室去，將船駛出一千碼去，再進行搜索的，因爲附近一千碼的海底，她們都已經搜索過了，並無發現。

木蘭花走到了駕駛室門口，脫去了橡皮帽，抖散了頭髮，抬起頭來，這時，她陡地吃一驚！

她是個觀察力極其敏銳的人，即使駕駛室中少了一件無關緊要的東西，她也可以在一瞥之間，便自發現出來的。

何況此際，駕駛室所少去的，絕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東西！

那張放在航海地圖旁邊的，缺去一角的地圖，已經不在了！

木蘭花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張地圖是放在航海地圖旁邊，而且還是用夾子夾住的。如今不見了，自然是被人取走了。

木蘭花苦笑，這時反倒希望盜去那張圖的人還在艇上！

她只是呆了極短的時間，立即若無其事地叫道：「秀珍！」

「甚麼事啊？」穆秀珍絕不知道發生了甚麼意外，懶洋洋地應着：「我們明天再行動吧，今天我實在太倦了。」

「好的，我們確也該休息了！」她一面說，一面重重地向外，踏出了兩步，立即身子一閃，在一扇門後面躲了起來。

她躲的地方十分好，可以穿過門縫，看到駕駛室中大半。她躲起來之後，只聽得穆秀珍咕噥着，走進了船艙中。

木蘭花耐着性子等着，勉力克服着疲倦。別的她不能肯定，當遊艇離港時，沒有別的船隻跟踪，那却是她能肯定的。

所以，盜去海圖的人，極可能是預先已躲在遊艇上，那麼這時，自然也沒有離去了。

木蘭花等了十來分鐘，聽得駕駛室中，發出了「啪」地一聲響。

月光照進駕駛室中，可以將室中的情形看得十分之清楚。在「啪」地一聲響之後，只見一張椅子，漸漸地向外移了開去，露出了一個兩呎見方的洞口來，一個人探頭向外望來。

木蘭花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怒！

在刹那之間，她以爲那一定是計鎭江在恩將仇報，因爲這艘遊艇是計鎭江替她們準備的。

她們來到這裏，一切都由計鎭江安排，但計鎭江却這樣卑鄙！

木蘭花是很少這樣憤怒過的，但是她憤怒的情緒立即逝去，又恢復了冷靜。因爲她又想到：計鎭江若是出詭計的話，他的目的是甚麼呢？

計鎭江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他準備遊艇，要他準備潛水用具是爲了甚麼，他又怎可能預先在遊艇中埋伏着人呢？

木蘭花迅速地轉着念，她漸漸的覺得事情和計鎭江沒有關係，錯的是她自己。

計鎭江是本地的大富豪，他的行動自然會引起人的注意的，自己只給了他一夜和半天的時間，準備那麼多特殊的東西。雖然財可通神，計鎭江竟然辦到了，但受人注目，却也是必然的事。這艘遊艇可能本來是作別的用途的，所以才會有暗格在。

木蘭花一面迅速地轉着念，一面留心看着那兩個人的動靜。

只見那兩個人小心地爬出了暗格，到了駕駛室中，伸了伸手臂，一個道：「她們睡了？」

另一個道：「只怕沒有，木蘭花是一個十分厲害的人，我們要小心。」

那一個發出了一陣嘶啞的笑聲，道：「她做夢也想不到艇上有人，你說，她到這裏來作甚麼，那張地圖又是甚麼意思？」

另一個搖頭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報告上去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嘉獎的。」

那一個想了半晌，道：「你想，我們何不拷問木蘭花，逼她講出實話來？那張地圖或許關係着一筆極鉅的寶藏，那麼你我……」

那人話還未曾說完，另一個的臉色已陡地一變，道：「你想叛變組織麼？我要揭發你。」

那人的臉色一變，道：「我只不過是說笑罷了，你看，海面上是甚麼？」

那人手向外一指，另一個轉過頭去，那人一翻手，只聽得極其輕微的「噗」地一聲，那個轉過頭去的人身子便搖晃了起來。

木蘭花看到那人後腦上，已出現了一個小洞，血和腦漿一起流下來。

行兇的人手中，握着一柄小得出奇的手槍。他的同伴只不過說要檢舉他，他便殺了他的同

伴，這人的兇狠，可想而知，連木蘭花這樣，慣和兇殘的人打交道的人看了，心中也不禁凜然。

她心中暗忖，那也好，本來自己要對付兩個人，如今只要對付一個人好了。

那人走過去，將他已死的同伴扶住，將之輕輕地放在一張椅上。整件事情，除了那輕輕的「噗」地一聲之外，根本沒有其他任何的聲響。

那人仍執着手槍，向外望來。

木蘭花一動也不動，那人跨出了駕駛室，沿着船舷，慢慢向船艙走去。

木蘭花的視線跟着他，那人的行動十分小心，一點聲音也不發出來。

木蘭花直到他在身前走過，才揚起手來，在那人的後頸上重重的劈下，那一下襲擊突如其來，那人的身子猛地向前一仆，跌在船舷上。可是那人身體的强壯，却遠在木蘭花的預料之上！

木蘭花只當自己一掌劈中，那人一定會昏死過去的，可是出乎她意料之外，那人一倒下去之後，左手握住了繩子，一個轉身，翻了過來。

那人一翻轉身，手上的槍便已揚了起來，木蘭花雙腳一齊踢出，左腳踢在那人的下頷上，右腳踢在那人的手腕之上。

那人手中的槍疾飛了出去，跌入海中，但由於木蘭花是雙腳一齊踢出的，所以她自己也跌倒在船舷上。那人的身子向前猛撲了過來，木蘭花雙足猛地一蹬，將那人的身子蹬了出去，「砰」地一聲響，重重地撞到了甲板之上！那一下十分沉重，那人跌在甲板上之後，直挺挺地一動也不動了。

穆秀珍睡意正濃，她在朦朧之中聽到了「砰」地一聲，咕噥着叫道：「蘭花姐，你還不睡，在做甚麼事呀，吵死人了！」

「秀珍，快起來，我們有客人來了！」木蘭花高聲叫着，一個箭步，趕到了那人的面前，那人正掙扎着想要爬起來，可是木蘭花已到了他的身邊，令得他躺在甲板上不能動。

「開甚麼玩笑啊？」艙中傳來穆秀珍懶懶的聲音，她顯然不願意起來。

「快起來，秀珍，我們有客人了。」

木蘭花一面叫穆秀珍，一面雙目直視着那人，道：「你可還想和我動手麼？」

「……不想了。」那人面露駭然之色。

「將你取去的那張圖給我！」

「好，我……給。」那人伸手進衣袋，可是當他伸手出來時，他手中却是另一柄小型的無聲手槍！但木蘭花也早有準備，那人的手才揚了起來，她足尖早已向上踢了出去。

這一次，她足尖恰好踢中在槍上，將槍踢得向上飛了起來。

而那人發出的一槍，也失了準頭，「噗」地一聲過處，子彈呼嘯向前，恰好穆秀珍從船艙中走出來，子彈就向她射了過去，在她頭頂兩吋處掠過，射進了艙中，嵌到了天花板上。

穆秀珍全然不知道剛才她自己幾乎已到鬼門關去，轉着眼睛，道：「剛剛睡着，又吵甚麼？」

木蘭花一伸手，接住了自半空中跌下來的小手槍，指住了那人，道：「別裝死了，起來，你該知道我在這裏殺死你，是絕不會有人看到的。」

「啊！」穆秀珍這才看到了甲板上的情形：「果然有人。」

「快，妳叫他將那張圖交出來。」

那人站了起來，將那張圖交給了穆秀珍，可是這時，他臉上的神情，反而不如剛才那樣緊張了，他甚至一笑，道：「你不能殺我的。」

「爲甚麼？」木蘭花揚了揚手中的小槍。

「每隔半小時，我們和上峯聯絡一次，如果不聯絡，那麼這艘遊艇，就要爆炸了，這遊艇上，是早已裝了遠程控制觸發的炸藥的。」

木蘭花心中暗吃了一驚，但是她臉上却是不動聲色，道：「原來是這樣麼？那麼，你們的上峯又是甚麼人呢？」

那人攤了攤手，道：「我也不知道，我祇是接受命令，供給計鎮江遊艇，我們躲在遊艇中，看他要那麼大馬力的遊艇，有甚麼用途。」

木蘭花迅速地思索着，她覺得那人所說的，可能是實話。如果是實話的話，那麼這人有可能隸屬於一個龐大的匪黨，不過，也有可能是屬於國際特務組織的人馬。

（未完・四）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冷泉夫婦得了「百竅神功」的上半部療毒傷，但也受秦百年的蠱惑，他們收柳仙兒爲義女，柳仙兒與戈二成結婚三天後，便叫二人去殺沙成山……沙成山又潛到方家集那個村裡，打算找接生婆夫妻逼問丘蘭兒母子失踪之事，却遇到秦紅從那兒出來，沙成山制住秦紅，帶她到那個隱蔽的山洞問話，秦紅說出「黑龍堡」堡主父子二人前來……

「哈！」的一聲，沙成山道：「好哇，嫁過去妳不成了黑龍堡的少夫人了？」

秦紅咬着牙，道：「我就是不想當他們的少夫人才來找你的，沙成山，難道你還不相信？」

沙成山道：「我相信甚麼？」

秦紅幽幽的道：「沙成山，難道你眞的不知道……」

「我知道甚麼？」

「我……我找你，難道你……」

沙成山道：「妳有甚麼話就快點說。」

秦紅咬牙道：「我逃避黑龍堡的求親，有一半也是因爲……因爲我很欣賞你，沙成山，你會笑我嗎？」

一聲無奈的苦笑，沙成山道：「是因爲我而逃離『虎躍山莊』的？」

「也可以這麼說，沙成山，你一定要相信。」

沙成山搖搖頭，道：「妳明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爲何還要作繭自縛？」

秦紅沉聲道：「爲甚麼不可能？」

「我已有了丘蘭兒，甚至也有了孩子，這些難道還不足以令妳却步？」

笑笑，秦紅道：「眼前並沒有丘蘭兒，更沒有你的孩子，沙成山，我並未親眼目睹，單憑你說，我是不會相信，江湖之上並未傳出你已結婚，是嗎？」

沙成山冷淡的道：「我正在尋找她母子而奔走，秦大小姐，妳該不是得到她母子失踪的消息而特意來消遣沙某的吧？」

秦紅瞪大眼睛，道：「沙成山，你以爲我在消遣你？你仍然不相信我的話？」

沙成山道：「我不是不相信，秦大小姐，我需要證明，因爲，我覺得事情太巧合了！」

秦紅道：「你要如何證明？」

沙成山道：「用我的方法，秦大小姐，得委屈妳幾天了，我要……」

急急的，秦紅叫道：「你要把我囚在這裡幾天？」

點點頭，沙成山道：「我說過，委屈妳了！」

秦紅望望前後，道：「你要怎麼囚我？」

「很簡單，我以『金剛指』點妳雙腿『陰陵泉穴』，更把妳的『曲泉』封閉，普天之下除了沙某，怕不會有第二人能解開妳的穴道，

等我辦完事，證明丘蘭兒母子不在你們手中，我自會前來放妳出洞。」

秦紅忙道：「沙成山，如果我答應你不逃走，你還會封閉我的穴道？」

冷冷一笑，沙成山道：「妳會不逃走？秦大小姐，妳拿沙某當三歲小孩子？哼！」

秦紅忿然的道：「沙成山，你以爲天下祇有你沙成山才是一諾千金的人？告訴你，我秦紅也是，我說不逃便死也不離此洞。」

輕搖搖頭，沙成山道：「憑甚麼我要相信？」

秦紅已開始咆哮的道：「憑我是虎躍山莊千金，憑我數百里外前來找你，沙成山，這還不夠？」

她一嘆，又道：「你更應該明白，當你進入虎躍山莊討那十萬兩銀子的時候，我就那麼輕易的被你扣住脈門？隨你一同進入『寶屋』？沙成山，你應該心裡明白。」

一怔，沙成山想起虎躍山莊討取十萬兩銀子的事，秦紅如果反抗，甚至踢出連環鴛鴦腿，一邊的秦百年便會及時側面攻來，自己雖然不懼，但却不會輕易的進出那座怪怪的寶屋了。

此刻，秦紅又道：「沙成山，你想通了嗎？」

重重的點點頭，沙成山道：「好吧，就算是妳明明在騙我，我也認了，秦大小姐，在我們這一行中，人格往往超越自己的生命。」

秦紅道：「既然你信得過我，那就解開我雙臂穴道，都痳得難受極了。」

「且再忍耐一時，我爲妳弄些吃的送來。」

「你要走？」

「是的，而且要立刻走！」

冷淡的一笑，秦紅道：「你一定是去獅頭山下，對吧？」

「不錯！」

「想找我爹要人？」

「不錯！」

「如此，你就白走一趟獅頭山了，因爲我爹根本不知道丘蘭兒母子失踪的事，他甚至也不知道丘蘭兒已經爲你生了孩子。」

冷冷的，沙成山道：「狗屁，你們會不知道？明明你們先來折辱我沙成山，然後再佈下陷阱，一舉搏殺我們三人，難道我還想不通？」

秦紅吃驚的道：「多可怕的想法！」

沙成山道：「這話應該由我來說！」

秦紅急叫道：「沙成山，你要自討沒趣，那就由你去，你先解開我的穴道嘛！」

沙成山冷然一哂，道：「我先弄吃的，妳等着！」

沙成山匆匆的走了。

洞中，秦紅已雙目垂淚，幽怨的道：「愛上一個人也有這麼多困難，我怎麼辦？」

沙成山躍出洞外，星月滿天，萬里無雲，柔和的月光下，他心事重重，本想找上小村那兩個老人仔細盤問，豈料中途會遇上秦紅。

原以爲擄來秦紅，丘蘭兒母子便有救了，怎知秦紅又說她爹也不知道。

眞希望秦紅在說謊。

沙成山很快的找上平安客棧，他拍開棧房大門，那個年輕伙計笑問：「客官，你怎麼半夜三更的才走回來？」

塞給小二一錠銀子，沙成山道：「多弄些吃的，再把我的馬牽出來。」

小二很快的就取了一袋吃的，再把沙成山的烏騅馬牽出來，笑問：「又要走了？」

沙成山點點頭，道：「是的，馬上走！」

他一頓又道：「有件事情我託你記牢！」

小二哈哈笑道：「應該的，你請吩咐！」

沙成山道：「過去我的一位朋友，他同一個姑娘會來此店找我，我會很快的回來，要他們等我。」

小二眨着眼睛，道：「是甚麼樣的朋友？」

一笑，沙成山已坐在馬上，低頭道：「曾在此店中養過病，每天要吃幾隻老母雞燉人參的那位。」

小二「噢」了一聲，道：「記起來了，就是那位紅頭髮的瘦大個子呀，沒問題！」

沙成山說的當然是「大漠紅鷹」戈二成與「毒蜘蛛」柳仙兒二人。

沙成山絕對想不到如今的戈二成與柳仙兒已經結了婚，而且更聯袂找來方家集取他項上人頭。

沙成山把吃的東西帶入山洞中，果然，秦紅仍然端坐在舊棉被上面。

沙成山把吃的放在一旁，臉

無表情的對秦紅道：「這些東西足夠妳吃上幾天的，秦姑娘，妳多多包涵了。」

秦紅雙目已紅，她緩緩的道：「可以給我解開穴道了？」

沙成山出手如風，「咻咻」兩聲，且抓住秦紅雙臂一抖，便聽得秦紅「啊」的一聲順勢便倒入沙成山懷裡。

「沙成山，如果你放棄再找丘蘭兒，就讓我陪你浪跡天涯吧！」

沙成山扶正秦紅，道：「我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更非是見異思遷的人，秦大小姐，妳的盛情我心領了！」

秦紅立刻重重的道：「沙成山，我發誓，丘蘭兒母子二人眞的不在獅頭山下虎躍山莊，這一點你一定要相信！」

怔怔的，沙成山道：「就算眞的不在虎躍山莊，鳳凰嶺上的龍騰山莊必然知道，秦姑娘，我不以痛苦加諸妳身，完全相信妳一句話，我走了！」

幽幽的，秦紅緩緩的坐下來，她望着走出洞中的沙成山，道：「丘蘭兒，江湖上的二流殺手，她竟然比我秦紅幸運多了！我……唉……」

沙成山躍馬直馳鳳凰嶺，因爲他想通了秦紅的一句話——丘蘭兒母子絕不在虎躍山莊上！

他相信秦紅的這句話，是因爲秦紅不敢欺騙他，他更相信秦紅絕不會逃走，因爲秦紅應該知道沙成山就是沙成山，沙成山絕非可欺的人！

此刻，沙成山把馬拴在通往鳳凰嶺大道的竹林子裡，他端正了自己，便大踏步往前走去！

遙望向山坡的高牆邊，沙成山又似乎看到半山上的那個山洞口，鐵柵已放，洞口未封，尚且有人影在洞口附近晃蕩！

沙成山第二次來到「龍騰山莊」，他仍然有着闖龍潭入虎穴的感受，與上次所不同的，是這次來完全爲了丘蘭兒母子二人！

他沒有忘記小村子裡兩個老人的話——那些人都是穿着青色勁裝的大漢——龍騰山莊便是一色的青裝！

沙成山尚未走到那座似城門般的門樓下，突見七名大漢往他圍過來，正是龍騰山莊七武士！

不錯，單從他們的打扮上便可知道！

頭上青巾繡着龍案，青皮軟甲薄底快靴，一樣的腰插短刀手中握着窄刃長刀！

只是這七個人迎着沙成山後，方令沙成山吃一驚！

冷冷的，沙成山站在門樓前，道：「好啊，原來是『長山雙虎』與『祁連五頭狼』，怪不得江湖上未再碰上七位，原來都投效江厚生了！」

不錯，祁連五頭狼一向橫行西北道上，最近才投入龍騰山莊，便長山雙虎也才投來此地不久！

打雷似的一聲洪笑，「長山雙虎」老大郃敢，道：「沙成山，你眞的闖來了，省得爺們到處找你了！」

淡淡的，沙成山道：「該來的躲不過，七位老兄，可否傳話進去，沙成山拜莊來了！」

「哦呸！」祁連五頭狼老二果庚最是暴躁，他皆目欲裂的道：「甚麼東西，你也配？」

沙成山古井不波的道：「要如何才配？」

果庚沉聲道：「踩着我七人的鮮血，走過我們七人的身體，沙成山，我說的夠明白吧？」

淡淡的，沙成山道：「七位，你們不再有所考慮？」

就在沙成山的話聲裡，祁連五頭狼與長山雙虎七人已開始呈扇形的移開來！

果庚已怒聲道：「考慮個鳥，這些天老子們正想不出到甚麼地方找你這個王八蛋，媽的，鬼使神差，偏把你送上門來了！」

沙成山冷然的露出懨懨的樣子，道：「各位應該明白一件事情！」

「祁連五虎」老大楊少英抖着鬍子沉聲道：「甚麼事情老子們必須明白？」

沙成山道：「殺我，你們一定會付出極慘重的代價！」

果庚又吼道：「這是爺們的事，沙成山，何用你講！對付你這頭頑劣的殺手，我們不會掉以輕心的！」

雙肩下垂，不再稍動，沙成山無奈的道：「也對，這是你們的事！」

於是，七個人側身在移動，移動中便看出是包圍之勢，光景準備一舉而亂刀砍死沙成山了！

沙成山雙手下垂，默然挺立，眼睛半睜半閉！

他那散亂的髮絲在風中飄拂，便衣襬也發出「颯颯」聲，光景已處在蕭索中泛起一股孤寒的傲氣！

地上響起碎石聲，空氣中宛

若已有血紅的影像在不成形與迷濛中浮動，扣入心弦，窒人鼻息。

此刻正是那搏殺前一瞬間的「屏息如寂」了！

幾乎難分先後，從四個方向呼轟着騰起四條人影，流星般的穿梭撲上敵人！

沙成山挺立若鼎而毫不移走。

他右腕猝翻，一蓬晶瑩如冰的冷芒便以他的身子為中心，彷彿一塊炸開來的冰球，參差着飛射崩濺！

空氣在撕裂，在尖嘯，碎芒便在此刻紛紛標濺出來！

碎芒裡有着鮮血，一時間尚分不清是誰人身上冒出來的，但至少不是從沙成山的身上冒出來！

驀然間，另外三條人影倏然撲擊而上！

便在三人即將撞入那片冷電極光中的刹那間，剛剛落地的四條人影點地再撲，也不知是何人在狂叫：「殺！」

沙成山的身子猛然一縮，便在他的伸縮間，他狂吼起來，道：「寒江月刃！」

好一片星海也似的極光向四下裡流閃不已，淒厲的尖號聲便在此刻爆發出來！

門樓內忽然一聲高喊，道：「住手！」

「咚咚咚」三聲撞地聲，只見果庚與白長山，加上長山雙虎老二路萬里，三人捂頸撞跌在地上。

鮮血明顯的從三人的頸上往外溢！

沙成山緊閉着嘴巴望向門內！

於是，他楞住了！

只見門內出現兩個人——龍騰山莊莊主「飛龍」江厚生與死而未死的總管張長江！

緊皺起雙眉，沙成山指着張長江，道：「你還沒有死？」

張長江忿怒的道：「沙成山，你這個王八蛋，你沒有死，我張長江就不會死！」

「飛龍」江厚生道：「快把受傷的人抬進莊內去！」

立刻走過來十幾個莊丁，匆匆把受傷的三人抬往莊內！

江厚生已冷冷的對沙成山叱道：「沙成山，我正在找你，你卻自動的來了！」

沙成山道：「不錯，我來了，新仇舊恨，我們是應該攤開來算

沙成山來到了客棧，伙計開門迎着他。

一算了！」

江厚生忿怒的道：「小子，是你先殺死我兒江少強，這件事你能否認？」

冷沉的一笑，沙成山道：「我殺江少強是因為他該死，他以為自己是龍騰山莊少主，就想霸佔人妻，而不幸的是這個女人又是我沙成山的人，江大莊主，你應該明白一件事情……」

江厚生挫着鋼牙，道：「說！」

沙成山臉色冷酷的道：「當時我曾再三曉以大義，曉以利害，口乾舌躁的加以勸阻，然而，有其父母的囂張，就有兒子的跋扈，是你兒子先出手，難道沙成山就該站着挨刀子？」

江厚生怒道：「一面之詞，誰會相信，而事實上，我的兒子已死在你手中，你應該為我兒抵命！」

沙成山突然的道：「所以你也暗中擄走了丘蘭兒母子？」

江厚生猛一瞪眼，道：「你說甚麼？」

一邊，張長江立刻明白沙成山敢找上龍騰山莊拚命的主要原因，便立刻回道：「就算是我們擄來了丘蘭兒母子二人，你又能怎麼樣？」

沙成山雙目一厲，咬牙道：「你們承認了？」

張長江立刻又道：「我們認，你又怎樣？」

江厚生側面望着張長江，道：「他說甚麼？」

張長江立刻對江厚生道：「莊主，這個事交由屬下來辦，如何？」

江厚生重重的道：「可以，別忘了上次的教訓！」

張長江忙點頭，道：「莊主放心，前車之覆，後車艮鑒，屬下會小心應付！」

重重的哼了一聲，江厚生回頭便走！

沙成山正欲開口，張長江已冷笑道：「丘蘭兒果然為你生了個兒子！」

沙成山道：「她們母子今在何處？」

張長江冷冷一哂，道：「你很想見到她們了？」

沙成山道：「快帶她們母子出來！」

輕搖搖頭，張長江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沙成山怒道：「我不相信她母子會遭毒手，所以我找來了，張大總管，別逼我殺人！」

張長江冷笑，道：「沙成山，你太狂妄了，也沒把龍騰山莊放在眼裡，你真的以為自己萬夫莫敵？」

半晌未開口的長山雙虎老大郎敢，怒目直視沙成山道：「媽的，只怕你今日來得去不得！」

張長江遙指半山洞口，道：「沙成山，你看，就是那個埋葬着我們二少莊主的山洞，你沒有忘記吧？」

沙成山冷笑一聲，道：「我早就該想到你們把丘蘭兒母子二人又囚在山洞中了！」

張長江也是冷笑一聲，道：「你一定很想去見她母子了吧？沙成山！」

「不錯！」

「那麼，我就領你進去！」

「走，我不想耽誤時間！」

張長江舉步往前面走，沙成山緊緊的跟着！

三丈後面，「祁連五頭狼」的老大楊少英、齊端、花子豪與「長山雙虎」老大郎敢，四人併肩小心跟着！

繞向高牆外面登坡的碎石道上，突然張長江停下腳來，他淒愴的回望着鳳凰嶺上的大片豪華屋宇，口中發出一聲尖吭的大叫！

沙成山雙眉緊皺，沉聲道：「我偉大的大總管，你發的甚麼神經病！」

張長江側目直視着沙成山，咬牙嘿嘿的大笑起來……

鏢客入彀困山洞

沙成山面目冷酷的道：「張長江，你已經該死掉的，你不會有第二次的幸運，如果再出刀，我必割下你的人頭，而且更挖開你的心……」

張長江哈哈笑道：「沙成山，如果到了那一步，我就會叫你知道我張長江是如何的壯烈與偉大！」

沙成山忿怒的道：「陰險小人，談甚麼壯烈與偉大，你不配！」

不料，張長江不怒反而狂笑起來，他邊笑邊大步直往山洞走去！

一行到了山洞口，四個青色勁裝大漢迎上張長江！

張長江手一揮，四人立刻又分站在洞口兩邊！

回過身來，沙成山望向緊跟

來的楊少英四人，道：「四位有興趣一齊進洞？」

張長江擺擺手，道：「不用，楊兄四位緊守洞口！」

他烱烱的逼視着沙成山，又道：「光景如果沒人陪你，怕你是不會輕易進去了？」

沙成山當然知道山洞充滿機關，有處停着不少靈柩的大洞附近，正是囚禁過丘蘭兒的地方。

上回山洞各通口發出轟隆聲，就知道已有不少地方遭到封閉！

但此洞的主洞口尚在，裡面顯然尚有不少通路，自己如果單身進洞，那是名副其實的「自投羅網」！

沙成山當然不會這樣儍！

他冷冷的一哂，道：「我不但不會獨自進洞，而且更不會獨自闖進去，大總管，我在此地等，等你把她母子送出來！」

「呸！」張長江怒叱道：「沙成山，你算甚麼東西？我能把丘蘭兒母子送出來嗎？你做夢！」

沙成山沉聲道：「做不做夢我會證明給你看。」

「如何證明？」

沙成山咬咬牙，道：「先搏殺你們，然後一路殺進山莊，血洗龍騰鳳凰嶺，雞犬不留！」

哈哈一聲大笑，張長江道：「只怕你進不了門樓便橫屍當場了！」

沙成山冷笑如梟，道：「我會那麼儍？你也太小覷沙成山了！」

他一頓又道：「我採取三天一小殺，堵在你們必經的幾處要道，見人便殺，然後五日一大殺，趁着黑夜潛進去，先放火後殺人，叫你們食不下嚥寢也難安，直到江厚生發瘋發狂……」

張長江一怔，不錯，沙成山是個屠手，他居無定處，腰無恆產，今日殺明日宰，殺完了便拍屁股走人，找個地方躲起來，到那兒去找他？

於是，他又想起上次吃虧上當的事情，連「虎躍山莊」上來幫忙的伍大浪與淮南三條龍也被殺掉！

他重重的戟指沙成山，道：「好吧，老子陪你進洞，領你見丘蘭兒母子，如何？」

沙成山一想，遂點點頭道：「那就勞你大駕了，大總管，走吧！」

張長江重重的望了下面的巨宅一眼，更對楊少英等四人輕點點頭，便轉身直往洞中走去！

沙成山緊跟在後面，這是他第二次進入此山洞，洞內依舊，長明燈仍然高掛在洞壁上，有一股肅煞的沉悶，令沙成山頓感不自在！

張長江走入山腹中央，立刻停下腳步，他指着許多棺木中的一具，沉聲對沙成山道：「沙成山，你可知此棺中躺的何人？」

忿怒的一瞪眼，沙成山道：「我不是來看這些死人，張大總管，咱們別耗時間了！」

張長江嘿嘿一聲怪笑，道：「說出來也好叫你知道，這裡面躺的就是伍大浪伍總管！」

淡淡的，沙成山道：「那是因爲他該死！」

張長江突然忿怒的吼道：「放屁，該死的是你！」

沙成山道：「踏入江湖的第一天我便沒有祈望自己長命百歲當人瑞，但我却十分認眞的在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簡單一句話，誰想要我沙成山的命，他就得有殺我的本事，否則便是白搭！」

張長江咒罵，道：「你媽的，口氣好狂！」

沙成山不爲所「氣」的道：「一些兒也不狂，這裡躺下的人就是最好明證！」

張長江突然冷笑道：「是最好明證，因爲這兒死的大部份人全是你刀下寃魂，不過……」

沙成山冷冷道：「如果你想在沙某面前玩花樣，你便立刻同他們一樣，僵硬的等着羽化成一堆白骨！」

張長江突然撲向中央一具棺材，爬在地上便是三個響頭，口中厲聲道：「二少主，殺你的兇手屬下已把他帶在你的靈位前，二少主，屬下拚着一死也要這姓沙的爲你償命！」

沙成山立時戒備起來！

然而，張長江却緩緩站起身來，臉無表情的對沙成山道：「走吧，你不是要去見丘蘭兒嗎？」

「還有丘蘭兒的孩子！」

「跟我來！」

沙成山見附近幾處洞口已堵住，想是上次陰謀未逞留下來的痕跡！

順着一條彎曲洞道，張長江剛剛走到轉角處，忽然騰身而躍，飛一般的便往前面撲去！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你休想逃出沙某掌心！」

話聲甫落，已見張長江雙掌拍出，打滅洞壁上的長明燈，他每過一處燈下，便出掌打滅牆上

的燈，直到沙成山快要一把揪住他的後衣領……

突然，張長江橫肩往洞角撞過去，「轟通」一聲大震，沙成山立刻發覺身後面有重物落下來，猛回頭，心中一涼，好粗的鐵柵已落下來！

張長江已緩緩的坐在地上，閉起雙眼，道：「沙成山，你死得很値得，因爲有我張長江陪着你一起死！」

沙成山雙臂貫力，抓住鐵柵力擧，鐵柵竟然紋風不動，張長江已沉聲道：「我要是你，便認栽吧！」

一把揪起張長江，沙成山忿怒的一把耳刮子打過去！

張長江吃吃笑着，他連口角溢出的血也不去抹！

當然，在這個洞室裡，他更不會還手而任由沙成山對自己一番折騰！

重重的把張長江抛擲地上，沙成山突然戟指張長江，道：「姓張的，至少你也叫我見一見丘蘭兒母子二人吧？」

抬頭，連雙眼角也溢出鮮血，張長江再一次哈哈笑起來……笑聲包含着愉快之情！

沙成山怒道：「笑甚麼？」

得意的，張長江伸着舌頭舐去口角鮮血，道：「張大爺老實告訴你，丘蘭兒母子根本不在此地，他娘的，鬼使神差的倒把你這狂徒送上門來了！」

再一次揪住張長江的衣領，沙成山怒吼道：「你說甚麼？蘭兒母子不在此地？」

張長江道：「不錯！」

沙成山道：「你爲何領我來此？」

張長江指着室外，道：「爲我家二公子報仇，爲我們老莊主洩恨！」

冷冷的，沙成山道：「也爲你們公子盡忠？」

「不錯！」

「更爲你們老主子報效？」

「不錯！」

沙成山重重的再把張長江抛在地上，咬牙道：「姓張的，你在進洞之前便抱定必死之决心了？」

「不錯！」

沙成山突然深長的一嘆，道：「對於你的忠心，倒令沙某十分佩服，不過，你以爲我會同你一起葬身在此，主意怕是打錯了！」

張長江道：「一點也不錯，此刻便誰也無法打開這道鐵柵，因爲，這兒是一道機關樞鈕，除非……除非……」

沙成山立刻問道：「除非怎樣？」

張長江道：「除非老莊主，然而此室因了你沙成山，你想老莊主會打開嗎？做夢！」

沙成山緩緩的坐下來，他不再逼問張長江甚麼，因爲一個視死如歸，一心要爲主子盡忠的人，問也是白問！

然而在他的心中，丘蘭兒母子二人的影子，却不斷的縈繞在他的腦海中！

痛苦的抖着雙手，沙成山道：「張長江，當我認爲一切都陷於絕望，根本無法再走出此洞的時候，我會用盡一切方法，使用最殘酷的手段，把你一點一點的當點心食用，直到你變成一堆血糊淋漓的白骨！」

坦然哈哈一笑，張長江道：「人肉白骨本是賤物，魂靈兒却只有一個，沙成山，當你加諸痛苦於我的那一刹，張大爺會坦然的奉上，任你生刮活吞，老子不在乎，却反倒看出你的凶殘與不仁！」

沙成山挫着牙，道：「張大總管，我想，到了這個時候，大家何妨直言，丘蘭兒究竟在何處？」

張長江怒道：「丘蘭兒確不在此，她在甚麼地方，我怎麼知道？」

「你難道沒聽人提起過？」

張長江冷笑一聲，道：「聽過！」

沙成山一緊張，撲向張長江，道：「在那兒？聽誰對你說的？」

張長江木然的道：「我是聽你說的！」

沙成山怒罵一聲，道：「你娘的！」他已揚起手掌，但見張長江愉快的閉上眼睛，遂又恨恨的放下來！

便在這時候，遠處傳來急驟的足音，沙成山極目望過去，只見星火點點往這兒移來……

星火越來越大也越亮了！

是的，至少有五支火把！

張長江冷冷的道：「沙成山，且看我們莊主是如何的折騰你吧！」

就在張長江的話聲甫落，遠處已傳來怒叱聲，道：「沙成山，你這該死一千回的可惡小子！」

不錯，正是「飛龍」江厚生與楊少英四人趕來了，五名青裝大漢的手中分持着松枝火把！

（未完・廿九）

新派武俠　中篇故事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南振岳和三眼金童發現一蒙臉黑衣人。

上文提要： 南振岳與艾如瑗遇到另一副總護法「九里琴魔」楊天隨，因二人急欲逃出魔窟心虛，反倒露出破綻，此際天山一魔出現，伸指欲點南振岳的「膻中穴」……三眼金童鬥天山一魔，南振岳鬥楊天隨，此老自視甚高，却因未竟全力落敗……三眼金童帶着他們前行，詢問南振岳方才使出的劍法，方知他是岳家後人，便告訴他桃花女成碧君就是太陰宮主……

只見琴魔兩眼發直，臉上神色木然，一無表情，對三眼金童和南振岳兩人，恍若不識，視若無覩，筆直從兩人中間擦身而過，匆匆朝桃花源奔去。

南振岳只當他方才敗在自己手下，心有餘忿，是以只裝不見，心中暗暗覺得好笑，忍不住回頭瞧去。

琴魔也在此時，腳下也突然加快，他簡直是像發足狂奔，不過轉眼工夫，便已消失不見。

只聽三眼金童口中忽然「咦」了一聲，道：「不對！」

南振岳道：「你老可是說琴魔有甚不對？」

三眼金童臉色凝重，雙目金光閃動，只是凝注着琴魔奔去的方向，沉思有頃，才道：「據我所知，楊老兒不是這等人，其中必有蹊蹺！」

南振岳望着他道：「他是逍遙宮的副總護法，自然要趕回去。」

三眼金童搖搖頭，道：「不對，不對，楊老兒生性好强，一言出口，從不更改，方才他投琴入溪，明明去意已決，絕不會去而復返，這和他平日爲人，完全不對……」

「唔，你沒看到他去得雖快，舉步重濁，雙目直視，幾乎形同行屍走肉，分明着了人家的道！」

南振岳聽得一驚，奇道：「你老說他着了人家的道？憑琴魔的武功，還會有誰……」

他話還沒有說完，發覺三眼金童忽然很快別過頭去！

南振岳覺得奇怪，也急忙轉頭瞧去！

這一瞧，頓時把南振岳瞧得大吃一驚！

原來三眼金童身後一丈外處，站着一個臉蒙黑布的黑衣人，那人生得又瘦又高，站在那裡，活像地上竪着一根木頭！

最特別的，別人縱然也有用黑布蒙面的，但至少總得露出兩個眼睛，這人却是連眼睛都一起蒙住，黑暗之中，稍不留神，絕不會把他當人。

尤其這人實在來得太過突兀，南振岳內功已臻上乘，平日耳目何等靈敏，此刻竟然不知這鬼魅似的人影何時到了身側？

當然驚詫的不止是南振岳，最吃驚的還是三眼金童！

憑他幾十年修爲，在武林中，已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就是二三十丈之外，風吹草動，他都可以清晰如覩，瞞不過他的耳朶。

這回，人家已經欺到身側，才始發覺，就憑這一點，觔斗已經栽到家了！

三眼金童終究久經大敵，心頭儘管暗暗凜駭，依然神色不變，仰天打了個呵欠，尖聲說道：「朋友來得好快，三眼金童今晚倒是看走了眼！」

那黑衣人黑布蒙臉，不知他瞧到了三眼金童沒有？但他對三眼金童說的話，却恍如不聞！

除了夜風吹着他黑色衣袂，微微揚動之外，雙手下垂，木然不動，好像釘在那裡一般！

夜色之下，這般不言不動，確實使人油然生怖！

三眼金童見多識廣，他心頭已經想到此人可能就是方才從桃花源上空破空飛過的那條黑影。

但思索着當今武林中可能僅存的幾個厲害人物，已經屈指可數，怎麼也想不出這樣一個人來！

「朋友到底是誰，江湖上牛鬼蛇神的伎倆，老夫見得多了，朋友少在老夫面前裝神扮鬼。」

那黑衣人依然一聲不作，一動不動。

三眼金童孩兒臉上不禁隱泛怒容，尖笑道：「朋友再不作聲，莫怪老夫掌下無情！」

黑衣人當眞一無反應，木然無故！

要知他越是這般不言不動，當眞越發增加了他的神秘陰森，也越發使人覺得他莫測高深。

三眼金童連問三聲，不見動靜，再也忍耐不住，狂笑一聲，道：「老夫從不信邪，朋友不願說話，就接一掌試試！」

右手大袖一揮，一股潛力，直向黑衣人身前撞去！

三眼金童功力何等深厚，他這一拂，雖然只用了六成力道，他

但一團凌厲罡風隨着一拂之勢，由大袖中呼嘯而出，威勢極猛。

黑衣人一動沒動，視若無覩。

說也奇怪，强猛罡風，湧到他身前，好像潮水一般自動分開，從他身子左右兩邊朝後流去！

黑衣人好像絲毫不覺，若無其事一般。

這下可把平日自視甚高的三眼金童，瞧得驚駭失色！

當今天下，能和自己抗衡的人，已不過兩三個人而已，對面這黑衣人居然一動不動，硬受自己一掌！

這人如非鐵鑄，也絕不是生人，因爲武林中能夠這樣硬受自己一掌的人，實在想不出還有誰來。

正當他驚凜之際，對面黑衣人下垂的雙手，忽然緩緩的舉了起來，那眞像殭屍復活一般，不但舉得極其緩慢，而且動作僵硬，不類生人。

三眼金童既驚又怒，身形疾退，回頭朝南振岳低喝道：「快把這女娃兒接過去，退到三丈外去，老哥哥要是不敵，你就趕快離開，切莫停留。」

話聲中，迅速轉身把艾如瑗交到南振岳手裡。

南振岳聽三眼金童說得這般鄭重，心知對方必然是個厲害無比的人物，雙手抱過艾如瑗，立即身形一晃，迅速退出三丈之外。

三眼金童幾十年來，經過了多少陣仗，但從沒遇到過今晚這樣厲害對手，他叮囑南振岳的話，也是他幾十年來，從沒從他口中說出來過。

他已經激起眞火，準備和對方放手一搏，但當他剛一轉過身去，不禁又瞧得心頭猛凜！

原來就在他把艾如瑗交到南振岳手上的一瞬之間，黑衣人前面竟然多了一個人來！

那人和黑衣人面對面的站着。

黑衣人緩緩舉起雙手，筆直停在胸前，那人也雙手當胸，徐徐劃了個圓圈。

兩人全沒作聲，只是比着手勢，看不出他們這是比拚武功。

三眼金童瞧到那黑衣人緩緩舉起的雙手，動作僵硬，不類生人，突然間，想起他的來歷，心頭不禁狂震，暗自訝道：「玄陰鬼爪，這魔頭難道還在人間？」

但因已經有人攔在黑衣人面前，他也祇好驚疑不定的退到邊上，袖手旁觀。

南振岳也在這一瞬之間看清楚了，那個和黑衣人面對面站着的，正是崇陽酒樓上遇到的那個鬥鷄眼，酒糟鼻的猥瑣老頭！

不知怎的，他瞧到糟老頭突然在此出現，心中起了親切之感！

黑衣人依然不言不動，緩緩舉起的雙手僵直的停在胸前。

糟老頭面對黑衣人，顯得臉色凝重，兩顆鬥鷄眼瞪得滾圓，雙手當胸，徐徐劃了兩個圓圈。

這兩人全沒作聲，手勢動作緩慢得沒有絲毫風聲，根本看不出他們是在比拚武功。

黑衣人平舉的雙手，緩緩向左右分開，遠望過去，連同他釘在地上的身子，好像一個十字。

糟老頭雙手也跟着朝左右分開，一左一右，各自劃了一個圓圈。

那黑衣人的雙手又在緩緩朝上舉起，高舉過頂，從寬大衣袖中，露出黑瘦復有如鳥爪般的五指，指甲長約尋尺。

糟老頭這回却變了花式，他左手緩緩下沉，右手跟着上舉，手掌在頂上又劃了一個圓圈。

南振岳看到這裡，心頭不覺一怔，暗想：「他這一動作，分明和師門的『抑濁揚清』極相近似！」

就在此時，黑衣人突然騰空飛起，去勢如電，劃空北逝！

糟老頭回頭朝三眼金童拱拱手，咧嘴一笑，雙脚頓處，人也相繼縱起，像一頭大鳥朝南飛去！

三眼金童突然低喟一聲，道：「二十年來，老哥哥一直想和你師傅比個高低，如今才知道老哥哥這點成就，畢竟比你師傅還差了一截。」

南振岳放下艾如瑗，抬目道：「老哥哥幾時遇上家師了？」

三眼金童大笑道：「方才要是沒你師傅及時趕到，老哥哥自問眞還不是閉目僵屍的對手哩！」

南振岳奇道：「你老哥哥說和黑衣人對面比着手勢的那位老人家就是家師？」

三眼金童笑道：「誰說不是，老哥哥要是連這點都看不出來，還叫甚麼三眼金童？」

南振岳還想再問，三眼金童又道：「咱們邊走邊說吧，老哥哥折騰了半天，酒癮早就發了，不是爲了你們兩個娃兒，我早就頓

脚走啦！」

說着一把挾起艾如瑗，跨開大步，朝山外奔去。

南振岳急忙提吸眞氣跟在他身後，一面又道：「老哥哥，你說那位老人家就是家師，怎會連一句話也不和晚輩說呢？」

「你師傅那有工夫和你說話？」三眼金童回頭笑了笑道：「方才你師傅也並沒有勝過閉目僵屍，但如果加上老哥哥，閉目僵屍就非敗不可，以他的名頭，豈肯落敗，所以才匆匆走了。」

南振岳越聽越奇，問道：「閉目僵屍眞有這麼厲害？」

三眼金童道：「此人早在六十年前就出沒江湖，兇名大著，大家因他練成一身『僵屍功』，又住在陰山附近一處冰窟之內，遂以陰山飛屍相稱……」

艾如瑗道：「你老不是說他叫閉目僵屍？」

三眼金童笑道：「那是後來的事，因爲陰山另外住着一位奇人，就是通天教教主陰古虛。」

「啊……」艾如瑗沒待他說完，驚啊道：「那是師祖！」

三眼金童吃了一驚，道：「甚麼？桃花女會是通天教教主門下？這就奇了，通天教教主陰古虛在五十年前已歸道山，從沒聽說收過門徒，而且妳師傅少說也比他遲了二三十年，怎會拜在他門下的？」

艾如瑗道：「我也不知道，我祇是聽師傅說，她是唯一繼承師祖道統的人。」

三眼金童又道：「再說妳師傅既是通天教教主門下，閉目僵屍又怎會和妳師傅沆瀣一氣？眞是令人百思不解！」

南振岳道：「老哥哥，陰山飛屍後來呢？」

三眼金童哦道：「通天教教主陰古虛雖然出身旁門，但爲人正派，豈容他住的陰山，出了這麼一個兇人，因此就限令陰山飛屍遠離陰山，而且不准再用陰山飛屍之名，當然陰山飛屍也不甘示弱，結果陰山飛屍就被通天教教主的『六陰指』毀去雙目，此後他就以黑布蒙住雙目，不以面目示人，大家就改稱他閉目僵屍，但沒有多久，江湖上就失去閉目僵屍的蹤影，這事距今少說也有五十年了，不想他却會在桃花源出現。」

艾如瑗道：「我怎會沒聽師傅說過呢？」

三眼金童笑道：「妳連天山一魔的來歷都不知道，那會知道這老魔頭的事，唔，不錯，這老魔頭極可能就住在小山地腹之下，難怪我進去之時，總覺得有些不對。」

說話之時，業已奔出山區。

三眼金童哈哈笑道：「到了，到了，小兄弟，咱們該分手了。」

他一手放下艾如瑗，接着又道：「這女娃兒一身武功已失，小兄弟，你要多多照顧她才好。」

艾如瑗返身拜了下去道：「難女多蒙老前輩施救，一生感恩不盡。」

三眼金童揮揮手道：「快起來，快起來，我就怕人家做磕頭蟲，妳祇要跟我小兄弟去，絕沒有人敢欺侮妳的，好了，我要走了，如果快一點，天亮時光，還好趕到岳陽樓喝早酒，我在那裡存着銀子哩。」

話聲一落，人已騰空飛起，走得無影無踪。

南振岳因艾如瑗武功已失，原想把她護送出一段路，便好分手上路，此時給三眼金童臨走時這麼一說，心中不禁大感爲難。

艾如瑗朝他盈盈一笑，問道：「大哥，你要到那裡去呢？」

南振岳那有一定的去處，但經她一問，忽然心中一動，暗想：「自己從雲南回來，還沒去看過自己母親，如今殺害父親的仇人，總算有了眉目，正該前去嵩山一行，同時艾如瑗武功已失，短時間內祇怕無法再練，不如讓她到紫竹庵去暫住一個時候。」

心念轉動，這就答道：「我想去一趟嵩山，妳呢？願不願和我同去？」

艾如瑗望了他一眼，幽幽的道：「我已經是個無家可歸的人了，大哥要是不嫌我累贅，我自然跟着你走……」

南振岳道：「好，那麼我們上路吧！」

這一去，路上果然又惹出了許多事來，這且按下不表。

* * *

從湘西通往貴州的大路上，近日來接連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武林人物！

這一批又一批的人，祇是一路急趕，瞧他們雖有前後之分，但似乎是有計劃的行動，隨時隨地，都有連絡，互通聲息。

如果有人守在路旁，仔細的認上一認，保證你會意想不到，大吃一驚。

因爲這些人全是江湖上平日

祇聞其名，沒見過面的頂尖兒的人物，如今却接二連三的在湘西出現。

不，一窩蜂似的朝西趕去。

你要是不信，不妨扳着指頭數上一數。

瞧吧！

威震長江的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親率南壇壇主霹靂掌尉遲烱，西壇壇主禿龍萬三勝，北壇壇主滿天飛花宋伯通一行過去了！

少林羅漢堂主持百忍大師親率十八羅漢過去了！

武當三子的玉靈子親率武當藍袍八劍過去了！

衡山派掌門人靈均道長親率師弟靈光和四個灰衣道士過去了！

長白派掌門人雪地神鵰張廣才親率三個門人過去了！

這些人在江湖上，祇要跺跺脚，就會使整個江湖動蕩上半天的人物，一窩蜂的朝西趕去，究竟爲了甚麼？

一句話，他們是爲了九大門派中有許多人被黑風婆擄去，這是追踪黑風婆來的。

湖南是龍門幫的勢力範圍之內，各處都有他們分舵，這次的行動，也是以龍門幫爲首。

三天之前，他們得到消息，一個滿頭白髮，鳩臉黑衣的老嫗，帶着一名青衫白臉少年，曾在常德沅興酒樓上露面，那正是黑風婆師徒。

之後，在辰州，在鳳凰，一路上都曾有人見到過黑風婆師徒。

據大家的判斷，也許她手下的人，早已押着九大門派被擄的人走了，她們極可能重返老巢！

於是大家就銜尾急追，擒賊擒王，祇要截住黑風婆，甚麼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在這一批人的後面，還有一個人也在急匆匆的趕路，但這個人，却恁地也不會引起旁人注意。

他是一個聳肩縮頭的糟老頭，鬥鷄眼，酒糟鼻，鬍子糾結，滿臉油垢，身上一件葛衫，長僅及膝，脚上穿着一雙草鞋，打扮既不倫不類，生相也猥瑣已極。他雙脚如飛，跑得極快！

人家追黑風婆，他爲甚麼呢？

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爲甚麼，但他心頭却比九大門派的人還急！

但等他發現九大門派的人追的是黑風婆師徒，他更着急了！

於是，他加緊趲程，最後，他越過九大門派的人，也越過黑風婆師徒，但沒有一個人發現他。

由鳳凰向西，他已經揹了官道，由麥地肚直奔四十八溪！

梵淨山已在前面！

糟老頭脚下沒停，一路朝山中奔去，金刀峽業已在望，他在山麓一棵大樹底下坐了下來。

他可並不是跑酸了腿，要在樹下歇息，祇見他匆匆從肩頭褪下包袱，取出一件天青緞長袍，很快把破葛衫換了下來，接着又脫下草鞋換上白襪和薄底快靴。

現在他開始用手指迅速清理着他蜷曲而糾結的鬍子，於是他的鬍子變成了一部花白的山羊鬍子。

他再以他雙手摩着他眼睛、鼻子、面頰，於是鬥鷄眼、酒糟鼻、猥瑣神情，一掃而光！

他簡直換了一個人，那是紫臉濃眉的老者，氣度雍容，和藹之中，另有一股懾人的威儀！

他到底是糟老頭呢？還是紫臉老者？

誰知道？反正他是一個擅於易容術的人。

心繫武林晤神尼

金刀峽的飛橋橫起半空，乃是梵淨山最驚險的地方，人登其上，當眞如凌虛而行。

紫臉老者走近飛橋，正待從橋上過去，陡然「轟」的一聲巨吼，一頭比牯牛還大的白額斑虎，雄據對崖，朝着橋上發威，意似阻止來人從橋上過去。

紫臉老者擧頭望了牠一眼，心想：「這大概就是小靈山的護山神獸了！」

一面却泰然擧步，朝飛橋石樑上走去！

「轟！」白額斑虎敢情瞧着來人並不理會牠，第二聲大吼接着響起，這吼聲比方才要響亮得多，空谷迴音轟轟震耳！

紫臉老者已飄然走近，快到飛橋盡頭！

「轟」！白額斑虎第三聲吼叫，已經發起威來，兇睛凸出，藍光暴射，金黃色的長毛也根根倒豎，虎尾不住的左右擺動，大有擇人而噬之勢！

雲從龍，風從虎，牠這聲大吼，當眞風起五步，尋谷響應！

紫臉老者停住前進，拱拱手道：「老朽專程參見神尼來的，請讓老朽過去。」

白額斑虎似乎聽得懂人言，但牠依然虎視眈眈的瞧着來人，擋在橋頭一動不動。

紫臉老者微微一笑道：「你不肯讓路，想是不信老朽之言，神尼避世修行，但老朽和你主人原是方外舊……」

白額斑虎沒待他說完，又是「轟」的一聲悶吼，虎牙巉巉，似乎作勢欲撲。

紫臉老者見牠依然不肯讓路，心頭大感作難：「自己此來事關重大，非見到神尼不可，但這守山巨虎忠於牠主人，看來絕不肯讓自己過去的了。」

想到這裡，不禁神色一怔，喝道：「老朽有十分重大之事，非見神尼不可，你還不讓開？」

雙目乍睜，神光如電，注視着白額斑虎，凜然擧步，朝崖上走去！

白額斑虎似乎沒想到來人會有這般大膽，似待乘勢撲起，那知虎目和紫臉老者目光一對，敢情被他氣勢所懾，不禁兇威盡斂，緩緩朝後退下，但牠又似乎並不甘心，一條長鞭般虎尾，祇是左右迴剪！

紫臉老者朝前逼進一步，白額斑虎就後退一步。

一退一進，走了五六步，紫臉老者已經從容跨上崖石，白額斑虎面對紫臉老者，除了氣息咻咻，兀自發不起威來！

就在此時，祇聽峯嶺上飄下一個銀鈴般的聲音，叫道：「大黃，來的是甚麼人？」

這聲音有如出谷黃鶯，嬌脆已極！

白額斑虎，驟然聽到主人的聲音，登時虎毛直豎，悶吼一聲，猛向紫臉老者當頭撲來！

人家祇有狗仗人勢，原來老虎也會虎仗人勢！

紫臉老者身子動也不動，但白額斑虎撲到他身邊，却似乎被甚麼東西擋住了，再也撲不過去！

一時不禁兇性突發，接連張牙舞爪，連聲怒吼！腥風如捲，塵土飛揚，但牠依然撲不到紫臉老者身前五尺。

紫臉老者聽那說話的聲音，好像年紀極輕，而且人還在峯頂之上，心中不禁暗暗點頭，此人敢情是神尼門下了？

他並不理會白額斑虎的連聲厲吼，微微抬頭說道：「老朽王公直，有事面謁神尼來的。」

他聲音不响，又在連聲虎嘯之中，居然清晰地傳上峯頂。

峯上嬌聲喝道：「大黃，不得無禮，來的是王大俠！」

白額斑虎還眞通靈，被她輕輕一叱，偏着虎頭，瞧瞧紫臉老者，口中低嘯一聲，果然立時退了下去。

峯上嬌脆聲音重又說道：「王大俠，抱歉得很，師傅已有多年不見外客了。」

說得好，但這話何用妳說？神尼避世修行，不見外人，大家誰都知道。

紫臉老者微微一笑道：「神尼不見外客，老朽早有耳聞，祇是老朽不遠千里而來，實有重大之事，向神尼面陳，煩請姑娘替老朽通報一聲。」

峯上嬌脆聲音說道：「不成，這許多年來，不知有多少人都說有很重要的事，要見師傅，結果師傅一個也不見，王大俠請原諒，我不能替你通報。」

紫臉老者不期一怔，心想：「這可怎麼好！自己總不能白來一趟？」

接着抬頭笑道：「尊師雖然避世修行，不見外客，姑娘祇要說起老朽，尊師也許會破例延見。」

峯上嬌脆聲音停了一停，才道：「師傅認識王大俠麼？」

紫臉老者呵呵笑道：「老朽三十年前，和尊師有過一面之緣，當時尊師曾約老朽有暇可來小靈山一晤，老朽此來，也可說是應三十年前舊約來的。」

峯上嬌脆聲音輕啊一聲道：「原來王大俠和師傅是舊友，師傅正在入定，王大俠請到小庵奉茶。」

紫臉老者微微一笑，便自擧步朝山上走去。

小靈山，又名靈鷲峯，據說它和西天佛國的靈鷲峯形狀十分相似，這可沒人見過，但它確實雄偉秀拔，氣勢非凡！

大悲庵就建在峯腰上面，白雲封徑，終年人迹罕至。

別看紫臉老者擧步從容，一步一步的走着，祇是和一個普通人行路一樣，但就在峯上嬌脆聲音話聲說完，還沒多久，紫臉老者已經像一朵青雲般冉冉直上，出現在大悲庵前面。

庵門口，站着一個長髮披肩的黃衣少女，她瞧到紫臉老者來得這般快法，不禁臉露驚奇之

色！

在她想來，托塔天王王公直在武林中聲譽之隆，幾乎不在師傅之下，自己也曾聽師傅說過，至少也該是和師傅同輩之人，但沒想到來人祇有五十來歲，也看不出有甚麼驚人之處。

紫臉老者含笑拱手道：「老朽王公直，姑娘就是神尼高足了？」

黃衣少女還禮道：「王大俠駕臨，晚輩有失迎迓。」

紫臉老者呵呵一笑道：「不敢當，老朽來得冒昧，驚擾姑娘師徒，心實不安。」

黃衣少女道：「師傅還在入定，王大俠請到庵中小坐。」

說着，領了紫臉老者進入山門，直上大殿。

這大悲庵就是這麼一間大殿，殿上供奉的是觀世音菩薩，後進敢情是她們師徒的靜室。

黃衣少女請紫臉老者在佛堂上落座，自己匆匆進去，一會工夫，端着一盅茶出來，說道：「王大俠請用茶。」

紫臉老者忙道：「姑娘不可客氣！」

目光一轉，含笑道：「這裡想來祇有姑娘和尊師兩位了？」

黃衣少女點點頭。

紫臉老者笑道：「姑娘拜在尊師門下不知有多久？」

黃衣少女垂頭道：「晚輩從小就是由師傅養大的。」

紫臉老者捋鬚笑道：「這就是了，難怪姑娘一身武學，已得尊師薪傳，就是方才千里傳音之術，祇怕武林一流高手，也難望姑娘項背。」

黃衣少女臉上一紅，羞澀的道：「王大俠見笑了，師傅說晚輩還沒有她老人家三成火候呢！」

紫臉老者大笑道：「尊師悟徹佛門眞諦，功參造化，爲百年來武林第一高手，姑娘能有尊師三成火候，放眼江湖，祇怕已是罕有對手了。」

黃衣少女不覺臉有喜色，嫣然笑道：「我師傅從不准我輕易離開這裡，也從沒和我說過江湖上的事，王大俠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不知江湖上有些甚麼厲害的人？」

紫臉老者笑道：「江湖上分爲正邪兩派，正派中一共有九大門派……」

黃衣少女道：「這個晚輩聽師傅說過，邪派呢？」

紫臉老者沉吟道：「其實武功一道，並沒有正邪之分，行得正，縱然出身旁門，就是正派，行得邪，就是邪派。

「譬如當年和尊師同名的通天教教主陰古虛，出身原是旁門，但爲人正派，江湖上誰也沒有把他視作邪派中人。又像烏蒙的黑風婆，當年雖然爲惡，但放下屠刀，一樣不算惡人……」

黃衣少女似乎聽出滋味來了，睁着眼睛想了一想，道：「通天教教主陰古虛，我好像聽師傅說過，黑風婆？這名字我沒聽到過，哦，還有瑤山的千毒谷主，也是壞人，我聽師傅說過。」

紫臉老者微喟道：「江湖上本來已經平靜了一二十年，自從黑風婆隱迹之後，千毒谷主也已有多年不出，可是平靜了二十年之後，如今却又兇機隱伏，成了大風暴前夕，一旦爆發，可說是武林中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黃衣少女奇道：「可是黑風婆和千毒谷主又出來了？」

紫臉老者搖搖頭道：「如果是黑風婆、千毒谷主等人，老朽也不會專程找尊師來。」

黃衣少女咬着嘴唇，說道：「師傅恐怕不會管這些事的。」

紫臉老者仰臉道：「神尼佛門中人，慈悲爲懷，何況這是一場莫大功德，如果尊師不管，祇怕沒人能挽這場浩劫了。」

黃衣少女道：「王大俠呢？」

紫臉老者苦笑道：「姑娘把老朽看得太高了，憑老朽這點能耐，祇夠和對方第二流的人物相抗，唉，祇怕還嫌不夠……」

黃衣少女吃驚的道：「有這麼厲害的人，那是甚麼人呢？」

話聲方落，祇聽一個蒼老聲音叫道：「徒兒，妳在和誰說話？」

黃衣少女吐吐舌頭，低聲道：「師傅醒了！」

一面接口道：「師傅，是王大俠！」

蒼老聲音道：「爲師不見外客，妳怎麼把人家讓到庵裡來了？」

黃衣少女回頭望了紫臉老者一眼，說道：「師傅，王大俠是妳老人家約他來的。」

蒼老聲音道：「爲師約過甚麼人來？你就說爲師不見外人，請他下山去吧！」

紫臉老者連忙起身拱手道：「老朽王公直，三十年前曾在南屏山上拜識過神尼一面，當時蒙神尼囑老朽他日途經梵淨山，可至小靈山一晤之言，老朽碌碌庸人，三十年後，才來專誠拜謁！」

黃衣少女聽紫臉老者果然說的不假，才算放下心來。「阿彌陀佛！」

蒼老聲音低誦佛號，道：「貧尼還當是誰，原來是托塔天王王老檀樾光臨寒山，貧尼失敬之至！」

話聲未落偏門內已轉出一個枯瘦清癯的緇衣老尼，一手握着一串念珠，合十躬身道：「老檀樾三十年不見，丰采如昔，貧尼方才多多得罪！」

黃衣少女瞧了紫臉老者一眼，暗想：「原來托塔天王三十年前就是這個樣子了。」

紫臉老者連忙還禮道：「老師父寶相莊嚴也和昔年一樣。」

緇衣老尼道：「阿彌陀佛，貧尼區區一點枯禪功夫，怎及老檀樾玄門練氣之術？」

紫臉老者道：「好說，老朽怎敢和神尼相提並論？」

緇衣老尼抬目道：「風雨故人來，老檀樾有何見教？」

紫臉老者暗暗想道：「好箇風雨故人來，看來神尼明知故問，她分明知道自己來意。」

一面含笑答道：「老朽三十年來一直想叩謁神尼，面聆禪機，怎奈老朽草草勞人，迄未得暇，此次趨奉寶山，一來是爲了我心願，二來却是爲了武林浩劫將興，想請神尼指點。」

緇衣老尼淡淡說道：「老檀樾好說，佛門最重因果，老檀樾是貧尼舊識，光臨寒山，貧尼無任歡迎，只是貧尼已有三十年不履塵世，武林中事，不談也罷！」

武林中事免談，一口拒絕了！

紫臉老者早在意料中，依然含笑答道：「神尼精研佛法，佛家素以慈悲爲懷，普度衆生，目前江湖大劫將興，神尼總不能眼看芸芸衆生，同淪浩劫？」

緇衣老尼合十道：「阿彌陀佛，出家人皈依我佛，清淨滅度，江湖兇殺之事，因果循環，善惡自有報應，何用你我躭心？」

這倒好，自己不想預問，反而勸人家也不要預問了！

紫臉老者微微一笑，頷首道：「神尼說得極是，老朽也已有二十年沒在江湖走動了。」

「阿彌陀佛！」緇衣老尼口誦佛號道：「茫茫江湖，重重殺孽，得抽身時便抽身，老檀樾正該如此！」

紫臉老者大笑道：「老朽師門，原是玄門一脈，道家主張清淨無爲，因此，江湖上縱然魔影幢幢，大劫已迫眉睫，老朽原可抽身不問；但老師傅不同了……」

緇衣老尼目光一抬，道：「貧尼出家之人身在空門，如何不同？」

紫臉老者道：「就因神尼是佛門中人，才和老朽不同，老朽可以袖手不管，神尼却不能視若無覩。」

緇衣老尼道：「請老檀樾明教。」

紫臉老者目光一轉，瞧了殿上供奉的觀音大士神像，徐徐說道：「我佛以慈悲爲懷，觀音大士更是慈航普渡，救苦救難，何況這場武林浩劫，只有神尼無邊佛法，才能挽救。」

緇衣老尼低喧佛號：「老檀樾好辯才，說來說去，是要貧尼插手江湖是非了？」

紫臉老者笑道：「神尼練的是降魔寶幢，佛家原有降魔消災之說，不能以是非視之，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緇衣老尼只沉吟不語，過了半晌，才道：「貧尼已有數十年不問塵事，此事實在礙難從命。」

（未完・廿一）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一)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說，都在歡迎之列。

(二)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刊，稿費從優。

(三)故事内容精彩，本刊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培邦·圖

「四大皆空，除非般若門牆，更無生處！六根清淨，若論魁梧骨相，猶是皮觀。」

這是一幅卷軸，高高的掛在這間叨拾得雅緻的書房牆壁上，仔細觀賞，眞的是筆走龍蛇，春華秋實，果然董狐之筆，騰蛟起鳳！

每天，龍頭都會撫髯站在這幅卷軸前面賞心悅目的微微笑，他有着百看不厭的樣子！

其實，書寫這個卷軸的人並非秦淮大書法家，而是一位開酒館的老闆娘寫的字！

魚如意的小酒館，就叫「醉翁之意酒館」！

紅霞消失，夜幕低垂，醉翁之意酒館內高掛着四盞燈，八張桌子祇坐了四位客人，魚如意提着一把銀壺穿梭在四張桌子間，她纖手輕巧的爲客人斟酒，一對鳳眸斜着瞟還半帶笑。

四位客人中一位是馬臉年輕人，一位是紅臉大漢臉上一道疤痕，看上去就好像臉頰上爬了一條大蚯蚓！

另外兩人大草鬍子連上胸，那個帶着護手環的大漢還少了一顆大門牙！

四個人四張桌，魚如意提壺沒停過，她忙得開心，就好像她樂意這麼做！

四個人木然不動的坐着，木然的瞪着眼，同樣的，四把砍刀靠在桌邊沿。

這種光景，這種氣氛，誰還敢進入醉翁之意酒館來吃酒，客人們祇在門口看一眼，立刻就回頭！

四個人一共喝了多少酒。

夜深沉，二更天快到了，忽見二門奔來一個伙計，那人也精幹，他對魚如意低聲道：「窖藏的十幾罈酒全部出窖了！」

魚如意道：「我這兒也快沒有了，祇不過……」

伙計看看屋內四個怒漢，他衝着魚如意點頭，便立刻拔腿往外走。

伙計就快到門外了，突然傳來一聲「嗤」！

「哎唷！」

伙計彎腰抬腿，腿肚子上一隻竹筷入肉兩寸。

魚如意淡淡一笑，她對伙計叱道：「回後邊去！」

伙計彈跳着一條腿，往二門去了，沿路滴着血。

* * *

祇這麼一躭擱，四張桌上傳來叮咚聲。

「酒，酒！」

幾乎四個人一齊喊叫，魚如意依然笑笑，提壺爲四個怒漢把酒斟上！

祇不過她忽的拍拍酒壺彭彭響，道：「四位，忍耐一時，我去後面看看，再抱來一罈酒。」

她手指二門，又道：「各位也不能祇進不出吧，二門後有茅屋，鬆散鬆散再喝，如何？」

四個惡漢不開口，四個人彼此直瞪眼！

魚如意匆匆奔去二門了。

魚如意走進閨房掩上門，拉開幔帳不見了。

祇見地室中有風口，魚如意祇對着風口一聲喊：「龍頭，酒，快！」

魚如意匆忙的又上來了，她出了閨房到後院，一間華麗的酒廂內，大馬金刀的坐着一個灰面漢子，這漢子袒胸舉酒碗，滿身大汗衣濕透，地上也濕了一大片，可還在咕嘟咕嘟的喝，三樣精點祇吃一半。

這表示他還能再喝十幾罈！

* * *

醉翁之意酒館的後門，咕哩隆咚的來了一輛車子，四個伙計齊動手，三十斤裝的大酒罈，一共十罈搬下車，祇一看，便知道是陳年大麯酒。

十罈就是三百斤，一下子搬進小酒館。

有個伙計匆忙的抱了一罈到前面，再把每個酒壺倒滿酒，立刻退回二門裏。

魚如意哈哈笑，她把長裙也脫了，翠綠褲祇遮到雙膝上，小夾衣低胸見兜肚，秀髮半散，却仍然提着酒壺繞着四張桌子在斟酒。

再看桌上四個人，四個人的精神更大了。

四個人又是彼此一瞪眼，舉碗仰面猛灌酒，魚如意也亢奮，偶爾發出嗤的一聲笑，就好像咱們大伙在我這酒館中泡上了，你喝酒，我斟酒，喝上三天也不在乎。

三更天快到了，醉翁之意酒館外忽的來了一個年輕漢，這人乍看不起眼，高高瘦瘦的身材，甚至十指尖尖長長的，略帶着幾分女人味。

一襲藍衫也清純，輕巧的走路滿吸引人的。

他此刻就吸引住魚如意的眸子跟着他移動。

魚如意一邊斟酒一邊問：「客倌，你也喝酒？」

年輕人拉把椅子坐在近窗的桌邊上：「小飲！」

桌上有個筷子筒，他隨手去取竹筷。

「颼！」

「噹！」

斜刺裏一隻竹筷飛來，却被年輕人收入竹筷筒中，年輕人淡淡一笑，對魚如意道：「上酒！」

魚如意笑呵呵的走過來，有一隻細瓷酒杯端放在年輕人面前，她淺淺一笑，嘩嘩嘩的把酒斟上了。

「酒！」

附近有個怒漢大吼。

魚如意小鳥投林也似的轉身便到了那人桌前，大麯酒斟了一大碗。

忽的一個怒漢拍桌而起，他戟指年輕人叱道：「滾，天下沒有你這種撿便宜的人！」

年輕人剛喝一口酒，他把酒杯放下，淡淡的道：「老兄，你在吼我嗎？」

那怒漢咬牙，道：「不是吼你，還是吼那個王八蛋呀，快滾！」

他臉上的刀疤在蠕動，好像是活蚯蚓在移動。

年輕人雙目一亮，道：「天南刀恨萬里紅！」

刀疤臉上一緊，隨之發出一聲嘿嘿笑，道：「你也認得萬大爺呀，倒是難爲你了，滾出去吧！」

年輕人淡淡一笑，道：「酒館如果關門，我自會出去！」

「天南刀恨」萬里紅道：「如果你不走，你永遠也走不出去！」

年輕人又舉杯，忽見一片刀光宛如西天灑下一片極光，咻咻罩過來。

「嘩！」

「卡！」

滴滴酒珠似鋼丸，射穿過刀芒，萬里紅的手與臉上見血光，萬里紅的刀也砍在桌子一脚！

桌破，萬里紅提刀便往外走，不料門口却有一雙手伸過來了！

「酒錢。」

血手抹去血臉上的血滴與酒漬，萬里紅摸出一錠金子拋在那隻手上。

那是一隻既白又細的嫩手，如今手掌上黃澄澄的一錠金子，但未收起來。

「過午侍候爺們到二更天，跑腿斟酒挺累人的，服務費是不能少的。」

「妳要多少？」

「大人物大給，小人物小給，爺自斟酌！」

江湖上恁誰也不願把自己比成小人物。

萬里紅更是自豪，他乃兩淮梟霸，目空一切，聞言又自懷中摸出一錠金子，重重的砸在那隻柔荑的手掌上，砸得兩錠金子「噹」的一聲響：「我還會再來的。」

說完，便揚長而去。

那隻手收回來了，那是魚如意的手，她把兩錠金子在手掌上輕輕的拋着，喃喃的道：「眞是太小氣了，小鼻子小眼的祇這麼兩錠金子，叫人笑死！」

她這話聲不大，但屋子裏的人都聽到了。

魚如意就是要大家聽到她的話，也等於告訴大家，她的服務是索費的，而且索價甚高！

醉翁之意酒館的客人們均知道來此喝酒要索服務費，祇不過一般的客人付的服務費有限，那是因爲魚如意祇是站在屋子裏對客人們點個頭，打聲招呼，跑堂斟酒由兩三個姑娘侍候！

可是今夜不同了，今夜來了這幾位黑道大豪，無他，均是衝着「醉翁之意酒館」的名號上門的。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 * *

「斟酒！」

「來了，來了！」

魚如意像隻出林的小鳥似的提了酒壺又開始爲每個人斟酒，她斟到那年輕人面前，年輕人對她一笑，道：「姑娘，別爲我忙，我不爲酒，我慢飲！」

他此言一出，三個怒漢齊瞪眼。

那個披髮短髯灰面怒漢拍桌叱道：「混蛋，爺們大碗喝，你却慢慢喝，娘的皮，佔爺們便宜呀！」

年輕人淡淡的道：「這是甚麼話，我喝我的酒，關你們甚麼事？莫名其妙！」

另一惡客叱叱道：「爺們煮酒論英雄，誰先躺下誰退出，你小子中途插進來，娘的，便宜是這麼佔的？」

年輕人道：「請問各位，你們賭甚麼？」

下巴尖尖的怒漢，道：「老闆娘魚如意！」

年輕人道：「怎麼說！」

那人吼道：「到那時，勝者才會履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誓約，由我們之中輸的三人護駕，勝者與老闆娘有一番狂歡，直到雙方滿意。」

年輕人搖搖頭，道：「老闆娘願意嗎？」

「她……」

三個惡客均瞪眼，忽聽窗外街邊傳來一聲吼：「她早就點頭同意了！」

原來剛才的「天南刀恨」萬里紅沒走遠，但他顯然承認失敗，而不再走進來了。

魚如意巧笑，道：「是呀，我是答應了，如果……」

年輕人忽的仰天一聲哈哈，道：「我多麼笨呀，門口的招牌上已寫了『醉翁之意』四個字，我應該想到的，哈……我應該想到的。」

尖下巴的並非泛泛，他乃「江南刀客」令狐膽，有名的閩浙野龍就是他！

令狐膽忽的指着年輕人，吼道：「你可是也想參加一份嗎？」

年輕人道：「既然老闆娘開出這麼一件令人賞心悅目的條件，我如果退出，我就是天下最大的笨蛋。」

令狐膽三人齊怒目瞪過來。

年輕人又道：「當然，我自也不會佔你們的便宜，三位，要如何才會令三位滿意？」

令狐膽道：「簡單啦，你馬上喝下十斤大麯！」

年輕人一笑，道：「可以，酒來！」

他此言一出，魚如意哈的一笑，道：「喲，十斤大麯呀，我這兒酒不多了呀！」

「江南刀客」令狐膽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的巴掌沒收回，看的人吃一驚。

年輕人却笑笑，道：「厲害！」

令狐膽已吼叱，道：「快去取酒來。」

吼聲已畢，他把手掌抬起來，桌面上明顯一隻大手印，足有三分深。

魚如意嬌聲一笑，她對年輕人道：「後廳房還有個老酒仙，怎麼沒人願意同姓李的比酒量！」

年輕人笑笑道：「老闆娘，我不是同人比酒量的，但如果有人叫陣，我不拒絕！」

他指指後面，又道：「十斤大麯快取來！」

魚如意哈的一笑，道：「也好，喝死的是你不是我！」

她擺動細柳腰，滾動着豐滿的圓臀，輕盈的去了二門後，年輕人衝着令狐膽三人道：「十斤大麯我喝完，三位是不是認輸呀！」

短鬚的灰面漢叱道：「放屁！」

年輕人不怒反笑，道：「你指教！」

這惡漢乃江北黑梟，「冷面殺手」余通是也！

姓余的雙目一厲，道：「你吃完以後，咱們大家再拚酒，拚到最後一個人。」

不旋踵間，魚如意自二門走進來，她雙手捧着一隻泥封的十斤大麯酒罈。

余通與令狐膽，還有一位三江惡棍「十方瘟神」扁化人，三人六隻眼，看着魚如意把泥封拍去，嘟嘟嘟的去倒酒。

年輕人立刻捧起酒碗來，他呱嘟一口直瞪眼。

「老闆娘這酒眞夠冲。」

魚如意道：「不喝趕快走。」

一笑不回口，年輕人捧起酒罈喝起來。

這光景看得扁化人三人直瞪眼，三人有些不信邪。

年輕人喝下十斤大麯酒，他把空罈放一邊，冲着扁化人三人微微笑，忽的他把頭猛搖，便見無數水珠子四下裏飛灑如落雨！

令狐膽沉聲吼：「斟酒！」

魚如意提了酒壺又開始爲這四人斟酒了，她邊斟酒還哈哈笑：「快了，快了！」

她這話是甚麼意思？

大概祇有她一人知道。

* * *

魚如意提壺把酒往扁化人的碗中斟，忽聽那年輕人哈哈笑，他手捧酒碗站起來。

「各位，咱們何不圍在一張桌子上拚酒呀。」

他移動椅子坐到扁化人的桌子一邊，又對令狐膽、余通二人招手，道：「過來呀！」

不料扁化人把雙目一厲，吼叱道：「滾開！」

年輕人半怔又笑的道：「三位不接受我的意見？」

余通沉聲道：「小子少不更事，你不以爲醉翁之意酒館的老闆娘風姿綽約，步履迷人，抬腿甩袖，令人賞心悅目嗎？」

年輕人突地哈哈一笑，道：「是呀，我也以爲老闆娘的動作無不令人雙目留連，多看幾眼！」

令狐膽道：「知道還不回你坐的地方！」

扁化人跟上一句：「你已躭誤咱們不少時辰了！」

年輕人提了椅子又回來，他衝着窗口一瞪眼，因爲那個受了皮肉之傷的「天南刀恨」萬里紅正隔着大窗未走開，萬里紅的雙目落在魚如意的身上，他幾乎是盯緊了看上魚如意。

魚如意十分高興，她吃吃笑。

天下的女子都喜歡被男人盯着看，那表示她美。

醜女人是引不起男人興趣的！

年輕人此刻更加注意魚如意了！

魚如意在斟酒，她也笑，笑得很嫵媚，只不過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絕不是她的笑，而是令男人眸子最敏感的地方，每個男人偏就愛看的地方。

年輕人也注意到了，正面看不覺得，側面看過去，魚如意的胸上尖又高的微微顫。

女人爲了吸引男人，那個地方可以造假，但如果那地方顫性大，就不是假的了！

魚如意的那地方就顫抖得可愛。

當她走動的時候，顫得更厲害。

* * *

一壺酒又完了，窗口外發出一聲笑。

「太好了，清醒以後看得更妙呀，哈……」

萬里紅在窗外大笑，他不覺得臉皮帶傷在流血，他好像被魚如意的動作吸引得忘了痛。

魚如意更是愉快的笑了。

偶爾，魚如意會飛目瞟向年輕人，她的俏唇一邊牽，牽得年輕人雙目一亮。

有聲音傳向江邊，三聲梆子三聲鑼，原來三更天了！

魚如意提壺再斟酒，她吃吃笑了。

因爲她看到江北黑梟，冷面殺手余通的口唇硬又僵，也無血色。

余通的左手吃力的按在那隻瓷碗上，瓷碗發出吱吱聲，已有一半陷入桌面了。

這表示他已不勝酒力了！

「還要喝嗎？」

「不！不！」

於是，一隻細膩柔荑的手伸過來了！

魚如意的手就是美，春葱一般的十指，指甲上不塗寇丹自然紅，比玉還光滑潤圓的手令人以爲這是上天特別打造的一樣，別說是摸一下，看一下也醉人。

醉翁之意酒館，果然名不虛傳。

* * *

「酒錢！」

「呶！」「彭」的一聲，一錠金子放桌上。

魚如意纖手未收回：「不夠！」

「妳要多少？」

「刀疤萬先生，他吃酒就是一錠金子呀！」

余通說話舌打結，道：「妳開價吧！」

「無價！」

魚如意的聲音也變了，臉色也變了。

美麗的女人變臉色是很嚇人的，就好像美麗的毒蛇欲攻擊人的時候是嚇人的一樣。

余通看得不自在：「怎麼說？」

魚如意道：「各位都是大豪，不但吃光了我的酒，而且吃光了我的好酒，至於要我魚如意侍候，那也是無價！」

她笑笑，又道：「我說過，大人大給，小人小給，我不計較，但望別損了各位的名號！」

果然開酒館的，一張利口。

江湖大豪，不能叫人當成小人，這服務費便也不會是個小數目的了！

* * *

「彭！」

余通自懷中摸出四錠金子砸在桌面上，道：「拿去，酒錢加服務費，這些金子全是你的了！」

魚如意笑了，她又變得嫵媚了！

余通站起來，他一步一個足印的往門外走，厚背砍刀當拐杖，顫巍巍的走出門，走入夜暗中了。

* * *

那位三江惡棍，「十方瘟神」扁化人目瞪口呆的張口不出聲，

魚如意站在他身邊。

「扁大俠，你是怎麼啦？要不要斟酒呀！」

扁化人不出聲，他搖頭。

魚如意的巧手伸出來了！

「扁大爺，那就付酒帳吧！」

「嘩！」

那是一張銀票，一張千兩銀票，扁化人抛在桌面上，他口齒不清的道：「酒帳加上服務費，我……我……」

魚如意收起銀票，道：「扁大俠，我明白，你的意思是還會來的，是不是？」

扁化人已往門口搖晃着走去：「不……錯……」

魚如意笑吃吃的道：「歡迎，歡迎！」

扁化人出門了，外面天黑，看不清往那個方向走去，但聽聲音，似乎是江邊。

「天南刀恨」萬里紅已不在窗外了。

萬里紅已跟着余通走了。

現在，醉翁之意酒館中只有那位閩浙野龍，「江南刀客」令狐膽端坐着。

魚如意走到令狐膽身邊，她急忙為令狐膽斟酒，淺笑着道：「令狐大俠眞海量。」

魚如意提着一把銀壺為客人們斟酒。

只這麼一句話，令狐膽雙目血紅的看向對桌的年輕人，有一副得意的樣子。

年輕人却舉起酒碗晃一晃，仰起脖子喝起來。

令狐膽當然不稍讓，雙手捧碗喝得呱嘟呱嘟响！

這二人又對了七八碗，忽見令狐膽翻白眼。

魚如意立刻走上前：「令狐大俠呀，你這是怎麼了？莫非你害過羊癲瘋，要不然你得過老傷寒，觸動病根發了顫呀！」

忽見令狐膽雙目一厲，雙肩猛晃，件件衣衫都濕了，他出氣有聲的衝着年輕人道：「小子，報……個名來……」

年輕人笑笑，道：「皇甫歸西！」

他報名字說出來，令狐膽一震，道：「不歸山莊的死公子，翠羽瀟湘客？」

淡淡一笑，皇甫歸西道：「小字號！」

「彭！」

一張銀票砸桌上，令狐膽撐身而起，他這就要走了！

魚如意上前，她抓起銀票看一眼。

「令狐大俠，你這是多少呀！」

「你不識字嗎？你自己看！」

魚如意抖抖銀票，道：「一千兩呀！」

令狐膽道：「包括你的服務費！」

「不夠！」

魚如意又寒起臉來了，也依然嚇人。

令狐膽叱道：「姓扁的也是一千兩呀！」

魚如意道：「令狐大俠並未與扁大俠一起離開！」

楞了一下，令狐膽忿怒的又自袋中摸出一張銀票，抛向魚如意的身上，轉身往門外走去！

魚如意仍然笑哈哈的把令狐膽送到門口。

「令狐大俠，歡迎再來呀！」

令狐膽已走遠了，但魚如意的話他必然聽到了。

魚如意相信令狐膽會聽到她的話，要不然她就不說了！

* * *

魚如意嫣然回頭笑，她笑着走向皇甫歸西！

皇甫歸西伸手，他哈哈一笑，道：「妳叫我喝了十斤老醋！」

魚如意道：「那是十斤解酒醋，比酒還貴！」

她忽然變得春水一般的溫柔，笑得叫人心神蕩漾。

皇甫歸西道：「妳這裡大概備了不少這樣的解酒醋吧？」

魚如意道：「開酒館總也得備些解酒的東西，天下最好的解酒醋是我這兒！」

皇甫歸西道：「我吃了你的酒，又喝了你這十斤比酒還貴的解酒醋，你算一算，我是不是要付你銀子與服務費比他們四位還多出幾倍吧！」

魚如意哈哈一笑，道：「你一分錢不必付。」

皇甫歸西雙目一亮，道：「怎麼說？」

魚如意已轉身往二門走去，她走在二門還回眸一笑！

有人就叫她的這種笑叫抛媚眼，女人如果對人這樣，就表示再說甚麼話也是多餘的了！

當他跟到三門的時候，醉翁之意酒館的店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隨之噗噗幾聲，店中的燈也熄了！

* * *

魚如意未開口，皇甫歸西也一樣未開口。

皇甫歸西有個念頭，他打算接受一次特種服務，因為江湖上傳言，秦淮有三美，一個男人，而且是眞正的男人中的男人，雖擁一人也不枉此生了！

秦淮人們有詩云：

「散財童子賭場樂，夜夜歡笑大畫舫！」

「醉翁之意小酒館，風雲血腥美人妙！」

皇甫歸西便是聽了這首江湖傳詩才遠自鳳凰莊趕到這南京來的。

扁化人，萬里紅、令狐膽，余通也是一樣。

至少，表面上他們就是這樣！

風雲血腥美人妙

朦朧的燈光，總是有着另一番情調，尤其是燈光下站着美人兒，而且是站在面前。

皇甫歸西坐在一張櫈上，他那薄厚適中的唇微微的在嗡動，雙目稍向上看！

魚如意一雙尖峯不顫了，她身子未動當然不顫動！

皇甫歸西伸手去摸，但中途他停下手。

他發覺魚如意這間閨室蘭香

溫適，令人有怡情悅性的感覺。

再看魚如意，她此刻芙蓉其面，芳蘭竟體，伸手去摸又怕摸破。

皇甫歸西就是這一念及此，他的手便停在半空。

只不過當他發覺魚如意冲他笑的樣子，那麼的誘人想入非非，皇甫歸西用兩根手指去拉扯魚如意的衣帶。

短衣鬆開了，露出肚兜來，更顯得她的雙峯可愛，朦朧中有些抖動。

皇甫歸西雙目有些紅，是赤紅！

有人叫那種紅光慾火在燃燒，只不過皇甫歸西有些口乾得很想喝點甚麼！

忽的，魚如意的兜帶也鬆了！

那不是皇甫歸西動的手，但肚兜還是掉落了，皇甫歸西雙目厲然瞪過去，那玉雪般的胸膛在微微起伏，那嫣紅的兩粒宛如瑪瑙剔透的兩點，十分挺拔的好像掛了兩粒紅櫻桃似的。

櫻桃是可口的，皇甫歸西不就是口乾舌燥嗎？

只不過這種突然的舉動，也令皇甫歸西嚇一跳。

他實在想不到她的衣衫肚兜那麼容易脫掉，皇甫歸西站起來了，當他托起魚如意下巴，準備吻上去的時候，魚如意旋身到了銅床邊緣上。

銅床當然是爲男女而設的，天下所有的大床小床，都是爲了叫人舒服的！

魚如意便在這時候，她的綠褲也落下去了！

她本來是風姿優雅而綽約，如今變得軟玉溫香醉死人，立刻間，皇甫歸西想到了酒館的名字，那也確實的稱得上名實相符，因爲這裡是有令人迷倒的美人兒！」

＊　＊　＊

皇甫歸西稍怔便道：「妳的舉動一向如此？」

魚如意淺笑搖頭。

「我不是一個很容易脫衣的女人！」

「你却又脫得一絲不掛了！」

魚如意道：「你以爲我是甚麼樣的女人？」

皇甫歸西道：「女人總是善變，一忽溫柔，一忽兒凶殘，差不多就是這樣！」

魚如意一笑，道：「在我這間閨室中，皇甫大公子只會領略我的溫柔！」

她移動着光裸的身子！

她取筆紙放在桌上，更把桌上的燈光挑亮！

她回頭一笑，道：「如果你想領略溫柔，那就爲我磨墨，我爲你畫像！」

皇甫歸西震了一下，道：「你就這模樣？」

魚如意道：「是呀，有甚麼不可以的？這兒只有我們兩人呀！」

她款款的走過去，也爲皇甫歸西把一身衣褲脫下來！

皇甫歸西就是無法拒絕。

皇甫歸西也有着衝動，只是他强壓着快要爆發的熊熊慾火，直不楞的瞪着魚如意。

大方，也自然，魚如意走到桌前，她笑笑，提筆……

皇甫歸西果然爲她磨硯，兩個光裸的人對桌站，就好像天地之間只有他們兩個人存在。

＊　＊　＊

先是磨墨，然後勾勒，完了以後細描再着色，很快的一幅美女弄荷圖完成。

皇甫歸西只一看，不由大爲欣賞，他細看，那是幾大片荷葉與幾朵荷花，有位裸裎的女子，那麼俏麗的在荷花叢中悠然的綽立，美極了！

皇甫歸西忍不住撫掌叫好。

「提個詞吧！」

魚如意只寫了三個字：「美人荷！」

她的字體秀中帶蒼勁，不輸名家之手！

龍頭就每天觀看那幅魚如意寫的卷軸！

「才女，果然名不虛傳，難怪有人一擲千金也難親一下芳澤！」

魚如意擲筆而起，她取出一邊的七弦琴，含笑對皇甫歸西道：「且聽一段小橋流水吧！」

皇甫歸西似已忘了二人是裸裎的，他愉快的站在一邊，道：「現在，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令我愉快！」

錚錚之聲十分悅耳，偶爾魚如意還會附唱兩句。

皇甫歸西十分着迷，如果這時候有人闖進來，他會毫不留情的殺了這人。

錚聲已過，魚如意小鳥依人的偎上了皇甫歸西那十分寬厚的兩肩，她那堅挺的雙峯，幾乎入肉三分的擠壓在二人之間。

皇甫歸西張臂托抱起魚如意，他出氣有聲，一步一步的往大銅床移動。

只不過兩三丈遠，皇甫江以爲有兩三里遠，他托抱的女子又見杏面生春，桃腮微暈，正是沉醉迷人的光景。

皇甫歸西也溫柔有致。

他乃鳳凰山莊的翠羽瀟湘客，那也是江湖傳言的不歸山莊死公子！

一個人被稱做死公子，那表示他是鬼，再厲害的人物也怕鬼。

＊　＊　＊

大銅床上兩個赤裸的男女滾抱在一起，人們免不了以爲二人要搞那男女關係了。

皇甫歸西懷中擁抱着光滑的玉人，而且是活動溜滑還香味有緻的玉人，他有些蠢蠢欲上了。

但就在這時候，忽見魚如意一挺而起，她坐直了身子，反把皇甫歸西楞在床上，她的動作，就如同一條自漁人雙手溜滑掉的魚，輕巧、靈敏的脫離了皇甫歸西的掌握。

其實說她靈活似魚，倒不如說她似一條泥鰍，因爲她滑出皇甫歸西的擁抱，又跳下了大銅床，而且一條水綠色外罩已罩在她的身上了。

眞的嚇人，大窗就在這時候忽的被挑開來，一道冷焰極光直往大銅床上罩去。

那凌空狂捲怒殺之勢是撼人心弦的，祇不過這片刀光未已，一團黑影又被一股怪力反彈而撞落在窗外，窗外隨之發出一聲忽通。

就在這時候，門上發出砰的一聲，一個怒漢揮動手上砍刀，破門而入。

這人不但凶狠，動作更是慓悍，雙手揮刀砍出一半，不料他一聲悶哼，倒翻着巨軀又撞了出去。

這巨漢在黑暗的外面發出一聲似狼嗥聲，越走越遠，而且是叫聲不斷的消失了。

這凶漢撞出不久，三把飛刀已自外面射過來，大銅床上飛起一個枕頭，三把飛刀宛如泥牛入海。

有個壯漢平飛而到，人未落下，那枕上的三把飛刀反向他射去，刀勢勁急，不下來時。

這壯漢雙手忙亂的勁拍，人已往大窗外彈去。

魚如意的雙目看得清，她錯身在床後面。

魚如意也很注意大床上赤裸的皇甫歸西，祇不過皇甫歸西祇是拉扯錦被一角，而三波攻擊他的人全數被他擊退而逃。

刹時間，這間華麗又溫馨的閨房中又沉寂了。

魚如意走過去，她伸手托起皇甫歸西的下巴，再摸摸皇甫歸西的臉頰。

皇甫歸西淡淡的道：「我想這麼個場面是嚇不倒你的，是不是？」

魚如意道：「我擔心的是你呀！」

低聲一笑，皇甫歸西道：「你爲甚麼爲我擔心？」

魚如意道：「我見過許多男人爲爭風吃醋打架，甚至命也不要了，多愚蠢呀！」

皇甫歸西道：「我例外。」

魚如意道：「甚至爲我也例外？」

皇甫歸西道：「你也例外。」

魚如意道：「怎麼說？」

皇甫歸西道：「你是我擊敗他們之後勝了，贏的戰利品，我不容別人再由我手上奪走我的戰果。」

他忽的伸手去拉魚如意，而魚如意比個泥鰍還滑溜的退到桌前了。

「你已經抱過我了，而且也是恁情的擁抱我。」

她在皇甫歸西雙目一亮中，又道：「我也已曲意的迎合你，你難道還不滿足？」

皇甫歸西撐起身子，道：「咱們這就唱戲吹喇叭，殺戲了？」

他不等魚如意回應，又道：「我們還未曾認眞的，正正經經的交鋒，就……」

魚如意一笑，道：「皇甫少俠，我可以坦然的告訴你一件秘密。」

皇甫歸西道：「你說，我在用心的聽着。」

魚如意道：「你聽過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嗯，甚麼話？」

「瓜雖熟，却未破！」

皇甫歸西一怔，但忽的哈哈幾聲大笑。

魚如意不笑，她祇是淡淡的去拾她的衣衫帶子。

皇甫歸西道：「你尚是處子呀，叫人很難相信。」

魚如意道：「我却最恨別人不相信我的話。」

「是嗎？」

「你如果不相信，我也一樣的會恨你，當我恨你的時候，你就後悔莫及了。」

皇甫歸西道：「你有叫我相信的理由嗎？」

魚如意道：「有，我當然有我的理由。」

皇甫歸西道：「請說！」

魚如意道：「聽過我撫琴清唱嗎？」

皇甫歸西道：「琴藝出衆，歌聲婉轉醉人。」

魚如意又道：「見過我繪的美人荷嗎？」

皇甫歸西道：「我承認你是才女。」

一笑，魚如意道：「憑我的那張畫，新街口李家當舖也能當個二百両銀子，秦淮四大公子出高價我還不賣吶！」

皇甫歸西笑笑。

魚如意又道：「想也知道，我會輕易毀了我這貞潔如玉的身子嗎？」

皇甫歸西道：「原來我也祇是愉快的擁抱一下，祇不過妳就不怕我來硬的？」

魚如意道：「你不會，鳳凰山莊的翠羽瀟湘客，不是那種粗鄙之人。」

皇甫歸西道：「你的作風，總是會遇上扎手人物，你怎麼辦？」

魚如意道：「很簡單，把他們弄死。」

她出言認眞，不似說假。

她吐字輕鬆，大概不少人已死在她的手中。

皇甫歸西不怕她出手，祇是笑笑，道：「姑娘，我想問一問，要如何你才會以身相許？」

魚如意吃吃笑了。

她的笑總是令男人不能自制，她的媚目，更像是她不但會自口中說話，而隻眼睛也會說話似的。

「皇甫少俠，你眞的想知道？」

皇甫歸西道：「我迫不及待。」

魚如意道：「爲我做兩件事。」

皇甫歸西道：「請說，是甚麼兩件事？」

魚如意道：「首先，去把後面屋裡那個酒怪趕走，我覺得他很討厭。」

皇甫歸西道：「第二件又是甚麼？」

魚如意道：「這第二件乃是主要的工作。」

她手指對江，又道：「江對岸是浦口，浦口南邊有個江淮幫，我要汪重山的人頭。」

皇甫歸西一怔，道：「江淮幫幫主汪重山？」

魚如意道：「不錯，皇甫少俠，你願意嗎？」

皇甫歸西道：「我可以答應，祇不過當我把事情辦成以後回來，發覺你並非完璧，又該怎樣？」

「絲……」

祇見一條細綾飛向屋樑，細綾繞過樑之後掛住了。

「我會吊死在你面前。」

皇甫歸西楞然了。

* * *

皇甫歸西見魚如意換穿了一身淡黃色絲衣，攏着一頭烏溜溜的秀髮，模樣兒俏麗得可愛，他嘆了一口氣，道：「汪重山死定了！」

魚如意道：「祇要你答應，我便也以爲姓汪的命不長了。」

皇甫歸西道：「姓汪的是不是欠你太多酒帳，他賴着不還你，你才會找人去殺他？」

魚如意道：「姓汪的不欠我酒帳，我也從來不曾與姓汪的打過交道。」

皇甫歸西道：「可是你却要我去把姓汪的殺死。」

魚如意道：「那是因爲有人花了銀子買他的命。」

皇甫歸西一怔，道：「我代你操刀？」

魚如意道：「不錯，你，是不是後悔了？」

她再一聲淺笑，又道：「走出我的閨門以前，你仍然可以拒絕，我不勉强。」

皇甫歸西道：「這世上的人，原來就是爲了四種有形與無形的東西拚命。」

魚如意道：「是嗎？有形的是甚麼，無形的又是甚麼？」

皇甫歸西道：「無形的乃是權與勢，有形的就是金錢與美女，把這些連貫起來，便也明白那些追逐權勢的人們，最終還不就是爲了金錢與美色。」

魚如意道：「皇甫公子也是這種人嗎？」

皇甫歸西道：「我不是聖人，魚姑娘！」

魚如意吃吃笑道：「聽你這麼一說，我便放心了。」

她指指後院，又道：「趕走那個酒鬼李純陽之後，一月爲期，你送來汪重山的死訊，然後……」

皇甫歸西道：「然後就看你履行你的承諾了。」

魚如意忽然撲上皇甫歸西，

她以純眞與熱情的動作，勾勒住皇甫歸西的脖子，美妙已極的吻了幾次。

皇甫歸西心中不是味道。

皇甫歸西心中也佩服魚如意，她把女人的天性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

這在一般人，尤其是一般美麗的女人，扭揑做作，孤傲不羣，凜若冰霜，叫人看而生畏，宛如高樹頂上一朵花，叫人不敢高攀，那實在浪費了她的美。

魚如意這種女人不一樣，她就會利用她的美麗而吃定了男人。

便是不歸山莊的翠羽瀟湘客皇甫歸西這樣高傲不羣之士，也會爲她代爲出刀。

江湖上最可怕的女人就是能控制男人的女人，而且控制着武功絕高的男人。

魚如意也正是這種女人。

* * *

皇甫歸西繫上腰帶，外罩一件天藍緞衫，聳聳雙肩，他對魚如意道：「你不去？」

魚如意道：「我討厭看到他，我見了他就想嘔。」

皇甫歸西道：「他一定是個叫人見了噁心的傢伙。」

魚如意道：「是的，除了他的武功高絕之外，別的一無可取之處。」

一笑，皇甫歸西道：「你在提醒我多加小心了。」

魚如意道：「我不想你有意外。」

「哈……」

皇甫歸西笑了，而且笑得聲音粗壯，雖然聲音不大，但夜來寂靜聽得遠，那笑聲好像凝結在空中而久久的不即散去。

笑聲未已，皇甫歸西已消失在閨房門外不見了。

魚如意隨之笑了。

魚如意坐在床邊，她喃喃的道：「龍頭，皇甫歸西應該可以達成任務了。」

有一種聲音自遠處傳來，祇不過除了魚如意聽得見之外，別人祇是聽到幾聲嗡嗡响。

* * *

那是一間相當清靜的客室，祇不過這時候並不清靜，這時候有人在吼叱。

「斟酒！」

客室中雖然祇有一個人，但空氣中瀰漫着一股子緊張的氣氛，魚如意身邊的侍兒小倩，正雙手端着酒壺，不停的爲一個青臉中年瘦漢把大麯酒往一個大碗中傾倒着，再看看客室的門口，有一道水流自客室中流出來。

那是這中年瘦漢身上流出來的水。

當然，那不是汗水，更不是酒，而是他喝的酒再由他的全身汗毛孔，排泄出來的水。

他的一頭長髮已濕嘰嘰的貼在他的臉頰上，他的衣衫當然也貼在身上，分不出是上衣還是褲子，因爲他的椅子上也有水漬在滴。

似他這麼吃酒的光景，再烈的酒對他已不起甚麼作用了，他好像在喝水。

倩兒回眸，略帶吃驚的看向皇甫歸西。

那中年瘦漢祇顧的喝着酒，他幾乎連眼皮也不抬一下看看皇甫歸西。

皇甫歸西以爲，自己剛才的那一聲「獅子吼」，這瘦子必聽到了，江湖上找不出第二個人能把音量凝聚在半空中而久久不散的。

然而，這瘦子爲甚麼不動容了。

當然，這有兩種解釋，一是他酒喝多了未注意，另一便是他自恃武功高而毫不在乎。

倩兒迎上皇甫歸西，淺淺一笑，道：「爺是來喝酒的？」

皇甫歸西道：「我不是來喝酒的，我是受人之託，把個無賴酒徒趕走的。」

他舉步走進客室，又道：「一地馬尿，確實令人討厭。」

瘦漢一聲沉吼，倩兒忙爲瘦漢斟酒。

「酒。」

皇甫歸西已站在桌子對面了，他冷視着瘦漢。

這時候瘦漢一聲冷叱，道：「就憑一聲獅吼？狗屁也不值！」

皇甫歸西道：「是嗎？」

瘦漢帶着酒碗，忽的反手疾潑向皇甫歸西，他沉厲一聲：「敬你！」

一片酒雨隔桌飛來，皇甫歸西疾出雙掌推過去，「嘩」的一聲，酒雨在中途停住了。

瘦漢的雙掌就在他發覺一股銳利的勁風驟起的剎那間，也把雙掌拍出。

瘦子心中明白，他若不拍出雙掌，那片酒滴就會飛擊上身，受傷的就是他了。

（未完・一）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血手」元空鬥「雪飆爪」，因妙齡女郎的干擾，險象環生，幸虧一楞小子幫手……清雲道長是盟主座前左護法，結果他探出蕭乾有意將四獠之事告訴其女盈盈，盈盈則轉告她心愛的于靖，于靖夜遊時便憑着印象去殺人……兩小跟踪清雲，發現他居然化裝去嫖妓，爾後又去找四獠之師叔雷天鳴，兩小化裝跟踪，因天熱在溪中洗澡，被楞小子胡不俞窺視……

小徐摸摸脖子上的刀口道：「你們要玩命？」

小于道：「有那麼嚴重？」

「嘿！你難道不知道雷天鳴的兇名？」

小于道：「我們祇是想去找盟主身邊的左護法清雲道人。」

小于道：「清雲是個不守清規的壞道士。」

「怎麼壞？」

小于說了一切，徐鼎跳了起來，道：「走，我們去逮這個牛鼻子！兩位吃飯了沒有？」

「還沒有。」

「能不能請我吃頓飯，出門倉促沒帶銀子。」

小于和盈盈摸摸身，也是一兩未帶。

小徐一看二人的神色，就道：「怎麼？你們身上也沒有銀子，不妨，小于，你會不會玩骰子和牌九？」

小于道：「會是會，但不精。」

「會就成！走，咱們先去弄點銀子，然後吃飯。」

不久，他們已在一個大鎮上的「天來福」賭場中了。

三人在前後院各屋中看了一遍，就在一桌骰子賭桌處停下。

莊家四十左右，一身的綾羅綢緞，看出是武林中人。

小徐在天門處一站，就把原先那人擠到一邊去了。

「你……你這是幹甚麼？」

小徐道：「你請吧！你不配佔『天門』，祇能跟着人家下注。來，你跟着我下注，包你大贏。」

這個「天門」冷冷地道：「老子不賭了！」

小徐道：「你早就該退出去的。」

莊家搓着骰子，道：「下注，下注！」

小徐道：「注在這裏！」指指盈盈。

盈盈倒抽一口冷氣，怒目相向。

莊家的一雙色眼在盈盈身上一梭溜，他是老經驗，一看便知道是個不折不扣的清水貨，而且秀麗動人。

莊家道：「這個注還湊合！」

「湊合？」小徐道：「你可別拿豆包不當乾糧，你娘！要不是她爹欠我七萬兩銀子，當賭注押，哼！門兒也沒有！」

「你押多少？」

「先押五千吧！」

「你是說她值七萬兩？」

「你他娘的沒長眼？她不值七萬兩，你娘值七萬？」

莊上似乎被盈盈吸引住，也沒發作。

盈盈要發作，小徐連連向她使眼色。

莊上道：「多少才能帶她走？」

「帶走？門兒也沒有！」

「不帶怎麼能當賭注？」

「可以摸！」

眾人大嘩，似乎摸一下也值

幾百兩銀子。

大爺有錢，愛怎麼花就怎麼花。這話一點不錯。

莊家道：「你是說愛怎麼摸就怎麼摸？」

「甚麼？愛怎麼摸就怎麼摸？你是小白臉？」

「怎麼？摸的部位不同，價碼也不同？」

「當然，重要部位一千兩，不重要的三百兩。」

莊家道：「好，我就賭你一次！」

莊家正要打骰，小徐道：「咱們是先小人而後君子，我要看看骰子。」

莊家讓他看了一下。於是紛紛下注。

結果小徐擲出七點，莊上九點通吃。

莊家要摸，小徐道：「末了一起算啦！」

於是又來第二把。

小徐又輸了，結果連輸三把，計五萬多兩。

莊上要摸，小徐大聲道：「你摸甚麼？」

莊上道：「摸你下的注呀！」

「你他娘的簡直是作夢！」

「怎麼？你小子想賴皮？」

「你才想賴皮！」

「你爲甚麼不讓我摸我贏來賭注？」

「你根本沒有聽清，是她摸你不是讓你摸她！」

「甚麼？是讓她摸我？」

「對呀！她摸你不很過癮嗎？」

小于暗暗發噱！這小子簡直胡來一通，刁鑽百出。

「好好！就讓她摸我好了！」

「你決定要她摸你哪個部位？」

莊家毫不客氣地道：「就是這裡。」

他指指下體，引起一陣轟笑及騷動。

男人摸女人，視爲樂子，女人摸男人這一手挺新奇。

小徐道：「倒不知讓你摸一樣更新奇的東西，但咱們可要把話說在前頭，任何一方不可食言。」

莊家道：「我要是食言是婊子養的。」

小徐道：「你是婊子養的，那是你的事……」莊家忍無可忍，一掌摑來，其疾逾電，小徐未必能閃過。

那知小于伸手一撩，道：「老兄，別動手動腳地……」

莊家忙不迭地縮回手，一臉驚凜之色。

這是因爲此人身手不凡，非但精於賭，也精於技擊。

絕對想不到，這麼年輕有此高絕的身手。

莊家道：「在下當然不會食言！」

小徐道：「如果食言反悔，要賠出五萬兩。」

莊家皺皺眉頭，道：「一言爲定！」

小徐道：「各位都聽清了吧？」

眾人同聲附和，於是小徐自袖口取出一個小盒，長半尺，寬約四寸，打開盒子，取出一個油紙包。

小徐道：「爲了不使在場的外人受驚，還是請你老兄在桌下看看爲妙。」

「受驚？那是甚麼東西？我爲甚麼要看這東西？」

小徐道：「你要是不看，就後悔莫及。」

莊上綽號「飛狐」，本名卓俊，算是高手。

卓俊心中嘀咕，不知這幾個年輕人有甚麼花梢？

他一向托大，在這場合下又不便示弱。

卓俊道：「我可不可以不看。」

「可以，但可別後悔！」

「爲甚麼不看就會後悔？」

「這一點恕難奉告！」

卓俊被吊上了胃口，道：「好，我看，總不會是甚麼毒物害人的吧？」

小徐大聲道：「你這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卓俊鑽到桌下打開油紙一看，不由色變。

他立刻又把油紙包包好，放入盒內，道：「這是甚麼意思？」

「只不過是讓你欣賞一下。」

莊家冷冷地道：「這是甚麼意思？」

「我當然要告訴你。」小徐道：「這是『無量壽佛』四人的東西，一生中不知用過幾萬次，可以說是身經百戰。」

莊家不由驟然色變，割下「四獠」的不文之物者，是不是就是殺死他們的人？乖乖，這來頭可大了。

莊家吶吶道：「莫非三位就是……」

小徐道：「這不關你的事，你要不要摸了？」

卓俊剛才煽出一掌被小于輕描淡寫地格回，右臂到現在還在痛，不能不信邪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莊家道：「在下不摸了，情願放棄！」

小徐道：「你要食言是不是？」

「我把權益放棄還不成嗎？」

「這是食言，也是違約，有言在先，如果食言，賠出五萬兩！」

卓俊又是色變，道：「少俠，講不講理？」

盈盈想笑，但她強忍着。

她如果笑出來，就顯得是預謀騙人了。

只不過小于和盈盈都領教了小徐的鬼畫符哩。

小徐道：「我怎麼不講理？」

「你說過摸一下多少兩對不。」

「是啊，我說過是男摸女還是女摸男了嗎？」

有些賭徒不知這其中奧秘，大叫道：「女摸男也成啊，那一定是更過癮嗎？」

反正在這場合，那會有甚麼好話？

他們又那知卓俊看到了甚麼東西？

也只有卓俊知道，能殺死「無量壽佛」的人，非但身手一流，也必有極硬的靠山。因爲「四獠」的靠山也硬。

卓俊這才知道，三小賺了他。

這方式雖然可笑，却也用了點腦筋。

只不過這四個「東西」是不是自「四獠」身上割下來的呢？

三小當然知道，這是貨眞價實的。

卓俊即使有點懷疑，也不敢招惹。

原來卓俊就是此賭場的股東之一，由他領導抱枱角的打手，一直沒有出過漏子，看來今天是栽定了。

卓俊道：「在下食言，願賠五萬兩……」

立刻在枱上銀票中數了五萬兩推了過去。

三小邁着方步出了賭場，立刻進入最大的酒樓。

此刻初更稍過，食客還不少，叫了一桌酒席大嚼起來。小于道：「你小子眞是花梢百出，虧你想得出來。」

小徐道：「窮則變，變則通嘛！」

小于道：「這種事下不爲例。」

小徐道：「你們知道他是甚麼人嗎？」

「不知道。」

「他就是『飛狐』卓俊，他在這賭場中不知坑過多少人？弄過多少造孽錢，弄他的錢非但不犯法，還算積善哩！」

盈盈道：「即使如此，也不可以此手法弄錢。」

小徐道：「弄來的錢，少數花用，大半濟貧如何？」

小于道：「這還差不多。」

盈盈道：「小徐，自認識了你，你一直佔我的便宜。」

小徐道：「盈盈姑娘，妳要原諒，還不是爲了弄錢塡飽肚子，而且也可以教訓一些害人的壞蛋嗎？」

小于道：「他們不會罷休的。」

小徐道：「有你在，還怕甚麼？」

盈盈道：「眞想不到，小于，你居然割下了他們的……」小徐一笑，盈盈的頭就抬不起來了。

盈盈道：「還不丟掉，眞是髒死了！」

「不能丟！」小徐道：「這大有用處！」

小于道：「有甚麼大用？」

「咱們不是要去『雷莊』？」

「是啊！明天就去！」

小徐道：「去『雷莊』這東西可以派上用場……」

盈盈道：「你這小子一肚子餿主意！」

小徐道：「主意如果不餿，就不會有用了！」

小于道：「這東西能派上甚麼用場？」

「明天如果清雲道人還在『雷莊』，就有好戲看了。」

盈盈道：「小徐，我還是要罰你！」

小徐道：「好吧！妳罰！」自摑了一個耳光。

盈盈也就算了，不久三人進入一家客棧。

三更左右，屋上有了動靜，聽聲音不下七八個。

小徐道：「果然來了！其中有一兩個身手不錯。」

三人上屋，對方把他們引到郊外。

九個人之中，並沒有卓俊在內，但他們應是同路人。

最大的一個約五十左右，其餘都在四十以下。

小于道：「把我們引來幹甚麼？」

爲首之人道：「留下三條小命或者銀票。」

小徐道：「成！先報上名來掂掂斤兩！」

爲首之人道：「我叫金聲！」

小徐道：「原來是『大力鬼王』金聲。」

小徐在胡不愈身邊，成年累月走江湖，見多識廣。

金聲道：「既知老夫之名，還不把銀票拿出來！」

小徐道：「原來是爲賭場一事來的，只可惜金大俠來遲了一步！銀票已經不見了。」

「怎麼說？」

「五萬兩銀票，在酒樓上被扒手摸去了！」

「放屁！」

「你老賊怎麼罵人？」

金大聲揮揮手道：「拿下！」

「慢着！」

「是不是要妥協了？」

「不是，我只是要給你看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這東西誰都有，但裝在盒中就極爲珍貴，很補！」

金聲道：「小子，你休想纏夾。」

盈盈別過頭去偷笑。

小徐走近，取出錦盒打開油紙包。

金聲轉頭一看，突然臉色一冷，道：「髒東西！」

小徐道：「你可知這是誰的東西？」

「老夫管它是誰的？」

「你再仔細看看，上面有字。」

金聲仔細望去，每一條上有個字，正是「無量壽佛」。

金聲徒然色變，道：「他們四人死在你們三人手下？」

小徐道：「你說呢？」

金聲不大信邪，這是因爲卓俊沒有說得很清楚。

所以金聲不會就這麼一下子被唬跑。

況且上面寫了四個字，也不一定就是四個人的東西。

金聲一揮手，八個人齊上。

小于以爲不炫耀是有利的。

他們三人出了手，他也不出全力，雖然不出全力，七八招後對方已躺下兩個。

他不出全力，徐、蕭兩小不遺餘力。

盈盈的身手比小徐略遜些，

小徐、小于和盈盈發現山腰有座小廟。

小徐却得了胡不愈的武學十之六七，非比等閑，金聲帶來的人只有二三人稍高些。

於是金聲大喝一聲：「退下！」

衆人立刻都退了下去，金聲道：「原來你小子眞有一套。」

小于道：「我們三人都差不多！」

「如你能接我二十招，我馬上帶着部下走人！」

小于道：「我看你還是快走吧！」

「爲甚麼？」

「接不下二十招的！」

金聲再次出手，雖是徒手，但兩掌却像兩把刀。

小于看來不大濟事，因爲對方叫「大力鬼王」嘛。

盈盈道：「小徐，小于只怕不成！」

小徐道：「不行就躺下，他躺下我再上！」

盈盈道：「你這小子一點感情也沒有！」

「誰說我沒有感情？」

「朋友嘛，就在這檔口才見眞情！」

「妳爲甚麼不上？」

「我上，小于不高興！他不好意思罵你！」

小徐道：「小于愛出鋒頭，就讓他出好哩！」

「你眞是冷血……」

盈盈要上，小徐拉住了她道：「看……」

這工夫正好了二十招，小于突然一抓，金聲號稱「大力鬼王」，比內力只怕沒有幾人能成，用手一格，絕沒想到，一格而沒有格開。

似乎小于想要和「大力鬼王」標一標，看看誰的力大。

正因爲金聲未想到他會格開他這一掌，「啪」地一聲，一爪抓住金聲的衣領，「刷」地撕了下來。

金聲心膽皆裂，疾退五步。

小于手中拿着他的衣領，道：「眞想不到，胡亂出招，居然瞎貓子撞上死老鼠，沒有過二十招。」

金聲當然不會這麼想。

他是識貨的人，豈不知「雪飄爪」這門絕學。

只是他想不到，一個十六七歲的人，竟有這等火候。

金聲抱拳道：「小友和林雪樓女俠怎麼稱呼？」

「她是家母！」

「這就難怪……這就難怪了……」金聲道：「金某這就別過，見了令堂代爲致意……」

手一揮，帶着人立刻就走了，眞是虎頭蛇尾。

盈盈道：「小徐，你知道他不會在二十招內輸招？」

「當然，我知道金聲限令二十招，他自己不輸就不錯了！」

盈盈道：「金聲認識伯母？」

「我也不知道，反正這種人吃硬不吃軟！」

「對，」小徐道：「要是小于輸了說出伯母的大名也沒有用。」

三小沒有返回客棧，連夜離去。

＊　＊　＊

雷莊。

這兩個字，却能使武林中人的耳膜發痛。

初更剛過。「雷莊」一片燈海。

這兒佔地五六畝，却只有雷天鳴這一個主人。

另外數百人，都是圍繞着他討生活的人。

現在，雷天鳴和清雲在水榭中對酌。

清雲在雷天鳴面前矮了半輩，雷天鳴道：「是甚麼人有此身手，也有此膽識，敢動他們四個人？」

雷天鳴雖爲「四獠」之師叔，年紀也不過六十左右。

「還不是雪娘子和蕭乾幹的？」

他不說是小于幹的，不知居心何在？

雷天鳴目蘊殺機，一瞬即失，道：「想不到她還活着。」

「不但活着，還很健朗！」

雷天鳴道：「他們四個畜牲也太不像話了！」

清雲道：「打狗看主面，林、蕭二人也太不給面子了！」

「嗨！他們也算是死不足惜，造了太多的孽。」

「可是老爺子也不能就此忍下，今後……」

清雲一直在煽火，雷天鳴似乎並不太護犢。

盟主身邊的人作和事佬還來不及，怎麼可以煽火？

這工夫三小進入雷莊之中。

由於小徐只來過一次，根本不熟。

尤其佔地大，院落多，況且又是自後面進入的。

他們一進莊就迷了路。

小徐帶路往前走，走了很

久，也未找到雷天鳴，還好，總算沒有被發現。

這當然是部下馬虎，以爲沒有人敢混入雷莊之故。

的確如此，大家都這麼想，戒備就鬆弛了。

盈盈抱怨道：「小徐，你到底是熟不熟？」

小徐搔搔頭皮道：「祇來了一次，怎麼會熟？」

這工夫似乎來到一個廚房附近，刀叉直響，菜香撲鼻，小徐道：「聞到菜香，肚子又餓了。」

盈盈道：「八成你前世是餓死的。」

三人自後窗望進去，果然是個廚房。

兩個女人在做菜，都很美，一個十七八，一個十五六。

十五六歲那個的打扮像個丫頭。

大戶人家的主僕衣著，是劃分得很清楚的。

「夫人，老爺子每天都找妳？」

「那能每天，死丫頭！」

「大約要幾天一次？」

「妳問這個幹甚麼？」

「我祇是好奇，他爲甚麼不多討幾房。」

「多討幾房，那把我放在何處？」

「難道老爺子眞能和你白頭偕老？」

「怎麼不能？」

「那不是絕子絕孫了？」

「也有人不在乎這些。」

「不在乎的可不太多呀！」

「好，妳看着點，我入廁一下。」

夫人入廁，小徐在側面小窗一看，果然不出所料。

若論江湖經驗，小徐高明多了。

他第一眼看出來，這個「夫人」必是個男人。

儘管他長得細腰翹臀，皮白如脂，還具備了美人的削肩及細嗓的特長，但男人就是男人，還是瞞不了明眼人。

小徐是如何印証這一點的？

他看到這人妖站着小解。

她叫占春，剛才丫頭還叫他占春夫人。

這毫無疑問，雷老爺子有分桃斷袖之癖。

雷天鳴的財大勢大，要多少女人會沒有，爲甚麼要玩這一套？這大概就是所謂各有所好了吧？

占春回到廚房，把這道「烏龍睡雪」名菜起了鍋，裝入大盤中，再加上蓋子。

由此廚房去水榭，有一大段路，菜會涼了。

所謂「烏龍睡雪」就是一道海參大菜。

「烏龍」是指黑參(即刺參)，睡雪是海參上澆上芡汁，或者澆上乳油。因爲是白的，所以叫「睡雪」。

不久，這道「烏龍睡雪」就擺在水榭餐桌上了。

這工夫下人來報：「啓稟莊主，金聲大俠來訪。」

雷天鳴道：「請進來！」

於是下人請進「大力鬼王」金聲，也添了杯箸。

金聲道：「一來就叨擾，不好意思。」

雷天鳴道：「怎麼見外起來了，快入座！」

金聲坐下道：「雷兄，關於『無量壽佛』的事，是不是有些眉目了？」

雷天鳴道：「已知是誰幹的了。」

金聲道：「誰有這份擔當？」

「雪娘子林雪樓和蕭乾。」

金聲愕然道：「林雪樓沒有死？」

清雲道人道：「非但沒有死，風韻不減當年。」

「原來如此，四位怎麼會惹上雪娘子？」

「不是他們沒長眼惹上她，而是她看他們四人不順眼。以他們四人的素行來說，死有餘辜，祇不過……」

金聲道：「他們總要給雷兄留點面子。」

「不談這個，來！吃菜！」雷揭開了蓋子。

烏龍睡雪假海參

熱氣騰騰的「烏龍睡雪」色香味俱佳，呈現眼前。

金聲道：「不知是誰的手藝？」

「這……」雷天鳴道：「是敝莊新來的廚師。」

「高明，雷莊主眞有口福。」

「來！別客氣，嚐過才能算數。」

雷天鳴挾起一根海參一咬，不大對勁吧？

海參這道菜不論是紅燒或者溜炒，吃起來都很爛，絕對不會咬不動，就像咬牛筋似的。

而清雲也正是如此。

他把這海參上的芡舔去，發現顏色也不對。

莫非是假海參(又稱海茄子，是灰白色的)？

不對呀，這東西根本不像海參。

金聲也挾起一根，還沒有咬，卻看到這東西上面有個字——佛，下過鍋，字還沒有掉。

當雷天鳴和清雲也看到這東西上面有字，居然是「壽」和「量」兩個字，也就猜到另一個字是甚麼字了。

挾出盤中另一根一看，果然是個「無」字。

是誰割下他們的那「話兒」，經過炒溜竟端上桌來？

這三人之中，祇有清雲道人心中雪亮，也最清楚。

因爲他曾見過三小以油紙包着裝在盒中的棒槌，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會在此處出現，太神通廣大了。

金聲不由愕然。

他此刻也不知道這是甚麼東西？雖然他也見過。

此物切下之後，經過炮製及防腐處理，還保持其原型及大小，祇是有點起了皺。

這是因鹽過之故。

雷天鳴正要發作，忽然耳際有細微之聲，道：「雷大俠，請將五萬兩銀票放在盤上叫丫頭端走。」

雷天鳴十分吃驚，顯然來人就在這水榭之中。

水榭當然都是四面環水的，祇有一面有橋可通。

來人到了水榭上，他居然不知道。

憑他雷天鳴，爲甚麼要聽人擺佈？

五萬兩銀子，在他簡直是九牛一毛。

耳邊那聲音雖細，但中氣十足，知道必有渾厚內功。

祇不過雷天鳴絕不會被人牽着鼻子走。

這耳邊的聲音又道：「雷大俠，『四獠』是你的師姪，作惡多端，他們毀的女人太多，才割下他們的命根子，使他們下世爲人托生四個天閹，應不爲過。你雷大俠屢責『四獠』罪有應得，還算達理，但也不無護犢之念，如不答應，在下當場把夫人占春之事抖開公佈。」

雷天鳴立刻洩了氣。

這事怎可公佈？傳出武林，說他喜歡走「旱路」，那不得了，他眞不懂，是誰敢混進雷莊？

若不混進來，又怎知此一秘密？

雷天鳴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

他實在不甘受人驅使，但又不能不服從。

立刻自袋內取出一張五萬兩的銀票放入盤內。

妙的是，清雲也放入一張銀票。

他的銀票折着，有字的一面向下。

原來他的耳邊也有細聲。

清雲一聽就聽出，是小徐的聲音。

原來小徐威脅他，要他放入盤中二萬兩，不然的話，把他和桂花的事全部揚開，甚至還可以帶個綴頭。

清雲不知是甚麼綴頭？

小徐透露了一點，那就是他戴了綠帽子。

至於那小白臉是誰？聲言以後見了面，另作繳費才能告訴他，如敢反抗，當場宣揚他在小道觀內換俗裝，到桂花處胡來的事。

所以，清雲乖乖地放入二萬兩銀票。

他的身份雖然遠不及雷天鳴高，但因他是左護法，萬一被揭穿，名譽掃地，連盟主也會受到牽連。

祇有金聲沒有來這一套。

因爲他沒有把柄在三小手中，所以他也無法想像雷天鳴及清雲爲何放銀票在盤中，賞廚師也不需這麼多。

此刻丫頭又端盤出了水榭的門。

雷的目光在這丫頭身上一掃，立刻目蘊殺機。

因爲他相信，這丫頭非雷莊的人。

他所以不太注意丫頭，實在是因爲他對女人的興趣不濃，對相公則有興趣(相公即孌童)。

相公一詞，在古代曾是宰相的別稱。

有清一代，「相公」一辭不知從何而來，而另有他用。

據說那時唱戲的多爲女人，那時的優(即戲子)的，身份是很低的，還在娼之下，所以有(娼優)之說。

後來有男人唱戲，大多爲年輕俊美之娼優。

相公一辭可能是由「相姑」而來，相姑就是有點像姑娘之意，俊男扮女人當然很像姑娘了。

雷天鳴並沒有叫回這個姑娘。

看她走路的姿態，自可看出是練武的人，但也不太高。

其實這少女正是盈盈。

小徐把丫頭點了穴道藏起，要盈盈端菜。

那四根「東西」是放在海參之下，端上時看不到，吃時才翻開，正好每人挾起一根假海參來。

他們都想嘔吐，尤其是雷天鳴。

他是「四獠」的師叔，知道他們的私生活之糜亂。

他們當然不會吃這啞巴虧，立刻開始行動。

但是，三小也很靈，拏了銀票就溜出了雷莊。

他們知道雷天鳴非比等閒，也不可能認栽，狂奔二十餘里，盈盈喘着道：「小于，一天一夜奔行，我受不了。」

小于道：「咱們的確要找個地方睡一覺。」

小徐道：「看到沒有，那邊有燈光。」

果然，山腰上有燈光，三人奔近，發現是座小廟。

說小也不很小，有一正殿兩偏殿，祇是佔地不大。

三人叫開了門，應門的是個細皮白肉的小和尚道：「三位施主找誰？」

小于道：「我們三人趕路錯過了宿頭，小師父可否行個方便？」

小和尚道：「再前行十里就有個小鎭。」

小于道：「實在是太疲累了，小師父就行個方便吧！」

小和尚道：「待貧僧進去問問方丈。」

不一會小和尚就出來道：「住持說可以行個方便。」

三人被讓入一間禪房中，還送上一壺茶，顯然是臨時讓出來的。

祇有一張禪床，勉強可睡三個人。

小徐道：「你們兩個人可以睡在一個床上，就是疊起來睡都沒有關係，我在地上遷就一下吧！」

小于道：「擠一擠不要緊。」

小徐舖張破蓆，就地躺下，不一會就夢見周公了。

當然，三人很快就睡熟了。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先見後窗窗紙戳破一小孔，有人向內窺伺，不一會，有人站在這禪房門口。

因爲這門上沒有門閂，也沒有鎖，一推就開。

爲首之人就是清雲道人。

眞是冤家路窄，被他遇上了。

原來他和這小廟住持有舊，正好他和雷天鳴及金聲三人分頭追趕三小，清雲追到這兒就宿下來。

小和尚通報說有三個年輕人投宿，清雲就樂了。

他猜也猜到三人，一女兩男，眞有那麼巧。

清雲冷笑道：「小崽子，你們終於逃不出道爺的手掌。」

清雲提起了手掌，但又放下來。

他忽然想到一個主意。

他們三小閹了「四獠」，他也可以如法炮製。

如他把兩小的東西獻給雷天鳴，他一定會激賞的。

他蹲下來，先扯下小徐的褲子。

站在他身後的小和尚忽然尖叫了一聲。

爲甚麼小和尚會尖叫？難道他沒見過那東西？

當然不是，而是他根本就不是個男人。

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女人，這兒祇有一個男人，那就是清雲，他時而是道士，時而是和尚，是道士時，戴上假髮，是和尚時，取下假髮換上袈裟就成了。

清雲知道她爲何尖叫。

因爲小徐的與衆不同。

清雲回頭瞪了小和尚一眼，他取出一柄匕首。

他以拇指刮刮刀刃，試試夠不夠鋒利。

然後他叫小和尚取止血藥物來，這才操刀欲割。

一刀下去，那當然一切就完了，況且不會割的人，十之八九會割死人。

因爲宗筋絕對不能任其縮入腹中，定要夾住，縮入腹中即無救，清雲似乎對這手術並不太外行。

那知這工夫，忽然有一隻手扣住了他的脈門。

小和尚又尖叫了起來。

她似乎祇會尖叫，刺激時會尖叫，害怕時也會。

因爲扣住清雲脈門的人，正是于靖。

他不是喝了茶，被迷藥迷倒了嗎？

這當然也不是清雲道人所能想像的事。

清雲駭然。

不是小和尚的監視有錯誤疏失，就是這小子功力深，不怕迷藥，他吶吶道：「你沒有喝茶？」

「我喝得比誰都多。」

「那你怎麼會……」

「你永遠也不懂，而我也不大懂。」

「莫非你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了？」

「那當然不是，清雲，你要割他的下體？」

「不……不，我祇是想看看……」

「看甚麼？」

「看看不同的東西，就像一些長輩大人，抱着小男孩，往往會去摸他的小東西一樣。」

「祇怕不是。」

「不……不是？那你以爲我要幹甚麼？」

「你要割下送給雷天鳴討好他。」

清雲道：「我是盟主座前的左護法，何必拍他的馬屁？」

「本來應該如此，你却沒有端起左護法的架子。」

「于少俠，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甚麼苦衷？」

「雷天鳴對盟主都不敬，他可能要任下屆盟主。」

小手道：「他任盟主，你就要拍他？」

「不是拍，而是維持良好的關係。」

「清雲，你知道我要如何整你？」

「少俠高抬貴手。」

「放心，我不會殺你。」

小手點了他的穴道，小和尚要跑，他以清雲手中的匕首柄射中了小和尚的穴道，應聲仆倒。然後，他用涼水把二人噴醒，說了一切。

小徐道：「險哪！我差點和『四獠』一樣了。」

盈盈道：「這個小和尚挺像個女人。」

小徐道：「不信看一下，包女不男。」

盈盈伸手一摸她的胸部就知道了，不由一驚。

「怎麼樣？是不是發鼓的？」

盈盈道：「和尚怎麼會是女的？」

（未完・三）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插　圖：可　飛　培　邦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